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三〇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十七史詳節二百七十三卷（二）

〔宋〕呂祖謙輯
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本
唐書詳節用北京圖書館藏明正德
十一年劉弘毅愼獨齋刻本配補

列傳
王允之　王彪之（劭）
[illegible]　陸玩（納）
何充　蔡謨
諸葛恢　殷浩（顧悅之　蔡裔）
孔愉（汪）　孔坦
孔羣

◎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安（混　奕）
謝玄　謝萬
王羲之　王徽之
王獻之　許邁
桓伊　朱伺
毛寶　朱序

◎卷之二十
列傳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習鑿齒
顧和　袁山松
江逌　車胤
王雅　王恭
劉牢之　殷仲堪
劉毅　何無忌
涼武昭王

◎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李密　王裒
許孜　庾袞
顏含　劉殷
王延　何琦
忠義傳
嵇紹（含）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易雄
羅企生

◎卷之二十二
良吏傳
杜軫　王宏
曹攄　潘京
鄧攸　吳隱之
儒林傳
范平　文立
徐邈　范宣
韋謏　王歡
文苑傳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褚陶
王沈　張翰
袁宏　羅含
顧愷之

◎卷之二十三
隱逸傳

西晉本紀

宣帝

重栞校正晉書詳節卷之一

[illegible]名亞於祥後以比進至太中大夫歸老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何曾　劭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少襲父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久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待如賓初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筯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二子遵劭

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劭驕奢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議按博士可傳史冊耳劭薨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湘注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粲乃止

石苞　崇　從孫楷

石苞字仲容渤海人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會謁者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久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武帝踐阼遷大司馬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強盛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詔以苞為司徒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有六子幼子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累遷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又之拜太僕出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後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

以忍逐使賊臣懷逆而結吾義士蓄憤而吞聲閟續伯官亂之
於侍郎位不登揆執戰輕生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激除奸
臣以修將毀察言觀行豈非忠貞兆乎頃視晉朝公卿曾不得
與其從隸比茂伯無愧於吳王繆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文以
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
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投命蹈禮立道既超伴名亦俱泰嵇伯匡晉嵇紹
陳書偏茲謀墜弗缺良圖噬其泣矣何嗟及乎

東萊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十

東萊校正晉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阮籍　咸　脩　孚　瞻　放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
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
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得其意忽忘
形骸時人多謂之痴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
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
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巷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
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
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
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高貴鄉公即位從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
得言而止又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
樂其風土帝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
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
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
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
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
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
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
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
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
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
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晉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庾敳

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也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鵩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跡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亂與衍俱被害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純懼上表自劾遂免官後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眅敢以私議奪公論宜加貶黜詔免眅官初眅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眅整鞶車服純率素而已眅以爲愧恨至是毀純眅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位至少府卒

史臣曰濟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武帝納荀勖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遐邇盡崇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悛悛本國故能抗言鳳闕枉讫龍鱗身雖黜而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潁之多奇士斯爲取斯謀甫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齊王知名潁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向義祭酒還榮謀甫二爵斯仰象既攘善秀惟屏事獻嘉謀總趍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illegible]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初苻丕之來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爲夫人城

隱逸傳

孫登

董京

夏統

鳩摩羅什

列女傳

辛憲英

杜有道妻

王渾妻

新刊校正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載記

慕容廆

東萊先生校正南北史詳節目錄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目錄

萬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齊國陵爲齊公世子高帝即位爲
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
癸酉詔曰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
日輒送修城錢二千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
事有未遑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
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乙亥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皇孫
昭業爲皇太孫秋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而殿屋鳴
吒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朗對嬰埋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
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
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
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衆事無小大悉與鸞參懷尚書是
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
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
太孫勿有懈怠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
皇帝廟號世祖○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喜游
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
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
纊弊民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及蒼梧
暴虐釁結朝野而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
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學步戰力實懷尺寸之望豈惟天厭水
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然其雲雷伊始功參佐
命唯爲賢臣實蹈天道乘據淵深存亡兼用文武授任不辜舊
章明罰厚恩皆由己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
恒府藏內充民人勞役宜今圖末及以傷財安樂延年衆無
所同事亦有濟之良主也然蕭諶綠綠云出自蕭何又編御
史大夫望之以爲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於漢俱爲勳德而望

之[illegible]
紙雜不辨譏書已正其非今略而削云
廢帝鬱林王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及武帝即位封
爲南郡王時年十歲文惠太子薨立爲皇太孫居東宮
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孫即帝位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
武陵王曄爲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開府儀同
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爲左僕
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爲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
傅此是每有編原之訟多無事實猶故是時西昌侯鸞爲任
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
爲鬱林王○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
不得妄出以貴之帷幄且此甚有令譽生而爲竟陵文宣王所
攝養常在袁妃閨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往爲性甚辯慧哀
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鄙慝帝既失道
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
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個不得今日得用汝
未武帝喪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
計即位未期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
擊剖破碎以爲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
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
不納既而忌媢分入頻傳異謀乃疑鸞有異志中載用事不復
關諮高宗慮變先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
自尚書省入雲龍門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
季係進帝在壽昌殿遇弒年二十一
海陵王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

[illegible]藝先生校正南史群節卷之三

梁本紀

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武顏舌文八字兩胯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肅然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爲偏帥時去誕百里衆畏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帝獨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衛救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東因得前魏軍來督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進劉昶有疑心爲帝因畏書間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從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illegible]

野徐嗣以巾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司州刺史帝在州甚有威名爲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寇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舊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擬帝雍州受密旨出頓声爲軍事發遣又命崔慧景陳顯達相繼援襄陽慧景與帝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齊明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虫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召呂僧珍及[illegible]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爲舟裝之備[illegible]而大臣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illegible]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武既發帝謂諸將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渐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

人加脣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闇同邪若以荆雍之兵掃定
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
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武齎書與穎冑兄弟去後帝謂張
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
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兩封與行事兄
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及問天武口無所說天武是行事心膂彼
聞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
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
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柳忱勸斬天武送首山陽穎冑乃謂天武
曰天下之事縣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
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閫門
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
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
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
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
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
杜思沖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待正尊號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
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
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
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illegible]
三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illegible]襄陽[illegible]
冬積竇至是開竇士卒咸悅[illegible]襄陽城謂曰[illegible]首
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爾
移檄建鄴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
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illegible]進頓九里
其日郢州刺史張沖出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
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
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游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

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及長史程茂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
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涪陵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
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
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
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
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
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流星墜其城四
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賊俄而大潰子陽
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
是東昏遣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
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讋服陳武牙即伯
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忷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
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
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人踰堞且泣因
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
求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
十七八及城開帝並加隱卹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illegible]
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illegible]
日沿流八月天子遣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進路留上庸
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懷[illegible]
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
子詔帝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
冑棄姑孰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皆如
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大軍次新林建康
士庶傾都而至莊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
昏石頭軍主朱僧勇帥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
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閹人王伥子持白虎幡督
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illegible]

……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三

……先生點校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紀

武帝

□□以為誠焉而不能從及見出路也險著論名曰遁險及以素
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

檀道濟傳

檀道濟高平人也世居京口與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文帝即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三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既入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已閒十三年春將遣還鎮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隔橫流改易系章歸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且自饗朝皆從然也嘗稱傳一公路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至權定興當震主之地用欲壞而後禍樂敵身以使禍宮有平之痛匪王非中霧之疾苦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道濟始因綠所故得其次假將耐大名以至顛覆豈祇克傳備嗣其不鳳之肥乎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寓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明日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振武將軍加恩百舸前

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襲
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
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
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
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
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見江津船艦
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
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以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
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
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且
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自縊鎮惡
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
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軍
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
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剋誓不濟江三
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
武牢及柏谷塢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
即授方澠池令大軍次潼關鎮惡進取潼關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
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
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
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
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舟楫衣糧並已隨流
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
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
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
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子女玉帛不可勝計以其功大不
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視之知鎮惡剔
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

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
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
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回堡遣使報
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
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
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
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
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吾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
猜心時鎮惡師于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
斬之幕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
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及帝受命
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

南史詳節卷之五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元顯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之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玄既得志敬宣奔洛陽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義熙二年表遣敬宣伐蜀以敬宣爲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爲有司奏免官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

劉粹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誅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力事平封灊縣男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衆軍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弟恭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明日攻城陷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腳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岸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奪得此艦藩氣厲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艇徑往截取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illegible]諡曰壯侯

素好山水，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交。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子鳳，鳳子超宗。

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齊高帝為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興太

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子幾卿。

幾卿，清辯，時號神童。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辨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普通六年，詔西昌侯淵藻督眾北侵，幾卿啟求行，擢為淵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託之重，殺廢在日，豈容答靈若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酷，事非主命，昌門之釁，有乖臣道。轉降所值，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以人主所以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恂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續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六

人弁曰所以得接賓客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啻見使書明乃曰二鈞張續比間所聞云何可見許具答聞敕陳

便南苑設宴鈞與張續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遂席遜論經史義以酬謔鈞隨方酬對無所稽疑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乃有君子哉能為國引賢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

王弘之 附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遭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韶之家貧好學嘗一日無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韶之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

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魯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訥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行參軍補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累遷侍中以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曰猶差卿世載雄狐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大民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世祿之所傳乎及宋陳亡之年淮流實竭曆時人物擬地斯乃與亡之兆已有徵矣天之所廢豈智識之所謀乎

[illegible]史列傳第[illegible]卷之七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哉以非族而亡，異夫日星之昭著乎宙巴下賢之道有以知武遣之

不弘先后之令名，是所不亡，求之不亦宜哉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六

夏侯詳 子夔

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
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
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
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
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
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
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万
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
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
每一念來忽若有遺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
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
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啟丹冊
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
讒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
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
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
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
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
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
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
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
沈首鵠亭之鬼无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illegible]輔政
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
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
劉弱袁眾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
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
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
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无恩
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无
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万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
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
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
府建補記室參軍事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建元二
年始置史官淹與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駁其
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无次序又
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
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
取之但問年壽何如尔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
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
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
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illegible]初兼御史中丞[illegible]相
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
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
足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
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
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万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
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
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
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
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
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
母言○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
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
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

夢五色筆

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
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
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与之此人大恚
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无所用以遺君
自尔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
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
尔後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之才尽

任昉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高明
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
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幼而聰敏
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
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
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六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

拊几歎其文

領丹楊尹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无輩
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
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
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
後為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无對當時見
昉之文怳然自失齊明帝深加善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
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
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
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慍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
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无窮當時王公表奏无不
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梁武帝
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
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
武与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
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揚挈之旨形乎善
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
武帝踐阼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
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
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家友人到溉二弟治從昉共為
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无衣鎮軍將軍
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
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
由是篇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
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武
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諡曰敬子。昉
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
故衣冠貴游莫不多与之交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

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与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
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既以文才見
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
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
有才尽之談矣博學於書无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万餘卷率
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无者就
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万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
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
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
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无術業墜其家聲
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
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
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
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

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湧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
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
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
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㵾彝敘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
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
撫弦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高飛蓋聖人握
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贊亹亹之私致雲
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
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
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万古而一遇逮叔
世人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无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
梁竇彫刻百工鑪錘万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
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
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
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
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
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
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

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
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
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
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
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
之倫无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
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
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
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
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蛇折支舐痔金膏
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
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
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
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
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
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
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
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
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槚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
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
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
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
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
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
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

文籍无遺。後起咸和二年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
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實可寶惜，位宦
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
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
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
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无此府，此時无此国。元興唯
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詔書甲子，不与長曆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
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
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
篤好簿狀，乃廣集眾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
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无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
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
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
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
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
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好墳籍，聚書至万餘卷，率
多異本，与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无所不覩。其文
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竟陵王子良嘗夜集
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
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
而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
歎曰：「古人或開一談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妻首。」

論曰：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
效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安乎貧賤之以沈靜，昉乃稽意詩之
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
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東萊校正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王僧孺

東萊先生校正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范岫

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也。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
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
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与。博涉多通，尤悉
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称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无以加。」南
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
事也。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
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梁武徵為吏部郎，遷祠部尚書，卒。

傅昭

傅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袁顗見而奇之。
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楊尹袁粲，深見礼，辟為郡主簿，
使諸子從昭受學。尋為總明學士。梁武素重昭，梁臺建，以為
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
郡自宋氏以來兵亂相接，府舍称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
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
虛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无患，咸以
昭貞正所致。郡溪无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
拒，遂餒于門側。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无
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
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
之，无所遺失，世称為學府。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州舉秀才，徐
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
後生之准的也。觀此足称王佐之才。」梁臺建，与南陽劉之遴同

范岫 傅昭 孔休源

祖遇 脩 脁過 傾 革 駁二 能

■■■傳上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
范雲一与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覯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
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
陸之品雲駐箱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
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
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
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
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
識具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
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
誦記隨機斷決曾无疑滯任昉常謂之孔獨誦○後爲晉安王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
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
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歷秘書監復爲晉
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
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
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
文与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无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
力不倦与觀俱詣太學補国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
郎謝脁雅相欽重脁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
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与革充臥
具而去○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
軍帶中廬令与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
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与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
文房之職揔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後
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

江革

王鎮彭城二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
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
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
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国厚恩已无報荅
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
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无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
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
知不可逼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
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上大宴革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
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見蘇
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
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
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
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
數百革分判辯析曾无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
山陰令贓貨狼藉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
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武帝帝謂僕射
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无所受俸於臺
所給一舸二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
既无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也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
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
致千里王儉每見嘗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
量○累遷領軍長史初与長沙宣武王游■■■器之及武
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
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内省天監二年除尚書吏
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

夙夜勤經數旬乃一還家子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无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矣○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无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廷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與圖議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腳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无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淸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他有及卒帝聞而流涕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宜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許懋

許懋字昭哲高陽人魏鎭北將軍允九世孫也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大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之學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從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

論曰范縝宜之從吳傳戌遂之淸令孔休源之政事[illegible]映之強直並加之以孝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興主者其[illegible]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愼行運屬興王[illegible]北自[illegible]以輔提衡端執持无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illegible]臣皆見推身懷道好古以博贍稱亦其所以折議封禪求[illegible]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

不知書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illegible]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遣之鎭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与奪決於主者伯之与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怨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弃今天下草創饑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行事若无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中從事緭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无復器仗三倉无米此万世

叛亂

一時機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緭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緭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不与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

列傳

賀瑒 琛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梁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之先儒吐言辯析坐之聽受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嵩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曾琛正講學侶滿筵溉聞七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无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使中間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洞暢溉曰通儒碩學後見賀生今且還城共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自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皆謂其大尉臨川王宏臨川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中書通事舍人參軍禮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不狎累遷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舁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舁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朱异

朱异字彥和錢塘人也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備書自業寫畢便諷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容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之及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遂以衆朝旨如异策焉异容貌魁梧能舉止自諸生甚閑習因故事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棋上品而貪財冒賄欲見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餽遺曾無推拒

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八歲屬文十二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二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因之累日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

■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喧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无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之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无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无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无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泰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比之毛玠○太■中為尚書左僕射朝議北侵■命選元帥衆議在淳于量■

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无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无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二十卷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遺俗受業者數百人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无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〻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也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赴援會臺陷僧辯還江陵人情播擾元帝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遂平湘州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

大石南賊乃引退元帝又命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攻
城不剋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又有大星如車
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
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惶遁歸建鄴元帝加僧辯侍中尚
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帝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
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並克之先是
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
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及發鵲頭中
江而風浪郎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
稷中興當使風息若天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
安流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
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
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翻怨景為逆寇悉平

○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侍中尚書令如故湘州賊陸納等攻
破衡州詔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
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帝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
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
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初納
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
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
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二曰白武艦衣以牛
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
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
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
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數百人自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
動指揮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是時返郢元謀討紀
乃會其大將方老寄總之陳武帝聞之破殺江陵元帝即

僧辯以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兵於東關以拒
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
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十一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
十一月魏遣兵及岳陽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為
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
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帝
又納貞陽侯明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
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
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僧辯遣使送
子顗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
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
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illegible]時為司空
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率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
軍人已踰城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頠遽走出閣
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
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是夜及子頠俱被殺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
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
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以功為征虜將
行臺領泰山太守初其父祉恆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河濟以
成先志其從兄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
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
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
于暉率衆一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欄中矢盡南軍
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渦口衆尚万餘人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
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東宮

[illegible]願果南陽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
夫以大通二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
德主帥使戍項城魏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
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
鄙野多被嘲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侯景之亂西沮蠻反
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景圍王僧
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援僧
辯發江陵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
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与
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及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
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

陰鏗

陰鏗字子堅武威人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為梁湘東王法
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
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
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乃前所行觴者陳
帝世以[illegible]宴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
宮鏗援筆便成帝嘆賞之

王琳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
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以軍功封建寧
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之獲子仙又隨王僧辯
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
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為第一
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僧辯以為乱啓請誅之琳亦
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
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從而別及至帝以下
吏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

兵下又其餘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
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付納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乃許
琳登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乃
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
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
授都督廣州刺史元帝為魏圍逼乃徵琳
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以王詧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
素陳武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
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声
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
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万練
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初魏克江陵
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
江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
江為其声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明
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
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
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
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
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溺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
岸為陳軍所殺殆盡琳乘舸與[illegible]同入齊衆
鳴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illegible]
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齊氏結好於陳使琳更聽後圖會
陳將吳明徹寇齊齊仍敕琳領衆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
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
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
勿輕鬬破胡不從戰遂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得免還至彭城
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

艦艦逆流其上流裝艦造樓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
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紇送都以功遷
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三年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
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剋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於羣
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
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
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
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可之
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
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衞將軍太建五年朝
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
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
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
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剋仁州授
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
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
攻具又迮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
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
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
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爲車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
世子惠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
明徹頻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
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
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乃遣蕭摩訶帥馬軍

將夜發明徹乃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船
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尋以
憂遘疾卒於長安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夫陳武論將而周
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駕馭雄傑而
創基撥亂者乎昭達蕭王之略遂得取貴行己之方頗同吳漢
既恥乃貴亦顯帝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不逢之期當
闕士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
犯斯不韙師亡國殄宜矣哉

傅縡 章華

傅縡字宜事靈州人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
學能屬文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覽
因博通羣書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
掌詔誥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
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
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見幸專
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
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
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
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
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而百姓
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
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
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
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治其事賜死獄中○時有吳興章華字仲
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通經史善屬文禎
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
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寵嬖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

[illegible]居府[illegible]之業[illegible]語依讖[illegible]之朝廷今賜[illegible]
[illegible]為遷時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自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
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
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
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
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
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
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人父僧垣梁太醫正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
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垣精醫術知名梁
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察並用聚書
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
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循吏傳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
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
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
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
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
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
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
自此方內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
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
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
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
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
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蕞爾迫隘荐之以師
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
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
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
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
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
海不供其欲單人命未快其心明帝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
以至橫流在人之官遷變歲屬灼不得黜罷未暇廢化
事未易皆莅徒吏不及古人秉於青盡由為乙所援致化莫從
齊高帝承斯奢縱輔以儉約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為政未期擢
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朴恭己南面導人以躬
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
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
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

代父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illegible]縣[illegible]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也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單複畢備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導俗所以[illegible]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勵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

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永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鄙夫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死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遺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錄

后妃傳
魏文成文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
彭城太妃　後主皇后
馮淑妃
魏宗室諸王傳
元萇　元志
元忭　元淑
陳留王虔　元彧
任城王雲　澄　順
魏諸臣傳
衛操　劉庫仁
奚斤　叔孫建
○卷之六
燕鳳　崔宏　浩
○卷之七
張袞　恂　長孫嵩　儉
長孫道生　紹遠　于栗磾　謹　翼
○卷之八
崔逞　竣　賾　王憲　昕　晞
封懿　回　隆之　執　古弼
劉絜　伊馛
薛彪子　琡　尉元
宋弁　翻　世良　世執
許彥　惇　刁雍
○卷之九
張濟　李先
賈彝　毛脩之
寇讚　隽　陸俟　凱　卬　乂

源賀　思禮　司馬楚之
劉昶
○卷之十
蕭寶夤　蕭大圜
盧玄　昶　猷　盧辯
高允　祐　昂
○卷之十一
崔鑒　伯謙　崔辨
李元忠　騊　李順
李孝伯　謐　李義深
○卷之十二
游雅　明根　高閭
胡叟　劉延明
宋繇　游道　紅式
○卷之十三
王慧龍　鄭義　述祖
薛辯　湖　聰　孝通　薛憕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卷之十四
裴駿　裴俠
韓麒麟　顯宗　李彪
楊侃　愔　王肅
劉芳　常爽
○卷之十五
郭祚　張彝
邢巒　卲　李崇　平　諧　庶
○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目録

天女相偶無婦家　神獸導引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一

魏本紀上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朴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勲，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十七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宣皇帝諱推寅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諱鄰立，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業略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武帝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迴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乃殺之，盡并其

與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帝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還國晉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人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尋崩饗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即位尊為始祖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帝

思皇帝諱弗改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諱祿官立帝九年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諱猗盧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二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于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十一年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姿英特勇略過人元年劉元海僭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遵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

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次攻鐵弗劉武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陘北地琨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畤崞五縣之民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脩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是歲司馬睿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大興初追尊曰太祖

昭成帝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臥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畤北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秉石氏之亂廓定中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脇五月薨後追謚為是為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珪生三十九年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帥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

高天下之志

來寇王師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道武即位尊曰高祖

道武帝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內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雖沖幼而嶷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七年晉敗苻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事八年慕容暐弟沖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九年劉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苻堅堅子丕僭帝位於晉陽

六軍討慕容寶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是月慕容垂僭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

皇始元年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秘喪還至中山乃僭立呂光僭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旌旗駱驛二千餘里鼓行而前人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乘西山臨觀晉陽寶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成有微能咸蒙敘用冬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害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圍之帝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中山諸將稱善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柏肆塢臨滹沱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燔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收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等降者相屬寶求和請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寶弟賀驎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內共立慕容普隣爲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鄴圍徙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內爲普隣所脅乃招諭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弊秋七月普隣遣烏丸張驤率五千人出城求食寇靈壽賀驎自丁零中入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隣而自立八月景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爲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景寅帝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驎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

甲子用兵帝勝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衞王儀剋鄴庚子行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振恤之帝至鄴巡

徙山東充京師

定律

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
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
盧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使略陽公遵鎮
勃海之合口辛酉車駕發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人
吏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
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畤宮
更選屯衛詔給內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
儀還京師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六月是字詔有司議定國號
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
今國家啟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
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迩
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
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道里平五權較五量
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十一
月鄧彥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
廟社稷朝覲饗燕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
晁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詔百司議定行次
尚書崔宏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
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
郡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姚興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
命使者巡行州郡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桓玄
【三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位
【六年】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謚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叡寬毅非禮不動

帝兼資文武

祭原皇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
【泰常】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于宋
【八年】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謚曰明元皇帝○
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
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或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致靈心有魏
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并符人事
天其從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剋威被遐荒
乃改都立號被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
【道武】顯聖處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
方難遂啟中原專擬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
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
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明元】承
運之初屬廓定之始于時狼顧鴟跱猶有窺覦於以天賜之末
內難尤甚兆孝心啟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
鄭殷服宜般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
体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泰常七年立為皇太
子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帝帥
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將北討冬十二月
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祚山蠕蠕北遁諸軍追之
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東西
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帝以赫連屈

馬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至雲中臨君子津會天
暴寒數日冰合十一月戊寅率輕騎襲赫連昌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安帝
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次拔鄰山
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
而誓衆甲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車駕入城虜昌群弟及其
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
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秋七月冠軍中閭破赫連昌
懼而逃
〔神䴥〕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二月
改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禽昌其餘衆立昌弟
定為主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
空奚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蹶為定所禽夏四月赫連定遣
使朝貢
〔二年〕夏四月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
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廬舍絕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
師告于宗廟列置新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曁五原陰山竟三
千里
〔三年〕春二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為秦王八月宋將到彥之
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冐黃彥之遣將度河攻冶坂冠軍將軍
安頡督諸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臺
〔四年〕春正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叔孫
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二月辛酉安頡司馬
楚之平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戌冠軍將軍安
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太平真君〕十一年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九月辛卯車駕
南伐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聞乘輿至而走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
駕自中道十一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雈葦作筏數萬而濟淮

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詔軍同日皆臨江所
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
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
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
〔二年〕二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
尊謚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
儀貴人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
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
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
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
於賞賜皆是勳績之家親戚愛寵未曾橫有所及臨敵常與士
卒同在矢石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
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爽者率
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
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
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
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
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
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
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類

景穆帝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景午立為
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
太武甚奇之及西征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
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
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
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

觀戰陣之法

班九條之制

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初聞有數佰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真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塵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此由賊恇擾何有營上而有此塵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遂遁既而獲虜候騎乃去不覺官軍至上下惶懼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貿又禁飲酒雜戲弃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奇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二月中常侍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景午朔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六年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然牧司寧非其人游十典

上尊號

太武之功

度分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論前政共相干冒任所簡任失所以罔上論○帝幼而神武聰叡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請乃止身上使太保建安王陸馥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册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上既為太上皇帝從御崇光宮采椽不斲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翦遼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戎華其為武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釁成所忽固本貽防殆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夭其戾國之悼歟文成屬太武之後內頗虛耗既而國釁時艱朝野楚楚帝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一

愛奇好士視下如傷

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
情如飢渴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
以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
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
止性儉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業文教
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叡聖之風時以文明攝事
優游恭已玄覽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標固以符於冥化及躬
總大政一日萬機十許年間曾不暇給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夫
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
古協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
內黔黎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畧愛奇好士視下如傷役
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文帝
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景明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
內屬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夏四月景
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七月齊將陳伯之寇淮南
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二年二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
三年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于梁
延昌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三謚曰
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月乙
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
武泰元年春正月生皇女從言皇子景寅大赦改元二月癸丑

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
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
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
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兩而熊羆
無兆唯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
係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
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子事符當璧
允膺大寶即日踐阼可班宣遐邇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
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
明皇帝四月戊戌尒朱榮沈幼主及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想望風化垂拱无為邊徼稽服而
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之後
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
於是釁起宇內禍延邦畿卒于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孝莊帝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帝初以勰有
魯陽翼衛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
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帝親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
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劭事轉為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尒朱榮謀廢立以帝家
有忠勳且兼人望陰與帝通榮乃來赴帝與兄弟夜北度河會
榮於河陽
建義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劭
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尒朱榮為使持節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
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紱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陶渚
榮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
始平王子正又害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衛帝

遷於便殿榮深悔措頹謝罪壬子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改
武泰為建義元年五月尒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秋七月乙
丑加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
尒朱榮為大丞相
〔二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大將軍
上黨王天穆為太宰
〔三年〕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
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還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
深率眾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鄉君長公主率榮
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為救尋焚之據北中
城南逼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河橋尒朱世隆退
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兆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
王曄為主大赦所部年號建明十二月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
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
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帝遇弒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
皇帝廟號敬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恭字修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莊帝崩尒朱世隆
等以元曄疏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量將謀廢立乃
元曄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以魏為大魏改
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誅尒朱
氏為名冬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二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且觀帝
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
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五月丙申帝遇弒年三十五後
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廢帝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普泰元年十月勃海王
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以改普泰元年為
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于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為安定郡
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永安三年
封平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尒朱氏廢帝自以疏遠請遜大
位歡乃與百僚議以孝文不可无後帝在田舍高歡使斛斯椿
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邪椿遂白歡
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升閶
闔大赦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鄴十二月丁亥
大赦改元為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熙
〔二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敗尒朱兆山東平二月詔復以勃
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
〔三年〕五月置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閤內部
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
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
史辛卯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秋七月己丑帝總六軍
十餘万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景午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
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於瀍西楊王別舍眾知帝將
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
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駕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崤
中己酉高歡入洛遣婁昭及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
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騖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
封人以麥飯壺漿獻帝一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癸巳入

南十衆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親見陵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驛勞之將士皆呼万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宇文泰使元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很是由此不安平閏十二月帝飲酒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

文帝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与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進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

(十三年)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内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廢

恭帝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

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冢宰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于周

東魏孝静帝

東魏孝静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景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

(武定)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七年)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進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景辰遜帝位于齊

(論曰)孝武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海猶逆剪除權強擅命神器獨斷二霸未除而大未忘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在強胡終乃權歸霸輔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遷黜廢者有甚於弈棊魚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秪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強之資終以守雌自斂静恭遂終天禄高踏唐虞事得其時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神武帝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司馬子如及劉貴賈顯智為奔走之友孫騰侯景亦相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遂奔葛榮又亡歸介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介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其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元戎而莊帝誅榮及介朱兆自晉陽將圖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偽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介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介朱榮也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共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數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親信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汙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為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

岳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愁怨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尒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尒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眾願奉神武神武曰尒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万衆无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与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尒不能為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享士喻以討尒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辭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李元忠与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尒朱氏八月尒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号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尒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中興二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

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起義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弃城來降閏三月尒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号二十万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捴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万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尒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尒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此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等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還鄴七月神武自師伐尒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尒朱竟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尒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焉尒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声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尒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慕容紹宗以尒朱榮妻子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尒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与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時

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槊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天平元年魏帝既有異圖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叛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庫狄干郭瓊斛律金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婁昭竇泰堯雄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尉景高敖曹蔡儁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群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乃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乃勒馬宣告曰孤遇爾朱擅權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

斛斯椿所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群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逃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武定四年八月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蟻陣鬭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蟻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魏帝優詔許焉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无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少堪敵景

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天保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虚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盧景裕以明經稱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效力至南和梁国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文襄帝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辯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国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惟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国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

書者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国遣中使敦喻○六年八月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於潁川洸與文襄還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爲魏大將軍王思政以還於所事釋而待之八月辛卯遇盜而崩謚曰文襄王天保初追尊曰文襄皇帝廟号世宗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海沸神武奮從晉部大号舉方叢戰而剪凶徒一舉以靖京洛尊主匡国功濟天下慨而魏武帝規避權遁曆數既及過所以速関河之分焉文襄嗣伯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挺存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盖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文宣帝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産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嘗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辯僉語一事以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特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破小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問明景裕不能測也武定五年神武崩魏帝授帝尚書令中

書臨京戍大都督七年八月辛卯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
卒出外親發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臨斬羣賊而漆其首秘
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
乃詣魏朝立為皇太子因以大熱乃赴晉陽總攬政事帝內雖明察
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之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
不便者咸蠲省焉群情始服　八年魏帝遜位別宮禪代之禮
一依唐虞漢魏故事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御太極前殿大赦改
元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景宗帝親戎
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

十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時年三十一謚曰文宣帝
廟号顯祖　帝少敏有遠量外若不慧內堅甚明文襄年長英
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
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登極之
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
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尽於匡贊朝政粲然兼
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
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
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
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剋捷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
留情耽酒肆行淫暴

廢帝

廢帝諱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天保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年六歲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
德殿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
為濟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

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

孝昭帝

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母弟也天保
初進爵為王拜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理務內外服
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与朝臣先
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尽其理文宣歎重之
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慎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
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
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尽皆毀壞
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
外肅然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
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関帝
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
年為皇建

二年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
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
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国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
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
謚曰孝昭　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
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
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
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
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尔對
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
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万機慮不周悉故致
尔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也如
此于時国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
遠圖不遂惜哉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然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傾屬于服膺軌則懷敬誠既不能資弘道德和於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臨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也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後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聞右寔深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途別有復報將大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入之天不許也

武成帝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帝母弟也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

河清四年夏四月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

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

後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禪位於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

六年大雨平地二尺是秋山東大水人飢

武平七年冬十月周師攻晉州帝大集晉祠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景戌帝宵成荊北宣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庚寅至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

幼主名恆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

以之歸周太上皇并后携幼主走青州至青州南鄧村為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温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後主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澀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諱之无状天子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御馬則藉以氈罽刷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誅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嬭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宇悲夫蓋桀紂非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之戰擒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埸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為善未能一日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天假之年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後主外內崩離眾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眾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眾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甘酒嗜音廛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刳

尚彼於忠良，禄在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拯溺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馳戎之旅，抑創戮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彈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四

周本紀

文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算略，鮮卑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世爲大人。後其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爲天授己，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爲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爲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玄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郡，陵隨例從居武川，即爲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並以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少子也。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帝知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遷介朱榮。榮遷晉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冤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永安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擒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帝爲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齊神武既誅尒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款，見許，左右若求

復命倍道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驛千里追帝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為歡忌但為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以夏州鄰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乃從眾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怙眾貪而無信必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其眾散還平涼未知所屬於是趙貴言於眾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眾心自離帝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眾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為也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神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眾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

討侯莫陳悅

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三月帝進軍至原州眾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眾遂離貳聞大軍至且退保洛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率輕騎數百趣洛陽以臨悅悅集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導邀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鏤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眾大悅齊神武聞關隴克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杖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帝乃令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為圖河東計帝乃傳檄方鎮稱歡逆亂將欲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穴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度河稍逼宮闕則分命諸將直取并州帝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群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帝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眾咸稱善○七月帝帥眾發自高平前軍至于弘農而齊神武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鎮武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捍禦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趙貴

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依周制
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
始畢乃命行之九月帝不豫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
子十月乙亥崩于雲陽宮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孝閔帝受禪
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
任使從諫如流崇尚儒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
一見之者咸思用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
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
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帝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也魏恭帝三年三月命
為安定公世子文帝崩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冢宰魏帝詔以岐
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禪位于帝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于露門百官奏議曰
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人視聽也行夏之時後
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行錄正用夏
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宜尚烏制
曰可○帝性剛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
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潛請
誅護帝許之又引宮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
刺史恒為潼州刺史鳳等遂謀帝將召群臣入因此誅護先洛
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
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內
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更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略陽
公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諡曰孝
閔皇帝

明帝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孝閔踐祚進

位柱國岐州刺史孝閔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詔三十六國九十
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
武成元年春正月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
總於護
二年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今大位虛曠社
稷無主朕兒幼小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
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辛丑崩於延壽殿時年二十
七諡曰明皇帝
論曰昔者水運將終群凶放命或權威震主或釁逆滔天咸謂
大寶可以力致神器可以求得而卒誅夷繼及亡不旋踵是知
天命有底庸可妄于周文受命始躍泉无一旅驅馳戎馬之際
躡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鳩集義勇糾合同盟一舉
而殄仇讎再駕而匡帝室於是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
待人弘大順以訓物高氏藉甲兵之眾恃戎馬之強屢入近畿
志圖吞噬及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
陽之捷取威定霸以弱為強紹元宗之衰緒創隆周之景命南
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乃擯落魏晉憲章古昔
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
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若此人臣以終
盛矣哉非夫雄略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
與於此乎昔漢獻蒙塵曹公成其大業魏氏播蕩[illegible]臣
令之動殺於德論功績有餘於曹氏而剋勝閣城琴嘆慨歸
命秉權誅殘勁事出於權道而用其於德教斯為過矣孝閔承
既安之業膺樂推之運明皇纂代興之功守深太宗之緒始則推
位畢命終乃政出私門俱懷匹刺之疑用致幽弒之禍惜哉

武帝

偽主高緯放命燕齊怠慢典刑俶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鄰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人一鼓而蕩平陽再舉而摧勍敵偽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屈逃竄草間偽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名號偽齊昌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城抗敵王威既振魚潰鳥離破竹更難建瓴非易延宗眾散解甲軍門根本既拔枝葉自披幽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慶非獨在予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偽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無失其齊偽制令即宜削除鄒魯縉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景寅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癸酉帝帥六軍趣鄴

六年 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勤追之○甲子帝入鄴城○尉勤擒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之禮○齊任城王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齊王憲與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十一月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郯公王軌討之

宣政 元年二月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夏四月庚申突厥入寇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驢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景申詔停諸軍○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己勵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大象 元年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為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

二年 五月乙未帝不豫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宣皇帝○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立為皇太子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

二年 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露門學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

褒以柱国汝王贇為上柱国右大丞相上柱国楊州揔管隋公
楊堅為假黄鉞左大丞相帝居諒闇百官揔己以聽於左大丞
相秋七月滎州刺史宇文冑率兵從大將軍楊素討之青州揔
管尉遲勤率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内外諸軍事己酉鄖州揔
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国楊公王誼為行軍元帥討之九月壬子
丞相去左右號以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大丞相隋堅加大
冢宰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鄖為隋国
【大定】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二月甲子帝遜位于隋居于別宮
隋謚皇帝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
【論曰】自東西否隔二国爭強戎馬生郊干戈日用兵連禍結力
敵勢均彊弱之事一彼一此【武皇】纘業未親万機虔恣凶謀深以
蒙養正及聦然獲發朝政惟新内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
思克己勵精勞役為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儉修富国之政
務強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天道而推亡數年之間大勳斯
集攄祖宗之宿憤拯東夏之阽危盛矣哉有成功者也若使翌
日之瘳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見譏於良史雄圖遂
略兄方駕於前王而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愛同於
晉武則哲異於宋宣欲威之禍起則於愆萌義方之教豈若
是乎卒使昏虐君臨姦回肆毒迹【宣帝】之行事身殁已為幸矣
【靜帝】越自幼沖紹茲衰統内外捩孫刘之詠收藩翰於代之強
隋氏因之遂迁龜鼎雖復岷峨投袂朝以秦奄之滅濱涂勤王
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文皇之經啓洪基武皇之克隆景業未
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先帝之餘殃非孺子之罪戾也

后妃傳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
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礼有夫人嬪婦御妻之數焉魏晉
相因時有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
然自昭成以前未具言六宮之典而章上忠昭穆東陽列八帝
妃后無聞【道武】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為皇后始立中宮餘妻或
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
房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
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
之義雖事非典礼而觀過知仁【孝文】改定内官左右昭儀位視
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
夫御女視元士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践尊极神武嫡妻稱妃其
所娉蠕蠕女稱為蠕蠕公主文襄既尚外朝公主故无別號兩
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
具員數孝昭内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
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礼其餘無聞焉周氏率由姬制内職有序
【文帝】創基修祉席以儉約【武帝】嗣歷節情欲於嬌托宮闈有貫
魚之美戚里無私昵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帝】外行其志
内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阜舉之所及
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践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
庭唯而拖青紫緣恩倖而擁九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
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人厭苛政敗皇宴是多文帝之祀
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皇后當室傍无私
寵婦官位号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減
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
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
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二曰尚儀

三曰尚服四曰尚食五曰尚寢六曰尚工六尚各二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内懷憂嫉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隷焉煬帝時后妃嬪御無釐婉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

文成文明皇后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

齊武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常參預及拜勃海王妃閨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為神武聞之嗟歎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于后后曰君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毋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

彭城太妃

彭城太妃尒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踰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尒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

後主皇后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氏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黥輕霄面為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先是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也

馮淑妃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生死一處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已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禕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鄴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

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亦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譖幾致於死

魏宗室諸王傳

元萇

元萇高涼王孤之孫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笑【集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賜萇酒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官歷】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絚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泛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募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

元志

元志河間公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集文】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行有條故多奇節非所問風其在本枝也

元暉

元暉常山王遵之曾孫字景襲少沈敏涉文史【官歷】即位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石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冀州刺史遷車載物發

黑頭公

昆弟若

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

元淑

元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集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為之謠曰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

陳留王虔

陳留王虔姿貌魁偉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常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眾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官歷】追惜傷慟者數

元彧

元彧臨淮王譚之孫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名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名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盧道將謂吏部郎崔休曰三人才名雖並優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實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圓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

任城王雲　附順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集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

州人須之者千餘人　宗袖　魏子產　用三學

又進以爲不可頒恩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踰
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欲隆獨善且若宗廟何帝曰儲君管正
統羣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考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
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遇大破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
令武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軍數萬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
相率而歌方奮而前大破之後以兇首除開府徐州刺史性善
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
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
恩孝文嘉之詔宣布告天下使爲勸勵還長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獄訟抑豪強劫盗止息州人頌之者
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謚曰康長子澄
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髯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襲封加
征北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
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爲宗室領袖
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
中賜衣一襲乘黄馬一疋以旌其能○朝京師引見於皇信堂
【考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
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
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
城當欲爲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與萬世之功後
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使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
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
也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
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
用咸無怨者後兼右僕射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
帝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
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
无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

吒

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
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
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沖曰此東
曰步元廡西曰游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
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澄子順
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
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
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
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諤
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
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
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
爲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
王公先達莫不怪慴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
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

魏諸臣傳

衛操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爲牙門將後
來歸魏說桓穆二帝【桓帝】任以國事帝崩操立碑於大邗城南
以頌功德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
勲衛崇衛清衛沈段繁王發范班賈慶賈循李壹郭乳皆爲桓帝
所表授也

劉庫仁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武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母【平文】
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
河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辰二王來居焉慕容
文等攻殺庫仁庫仁弟眷繼攝國事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
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于馬邑大破之

奚斤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皇始初典伯衛禁旅從征破高車諸部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箄長寧子又詔斤與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進爵為公太武之為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征赫連昌斤西據長安秦雍氐羌皆來歸附斤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斤聰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真君九年薨年八十九

叔孫建

叔孫建代人也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謀隨秦王觚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賜爵安平公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以功賜爵壽光公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為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楊王加征南大將軍建沉敏多智東西征代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兗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年七十三諡曰襄

論曰帝王之興雖則天命經綸所誘咸藉股肱操託身馳驟之秋自立功名之地可謂世識之士矣而劉庫仁忠以為心盛衰不二純節所存其亦蓋遠奚斤世秉忠孝征伐有剋叔孫建少展誠勤終著庸代臨邊有術也

○魏列傳

燕鳳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文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以禮致之昭成時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經授獻明帝使符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也鳳還堅厚加賜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遷長安鳳以道武幼弱固請於符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辰狡猾多端皆不可獨任宜分部為二令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能先發此御邊之上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鳳尋東還道武即位歷行臺尚書甚見器重

崔宏 浩

崔宏字玄伯清河郡武城人魏司空林之六世孫也宏少有俊才號曰冀州神童符融之牧冀州虛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領冀州從事出總庶事入為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符堅聞之徵為太子舍人辟以母疾不就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揺之勢而與鷄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郎尚書左丞道武征慕容寶

次中山弃郡走海濱帝素聞其名遣求及至以為黃門侍郎与張袞對總機要草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議国號宏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国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万国宗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號国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以是登国之初改代曰魏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国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叶音樂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以擬八坐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傾朝廷約儉自居不營產業家徒四壁出无車乘帝聞益重之厚加饋賜時人亦或譏其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帝常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謇諤忤旨亦不諂

諛苟容帝曾引宏講論漢書至婁敬說漢祖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国朝臣子弟良族美彥不得尚焉神瑞初詔宏与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右聽理機事并州胡數万南掠河内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多而无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瞻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諸胡畏服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太常三年卒追贈司空諡文貞公子浩浩字伯深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无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以其工書常置左右道武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避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若此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

並乘軒軺時人榮之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若數家多有應驗恒与軍国大謀甚為寵密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国家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国家居廣漠之地有畜无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棲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声実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服此是国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飢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

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户諸州就穀若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是分人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国將為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碩儒与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内庚与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无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国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国滅於是諸人乃服○太常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則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内朝咸同外計帝將從

之浩曰此亦上策也司馬休之積據荊州刘裕切齒久矣今
因死于以乘其危云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関劲躁之人不顧
後患今若與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元事而我受敵
矣蠕蠕内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冦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帰之路所
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恩令姚氏
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関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
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闘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
為国之計擇利為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恵也假国家弃恒
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呉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者猶曰裕西入
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関助我揚
声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群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
畔城為晋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二年晋斉郡太守
王懿來降陳計称刘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而
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問浩曰裕西伐已至
潼關卿觀其得濟不浩曰姚興好養虚名而无実用子泓又病衆
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武能何如慕容垂
浩曰垂承父祖之資生漢諸賢同類帰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
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
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泓篡其主秦地戎夷
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為国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関
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
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国之用无
進取之能非刘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晩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
○浩曰臣常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国苻堅
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
司馬徳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太祖用漠北淳
朴之人南入漢地変風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農舜禹齊烈臣

豈能仰言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国夷滅一身孤寄為姚
氏封植不思樹黨強隣報復讎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擬賢小
人无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殘滅耳帝大悦語至中夜賜浩
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与卿同
其味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
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災咎將在何国
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无釁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
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人无異望
僭晉將滅刘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
宋果代晉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潟滷觀射鳥聞之
驛馳召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今日始信天道[illegible]
爵白馬公自朝廷礼儀優文策詔軍国書記尽関於浩浩能為
雅説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
序五宗蒸嘗之礼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讀
不過數十行輒弃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礼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謂
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
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玆日蝕於胄昴尽光趙代之分野朕疾
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
秋富盛聖業方融徳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徳熒惑
退舍願陛下遺諸憂虞恬神保和无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
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
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
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摠万機出統戎政監国撫
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順神養壽此万代
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漸一紀明睿温和衆情
所係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礼之大経若須並大成
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覬覦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

奚存亡勢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国副主居正殿臨朝長孫嵩奚斤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与穆觀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僚總己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国吾与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々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国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与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国之前曰先攻城先略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克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為相州刺史隨軍為謀主及車駕還浩從幸西河太原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与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深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陶也但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学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変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 太武左

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纖妍白皙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己稽古過之既歸第因欲脩服食養性術而寇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時議伐赫連昌群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己而行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眾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進曰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擊蠕々朝臣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々皆不聽唯浩讚成之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々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群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常諫苻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快乃召浩与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人流應在他国深等不達大體難与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国蠕々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慚曰蠕々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々而勞士馬浩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夫蠕々者往数入塞国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国至秋復來不得安

則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
淵博通敵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
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
淵等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而保
太后猶疑之復令群臣至保太后前評議帝命浩善曉之令寤
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
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
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
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比破蠕蠕往還之間
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
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
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
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
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
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
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
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
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天師謂浩曰
是行可果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
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
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産車廬數百萬高車殺
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至涿邪
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言固勸帝
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
廬科車自載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
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賈胡言
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軍竟不能

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
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
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爲之舉筯
或立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
撫軍大將軍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
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因令歌
工歷頌群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
持矛其胸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
自決前後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
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
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
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
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
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
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
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
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群臣及
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
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
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
存私爲國生事非忠也帝從浩議○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
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
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
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
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
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
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

人皆彼父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先討赫連羣臣曰義隆軍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招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无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无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

美才略決成敗

諫止四王

所及願陛下必行无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无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无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

辯涼州水草

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恆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成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且小息又其地鹵薄略無水草大軍所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圉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无草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

詔總理史務

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絕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詐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銀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爲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迴還後獲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方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

舒与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將狠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營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不能動宜乘勢先擊蓋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帝見于河西詔浩詣行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奴強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前世故事以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行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乖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明元廢不著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事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湛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幷勒浩所註五經浩贊成之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二十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取秘書郎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眞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吏以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釆故時人不知逸妻王氏禿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婿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欲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能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盡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摹楷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七

魏列傳

張袞　恂

張袞字洪龍上谷人也道武以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追蠕蠕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袞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袞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既而帝問袞曰卿曹外人知我前問三日糧意乎蠕蠕奔走數日畜產之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追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部帥聞之咸曰聖策非所及也袞常參大謀每告人曰主上天資傑邁必能囊括六合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內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勒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寶之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擅傾財竭力難與爭鋒宜羸師以後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識聞風稱美袞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袞弟恂

恂字洪讓隨兄袞歸北魏代王軍事謀道武宜收中土士庶之望以建大業帝深加器異始初拜中書侍郎恂推誠撫納頗亦參預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人歸者數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人歌詠之時喪亂之後守能充厲者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政為當時第一（明元即位拜太中大夫卒○子代字宣襲陳留北平二郡太守所歷皆稱有父遺風代子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卒于郡

論曰非成道武之時雲雷方始至於經邦緯俗文武兼資張袞風博識多聞自擇禮命謀謨才術俱美驅馳艱虞不然何以成帝業也往於以計慮論以名權觀機任事守正成務禮從清朗固其宜也惜其不盡遇博爽雅允文政事世稱其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詳明允為政之本文武經營之言聽計從宰輔區夏遇政深矣勢亦成義諸說恭壯感於宗社末途解后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人惡其上將器盈必與陰害招禍何斯人而遭斯酷乎至若張袞才器不免其失彥海貞白播兆其猷亦足稱云洪讓世著循吏家風良可尚矣

長孫嵩　儉

長孫嵩代人也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明元即位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遣嵩書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答之又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眾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懸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趨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城皐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裕克長安嵩乃班師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長孫翰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以經久大眾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帝責嵩在官貪污使武士頓辱之加柱國大將軍

自是儉每征伐嘗以元老多所鎮京師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景王嵩五世孫儉仕周知名

儉本名慶明方正有操行神彩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與相見魏太昌中以方驛動儉初假東夏州刺城大都督周文臨夏州以為錄事參軍事深敬若之荊襄初附周文表授儉都督三荊等十二州諸軍事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按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聽事前引過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周文又與儉書曰近聞公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群下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綱紀者原情得實雖誨而放之荊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於境无虞人安其業吏人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之吏人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詣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常與群公侍坐及退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閑雅孤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周文謂儉曰名實須相稱尚書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密啓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以經略儉陳謀周文深然之乃令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国于謹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保定四年拜柱国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動績隆重乃下詔褒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无惰容其謹敬若此以疾還京詔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謚曰文

長孫道生

長孫道生嵩從子也忠厚廉謹太武愛其恪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內侍左右出入詔命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為前驅遂平其国昌弟定走保平涼宋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王太之屯河上以御之彥之遁道生濟河後道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无用家為今強寇尚遊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眾帝命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曾孫稚六歲襲爵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稚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擊裴邃頗難之号曰鐵小兒大統元年薨謚曰文宣子子彥子裕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紹遠字師少名仁魁梧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誦數紙幾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周文每謂群臣曰長孫公任使之令人無反顧吾以之蕭何何足多也其見賞如此嘗為當令佐揩六官建拜大司樂初紹遠為大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唯黃鐘不調每恨之嘗新聲使君協其聲律於三層上鐸[illegible]合宮調因取而配奏乃始克諧乃啓[illegible]曰魏氏來宅秦雍祖述樂章遂備為君天子之正位往往創造雅樂无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此盡乾坤祐助宗廟

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万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等協心所致也俄而授礼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更造但去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黃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鐘作黃鐘以為正調之首詔与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无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黃鐘為天大呂為地太蔟為人今縣黃鐘而擊太蔟便是虛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天大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万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黃鐘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羣司奉職以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称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行季夏以此而奏深非至理紹遠曰卿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尽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礼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大呂之用既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礼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止有黃鍾一宮便是春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至理无乃不可乎然周礼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感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迎正礼並用仲冬之調又曰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礼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山川先妣先祖並各周宮不依月變略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礼取證乃不月別變宮且黃鍾為君則陽之正位君隨時變易是君无定体而卿用林鍾以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所据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黃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躰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称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声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躰為劣平濁者於義可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声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循七始以今計紹遠蔑以无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案周礼奏黃鍾歌大呂此則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願勿輕改古典趣改樂章帝默然久之曰朕欲廢八縣七者所以遵躰本求真豈可易名異實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有司遽損樂器乃与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殊途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讓反求經義是用七音蓋非万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猶虛不得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王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无寢默必輿疾固爭闕屬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礼云天子縣二八鍾氏云鍾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礼圖縣十六此數事者昭然典章揭確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illegible]撫統玄極奏以還獨為称首望如周武有事干戈臣竊謂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矜御乃機不勞改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国大將軍[illegible]

論曰昭成之末衆叛親離長孫[illegible]世觀為元老生則宗臣歿祀清廟[illegible]路堂々焉有公輔之望齊々焉[illegible]方岳之日多何哉道生[illegible]見知明主声入[illegible]

奏列職朝野門世祿榮被後昆雖漢世八王无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踰也重光子孝勇烈紹倫終遂榮寵特妙藏乃早稱英俊晚乃猶展雄猜不然則何以並統師旅俱司禮閣鎧鼎不墜豈公且侯保茲世祿不亦宜乎

于栗磾　[illegible]　謹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過人能左右馳射与公孫蘭將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悅即賜其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劉裕之伐姚泓栗磾慮其侵擾築壘河上裕憚之遣栗磾書假道而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望而異之故有其号明元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大船構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嘆美之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声称卒贈太尉栗磾自少熟戎旅至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倚仗之

謹字思敬小名巨引沈深有識量略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未有仕進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太宰元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陀拜焉遂与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謹請驰往諭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三万餘戶並款附相率南迁深殤後從尒朱天光与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關周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周文赴平涼謹言於周文曰關中秦漢舊都古称天府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近羣兇若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周文大悅會帝有敕追謹為閤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策魏帝西迁仍從周文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恭帝元年除雍州刺史○初梁元帝於江陵嗣位密与齊交通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於周以襄陽來附乃命謹出討周文餞於青泥谷長孫儉曰為蕭繹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子城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出何策謹曰必用下儉曰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有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与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立蕭詧為梁主振旅而旋周文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千口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又令司樂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自以久當權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周文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尒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為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閒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師道自居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所之要公其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為国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為国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国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无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恒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礼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疾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与同行詢訪戎略軍還賜鍾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薨年七十六謚曰文○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從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国之務多与謹決謹亦竭其智能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无間言每誡諸子務存靜退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子寔嗣寔弟翼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孝閔帝踐祚出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莅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必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翼不從僚屬咸以為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抄而无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非无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明帝雅愛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与卑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撝梁之宗子褒梁之公卿今与趍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与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于是与齊陳二境各修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而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万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將加戍卒二国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人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无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自宛葉趍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過秋毫无犯所部都督輒入人村即斬

傳

以徇由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尋除宜陽總管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復東討翼自陝入洛到洛陽齊獨孤永業閉門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並壺漿迎之除河陽總管仍行豫州陳州晉大念久圍并州聞翼到以當風退讓○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鄣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為抄掠居人失業翼素有威武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謚曰穆翼性恭儉与物无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

論曰魏氏平定中原之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兼以虛己下物賞罰不濫加斯亦諸將所稀矣謹負佐時之略遂興運之期為大廈之棟梁振巨川之舟楫卒以耆老元碩德譽高於重礼備上庠功歌司樂而常以滿盈為誡覆折是憂不有君子何以能国翼勳功臣之子地則姻親崇累葉之恩兼文武之寄理同休戚与存与亡加以總戎馬之權受扞城之託智能足以衛難勢力足以勤王而曾无釋位之心但務隨時之義終以名節以為貴其所望於斯人盛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七終

魏列傳

崔逞 㥄 瞻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為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慕容驎北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道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椹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椹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收椹乎以中山未破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逞與張袞為書帝怒其失旨黜袞賜逞死後晉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五世孫㥄

㥄字長儒齊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先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㥄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季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議功封武城縣公㥄恃預義旗頗自矜縱爭以貲汙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初㥄為常侍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㥄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勳為之又欲將收不終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㥄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逐急報曰崔徐州建議之勳何稽古之有㥄自以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秘書監○㥄有文學偉風貌寡端嚴如神以簡貴自處恐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㥄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㥄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帝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㥄歷覽群書兼有辭藻自中興之於孝武詔誥表檄多㥄所為然性倨傲財色於諸弟不能友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㥄子瞻

瞻字彥通聰明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循川荀俗自江南入洛瞻參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待中李神雋性高鑒文章自瞻瞻敬謂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便為後生第一孝昭召為北海王晞以為諸子賓友仍為相府中兵參軍轉主簿文襄崩從發晉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偕[illegible]孝靜帝以人日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為詩詔問邢卲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宴罷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匕箸恣情飲啖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㥄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㥄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常被敕召宿醒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

王憲 晞 昕

王憲字顯則北海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北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皇始中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待之以為本州中正太武即位遷

也案周与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而必並同明五室之義得其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牖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者茅蓋白盛為之質飾赤綴白綴為之戶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為九室是以黃圖白武通與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与辰非所可法九与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學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〻初勤深為郡所知補常謂子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公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為此二人非獨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奸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論曰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忽微慮遠遂以為咎休立身有本當官著稱長孺才望之美禍因驕物雖有周公之才猶且為累況未足論其高下能無及乎聯詞溫雅風神秀發固人望也王憲名公之孫老見優異元景冠冕季葉遺榮映人倫美哉封回克光家世遂之勤劬勤業子繪寬陵呈稱可謂載德者矣

古弼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見稱平穆總攝百揆為東宮四輔与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棊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与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〇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帝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疋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与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文成即位与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劉潔

刘潔長樂信都人也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与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奇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

心稍不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群臣皆
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既出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而潔恨
其計不用欲沮諸將輿駕至五原收潔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
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
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
有姓而無名窮驗款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狄鄰及
嵩等皆夷三族

伊馛

伊馛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挽牛却行神䴥初擢為
侍郎■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惟司徒崔浩勸行群
臣出後馛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且從若言宜不行其之及至
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
正奇馛弓馬之士能與崔同耳馛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
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
輔帝欲以馛為尚書封郡公馛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
祕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祕書監賜爵河南公
拜司空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存苛碎

薛虎子

薛虎子代人也為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外憚之又
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以累劾為近臣所疾因小過黜
為鎮門士及■南寇以山陽虎子拜諮議路從除彭城鎮將
界近閑府除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
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汙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上書誣
虎子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詔曰文子欺
瞰於是系形貌瓌偉以幹用為殿中令■引見父以望其美言
■謂曰卿風度瓌偉深沉弘雅當升進何以觀官故合曰宗
廟之禮不敢不敬朝廷之事不敢不退自此之外非臣所及
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於都
亭理問洛陽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匹累遷吏部
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雄
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手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
弱才若但資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勘
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
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
先盡擇才今晚達職者以懸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
勳多少其精勞之外有才堪收人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
者既非其力宜谷差而弃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才當否
未為多失宜依次補叙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之
曰今四方初定務在養人臣請依民吏立四科令三公宰貴
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庶令爭之餘
載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尉元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
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
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既至多遣
間諜翦動淅人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使總率諸
軍以討之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
進位司徒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
殿勞宴賜玄冠素服又詔曰前司徒尉元前大鴻臚卿游明根
並元官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
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
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再
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
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
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
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九

魏列傳

張濟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濟涉獵書傳清辯善儀容[illegible]愛之與公孫表等使爲行人先是晉雍州刺史楊佺期乞師於常山王遵以禦姚興以帝遣濟爲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事濟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君弱臣強全無綱紀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万衆臣答四十餘万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餘万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不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戶於北臣答七万餘家佺期曰都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此大衆何用城爲又曰魏帝欲爲久都平城將移也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爲羌所乘寧使魏取道武嘉其辭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以累使稱

官拜勝兵將軍

李先

李先字容仁中山人也少好學善占相術慕容永迎爲謀主永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道武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拜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政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朕欲集天下書籍如何對曰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討姚興於柴壁也問計於先對曰兵以正合戰以奇勝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到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欲進不得住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因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元即位問左右舊臣中誰爲先帝所親信新息公王洛兒曰有李先者爲先帝所知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

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

賈彝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嗟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常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閏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疾爲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赫連屈丐所執拜祕書監卒閏曾孫禎禎兄子景景以清儉毀正爲州主簿遂棲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以母臨終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世仕晉劉裕之平關中留子義真鎮長安以脩之爲司馬及義真敗脩之沒統万太武平赫連昌獲之使領吳兵以功拜吳兵將軍脩之能爲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太武親待之賜爵南郡公常在太官主進御膳從討和龍時諸軍攻城行宮人少宋故將朱脩之爲雲中將軍欲率吳兵爲逆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不聽乃止是日無脩之大變幾作脩之遂弃焉泓脩之又以軍功進特進撫軍大將軍位次崔浩下浩以其中国舊門雖不博洽猶涉獵書傳與共論說之次及陳壽三国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爲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誉非挾恨之言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弃荊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号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

識臣為失事欲以寬惠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
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々々
既多敗亂彰矣帝笑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乃以長安鎮大將
与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其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
許曰若不斬吳恐長亂之變不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
之若停十萬之眾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
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君
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
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々曰
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侯之
明略獨決皆此類也安定盧永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
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
命朕若以重兵与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与卿則不制
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
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
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
超々備甚嚴遂縱酒盡醉而還後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
發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
遂平之帝大悅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祚進爵東平王薨年六
十七諡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馛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悅之
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以父初爵
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
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
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
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姦摘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
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馛者
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群臣曰馛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
五百匹奴婢十口馛之代還也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馛皆不

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車駕討
蠕々詔馛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
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
四海瞻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廷有死無貳久之
帝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為太保與太尉
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于孝文薨有六子琇凱知名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洗馬給事黃門侍郎凱在樞要十
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
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
方郭祚等常與規謀共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疏己怏々有不平
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
耳終無親彼而疏因戚舊之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
遇赦乃免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諡曰惠。長子暐字道
暉与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
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
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侯十世孫卬
卬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群書五經多通大義
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又与子彰交遊嘗謂子彰曰吾
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群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為
縉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
人兼中書侍郎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
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
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操卬兄弟六人
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
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
卬子乂
乂字曰聰敏博學有文才年十九舉司州秀才待詔文林館乂
於五經最精熟館中謂之石經人為之語曰五經無對有陸乂

源賀　思礼

源賀西平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奔沮渠蒙遜後自歸魏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從太武征涼州以為鄉道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進爵西平公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强寇輒自奮擊帝深誡之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按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坐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雖以盡恕矜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群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蕃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戍邊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群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約寬裕甚得人心時考殿最賀政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又都督三道諸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為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振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不報薨贈侍中諡曰宣王子思礼

思礼後賜名懷謙恭寬雅有大度文成末為侍御中散父賀辭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屯於漠南還二其權之詔為使持節巡行北邊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遙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恤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為豪強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槊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槊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

人之官復有□等若其有其人可也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
不可止焉一人混我典制故今班鏡九流使千載之後我得與
像唐虞卿等依孫元凱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
班劍二十人薨於彭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

魏列傳

蕭寶夤

蕭寶夤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之母弟也在齊封建安王改封鄱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殺之寶夤殷爲鉤者僞流上下一十餘里追者不知行跡乃變服詭兵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与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澄待以客禮又乞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与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万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賜車馬什物寶夤從澄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強弩將軍並爲軍主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逢梁將姜慶真以侵圍壽春寶夤率衆力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聞見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又中山王英南伐寶夤与英俱引退士卒死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瑯琊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軍救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以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夤受詔四淶顧流涕因退後昶退敗惟寶夤全師而還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爲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輕士千餘人夜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二壘斬數百人代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等於淮北仍遣[illegible]附攻梁徐州刺史張豹

敗於鍾離沮於朐山失利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驛鎖
昶詰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裨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昶竟
和於怨毒於殘饑其在徐州以宗族扶親自撫恤至[illegible]年薨
不得谷不復役終身一政於後兄還入京稱之玄五世孫潛
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
機事強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學涉[illegible]相以潛為揚州
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
揚州刺史敕潛與琳為南境經略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
琳銳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
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
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宜深備之

盧辯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
大戴礼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
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魏孝武以辯有儒術甚
礼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自孝武西
遷朝儀湮墜于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皆
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礼性強記默能斷大事凡所
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累遷尚書令又建六官為師氏
中大夫閔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常與諸公幸其第
儒者榮之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
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礼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
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
東宮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礼置中大夫
自茲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夫保定四
年改宗伯為納言礼部為司宗大司礼為礼部大司樂為樂部
宣帝嗣位事不師古官員班品隨情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
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并御正內史增置上大夫等則今載於
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錄于時雖行周禮其內外眾職又兼
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內更有
餘官而於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
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正九命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
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雍州牧九
命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戶三萬以
上州刺史正八命征東征南征西征北等將軍右金紫光祿大
夫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戶二萬以上
州刺史京兆尹八命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右銀青光祿
大夫前右左後等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
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一萬以上州刺史正七命冠軍將軍太中
大夫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都督戶五千以上州刺史戶一萬五
千以上郡守七命鎮遠將軍諫議大夫建忠將軍誠議大夫別
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錄戶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戶一萬以上
郡守正六命中堅將軍右中郎將寧朔將軍左中郎將儀同府
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戶五千以上郡守大呼藥六命寧遠
將軍右員外常侍揚烈將軍左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
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戶一千以
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正五命伏波將軍奉車都尉輕車將軍
奉騎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錄開府
府中郎掾屬戶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戶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
州呼藥七命宣威將軍武賁給事明威將軍冗從給事儀同府
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
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八命州別駕戶四千以上縣令八命州
呼藥正四命襄威將軍給事中厲威將軍奉朝請車騎開府列
曹參軍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錄正七命州
別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戶二千以上縣令正七命州
呼藥四命威烈將軍右員外侍郎討寇將軍左員外侍郎[illegible]主

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道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大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見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景穆後讓允以不同己所導之言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誡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先是敕允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允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〇及文成即位允頗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

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數万之眾其所損廢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絕雖條旨久頒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夫大享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嘩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忤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以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以求官汝等以弓刀侍朕徒立勞耳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

已而歎息曰古人之清貧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
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帝不許允為郎二十七年不
徙官時百官無祿允恒使諸子樵採自給轉太常卿本官如故
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初允與游雅及太原
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
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游處四
十餘年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
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
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
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
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
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僚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
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
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
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
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
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
常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矣文成崩獻文居
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
決大政又詔允曰朕承洪緒欲置學官於郡國使儒宗若
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
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
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
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
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
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進爵咸陽
公尋以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

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何望乃表修葺允
於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斷決
為事後正光中當州中正率郡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
紀德焉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
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
無咎乎卒年九十八
祐字子集允之從祖弟也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
小節自中書學生拜中書侍郎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何
以止災而致豐穰祐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
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
方祐曰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賊止矣祐
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采職政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
才之謂宜停此薄藝唯才是舉又勳舊之臣年勤可錄而才非
撫人者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
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祐從父弟翼二子昂
昂字敖曹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
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
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
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之建
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孝莊旨散眾及莊帝見害節
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羽生率五千人掩
至龍尾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
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使世
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
其身仍為大都督率眾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
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
甲兵千餘人共相參合昂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
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小卻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

自梁園出横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神武以昂
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河陽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
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決酹時山道峻阻巴冠守險
昂轉鬪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之洛復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
數十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弃衆力戰
全軍而還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與周文帝戰敗於芒
陰死之時年四十八神武聞之如喪肝膽初神武起兵范陽盧
曹亦以勇力稱爲尒朱氏守據神武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
宵來与從叔爲二曹二曹曰州田舍兒比國士後率其徒自勁
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爲馬臬髀長丈六尺以爲二弓送其
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強挽之未發曹遇疾恫声聞於
外巫言海神爲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麻哀葬甚衆曹身
長九尺性弘毅有膂力重賓從容推服北州敬仰之號二冠范陽曹
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挾弓於外羣虜莫能挽乃去之時有此

門曰曼靈號爲神力唯曹与之角焉
論曰高昂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輕死求然忘身徇難卒悟
明主保已全名自非射膽知命鑒晦窮達亦何能若此乎比龍
四世終莫有繼以求斯人而已昂之膽力氣冠万夫雖隕
之下風飛雷擊然則文民元功一門而已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一

魏列傳

崔鑒 伯謙

崔鑒字神具博陵人也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出爲東
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
於州內鋳冶爲農具兵人獲利鑒兄摽孫伯謙
伯謙字士遜齊神武召補相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
公真良佐也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
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豪右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
皮爲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政何似
對曰府君恩化古昔未與論人爲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
鞭布威德人無爭咨曰臥猶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
嚴人服其恩惠故兼言之衛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
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礼
議哀矜智改以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
皆曰我自告白鬚公不虞不决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毋育大使
巡察伯謙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
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惰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爲儀表

崔辯

崔辯字神通鑒之從祖弟也辯學涉經史風儀整俊子景儁拜
中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定州
刺史諡曰恭子楷楷字季則太子中舍人左郎將楷性嚴烈能摧
挫豪強時人語曰莫[illegible]崔楷及[illegible]付[illegible]
楷爲刺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述職楷曰吾賜以
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城陷
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illegible]
朝廷以兒女將請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

使楊宣歸追順曰大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見以敦自安耳若
曰亦拜亦恐而不承命乃小臣之罪矣順曰郡伯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周公賜亦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廷
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家遂拜伏盡礼
順還所問與家遂往復[illegible]以其政教得失順曰家遂專威河右
三十許年經涉艱難識機[illegible]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
一世但前哉[illegible]及臣往迎便奉[illegible]不臣不
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
磐世之後兄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燉煌太
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家遂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云不逮
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方事于東未暇當西如卿所言三
五年間不足為慮及家遂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家遂死驗
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
廄馬一乘龍待[illegible]政無巨細無所不參[illegible]之順以使涼

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家遂數與順遊宴頗有悖言恐順泄
之以金帛納順懷中故家遂罪惡得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
有方術任涼州詔追之順受家遂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
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計
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乏
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
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
後聞受家遂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以寵舊未加其罪
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
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皇興初順子纂等貴
寵獻文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

李孝伯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礼左氏春秋教授
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
吏耳非向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敵叔
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武
時為[illegible]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臣
姓名力辦[illegible]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illegible]
之還[illegible]曰[illegible]猶勝常山界其[illegible]如
此[illegible]有法度從兄順言之
於太武[illegible]車駕南
伐[illegible]太武至彭城登亭[illegible]以望城內
遣[illegible]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illegible]曰中
軍四十餘萬[illegible]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
并請駱駝[illegible]明旦復登亭[illegible]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
史張暢對孝伯曰[illegible]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
今遣陽餚駱駝雜物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
嘆帝大喜[illegible]卒贈征南大將軍[illegible]諡曰文昭公孝伯躰
度恢雅明達政事軍國謀謨咸出孝伯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
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覽考工記
大戴礼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不謂論
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
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余切不自量頗有鄙意[illegible]
其實九論明堂之制者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
記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
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數[illegible]月令
王之明堂三篇然有明堂之義余故採[illegible]以為
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
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
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
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寝之

告朔 布令 宗祀

闈

寢房

房也但明堂重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迁耳今暹
書其像以見御意案儀於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
考工校之右廟則數協於孫德考之邪用則寓若於月令求之
閣也合周礼叫不悖聞是殷人脩周爷與世世洐周或在斯
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蔡寧小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誤於堂之脩廣何者以堂雅之今脩古今之情也
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
之範自當因其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
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
政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切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
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在中火木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
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之所亦來左右之个亦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飾之以巧然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
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木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
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非所望於先儒也礼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在
国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
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
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
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
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注翼室路寢矣其下曰
大貝鼖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
經史者也礼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
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喪礼也礼髽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
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
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所乎施於[illegible]徒舊

筆而手錄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尔營度則不
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
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
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
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
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学者苟求必勝競
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
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
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窗若
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窗窗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
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
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
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逾二尺也禮記明
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
礼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令之屏風也以八尺
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
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
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
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
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
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
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
以此驗之記者之誤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
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
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

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无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其以必小而[illegible]之以參其數則今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illegible]不合[illegible]術[illegible]可[illegible]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以爲[illegible]閒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illegible]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illegible]仍漢末之時孝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嘆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弥固一遇其賞悠然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切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尽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諸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杜斯蟲不尚言以遠經術飾辭而背理辭[illegible]氣[illegible]洛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无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諶其諸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石處憩[illegible]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石曰孝義云

李義深 幼廉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胸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義深弟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付輒擲之地州牧以其家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爲并州儀同長史[illegible]行經其部總合同北六州文籍酋推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爲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知人矣文襄嗣事除勤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人屢謂陳元康曰我教你好長史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爲并州長史時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爲館客[illegible]時和士開權重百寮不偵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爲南青州刺史上津徐乾富而暴擅權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密通疏奏並金百鋌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殺之○[illegible]琅邪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幼廉結髮從官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

頻不遇遭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尋而去報遂發狂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從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覓爲榮卒贈吏部尚書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祖兄弟並有高鑒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傅順則器標棟幹一時推重李伯風格峻畧壽有過人各能克荷門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比李兼多有濟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稱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家從達郁則儒博顯谘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宦不替門緒茂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魏列傳

游雅 明根

游雅字伯度廣平人也太武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幼年遭亂爲樂陽王氏奴十二歲牢明根以雅能恤人書與明根之魯陽之長安鎮將劉擊貴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數年十八從雅歸鄉里於時集故爲樂安王樂平王書積歲雅稱爲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東遷東兗州刺史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給主祿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見禮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每明根以此焉

高閭

高閭字閻士漁陽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中書送相至七城修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士皆驚閭本名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承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辨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而曰玉石同躰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

高閭為國之道五　築城守　築長城北

是故欲所以惡或有詭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匪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足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眾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

有五利　胡叟

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无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无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九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閭好為文章集凡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餘人有所干求者无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辨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披讀群籍再閱於目能誦焉好屬文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誇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无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祈父聆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臣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无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不事產業常若飢寒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韋褲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啖醉飽輒盛餘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

以紆鬱為美談吾之於子以發韋為幽贊以此言之彼可无愧
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
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
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
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
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榼至郊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
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
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高閭曾造其
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
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
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物直十餘匹贈之亦无辭愧
閭作宣命賦叟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
穀麥叟隨分散之家无餘財

劉延明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
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
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
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
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
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
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
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
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
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
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

宋繇 游道

宋繇字獻業燉煌人也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
張氏卒居喪過禮謂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
衛勵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
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
騎常侍以業無遠略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无餘財雖兵
革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決
斷時事亦无滯也及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
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委之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
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
牧犍至京師卒曾孫游道
游道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遊道誘令
返壁而殺之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
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郎為臨淮王彧譖貢
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眼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
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圖襲彭城乞增羽林二
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虛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
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彊境无事乞將還家
臣忝局司深知不可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
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朝但孚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无憂国之意
所請不合其罪下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国
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從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
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
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
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衆所流伐善何
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
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游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
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

西臺北省　御史不避權豪　[illegible]

聽解臺郎中。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游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游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游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游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与之相似。於是啟以游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游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游道厲色挫辱己，遂枷禁游道，令史欲成之。与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国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以籍臺郎，踐行詭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毀譽由己，憎愛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与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百格依事請問，游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无人臣之礼，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与位積，雖贓汙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礼據律，处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游道不濟，而文襄聞其与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无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尋除御史中尉。〇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与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禁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創訾人物，往与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有司。游道被禁，獄吏欲為脫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所著，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游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截，得鉅万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〇游道每戒其子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江式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式少專家学，数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上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題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万品以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蒼氏矣。故周礼：八歲入小学，保氏教国子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〻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国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

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

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illegible]，神蟲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是藉六世之業，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秘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朝，見重明主，揖

冠謝事補縣與美矣胡叟顯晦之間優游无悶亦一代之異
人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皆通涉經史
才志不群僨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泥滓人之不
可以无能信也宋繇處危能申終致顯達游道剛直自立任使
為累近式能世其業亦足稱云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二

魏列傳

王慧龍

王慧龍太原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
故名焉及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
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為王
氏子孫彬私以為從業者乃免遂奔姚興及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
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
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眾乎
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配兵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
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
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將到彥之
起兵江陵引慧龍為援慧龍督司馬楚之等一万人拔其思陵
戍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
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
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劍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榮
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
附者万餘家号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
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
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
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
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
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
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
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為反間來屏
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
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
玄伯无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

仁義守中國又何為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

鄭義述祖

鄭義字幼麟滎陽人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大安初宋司州刺史
常珍奇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義
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
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
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彼出珍奇非意要以令制為
勝石從義言策馬徑入其城二小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
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驕逸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勸嚴
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亂以石
有備乃止明旦義齎白武幡安慰郡邑衆心乃定○明年入引
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
軍長社待秋擧之義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
食已盡不降當走命欲棄還長社超以脩城保壍多積薪穀將
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
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義策衆推
北平任中書侍郎太和十六年卒孫述祖
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學又有風檢為先達所稱齊天保中
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明穆子裕為延
省使嘗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
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
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
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
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
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
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
妙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
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佇此行列
而拜述祖頓問從人皆不見及其臨之末戎被徵終歷顯位及
疾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
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
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九年卒年八十一

薛辯　湖　聰　孝通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
海王猛同志友善及苻堅入關中猛以謂之温曰江東無
人比也秦國人多奇士如王景略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
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
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管畧軍謀及與温有大志
而無成功乃勸猛止我以取及苻堅立猛負委任其平陽公
融為青將以車馬聘強以為不可強乃止及堅如何東伐張
平自馬數百騎馳至于壁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
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
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以戰置軍敗強
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
使重加礼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
尚書○辯幼而雋爽有大略由是家業多屬焉之強至後
襲統其營岳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將衰遂
於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除平陽太
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
西將軍東雍州刺史明元深加器重帝謂之曰朕委卿以西面志
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撫教戰
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嘉之又除雍州刺史卒於
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孫湖
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
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
改悔閭閻化其風教咸以儀孫為先二召州郡相辟主簿州將

傾心致礼並不獲已而應之為本州中從事州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為本郡當世榮之有八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処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肅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不見所長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後迁書侍郎御史凡所弾劾不避强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况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带直閤將軍群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听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体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静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子孝通

孝通字士達博学有俊才迁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翙獻酒肴帝因与元翙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翙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翙尋嘲以爾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万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万国首帝曰卿所謂詩言志容從茲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史朝下得中絶孝通即坚述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撫〻〻臨万機兢〻求无窮孝通曰普天被草木方亦及昆虫翌曰朝野於況濟〻野苗又允〻〻帝曰君臣体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壓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内典機密外参朝政軍国動静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傲多所輕忽唯欲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凡以阮籍嵇康何如禮仲尼毀許紹紿抑裴傲也属尒朱兆起兵河朔攻陷幷州刺史刘誕尒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与賀拔岳同事天光又与周文帝有舊乃言二人並任関右因並推薦之乃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関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関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礼与周文帝結為兄弟情好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関為齊神武所廢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責孝通為冀州刺史所擢欲東帝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尒朱百万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俱在其上深仗斛斯子嵩實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吕延慶之徒於尒朱之世皆其吏綦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曹爽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關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際雖未已吐万仁雖復退縮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与公争関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礼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黄河而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啓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累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為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刺孝通与周文友密及畫置賀拔岳鎮関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辞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興和二年卒於鄴

薛憕

憕字景猷汾陰人也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覧文籍時宕不拘時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憕世无貴仕解褐

元遙遣鎮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勇喜於更用當其出
巷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
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荊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夤俱征淮堰不
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
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鋒
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懾憚傳言淮泗荊沔之間
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
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
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
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
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為荊州刺史常縛
藁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
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武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
於穰市自是荊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
山之武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
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
多識字也

崔延伯

崔延伯博陵人也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
太和中入魏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
將軍荊州刺史熙平中轉豳州刺史梁遣左遊擊將軍趙祖悅
率眾偷據硤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
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甕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
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
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
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遂拜征南將軍光
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
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
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言所
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无不克
延伯曰既對聖顏答言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
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忍水凍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
有不虞召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盡如請二年
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祿大夫出為鎮南
將軍行岐州刺史○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
元志為天生所禽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
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
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
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
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勢之
徐而遂退賊以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
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眾東度轉運如
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
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悉
眾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
十餘万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
延伯无以定之果能克敵詔授右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
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皆以元志
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
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眾會於安定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
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
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
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
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眾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
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

鬪俄而稍勒明達盜衆自東西兩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尒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入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夤斂軍退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与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三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裴駿

裴駿字神駒河東人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郡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乃率家僮鄉豪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帝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也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封公侯之墟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魏正光中解巾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敕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己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是避湯入火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

圖南之規轉懷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无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以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illegible]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治有聲稱尋徵入朝孝文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百僚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三日群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食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无復情地帝遣答曰朕不食數日猶自无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万以赴之齊蕭懿屯小峴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无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其所長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

劉芳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祖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巒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巒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无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宣宴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女人有拜男子則無拜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女人俱有拜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拜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尚[illegible]故有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縰笄總以斯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以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遷中書令出除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无挠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詔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以孝文於代都詔高閭[illegible]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无以垂之万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无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語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无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

常爽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少而聰敏嚴正有志與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魏太武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武威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illegible]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四

魏列傳

郭祚

郭祚字季祐太原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是時孝文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餞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勤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如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因入見帝謂祚曰朕昔授一人官卿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因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兼吏部尚書尋正吏部祚持身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職時又以此歸之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

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
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
遷左僕射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
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之用事也欽祚識幹
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
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運非可
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畏乎於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
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令任城王澄
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
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
祚心惡之乃遣子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
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
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子
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
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
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未拜而卒

張彝

張彝字慶賓清河人也彝性公強有風氣歷覽經史宣武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
事及臨隴右弥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
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大極初就彝與
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敷政隴右多
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俗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
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
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
不可肇怒譖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馳驛檢
察貳興彝所親愛必欲致彝於罪彝恃身奉法求其愆過遂无
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明帝初侍中崔光表彝及李韶勤
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而
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
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時見
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
中正○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
清品由是眾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
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
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
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
造其第曳彝堂下捶撻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
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
於烟火中仲瑀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寺
遠近聞見莫不惋駭乃至官為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豎即為大赦以安眾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邢巒

邢巒字洪賓河間人魏太常貞之後也巒少好學負帙尋師守
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貌甚偉累遷中書
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
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夏侯道遷以
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進退指揮得以
便宜從事巒至漢中遣兵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
下詔拜巒使持節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
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
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
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
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未洽治務
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
所恃唯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

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
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之贊前米臺使頎好侵漁平乃畫
履虎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焉子諧
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趣尉兵撫背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
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盈諧也問之果然襲父
先爵散騎侍郎以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是時鄴下言風流
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
清河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人
繼踵而遣孫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乂相矜銜
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梁使每入鄴下為
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
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
使至魏梁武親與談説甚相愛重諧使還後以秘書監卒於大
司農〇諧為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
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論曰）張彝才幹敏實有出務之長李文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
地居官任事可稱述焉張彝風力謇正有王臣之氣銜命擁旄
風聲克舉俱魏氏器能之臣乎憲道有命二子俱遘非命悲哉
刑憲以文武才業當軍國之任内參機揆外寄折衝其餘世之
兆歆子才少有盛名鼓動京洛文宗學府獨秀當年舉必任真
情無飾智深通簡易學見其人足為一代之標格也及明達後
之誘言執侯景之緣使吉人獲譏蓋輕為言務於之簡公見之惟寄
好佞退頻為累德所籍未盲品藻人物斯亦良有以焉孝伯宗風
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時相望為朝野平以高明幹略效智於
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實誇之材也諧風流文辯蓋人望乎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六

魏列傳

崔光　鴻

崔光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家貧好學晝耕夜
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秘書丞李
彪參撰國書遷給事黄門侍郎甚為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
才浩浩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孝文每對群臣曰以崔
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
是弟子鴻
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稍遷尚書都兵郎中延昌二年
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
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
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
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當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李自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
之譽国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二考轉
一階貴賤内外万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与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黄龔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
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
甄别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〇詔不從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
晉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
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国仁禿髪烏
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書未有
統一鴻乃撰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
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
敢出行於外〇世宗聞其撰録遣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
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
與国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鴻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illegible]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年十歲常依季父居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胸中无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為誦之涕淚交零声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為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寛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為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illegible]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驛徵亮兼吏部郎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况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决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于斷决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迁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不求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尔之時无遺才无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无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无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国用便之

光韶亮從父弟也初除奉朝請光韶与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恥无讓德和亦謝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以和爲廣陵王国常侍尋敕光韶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尋爲東道軍司○以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国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疇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崔異茂張烈房叔祖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博學強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麁薄識者譏其鄙嗇

論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孝文歸其才博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二朝師訓少主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懷大雅託跡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不免也鴻博綜古人之立言爲業亦才志之士乎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国蠹[illegible]而已其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国士之風矣

傳永

傳永字脩期清河人幼隨叔父洪仲自青州入魏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与之書而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殷爲奉朝請郎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爲豫州又以永爲王肅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遣傳脩期爲其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礼之甚厚永亦肅爲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曹康祖趙公政侵之大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其吳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來必於渚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万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傳脩期耳○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国家一帥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与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与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其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国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任无多声稱後爲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

張普惠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人精於三礼兼善春秋百家之說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声價澄爲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与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

李部奏並量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
軍朝議以不除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
惠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
靈太后父司徒胡国珍薨贈相国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
无太上之號詣闕上䟽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乃密表
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撫京維允之
寄居槐鼎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寵假窮極龍飾上之加隆
極慈后之至愛遠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稱謂未康何
者礼記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常祇郊禘尊无二上稱謂高狙
受禅然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大
后稱公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而司徒
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太后覽表親至国盹宅召集五品以上
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
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已之无所屈廷尉少卿袁翻

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為上何必上者
皆是極尊普惠厲声詞翻曰礼有上卿下士何止大夫与公但
今所行以大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極雖舜小彭祖或寿至
於此翻豈独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
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辞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侯汗已流
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
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驛馬行其凡速佇立
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禄人生有死死
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等勿憂及議罷旨勞遣宅親
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遣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学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審二如竹話一如此一時承在胡司徒
第嘗庭面諍難問群公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幣始栄魯門之

析義故使群后遂然屡發拱嘿雖未見用於一時固已傳芳
於百代闇風快然故義比白普惠美其比書母為口實○時詔
訪冤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諭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
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依次括比省減
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姦守因此縮攝有方姦盜不起人以為
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
與其游李早終其子長瑜普惠衣於四時請禄无不減贍給其
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携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詔曰宣
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魏列傳

袁翻　聿修

袁翻字景翔陳郡人也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旦鳴鑾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以來甲胄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庶可以改之於終愚謂自今已後荊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鎮禦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之忠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略無聞人不見德只厭其勞者則加顯戮用意非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為得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抓其聚斂所謂沮撓小明求消息矣後拜度支尚書轉都官靈太后曾燕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翻弟躍子聿修

聿修字叔德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入為都官尚書聿修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修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抓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潔時少匹儔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邢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日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

陽尼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群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兗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諜

賈思伯

議明堂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人也累遷南青州刺史後除衛尉卿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六九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

論五室

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高廣皆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祖瑩

祖瑩字元珍范陽人也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慚色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崔光舉為國子博士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先居尒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民酋長率契胡武七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

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遷遠地帝許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行馬群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滋色別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眾便為軍陳之法號令嚴肅眾莫敢犯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時榮率眾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二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

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潛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譖朝士共為逆謀將白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

陽宮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于時人間猶或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眾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眾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

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眾悉降榮以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王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滎陽武牢並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月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

賀拔允 尚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
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
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
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擁關中有重兵深相
委託允[illegible]求往當時咸疑允為變及岳死魏帝又委岳兄勝心
腹之寄神武重舊允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
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
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兄勝俱鎮
恒州州陷投尒朱榮榮以為都督岳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
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萬俟醜
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
為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嫉生焉乃請尒
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
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
右廂大都督並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
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
容大振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
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
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涇川使太尉侯元進
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
即擒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原長阬一
戰擒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

高恭之 謙之

高恭之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道穆以字行於世幸涉經史所
交皆名流俊士幼孤事兄如父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
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
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求用於匡匡遂引
為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百姓
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
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
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
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
水上殆欲不沉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
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
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
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
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
刑廣設也以臣測之以為宜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
鑄永安五銖錢○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
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
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
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道穆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
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
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
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
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
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
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
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選曆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若出
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
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
尉署聞廷尉科案一如舊式其使獄成罪定關覆檐負然後
敢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劾[illegible]罪之聽以小[illegible]

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
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矣詔
從之復置司直道穆兄謙之
謙之字道讓博覽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
留心老易撰□□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
錢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
囚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察市中
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盡獲其黨并
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告尋正河陰令在
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爲故事時道穆爲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
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
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
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
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
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
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爲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
斂手無敢干政近年已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
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少立功名乞
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謙之
又上疏以爲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諸
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
臨敵略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
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
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讒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
蔽上羅下彫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議且頻年以來多有
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
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
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今不務
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而有國有家
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
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
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
爲國子博士○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
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
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
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分復爲四
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
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
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
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
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
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
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
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
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
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
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群妖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
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
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
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
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
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
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
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
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十七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彭直姿皃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岳家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卜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

彭城王浟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侍中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慚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腳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奸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爲上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亦被偷浟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之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浟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浟重其意爲食一口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百餘浟未暮悉斷盜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浟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脩等慚懼而退浟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尒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剪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榮不從及兆敗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軍謀計略時參預焉紹宗與高岳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高岳等擒蕭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豬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尒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灌城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飄斷纜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

獨孤永業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

為大僕卿以乙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蕞弱河洛人情騷動多思永業文除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切歎見嬖倖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傅伏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鎮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illegible]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illegible]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illegible]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二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為岷州刺史尋以[illegible]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illegible]自縊死又有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体而卒又有[illegible]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興和焚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使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孫騰

孫騰字龍雀咸陽人也少質直明解吏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餚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

高隆之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或曰父幹為姑婿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

齊人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而群小讙譁隆、懼而止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隆之雖不涉學而欽尚文雅縉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諸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並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不敗斬截骸骨投之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季舒以結婚姻不果大僕卿任集同加營構姻相乖異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及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内温人子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神武入洛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侍中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子如性既豪爽兼恃舊恩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以之擁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崔暹所劾在獄一宿而鬢皆白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耶於是除削官爵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厲甚有聲譽文宣詔復官爵齊受禪以有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

斛律金 子光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北瓌見金射獵深歎其工後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眾屬焉陵署金為王金度陵終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請降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雁臣立勳爵賜男位金紫光祿大夫從懷朔後金贊成大謀大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兼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使戒金曰眾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敗神武士八萬侯景欲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表曰厚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與金先請還發至是矣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歲祿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從獵尚教獵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二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廣事文襄

從出野見鵰雙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焉又嘗從
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
轉而下乃鵰也丞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
都督尋授衛將軍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
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太子
妃歷位太子太保司空司徒。河清二年周大司馬尉遲迥齊
公憲庸公王雄等眾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
迥等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
策勳遷太尉又封[illegible]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
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
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
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周軍圍洛陽壅
絕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與之鋒刃纔交周將
宇文桀眾大潰直到宜陽圍擊周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右
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
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眾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
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
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
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救令便放
兵散光以功勳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
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
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左
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
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
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賂其從奴[illegible]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
膝歎曰盲人用事國必破矣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
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
難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
宮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提婆
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珽提婆怨周將韋孝寬
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
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
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
萱以饒舌為斥己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
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
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
曰今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
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關相王何事。珽又通啟求
見帝使以重車載入珽因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
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
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
決珽令武都妻兄顏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
威盛不誅恐有災禍防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
還救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
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
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
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
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
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桃
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弦罥其頸
遂拉殺之年五十八。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
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
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
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
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未嘗妄殺眾皆爭為之
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

於此濮氏官人尚書郎以半百里卿胡設法不宜然不得為郎
皆所以貴方城之戒重臨人之要後魏令長多選寒人史為之
故搢紳之流恥居其位爰逮有齊此途未改與都人輩斯流爰
弘之守人同為美矣司從皆慶沈遠有宰守之量若從才吏終
致台亂出此而常貞倫任一而止人論之朝廷譏其不能釋爭
然方於見幾而作又何相將而勸時有淵皓或可希舜一功
而終遇茲回復恐不經假遲疎遠道公之志也子悅牧宰流譽
子琮傳須見知及惡以辭俱利尸祿然溺於斯矣於斯為甚慈
明克踐之義蓋有餘類之前郎基政績有聞蔚之克荷堂構美
矣乎

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人也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
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
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李神儁重
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
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藁草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
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
尋敕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
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
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
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使還尚書右僕
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
收於其臺久之得釋收本以文才必望穎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
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
具載非收不可文襄乃啟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定四年神
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史官書吾善惡聞
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

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
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輕薄
尤甚人號云魏收驚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
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
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
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
文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
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
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
身病之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
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群臣各言志收曰臣願
得直筆東觀早出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帝敕收曰好直筆我
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
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
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
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焉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與房延祐辛元植
刁柔裴昂之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
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收所引史官恐其
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讓雖夙涉
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幹
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
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
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
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
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
用敬重尒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尒朱且納榮子金故

藏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
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
錄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
傳下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蒙人斐庶譏議云史書不
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啟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曰
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
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曰
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
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
如卿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
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群口沸騰敕魏
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
衆口讙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次收無以抗之時楊愔高德正
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為其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史
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
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
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
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
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
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
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
衆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帝以魏史未行
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
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
之河清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
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虛心倚

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
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大被任用獨步一時
議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
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
作賊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
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
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
長常云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
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
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
工邢溫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邵相埒○其後群臣多言魏
史不實武成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
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
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
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塗貴遊每以言色
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
也○初河間邢子才子明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
小邢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
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尒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
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
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鬬帝寵狎之既緣
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於外

魏長賢

魏長賢收之族叔也祖鈞本名顯義字弘理魏世祖賜名乃命
以顯義為字雅性俊辨博涉群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知名趙
淮泗之間世祖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悅謂鈞曰今我
此行是建功之日卿之勿憂不富貴也授中都直侍左右朗
吹淮南諸城未有下者鈞乃進曰陛下以萬乘之重風行雷歸攻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周列傳

蘇綽

王佐才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周文與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以其事綽即爲量定惠達入呈周文稱善謂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才周文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周文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周文乃召綽問具以狀對周文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周文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周文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周文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是以理人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理人之本先在理心其次又在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理而望理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忠信禮讓廉平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間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冥也智

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并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乃身外之末材不發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官而為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鄉者雖非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與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

而下肅上尊彊場屢動而內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韋孝寬　敻

韋叔裕字孝寬杜陵人也少以字行沈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永安中以都督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析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連璧遷南汾州刺史是時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者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長孫紹遠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內當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帝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齊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令諜人多齎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

雅道足甚班能文言重稽紳當世成至也凌青白首矣雖取詘於
時實獲申於千載矣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周列傳

蔡祐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人周文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都督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迎周文周文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周文微知之召元進等入計事既而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叱元進而斬之并其黨伏誅一坐皆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周文以此重之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從戰河橋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急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祐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此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可十步祐乃射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敵乃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西軍不利周文已還祐至弘農夜與周文會周文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以功進爵為公授京兆郡守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祐少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後皆如言及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无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

耿豪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歸周文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習得也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進爵為公從周文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

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少時而死

徐遵明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illegible]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illegible]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

李業興

李業興上黨人也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曆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𢾾曆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曆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曆宣武詔令共為一曆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曆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曆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子崇祖傳父業

崇祖字子述[illegible]初朝士命崇祖論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崇祖辭屈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駁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

李鉉

李鉉字寶鼎渤海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通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燭夜則以麻藍自照觀讀所未見書後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於講授之暇遂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

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多落元園
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及年十六其祖喪
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
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
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
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公以金鎞療其
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遍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
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扶持左右及祖沒
號踊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
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
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
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
教之資或出茅檐之下非獎勸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
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
亦觀過而知仁矣

節義傳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
下為大方身則輕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
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
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義重於生則捐軀而不顧龍逢投命於
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
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
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
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
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
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
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懍
懍猶生豈獨闕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
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
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
登李几張安祖王閭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
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
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
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為誠節傳今馮慈明張須陁獨孤盛元文都各
附其家傳其餘並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
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
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
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
賓主致敬何必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
跋止什門什門於群眾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既而拘
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跋遺以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
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
蘇武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汲固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
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眾曰程嬰杵臼何如人
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妻子來入城於式婦閤抱憲歸
藏及捕者收憲屬有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
竄避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
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朱長生 于提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
俱使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

以礼待長生以金銀鞍勒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内附宜尽臣礼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數我拜而掉戌然大衆俾長生等執物内之叢石以脅之曰為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与于提瞋目厲声責曰我為鬼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絶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与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歳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内太守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有所在其大則光国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皆与河海而争流峻節所標共竹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循吏傳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奸礼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不宜官也歟哲之後必致清明之臣皆自之朝多有貪殘之吏責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治皆在所以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魏置守宰年永久統以方牧仍非相循所以賞罰為用以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著有難高尚時務指撝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既各録用無所出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寂寥無聞以多略居官在職逍遙不同故往往紀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後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應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佗竇瑗羊敦蘇淑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書循吏傳有梁彦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佗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路邕房恭懿各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次以備循吏篇云

明亮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勢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吴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臣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也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奉宣遠近至一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爲守良守

有六駁食獸

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人試郡太守以清勤著稱○初拜清河內
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者勸督農桑親自
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吏人畏悅之卒其有恩紀除東
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群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仍於大小人大
□□未清河人分通蕩三百人頌德政之重臨郡詔許之□□
中為高祖闔道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纂以家累所歷
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輒見嗟卿終無受納為百
姓所思號為良守

張華原

張華原字國蒲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初為□□驃騎府法
曹參軍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
□□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
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頭可斷而不敢聞命
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
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
將軍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兗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
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
里於是人懷威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
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
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州先是
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甑山中忽有六
駁食猛獸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
立祠四時祭焉

孟業

孟業字敬業鉅鹿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刺史性廉謹同僚諸人
侵盜官絹分與業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為神武之婿北拜定
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

壓被選 安

斷決明

獲禾黍

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
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
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
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
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
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贈止患無方便耳今喚食馬肉恐致聚
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遵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
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英啓□□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
尋被諧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
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
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
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
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
曹及謁見岳心歉其妙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輿謂曰卿斷
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
曾有失□□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昨見
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
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
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照升降
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
入內業為通名忽於眾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
推而下之又令點檢日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
于流血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
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
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後有東燕縣人送嘉禾一莖九穗
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
看此急令且權出庫錢貸人取驢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
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

數百人至新陽郡西方得辭訣號泣攀援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扶河迎接咸曰觀我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名上言孟業伏惟聖躬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

蘇瓊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參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勳勞并州嘗有盜賊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化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杯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潁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送潁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潁瓜欲貢新果至門間知潁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眾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飢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飢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我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延祐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眾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慚京師為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以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然哉

循吏傳

矯以激貪之風而肥遁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遁世無悶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万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案魏書列眭夸馮亮李謐鄭脩為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並編附此篇以備隱逸傳云

眭夸

眭夸趙郡高邑人也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婿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沈志論以釋之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傅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宣武嘗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山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水之妙卒

東萊先生校正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藝術傳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袄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敘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袄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敘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敘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謇王顯崔彧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技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玄許智藏万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彧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信都芳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曆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南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與暅相善曾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報暅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埋節使飛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落下閎爲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効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万首故約本爲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以爲長於趙䮾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又私撰曆書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有明每云何承天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綦母懷文

綦母懷文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黑土勝水宜改爲黄神武遂改爲赭黄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

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干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宜云
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蠮螉窠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
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
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
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

陸法和

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
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
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之亂
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
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效師云擊之何
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
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克
亦不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
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恆所
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
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
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彼
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
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
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
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
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
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斬自前外法和曰檀越
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
湘東王果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
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卻侯景一臂其更
何能為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
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
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
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
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
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
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
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
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
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
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
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
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
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
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
而其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
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
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
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
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
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
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
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
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
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
具大餅及糉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
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垩
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

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繆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珏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為後進亦申游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冤以詣伯醜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斬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煚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日顏慜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卻差一度至梁虞劌曆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在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甲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

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者多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胄玄所立蝕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隋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妙賚物百段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配爲樂戶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者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

代之大破義眞遂僭皇帝於灞上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
德以長安爲南都性驕虐視人如草芥以築城鐵錐刺入一
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
人如其入便斬鎧匠暴虐所視者數百自後誅決其臣諫者謂
之誹謗議發其子璝璝自長安起兵攻昌昌殺璝子太原公昌
破璝殺之太武聞勃勃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
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之日昌宴其羣臣王師奄到上下
驚擾車駕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
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
軍四出徙萬餘家而還昌復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
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
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
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
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
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
騎至必當閑暇且贏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
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
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黑水分軍伏於谷而以
少衆至於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說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
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有何不濟昌以爲
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
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軍糧盡士卒食菜輜
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爲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
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俱擊
帝曰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
兵僞北引而疲之昌以爲退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行五六里帝
衝之賊陣不動稍乃分騎爲左右以掎之帝墜馬賊已逼帝騰
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掌奮擊不輟

昌軍大潰不及入城奔上邽遂克其城○初勃勃巧而好修宮
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礪刀
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
文采帝顧謂左右曰蕞爾小國而用人如此欲不亡其可得乎

燕　慕容垂

徒河慕容廆字奕洛瓌本出昌黎爲鮮卑部落以遼東僻遠徙於徒
河之青山廆死子皝嗣自稱燕王[illegible]城幼兕女爲后皝城和龍
而都焉皝死子儁嗣既襲位僭稱皇帝置百官國號大燕自薊
遷都於鄴儁死第三子暐嗣暐政無綱紀符堅遣將王猛伐鄴
禽暐封新興侯暐既之七年符堅敗於淮南暐叔父垂叛堅攻
符丕於鄴垂字道明皝第五子也甚見寵愛常謂諸弟子曰
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
踰於儁儁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嘗墜馬傷齒改名爲缺外以慕
郤缺爲名内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年十三
爲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儁平中原垂爲前鋒累戰有大功
及儁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大將軍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
震不容於暐西奔符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
淮南入於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也不聽行至洛
陽請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符丕於鄴遂自稱燕王置百官盡
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朝貢三年道武遣從祖兄元公儀使於垂垂
又遣使朝貢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遣遂絶行人
垂議討慕容永大史令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
有野死之王不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剋長子長子地
名永所據地垂乃安之出而謂人曰此衆既并終不能久乃治
知道武之興也而不敢言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有
釁請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垂曰司徒議
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不敢遺賊以累子孫
乃伐永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

到五原道武斷其行路父子問絕帝乃詭其行人之辭臨河告
之曰汝父已死何不遽還寶兄弟聞之憂怖以爲信然於是士
卒駭動十月寶燒船夜遁時河冰未成寶謂魏不能渡不設斥
候十一月大暴風寒冰合魏進軍渡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
安言於寶曰今日西北風動見追將至宜遣兵衛之寶以去遠不然
以爲其夜別部入衆軍東山爲掎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
枚無聲昧爽魏軍乘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燕軍將東引顧
見魏軍至遂驚擾奔潰騎騰踐有馬者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單
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禽其王
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白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
方此爲蹈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
如丘設祭弔之死者父兄子弟遂皆號哭聲震山川垂慚忿嘔
血發病而還死於上谷寶僭立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
果無志操好人佞己爲太子砥礪自脩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
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才今
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寶之心恐
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爲恨○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克信都
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至龍城垂舅蘭汗拒之
寶南走奔蘭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之壻也必
謂無二乃還龍城汗殺之見少子德字玄明雅爲兄垂所重符
堅滅暐以德爲張掖太守垂僭號封范陽王位司徒寶即位以
德鎮鄴大丞相寶既東走魯袁勸德稱尊號德不從皇始二年
既拔中山道武遣衛王儀攻鄴德南走滑臺自稱燕王乃以超
爲太子德死超僭立超字祖明天賜五年晉將劉裕伐超超將
公孫五樓勸拒之於大峴不從裕入大峴超戰於臨朐爲裕敗
退還廣固圍之廣固鬼夜哭有流星長十餘丈隕於廣固城潰
裕執超送建康市斬之

後秦　姚氏

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董琬高明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明使者舌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常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禽其長弟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為脣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儛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總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耆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太武詔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眾布野度歸敕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韓拔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有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嘉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餬餬甚臭服之齒髮已落者能更生癘人服之皆愈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北去……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

大月氏國都賸監氏城大魏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城東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鉢和國在渴槃陁西其土尤寒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遇風雪之困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俗重祆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於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鳥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世積久雖離併多端其間……所以前書……史論不同豈其好異哉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

蠕蠕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為蠕蠕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以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玄伯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崘學中國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崘聞道武征姚興遂犯塞三年夏社崘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崘遁走道死大檀者社崘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眾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

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大武顏色自若眾情乃安二年大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黑漠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娥清次西從栗園奚斤安原等從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䴥二年大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為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眾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大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眾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大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眾詔諸將曰兵貴在奇不在眾也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

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眾奔潰逐北三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並擁眾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是時蠕蠕既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主已下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並配王公家

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翦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武以蹈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彊弱之由猾虜能叛之迹故備錄云

突厥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鄰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歲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皇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

新刊校正隋書詳節目錄

鏤方道第二軍可長岑道第三軍可溟海道第四軍可蓋馬道第五軍可建安道第六軍可南蘇道第七軍可遼東道第八軍可玄菟道第九軍可扶餘道第十軍可朝鮮道第十一軍可沃沮道第十二軍可樂浪道右第一軍可黏蟬道第二軍可含資道第三軍可渾彌道第四軍可臨屯道第五軍可候城道第六軍可提奚道第七軍可踏頓道第八軍可肅愼道第九軍可碣石道第十軍可東暆道第十一軍可帶方道第十二軍可襄平道凡此衆軍先奉廟略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眄則山岳傾頹叱吒則風雲騰鬱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馭元戎為其節度又滄海道軍舟艫千里高颿電逝巨艦雲飛橫斷浿江逕造平壤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三月癸巳帝臨戎于遼水橋成六太渡為賊所拒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叉等皆死之更命何稠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畫并立銘頌是時諸將各奏其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城守攻之不下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將帥奔還癸卯班師。

九年 楊玄感反於黎陽還東都十月以斛斯政為開府儀同三司。

十年 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曰朕纂承寶業君臨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沾孰非我臣蕞爾高麗僻居荒表鴟張狼噬侮慢不恭抄竊我邊垂侵軼我城鎮是以去歲出軍問罪遂碭殪長蛇於玄菟戮封豕於襄平扶餘衆軍風馳電逝追奔逐北徑踰浿水滄海舟楫衝賊腹心焚其城郭汙其宮室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尋請入朝歸罪司寇朕以許其改過乃詔班師而長惡靡悛宴安鴆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師百道俱進朕當親執武節臨御諸軍秣馬丸都觀兵遼水順天誅於海外救窮民於倒懸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誅之止除元惡餘無所問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鎮甲子高麗遣使因請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

十三年 五月甲子 **唐公** 起義師於太原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將宋老生於霍邑斬之十一月景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帝 **代王侑** 為帝改元 **義寧** 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〇初上自以藩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信文獻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內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顏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宮掖密謀於獻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大漸暨諒闇之中烝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巡遊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宮室窮極侈靡召募行人分使絕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匹直十餘萬富強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之一所輒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官人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疏儉者獲罪姦吏侵漁內外虛竭頭會箕斂人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故高熲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惟舊績著經綸或惡其直道或忿其正議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其干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辜無罪橫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正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

祈穀。○何佟之又啓：著[illegible]以六彝[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備，其文飾雅
上宗廟，今南北二郊儀注有祼，於義為乖，尚質，謂宜革變。博士明山
賓議以為：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蓋明堂之祼耳，
郊不應祼。帝從之。五年，明山賓稱伏尋制，百周以建子祀天，五
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
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詔更詳議，山賓以為二儀並尊，
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並請迎五帝於郊，皆以始祖配
饗。七年，帝以一獻為質，三獻則文，事天之道，理不應然。詔下詳
議。博士陸瑋、明山賓、禮官司馬褧以為宗祧三獻，義兼臣下，上
天之礼，主在帝王，約理申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
始省太尉亞獻，光祿終獻。○又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
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
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
師，恐乖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
畢星下隸，兩祭非嫌。」
陳制，亦以間歲祀天地於南北二郊。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
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
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
礼，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
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騙辜同為陰祀。既非煙
柴，無關陽祭，故何佟之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
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
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
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礼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
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
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亨又奏曰：「梁以[illegible]
曰一獻為質，三獻為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礼司樽所

實三獻施於宗祧，而鄭注一獻施於羣小祀。今用小祀之礼施
於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為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於質文，拜獻
之礼，主於農敬，今請凡郊丘祀事，准於宗祧，三獻為允。」制曰：「依
議。」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制。礼有不通者，
武帝更與學者議之，積年乃定。郊祀帝皆以衮冕，至天監七年，始
造大裘。而明堂儀注猶云衮服，十年，儀曹郎朱异以為：「礼，大裘
而冕，祭昊天上帝，五帝亦如之，良由天神高遠，義須誠質。今從
汎祭五帝，理不容文。」於是改服大裘。异又以為：「齊儀，初獻樽彝，
明堂貴質，不應三獻，又不應象樽。礼云：朝踐用太樽。鄭云：太樽，
瓦也。記又云：有虞氏尊以瓦，此皆在廟所用，猶以質素，況在明堂，
礼不容象。今請改用瓦樽，並合文質之衷。」又以為：「明堂籩豆等
器，皆以彫飾，尋郊祀貴質，改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彫俎，明堂
之礼，既方郊為文，則不容陶匏，比廟為質，又不應彫俎，斟酌二
途，須存厥衷，請改用純漆。」又以為：「舊明堂皆用太牢，案記云：郊
用特牲，又云天地之牛角繭栗，五帝既曰天神，理无二牲之祭。
而毛詩我將篇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之說，良由周監
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止為一代之
制。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果之薦，雖符周礼，而牲牢之用，宜
遵夏殷。請自今明堂止用特牛，既合質文之中，又符誠敬之義。」
帝並從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旨，而與群臣切磋其義。
制曰：「明堂準太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鄭玄據援神契，亦云上圓下方，又云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
祭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向
南則背叶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
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
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
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无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illegible]

堂左右个聽朔之礼既在明堂今若无室則於義成闕制圖
務兼鄭玄之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非敬之道自
蔡邕春秋云介居二大廟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
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三處則有左右
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人帝之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
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無相干其議
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世基引周礼明堂九
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
猶遵此礼故張衡云度堂以筵者也鄭玄以朝寢二制既同俱
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大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
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
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五帝在阼階東
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
陳制明堂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梁制安六座四方帝各依
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後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
室周採漢三輔黃圖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開皇十
三年詔命議之牛弘辛彥之等定議事在弘傳後宇文愷依月
令文造明堂木樣重檐複廟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准憑以
獻高祖異之命有司於郭内安業里為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
定諸儒爭論莫之能决弘等又條經史正文重奏時非議既多
久而不定又議罷之及大業中愷又造明堂議及樣奏之煬帝
下其議但令於霍山採木而建都興役其制遂寢終隋代祀五
方上帝止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
春秋龍見而雩梁制不為恒祀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
冤獄及失職者二振鰥寡孤獨者三省繇輕賦四舉進賢良五
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撤膳羞弛樂懸而不作天子
又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
日乃祈群廟之主於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
人者七日乃大雩祈上帝禱祈所有事者
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玄輅建大旂服大裘各於其
方之近郊為兆迎其帝而祭之所謂燔柴於泰壇埽地而祭者
也春迎靈威仰者三春之始萬物稟之而生莫不仰其靈德服
而畏之也夏迎赤熛怒者火色熛怒其靈炎至明盛也秋迎白
招拒者招集也拒大也言秋時集成萬物其功大也冬迎叶光紀
者叶拾光華紀法也言冬時收拾光華之色伏而藏之皆有其法
也中迎含樞紐者含容也樞機有開闔之義紐者結也言土德
之帝能含容萬物開闔有時紐結有法也然此五帝之號皆以
其德而名焉梁陳後齊後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時之日各
於其郊迎而以太皞之屬五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於
其方從祀焉
梁制迎氣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儀同南郊天監八年明山
賓議曰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頃代郊祀之服皆
用袞冕是以前奏迎氣祀五帝亦服袞冕謹案迎氣祀五帝亦
宜用大裘礼俱一獻帝從之
晉江左以後乃至宋齊相承始受命之主皆立六廟虛太祖之
位宋武初為宋王立廟於彭城但祭高祖已下四世中興二年
梁武初為梁公曹思文議天子受命之日便祭七廟諸侯始封
即祭五廟祠部郎謝廣等並駁之遂不施用乃建臺於東城立
四親廟并妃郗氏而為五廟告祠之礼並用太牢天監三年何
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
礼尤大司勳列功臣有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
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從之自是祫祭乃及功
臣○五年明山賓議樽彝之制祭圖唯有三樽一曰象樽周樽
也二曰山罍夏樽也三曰著樽殷樽也徒有彝名竟無其器直
酌象樽之酒以為珪瓚之實竊尋彝樽不容共樽宜

殷以備大典。案禮器有六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王以圭瓚初祼，后以璋瓚亞祼，故春夏兩祭俱用二彝。今古禮殘缺，無復亞祼，止循其一。春夏雞彝，秋冬斝彝。又牛彝，準禮用備也。於曰：雞是金禽，亦主巽位，但金火相伏，用之通夏，於義為嫌。非但意遠，僭不奉明詔，則終年用斝。案鳥彝是南方之物，則主火位，木生於火，宜以鳥彝春夏兼用。帝從之。

大業元年，煬帝欲遵周法，營立七廟，詔許善心與褚亮等議曰：謹案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為五。周以文武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為七廟。王肅註禮記：尊者尊統上，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王肅以為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又據王制之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降二為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為十廟。漢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禮，以高帝為太祖，而立四親廟，是為五廟。唯劉歆以為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數也。是以班固稱：考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祖於雒陽，乃立南頓君以上四廟，就祖宗而為七。至魏初，高堂隆為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代。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親而為六廟。晉武受禪，博議宗祀，自文王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儀，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祀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

祖右北平府君，止於六廟。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初，諸廟各隨時事，亦循姬而祭。所用廟堂，皆各功德而歆享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群主異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祖，宜別立廟祧，百代之後，為不毀之法。

自古帝王之興，皆感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梁甫。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曰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格。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泰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秘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為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後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群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是牛弘等創定其禮，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兗州，遂次岱岳，為壇，如南郊，帝服袞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其後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漢法，不俟二分於東西郊，常以郊泰時，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魏文譏其煩褻，似家人之事，而以正月朝日于東門之外。前史又以為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合於古。

後周以春分朝日於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壇於坎中，祭禮如

康六年禖壇石中破為二詔問石毀今應復不博士議禮无高
禖置石之文未知造設所由既已毀破可无改造史下尚附傅
議所東晳議以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祭器弊則埋而置新今宜
埋而更造不宜以發時此議不用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龍中
造立此石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案
梁太廟北門内道西有文石高六尺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廟所
得陸澄以為孝武時郊禖之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後齊
高禖為壇於南郊旁制亦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
用太牢
隋制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法皆隨其類而祭之兆風師於
西方者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
天神是陽故兆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就水位在北也○隋
制於国城西北十里亥地為司中司命司祿三壇同壝祀以立冬後
亥国城東北七里通化門外為風師壇祀以立春後丑国城西
南八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祀以立夏後申壇皆三尺牲並以
一少牢
昔伊耆氏始為蜡蜡者索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故周法以
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其祭法四方各自祭之若不成
之方則闕而不祭後周亦存其典常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
氏后稷氏田畯鱗羽羸毛介水墉坊郵表畷獸猫之神於五郊
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蒼龍朱雀白獸玄武五人帝五官之
神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日月
五方皆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於壇上南郊則以神農
既蜡无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於其側岳鎮海瀆山林川澤
丘陵墳衍原隰則各為坎餘則於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
農伊耆及人帝冢宰亞獻宗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帝后稷
田畯岳鎮海瀆中大夫獻七宿山林川澤已下自天帝人帝田

畯羽毛之類牲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畷之類皆從埋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
不熟則闕其方之蜡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
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
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
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制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二

閱旣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後魏每攻戰剋捷欲天下知聞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乃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部奏請依新礼宣行承詔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拜蹈舞者三又拜郡縣亦同

後齊制新立学必釋奠礼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礼每月旦祭酒領博士已下及国子諸学生已上太学四門博士升堂助教已下太学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者記之為一負隋制国子寺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礼州郡学則以春秋仲月釋奠州郡縣亦每年於学一行鄉飲酒礼

梁元會之礼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太階東置白獸樽群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王公卿尹各執珪璧入拜侍中乃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坐王公上壽礼畢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国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每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坐宴樂罷

後齊正日侍中宣詔慰勞州郡司使詔牘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国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国使人寫以詔牘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徭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寬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溷淆紀綱不設所宜糾劾正會日侍中黃門宣詔勞於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跡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跡才辭可取者錄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敘

後齊每策秀孝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皇帝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其有脫誤書濫孟浪者起立席後飲墨水脫容刀

仲春令辰陳養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国学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璧雍入總章堂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国学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礼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賜鳩杖黃帽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齊制其後武帝既議定礼儀乃漸有變革始永明中伏曼容奏宋大明中尚書[illegible]金玉二輅並建碧旂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運[illegible]今五輅五年改五色幡旗並請依齊所尚青色時議所駁不行及天監三年乃改五輅旗同用赤而旒不異以從行運所尚也七年帝曰據礼玉輅以祀金輅以賓而今六祀並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以為金輅以之齋車不可闕於祭祀於是改陵朝皆乘玉輅大駕則太僕卿御法駕則奉車郎馭其餘四輅則使人執轡以朱絲為之執者武冠朱衣又齊永明制玉輅上施重屋棲寶鳳皇綴金鈴鏤珠璫玉蜂佩四角金龍銜五綵毦又畫麒麟頭於馬首十二年帝皆省之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勑到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皆金薄交龍為輿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俗人謂之金鵾車

後魏天興初詔儀曹郎董謐撰朝饗儀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輦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

上古延明裡藏採其議大造車服定制五輅並駕五馬自劉文
後漸章粗備北齊咸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
周氏設六官置司輅之職以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與其物色
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
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
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玄輅以祀
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已不用他物為飾
皆疏面旒以方色俱有十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
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
侯及耕藉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賓射饗羣臣
巡犧牲養國老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視朝燕諸侯及羣臣燕
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巡省臨太學十一曰革輅以巡兵即戎十
二曰木輅以田獵行鄉畿此六輅又以六色漆而畫之用玉碧
金象革物以飾諸末其鍚面金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
諸公之輅九方輅碧輅金輅皆鍚面盤纓九就金鉤象輅革輅
貝輅革輅木輅皆疏面盤纓九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
自方輅而下八又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又無金輅諸子
自方輅而下六又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革輅九就
各如其命
三公之輅車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皆鍚面要纓重轂輓車
自篆已上金塗諸末疏鍚面盤纓金鉤木輅已下銅飾諸末疏盤
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
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
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要篆士乘三祀車墨
東輓車凡就各如其命之數自孤下就以朱綠二采
凡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旟畫朱鳥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
畫玄武皆加雲氣其旟物在軍亦畫其士號加之以雲氣徽幟
亦如之旌節又畫白獸而析羽於其上○司常掌旗物之藏通
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
黃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畫繢之旗六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
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旂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
獸之旗六曰玄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
旋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旝以供旅帥
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於金輅建停象輅建物木
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
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
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旗木輅建旐夏篆夏縵及輚車
建物孤卿已下各以其等建旗
旂皇帝曳地諸侯以軓大夫及轂士及軫九旌毛於杠首曰綏
析羽曰旌全羽曰旞其條皇帝諸侯加以弧韣櫜戟方六尺而
被之以黻唯皇帝諸侯輅建焉車之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
輪輻三十以象日月蓋橑二十有八以象列宿設和鸞以節趨
行被旗旒以表貴賤其取象也大其彰德也明是以王者尚之
○開皇元年李德林奏周魏輿輦乖制請皆廢毀高祖從之唯
留魏太和時儀曹令李韶所制五輅齊天保所遵用者
玉輅禮祀所用飾以玉白虎通云玉輅大輅也周禮巾車氏乃
掌鍚鍚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旒大戴禮著其形式上
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橑象列星下方輿象地三十輻象一月前
視則覩鸞和之聲側視則覩四時之運昔成湯因而郊祀因有
山車之瑞亦謂桑根車○應劭漢官云大路龍旂畫龍於旂上也
董巴志謂為瑞山車秦謂金根即殷輅矣司馬彪志亦云漢備
五輅或謂德車其所駕馬皆如方色唯晉太常卿摯虞獨疑大
輅謂非玉輅摯虞之說理實可疑而歷代通儒混為玉輅詳其
施用義亦不殊左建太常案釋名曰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旗端言
常明也又云自夏始也奚仲為夏車正加以旂常於是旒就有
差用明尊卑之別也董巴所述全明漢制天子建太常十二旒

以日月升龍象天明也夫之之玉輅參用殷典消息取捨裁其
折中以青為質玉飾其末
衮制東西郊天祀地礼明堂祠宗廟元會臨軒則黑介幘通天
冠平冕俗所謂平天冠者也其制玄表朱綠裏前圓而後方主
白珠十有二旒其衣皁上絳下衣畫而裳繡衣則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火宗彝畫以為繡凡十二章○天監七年周捨議詔旨
以王者衮服宜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礼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
養老鄭玄注言皇則是畫鳳皇羽也畫鳳之旨事實乃然制可
○帝曰礼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
莞席之安而蒲越槀秸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
陶匏与古不異而大裘蒲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
一獻為質其劒佩之飾及公卿所著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
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黼黻為文於義
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独莞類未皆素之理宜以槀
秸為下藉蒲越為上藉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礼
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琛等又
尋大裘之制唯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
據案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
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
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白所定乘輿御服皆採梁之舊制
又以為冕旒後漢用白玉珠晉過江服章多闕遂用珊瑚珠
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今不能備玉珠可用白旋從之蕭驕子
云白旋蚌珠是也帝曰形制依此今天下初定務節儉應用繡
織成者並可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蚌也至天加初悉
改易之定令具依天監舊事
笏中世以來唯八座尚書執笏笏者白筆綴其頭以紫囊裹之
其餘公卿但執手版而紫者以紫生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
肩周迁云昔周公負成王制此衣至今以為朝服蕭驕子云名

契紫囊趙充国傳云張子孺持橐簪筆事孝武帝張安云橐契
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有所記也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序綬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
韍如韍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
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襚而已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
結於襚轉相結受又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
末又亡絶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
自晉左遷中原礼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
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乃考故實更造
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王懌黄門侍郎韋廷祥
等奏定五時朝服准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
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制云○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
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青衣
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黄衣
黄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
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
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
在裳凡十二等○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宣尼制法
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弃其遵理無可革然三代所尚衆論
多端或以為所建之時或以為所感之瑞或當其行色因以從
之今雖夏數得天歷代通用漢尚於赤魏尚於黄驪馬玄牲已
弁相踵明不可改建寅歲首常服於黑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
兼姬周已還於玆六代三正迴復五德相生摠以言之並宜火
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
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尽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黄
星土德曹乗黒首之馬在祀与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
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礼經宜集通儒更
可詳議○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与前礼數乃

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舉玉五采隋班異飾都无迎氣変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与四時而色変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礼既无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成草創繇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称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尽令除廢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礼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情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

南京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三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四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弦事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漢高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祠宗廟唐山夫人能楚聲又造房中之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焉其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焉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聲咸蕩漢雅樂郎杜夔能曉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荊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尽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苻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伯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于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梁文頗為詩歌以助在位謡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考雖崇尋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群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声豈娛人之耳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聘請頗涉雅音頒經擇聞部品

宗廟皆迎送之樂以其閑宮懸是也○又晉及宋齊懸
鍾磬大准相似皆十六架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
編鍾其東衡人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鍾太蔟之宮東方
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
所次皆如北面設建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柷敔帝曰著晉
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
鍾姑洗蕤賓太蔟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
義焉在於是除去衡鍾設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
鎛鍾則設編鍾磬各一虡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
會備用之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
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為大觀舞取易
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
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
其辭並沈約所製其歌詩一十曲云
南郊舞奏黃鍾取陽始化也北郊舞奏林鍾取陰始化也明堂
宗廟所尚者敬蕤賓是為敬之名復有陰主之義故同奏焉其
南北郊明堂宗廟之禮加有登歌今又列其歌詩一十八曲云
鼓吹宋齊並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乃去四曲留其十
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太廟詔
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奉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
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
定制初武帝之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
被弦管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
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
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文帝承宋齊用
元徽舊式宗祀朝享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是時並
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天嘉元年文帝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

五年詔劉平張崔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
樂盡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
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
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
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
望燎奏報韶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舊元會有黃
龍變文鹿師子之類太建初定制皆除之至是蔡景歷奏猶復
設焉○及後主嗣位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
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
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製其歌詞綺
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齊神武霸迹肇創遷都于鄴猶曰人臣故咸遵魏典及文宣初
禪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鍾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鍾
磬各一虡合二十架設建鼓于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其後將
有創革尚樂典御祖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舊樂上書曰魏氏
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未移其俗至道武帝皇始元年
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
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鍾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
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
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出平西
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
錄尚書長孫承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采
至於鍾律煥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制請以為準
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
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
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
周太祖迎魏武入關樂聲皆闕恭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
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曰六樂尚矣其聲歌之節舞蹈之

容叙寡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可不本於茲乎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呂舞雲門祭九州社稷水旱雩禜用唐堯樂歌應鍾舞大咸祀四望饗諸侯用虞舜樂歌南呂舞大韶祀四類幸辟雍用夏禹樂歌函鍾舞大夏祭山川用殷湯樂歌小呂舞大護享宗廟用周武王樂歌夾鍾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深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驁夏皇帝大射歌騶虞諸侯歌貍首大夫歌采蘩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閔帝受禪居位日淺明帝踐祚雖革魏氏之樂而未臻雅正天和元年武帝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於是正定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

開皇二年齊黃門侍郎顏之推上言禮崩樂壞其來自久今太常雅樂並用胡聲請馮梁國舊事考尋古典高祖不從曰梁樂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音律多乖積年議不定高祖大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詔求知音之士集尚書參定音樂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二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太

唯奏黃鍾一宮

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眾從譯議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聞雅為高祖所信高祖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又非其七調之義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令各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高祖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高祖曰滔滔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牛弘遂因鄭譯之舊又請依古五聲六律旋相為宮雅樂每宮但一調唯迎氣奏五調謂之五音縵樂用七調祭祀施用各依聲律尊卑為次高祖猶憶妥言注弘奏下不許作旋宮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故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

大業元年煬帝又詔修高廟樂有司未及陳奏帝又以禮樂之事總付秘書監柳顧言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郊廟樂懸並令新製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其雅樂鼓吹多依開皇之故雅樂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屬二一曰鎛鍾每鍾懸一簨簴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鍾和五音者也二曰編鍾小鍾也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鍾懸於一簨簴

石之屬一曰磬用玉若石為之懸如編鍾之法

絲之屬四一曰琴神農制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弦伏羲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屬三一曰簫十六管長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長尺四
寸八孔蘇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漢武帝時丘仲所作
者也京房備五音有七孔以應七声黃鍾之笛長二尺八寸四
分四釐有奇其餘亦上下相次以為長短
匏之屬二一曰笙二曰竽並女媧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於匏
內施簧而吹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屬一曰塤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屬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謂之足鼓殷人柱貫之謂
之楹鼓周人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蓋
殷所作也又棲翔鷺於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鵠也取其声
揚而遠聞或曰鷺鼓精也越王句踐擊大鼓於雷門以厭吳晉
時移於建康有双鷺𠷏鼓而飛入雲或曰皆非也詩云振振鷺
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声之輟飾鼓
以鷺存其風流未知孰是靈鼓靈鼗並八面雷鼓雷鼗六面路
鼓路鼗四面鼓以桴擊鼗貫其中而手搖之又有節鼓不知誰
所造也
木之屬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動之令左
右擊以節樂二曰敔如伏獸背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橫櫟
之以止樂也簨虡所以懸鐘磬橫曰簨飾以鱗屬植曰虡飾以
贏及羽屬懸如木板於上謂之業殷人刻其上為崇牙以挂懸
周人畫繒為翣戴之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於簨虡之角近代
又加金博山於簨上垂流蘇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用之
始齊武平中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
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鄭譯有寵於宣帝
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者也開皇初並
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
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
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黿鼉龜鼇水人蟲魚遍覆于

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
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
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甕器等
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
之又神鼇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
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
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為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
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舞者多為婦人服鳴
環佩飾以花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
繒錦為之中虛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四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五

律曆志

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賾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睹人籟之源女媧笙簧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因循稍改前制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叶時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其候金常而列管焉瑤琯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者也迺在夏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鐘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均出度均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炎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歷律度量以志于篇云

漢志言律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衡權自魏晉已降代有沿革今列其增損之要云

備數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滋而後有數是以言律者云數起於建子黃鍾之律始一而每辰之歷九辰至酉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而五數備成以為律法又參之終亥凡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辰數該矣以為律積以成法除諸律得九寸則黃鍾宮律之長也此則數因律起律以數成故可歷管萬事綜覈氣象其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之策也觚方皆經十二天地之大數也是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一十百千萬所同由也律度量衡歷率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之以度則不失毫釐物有多少受之以器則不失圭撮量有輕重平以權衡則不失黍絫聲有清濁叶以律呂則不失宮商三光運行紀以歷數則不差晷刻事物糅見御之以率則不乖其本故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夫所謂率者有九流焉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廩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糅正負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皆乘以散之除以聚之齊同以通之今有以貫之則算數之方盡於斯矣古之九數圓周率三圓徑率一其術疏舛自劉歆張衡劉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設新率未臻折衷宋末祖沖之更開密法又設開差冪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為綴術學官莫能究其深奧是故廢而不理

和聲

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別十二律比雄雌之聲以分律呂上下相生因黃鍾為始虞書云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聖人受命以聲為律以身為度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之度數司馬遷律書云黃鍾長八寸七分之一太蔟長七寸七分二林鍾長五寸七分之二應鍾長四寸二分三分二此樂之三始十二律之本末

[illegible]司馬彪律志黃鍾長九寸聲最濁大蔟長八寸林鍾長六寸應鍾長四寸七分四釐強聲最清鄭玄注月令蔡邕月令章句及杜夔所鑄詩所論雖尺有增損而十二律之寸數並同漢志京房又以隔八相生一始自黃鍾終於中呂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謂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更增四十八律以為六十其依行在辰上生包育隨月編於冬至之後分焉遂以其數遂滅應鍾之清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引而伸之更為三百律終於安運總合舊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宮徵旋韻各以次從何承天立法制議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是古人簡易之法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後人改制皆不同焉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承天更設新率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梁初因晉宋及齊無所改制其後武帝作鍾律緯論前代得失其略云案律呂京馬鄭蔡至蕤賓並上生大呂而班固律曆志至蕤賓仍以次下生若從班義夾鍾唯長三寸七分有奇律若過促則夾鍾之聲成一調中呂復去調半是過於無調仲春孟夏正相長養其氣舒緩不容短促求聲索實班義為乖鄭玄又以陰陽六位次第相生若如玄義陰陽相逐生者止是升陽其降陽復將何寄就筮數而論乾主甲壬而左行坤主乙癸而右行故陰陽得有升降之義陰陽從行者真性也六位升降者象數也今鄭乃執象數以配真性故言比而理窮云九六相生了不釋十二氣所以相通鄭之不思亦已明矣案京房六十準依法推循自無差但律呂所得或五或六此一二例也而分焉上生乃復遲內上生盛變盛變仍復上生分居此二不例也房妙盡陰陽其當有以若非深理難求便是傳者不習比敕詳求莫能辨正聊以餘日試推其旨參校舊器及古夾鍾玉律更制新尺以證分毫制為四器名之為通通施三絃傳推月氣悉無差違即以夾鍾玉律命之則還相中又制為十二笛

以為適聲云云○西魏又詔尚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事寢不行後掘太倉得古玉斗案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至開皇初詔太常牛弘議定律呂於是博徵學者序論其法又未能決遇平江右得陳氏律管十有二枚並以付弘遣曉音律者陳山陽太守毛爽及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作律譜弘又取此管以而定聲既天下一統異代器物皆集樂府曉音律者頗議考覈以定鍾律更造樂器以被皇夏十四曲高祖與朝賢聽之曰此聲滔滔和雅令人舒緩然萬物人事非五行不生非五行不成非五行不滅故五音用火尺其事火重用金尺則兵用木尺則喪用土尺則亂用水尺則律呂合調天下和平魏及周齊貪布帛長度故用土尺今此樂聲是用水尺江東尺短於土長於水俗間不知者見玉作名為玉尺見鐵作名為鐵尺詔施用水尺律樂其前代金石並鑄毀之以息物議

候氣

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

故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縣其絲絓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奭等草定其法奭因稽諸故實著于篇名曰律譜其略云臣奭按後漢尺度稍長魏代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勖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古四分方知不調事由其誤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今正十二管在大樂者陽下生陰始於黃鍾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一歲之氣畢於此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六十律候畢於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黃鍾黃鍾者首於冬至陽之始也應天之數而長九寸十一月氣至則黃鍾之律應所以宣養六氣緝和九德也自此之後並用京房律準長短宮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攝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變始黃鍾之管下生林鍾以陽生陰故變也相攝者相通如中呂之管攝於物應以母權子故相通者異時而各應相通者同月而繼應應有早晚者非正律氣乃子律相感寄母中應也其律大業末於江都淪喪

律直日

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曆之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此則自古而然矣重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為一部以一部律數為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為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

審度

史記曰夏禹以身為度以聲為律禮記曰丈夫布手為尺周官云璧羨起度鄭司農云羨長也此璧徑尺以起度量易緯通卦十馬尾為一分淮南子云秋分而禾蔈定蔈定而禾熟律數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蔈者禾穗芒也說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孫子算術云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秒十秒為毫十毫為氂十氂為分此皆起度之源其文舛互唯漢志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而五度審矣後之作者又憑此說以律度量衡並因秬黍散為諸法其率可通故也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末代量校每有不同

開皇初調鍾律尺及平陳後調鍾律水尺此宋代人間所用尺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儀尺略相依近當由人間恒用增損訛替之所致也○周建德六年平齊後即以此同律度量頒于天下其後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為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即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鉤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尺為近依文據理符會處多且平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弼合時宜至於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

亂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弥復不容
據準說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盛範同律度量符合通
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量時事請用鐵尺於理為便未定詳定隋
隋及終牛弘辛彥之鄭譯何妥等久議不決既平陳上以江東
樂為善曰此華夏舊聲雖隨俗改變大體猶是古法祖孝孫云
平陳後廢周玉尺律便用此鐵尺仍以一尺二寸即為市尺

嘉量

梁陳依古齊以古升五升為一斗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詔因造
倉獲古玉升暨五年詔改制銅律度遂致中和累黍積龠同茲
玉量與衡度無差准為銅升用頒天下

衡權

宋趙書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其銘曰
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後
魏景明中并州人王顯達獻古銅權一枚上銘八十一字其銘
云律權石重四鈞又云黃帝初祖德帀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
辛歲在大梁龍集戊辰直定天命其人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
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
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此亦王莽所制也其
時大樂令公孫崇依漢志先修稱尺及見此權以新稱稱之重
一百二十斤新稱與權合若符契於是付崇調樂孝文時一依
漢志作斗尺

夫曆者紀陰陽之通變極往數以知來可以迎日授時先天成
務者也洎乎炎帝分八節軒轅建五部少昊以鳳鳥司曆顓頊
以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和仲夏后乃備陳鴻範湯武革命咸
率舊章然文質既殊正朔斯革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
和萬國以叶三辰至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
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不淫遂得該浹生靈堪輿
天地開物成務致遠鉤深周德既衰史官廢職疇人分散

秦氏兼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以十月為正漢
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猶行秦曆至于孝武改用夏正時
有古曆六家學者疑其紕繆劉向父子咸加討論班固因之採
以為志光武中興未能詳考逮于永平之末乃復改行四分七
十餘年儀式方備其後復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曆司馬彪用之
以續班史當塗受命亦有史官韓翊創之於前楊偉繼之於後
咸遵劉洪之術未及洪之深妙江左兩晉迭有增損至於西涼
亦為蔀法事涉紛紛未能詳記宋氏元嘉何承天造曆迄于齊
末猶用之梁武初興因循齊舊大監中年方改行宋祖沖之
甲子元曆陳武受禪亦無創改後齊文宣用宋景業曆西魏入
關行李業興曆逮於周武帝乃有甄鸞造甲寅元曆遂參用推
步焉大象之初太史上士馬顯又上景寅元曆便即行用迄于
開皇四年乃改用張賓曆十七年復行張胄玄曆至于義寧今
采梁天監以來五代損益之要以著于篇云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又有廣
平人劉孝孫張孟賓二人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弃
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
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六月戊申朔太
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
食於辰時宋景業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申之間其言皆
不能中此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法至周明帝武成元年
始詔有司造周曆於是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
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已後頗覩其謬故周
齊並時而曆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及
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
元曆其曆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
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
加時之正其術施行時隋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

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云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賓為華州刺史使與儀同劉暉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二月撰成奏上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並稱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之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解取日月合會準以為定此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此實管窺之謂也○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推測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為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故事不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朔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縱使頻月二小三大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引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八食經書並無朔字

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算俱食朔日丘明受於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昴正午案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星正午漢書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歲落下閎等考定太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有姜岌又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上三日則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至今大隋甲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得合不差宋書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畢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符合不差

于時新曆初頒張賓有寵於高祖劉暉附會之被升為太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九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䝉躔星而效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啓姬王之肇跡長星茨斗鑒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詩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僵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鬬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墾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曾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歷年載世祖中興宵吁敬物金行水德祇奉靈命玄兆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榮河獻籙溫洛呈圖六爻摛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唐都李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郎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尽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略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爲帝皇之居太微爲五帝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央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王命四布於方爲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總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色用殊三家而合陳卓之數隋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疏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爲蓋圖旁摛始分覩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爲正範以墳爲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袁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爲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无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略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

天体

古之言天者有三家漢末揚子雲難蓋天八事以通渾天其一云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并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无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縱人目可奪水與影不可奪也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

者日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橑與車輻間近杠
轂即密益遠益踈今北極為天杠轂二十八宿為天橑輻以星
度度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今交密何也○其後桓譚鄭玄
蔡邕陸績各陳周髀考驗天狀多有所違逮梁武帝於長春殿
講義別擬天體全同周髀之文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
宋何承天論渾天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悟
天形正圓而水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
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
為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
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
趣下歸注於海日為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
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晉著作郎陽平束晳字
廣微以為傍方與上方等傍視則天體存於側故日出時視日
大也且夫置器廣庭則函牛之鼎如釜堂崇十仞則八尺之人
猶短物有陵之非形異也夫物有惑心形有亂目誠非斷疑定
理之主故仰游雲以觀月月常動而雲不移乘船以涉水水去
而船不徙矣

渾天儀

案虞書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考靈曜所謂觀玉儀之遊
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也璿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
度月不及其宿璿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
其宿璿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而五穀登萬
事康也所言璿璣者謂渾天儀也故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
羲和立渾儀而先儒或因星官書北斗第二星名璇第三星名
璣第五星名玉衡仍七政之言即以為北斗七星載筆之官莫
之或辨史遷班固猶且致疑馬季長創謂璣衡為渾天儀鄭玄
亦云其轉運者為璣其持正者為衡皆以玉為之七政者日月
五星也以璣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故王蕃云渾天儀者

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為用也以察三光以分宿
度者也又有渾天象者以著天體以布星辰而渾象之法地當
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為外匡已解者無異在內
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然斯二者以考於天蓋密矣又
云古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周七尺三寸半分而莫知何代所造
今案虞喜云落下閎為漢孝武帝於地中轉渾天定時節作泰
初曆或其所製也漢孝和帝時太史揆候皆以赤道儀與天度
頗有進退以問典星待詔姚崇等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
黃道官無其器至永元十五年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
至桓帝延熹七年太史令張衡更以銅製以四分為一度周天
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亦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司之者閉戶
而唱之以告靈臺之觀天者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
星今沒皆如合符蕃以古製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
察張衡所作又復傷大難可轉移蕃今所作以三分為一度周
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
一減衡法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分之一渾儀法黃赤道各廣
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
又云黃赤二道相共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準之二
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一百八十二度半強
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是以知天之體圓
如彈丸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而陸績所作渾
象形如鳥卵以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
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
兩極相去不翅八十二度半強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
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以天為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為乖
僻然則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兼狀以效二儀之情
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
遺法也則先儒所言圓規徑八尺漢候臺銅儀蔡邕所欲寢伏

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三寸二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又梁大同中二至所測以八尺表率取之夏至當一尺一寸七分強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稱永平元年戊子當梁天監之七年見洛陽測影又見公孫崇集諸朝士共觀秘書影同是夏至日其中影皆長一尺五寸八分以此推之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而影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影差一寸也況人路迂迴山川登降方於鳥道所校彌多則千里之言未足依也

漏刻

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疏闊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曆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曆漏刻依日行黃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凡用四十八箭終於魏晉相傳不改宋何承天議造漏法春秋二分昏旦晝夜漏各五十五刻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十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于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袁充以[illegible][illegible]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於施用未為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胄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胄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驗加時最為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蘭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造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此二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晷漏沿革今古大殊故列其差以補前闕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兆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時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聘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集空而鬪隋則鵲巢黼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眚呈形于何不至亦有脫略政教張羅樽俎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萇弘尚鬼而諸侯不來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往引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雉飛于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

以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夫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田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四十畝四年又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其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米貯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已上皆布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无遺利人无遊手焉後周太祖作相創制六官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脩廣之域頒施惠之要審牧産之政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已上宅五畝口九已上宅四畝口五已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與輕癃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凡起徒役无過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掌鹽掌四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物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鹽二形鹽每地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則畜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閔帝元年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爲兵矣

高祖登庸罷東京之役除入市之稅是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叛逆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制人五家爲保保有長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焉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上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自諸王已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頃少者至四十畝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并課樹以桑榆及棗其園宅率三口給一畝奴婢則五口給一畝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六品二頃五十畝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公用

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是罷酒坊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遠近大悅是時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軍旅數起轉輸勞敝帝乃令朔州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以實塞下又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是時山東尚承齊俗機巧姦偽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爲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進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高熲又以人間課輸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

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爲輸籍定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時百姓承平日久雖數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達于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既躬履儉約六宮咸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皆不改作由是內外率職府帑充實百官祿賜及賞功臣皆出於豐厚焉九年陳平帝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又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其年冬帝命諸州考使議之又令尚書以其事策問四方貢士竟無長筭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諸州水旱凶饑之處亦便開倉賑給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關中連年大旱而青兗汴許曹亳陳仁譙豫鄭洛伊潁邳等州大水百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賑給又命司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

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戶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十七年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云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府庫盈溢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西至澠池周圍數百里課天下諸州各貢草木花果奇禽異獸於其中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河畔築御道樹以柳又造龍舟鳳䑠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腳衣錦行幐執青絲纜挽舟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凡骨角齒牙皮革毛羽可飾器用堪爲氅毦者皆責焉徵發倉卒朝命夕辦百姓求捕網罟遍野水陸禽獸殆盡猶不能給而買於豪富蓄積之家其價騰踴是歲翟雉尾一直十縑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啗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蕃往來相繼所經州郡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明年帝

刑法志

百官志

後魏乃歌[illegible]樂因於[illegible]事[illegible]音以相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二郡又自[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不改皆以相傳[illegible]
[illegible]近俗云以此[illegible]傳于他郡
[illegible]之信雅訓發教甚之由是頗[illegible]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九

經籍志

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橐籥也。其為用大矣。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記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国都鄙万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国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弒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弒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然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總而裁之，以成国家之典，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国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乱，国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頹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哲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然殽乱，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駮以至秦

秦政奮豺狼之心，剗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綿蕞之儀，救擊柱之弊。其後張蒼定律曆，陸賈撰新語，惠帝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蹖駮，不可勝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求遺書，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敘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業。歆遂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一曰集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袠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盛以縹囊，書用緗素。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關右，外逼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

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秘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船行經底柱多被漂沒今考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无益教理者並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探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教可以无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之於此志云

昔宓羲氏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實為三易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為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為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後漢施孟梁丘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費氏以古文字行於人間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之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注由是費氏大興高相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无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惟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歸藏漢初已亡案晉中經有之惟載卜筮不似聖人之真以備殷易之闕

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其善者上自虞下至周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无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无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自餘所存无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跡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

並因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至秦獨以為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无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于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无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无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註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无師說

樂者先王所以致神祇和邦國諧萬姓安賓客悅遠人所從來久矣周人存六代之樂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咸獻樂書魏晉已後雖加損益去正轉遠事在聲樂志今錄其見書以補樂章之闕

春秋者魯史策書之名昔成周微弱典章淪廢魯以周公之故遺制尚存仲尼因其舊史裁而正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故有求名而亡欲蓋而彰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丘明恐失其真乃為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无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无傳者至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

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自天子達於庶人雖尊卑有差及乎行孝其義一也先王因之以治國家化天下故能不嚴而順不肅而成斯實生靈之至德王者之要道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注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之末

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錄孔子既敘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為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

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五經總義附於此篇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氾歷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注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妖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已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逾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

經籍志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紀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迹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訖于炎漢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異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並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

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起漢獻帝雅好典籍以漢書文繁難省命潁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躰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辯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帝命中書監荀勖令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躰今依其世代編而敘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眾又自後漢已來學者多鈔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自晉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眾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竊號然其君臣忠義之節經國字民之務蓋亦勤矣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嘉號始命司徒崔浩博采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爾朱之亂並皆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

然[illegible]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已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

古者朝廷之政發號施令百司奉之藏于官府各修其職守而弗忘春秋傳曰吾視諸故府則其事也周官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萬民之約契與質劑以逆邦國之治然則百司庶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職又總而掌之漢時蕭何定律令張蒼制章程叔孫通定儀法條流派別制度漸廣晉初甲令已下至九百餘卷晉武帝命車騎將軍賈充博引群儒刪采其要增律十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品式章程者為故事各還其官府搢紳之士撰而錄之遂成篇卷然亦隨代遺失今據其見存謂之舊事篇

古之仕者名書於所臣之策各有分職以相統治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而御史數凡從政者然則冢宰總六卿之屬以治其政御史掌其在位名數先後之次焉今漢書百官表列衆職之事記在位之次蓋亦古之制也漢末王隆應劭等以百官表不具乃作漢官解詁漢官儀等書是後相因正史表志無復百僚在官之名矣搢紳之徒或取官曹名品之書撰而錄之別行於世宋齊已後其書益繁而篇卷零疊易為亡散又多瑣細不足可紀故刪其見存可觀者編為職官篇

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缺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旨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

刑法者先王所以懲罪惡齊不軌者也書述唐虞之世五刑有服而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周官司寇掌三典以刑邦國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太史又以典法逆于邦國內史執國法以考政事春秋傳曰在九刑不忘然則刑書之作久矣蓋藏于官府懼人之知爭端而輕於犯及其末也肆情越法刑罰僭濫至秦重之以苛虐先王之正刑滅矣○漢初蕭何定律九章其後漸更增益令甲已下盈溢架藏晉初賈充杜預刪而定之有律有令有故事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齊武成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刑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自律已下世有改作事在刑法志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今錄其見存可觀者編為刑法篇

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臧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居側陋之士言行必達皆有史傳漢初始有丹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俶儻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

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儔其餘皆略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敘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焉

昔者先王之化民也以五方土地風氣所生剛柔輕重飲食衣服各有其性不可遷變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知其利害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脩其教書錄禹別九州定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斯之謂也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以觀妖祥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辨四夷八蠻九貉五戎六狄之人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利害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擾邦國周知九州之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然則其事分在衆職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太史以典逆冢宰之治其書蓋亦總為史官之職。漢初蕭何得秦圖書故知天下要害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武帝時計書既上太史郡國地志固亦在焉而史遷所記但述河渠而已其後劉向略言地域丞相張禹使屬朱貢條記風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國郡縣山川夷險時俗之異經星之分風氣所生區域之廣戶口之數各有攸序與古禹貢周官所記相埒是後載筆之士管窺末學不能及遠但記州郡之名而已晉世摯虞依禹貢周官作畿服經其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舊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今亡而學者因其

經歷並有記載然不能成一家之體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編而為部謂之地理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衆家之言作輿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其餘記注甚衆今任陸二家所記之內而又別行者各錄在其書之上自餘次之於下以備地理之記焉

氏姓之書其所由來遠矣書稱別生分類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周家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則亦史之職也秦兼天下剗除舊迹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初得世本敘黃帝已來祖世所出而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者並為河南洛陽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姓縣姓及周太祖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並令為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為其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亡自餘亦多遺失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

古者史官既司典籍蓋有目錄以為綱紀體制堙滅不可復知孔子刪書別為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漢時劉向別錄劉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推尋事迹疑則古之制也自是之後不能辨其流別但記書名而已博覽之士疾其渾漫故王儉作七志阮孝緒作七錄並皆別行大體雖準向歆而遠不逮矣其先代目錄亦多散亡今總其見存編為簿錄篇

凡史之所記八百一十七部一萬三千二百六十四卷

夫史官者必求博聞彊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貳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

之紀綱無不逮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賾詳一代之亹亹自史官廢絕久矣漢氏頗循其舊班馬因之魏晉已來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祿貴遊政駿之司罕因才授於是尸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一代之記至數十家傳說不同聞見舛駁理失中庸辭乖體要致令允恭之德有闕於典墳忠肅之才不傳於簡策斯所以為蔽也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

子

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曉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乱儒道廢闕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国孟軻子思孫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乱其大体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道者蓋為万物之奧聖人之至賾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万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体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体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于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師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衆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

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易曰先王明罰飭法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掌建国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詰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為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為化殘忍為治乃至傷恩害親

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貴賤各控名而責實無相僭濫者也春秋傳曰古者名位不同節文異數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周官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国之位辨其名物之類是也拘者為之則苛察繳繞滯於析辭而失大体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為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国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為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疏也

縱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于四方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国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辟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為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覆邦乱家

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古者司史歷記前言往行禍福存亡之道然則雜者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

農者所以播五穀藝桑麻以供衣食者也書叙八政其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周官冢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一曰三農生九穀地官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于邑閭是也鄙者為之則弃君臣之

熲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无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威以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右僕射○威子夔少有盛名於天下引致賓客四海士大夫多歸之後議樂事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俱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署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等共為朋黨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按之事皆驗上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泰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群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很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己則悅違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仁壽宮以威檢校留後事及上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請推之上怒詰責威威拜謝上亦止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與宇文述裴矩裴蘊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威帳中懼見於色謂威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乎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謂之聰明玄感麤疏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寖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以此諷帝帝竟不悟後從至雁門為突厥所圍朝廷惶懼帝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解圍而去車駕至太原威言於帝曰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於殿柱帝呼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及獄成除名為民後月餘有人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大理簿責威威自陳奉事二朝三十餘載精誠微淺不能上感咎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宇文化及之殺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大唐秦王平王充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又不許卒於家時年八十二○威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體所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論者以為非簡允之法及大業末年尤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群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詰詐使人令減其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為物議所譏子夔

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不名夔其父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沛國公鄭譯國子博士何妥議樂因而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

史臣曰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皋克平南國底定參謀帷幄決勝千里周道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允

然頗以禁密舊僚資命彌舊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屢陳謀猷
出宮由忠信而得罪夷滅方之進退以時而發若使遂
無猜嫌叙終始美雖未可參蹤夔契足以方駕蕭曹縱之實難
惜矣○邢公周道云季方遁邱壑身隋室寵以官爵挺命綢繆任
遇窮極榮顯人處機衡多有損益謇諤心力知無不為然志尚
清儉躰非弘曠好同惡異有乖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匪享
二帝二十餘年雖發明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匡上
而情均史嵌于達汲黯徒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
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變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
以不虧堂構矣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李德林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州里人物由是敬慕之博陵豪族有崔諶者僕射之兄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弔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戮今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脩大廈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卬仍命其子乂與德林周旋戒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者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乾明初遵彥奏追德林入議曹皇建初下詔搜揚人物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代稱典麗天統初授給事中直中書參掌詔誥尋遷中書舍人武平初敕[illegible]

內郎朱士素副侍中隨彥深別典機密三年祖孝徵入典機
密左僕射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朝士有先為孝徵所待遇者
問德林云是彥深黨與不可仍掌機密孝徵曰德林久滯絳衣
我常恨彥深待賢未足內省文翰方以委之尋當有佳處分不
宜妄說尋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
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二人同判文林館事承光中授儀
同三司及周武帝克鄴入鄴之日勑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
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王東走今聞猶在
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
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
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武
帝嘗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群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
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
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
王聖主得騏驎鳳皇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
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無
所不堪勝於騏驎鳳皇遠矣武帝大笑曰誠如公言 宣帝大漸屬
高祖初受顧命令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
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
聞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懦微誠亦有所在若曲相提獎必
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
顧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並受高祖節度鄭
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
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宜作大丞相假黃鉞
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便即以譯為相府長史帶
內史上大夫昉但為丞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
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構亂指授兵略皆與之參
詳軍書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

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
為沁水漲兵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
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詢啓
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
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
者能盡腹心前所遣人獨致亦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
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
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以之敗趙如
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
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丞相大悟曰若公不發
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多此類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內史令初將受禪虞
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
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遂
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德林既少
有才名重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
焉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抗衡上國
乃著天命論上之德林自隋有天下毎贊平陳之計八年車駕
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
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
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晉王廣後從東駕還在途中高祖以
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及陳平授柱國郡公晉王廣已宣勑訖有人說高熲曰天子畫
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
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矣入言之高祖乃止○德林美容
儀善談吐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於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
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梁寬沈深時人未能測唯任城王
湝雅秀深欲收之始即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德林少以

李雄字毗盧，趙郡人也。少慷慨有大志，家世並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之素業。雄答曰：竊覽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觀前志，但不守章句耳。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之。周太祖時，釋褐輔國將軍。高祖總百揆，為司會中大夫。及受禪，拜鴻臚卿。晉王廣出鎮并州，以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雄曰：吾兒既少，更事未多，以卿兼文武才，今推明相委，吾無北顧之憂矣。雄頓首而言曰：陛下不以臣之不肖，寄臣以重任，臣雖愚固，心非木石，謹當竭誠效命，以答洪恩。歔欷流涕。上慰諭而遣之。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

開皇時有劉仁恩者，不知何許人也。倜儻有文武幹用，初為毛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又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荊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之譽。郭均、馮世基並明悟有幹略，相繼為兵部尚書；代人庫狄嶔，性弘厚有局度，官至民部尚書：此四人俱顯名於當世，然事行闕落，史莫能詳。

史臣曰：二賢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成名，楊尚希、楊异宗室之從，[illegible]，蘇孝慈、李雄、張煚，內外所履，咸稱貞幹，並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韋世康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關右著姓。父敻，隱居不仕，魏、周二代，十徵不出，號為逍遙公。世康幼而沉敏，有器度。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為懷，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利，未嘗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尋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尋遷為信州總管。十三年入朝，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位已成，盈滿之誡，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亞台鉉，今犬馬齒衰，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退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臥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唯置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悅之，合境無訟。十七年卒于州。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

柳機

柳機，字匡時，河東人也。宣帝時，遷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於鄭譯，陰求出外。於是拜華州刺史。及高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祚，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在職數年，復出為華州刺史。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機、昂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

楊素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父敷，周汾州刺史，沒於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

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頗留意於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後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謚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答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齊平加上開府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高祖受禪加上柱國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有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及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改封越國公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踈而辯高下在心朝臣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如也自餘朝貴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懼計無所出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上上意乃解。○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鹿角為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喜曰此天賜我也因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群虜號哭而去優詔褒揚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取勝在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有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焉。○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以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州擊突厥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

[illegible]并州而言劉昉諸子无汗馬之勞位至柱國刺史家
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
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
親戚故吏布列清顯素之貴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為太子忌蜀
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赤
國如賀若弼史万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
戚雖无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
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
作福上漸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
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也終仁壽之
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
所獻金精盤價直鉅万以賜之從幸仁壽宮宴飲而還及上不
豫素與柳述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宝殿慮上有
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以報太子宮
人誤送上所上覧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无禮上遂發
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
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
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河
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万討諒以平諒之功拜其子万石仁行
挺玄挺皆儀同三司大業元年遷尚書令尋拜太子太師其年
卒官謚曰景武○素雖有建立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所
猜忌外示殊礼內情甚薄素寢疾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
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素貪冒
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无已爰及
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并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略志
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恭膺
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

遁其謀以靜亂功臣莫居其右[illegible]寄之高文足為一時之傑
○然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
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
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貽上
未乾闔門殛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虛語
多行无礼必自及其斯之謂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二

[illegible]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牛弘

牛弘字里仁安定人也好學博聞在周起家中外府記室內史開皇初遷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爻畫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以弘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之志武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曆有國有家者曷嘗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礼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礼刊詩正五始以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範垂法〇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識言之經典盛衰信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秘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刘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於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乱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乱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遣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録鳩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刘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国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國立家雖傳名号憲章礼樂寂滅无聞刘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弥盛宋秘書丞王儉依刘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万餘卷及侯景度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〇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万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万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弥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无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於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必須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於前世不亦善乎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郡公拜礼部尚書〇

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鄭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修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若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木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明堂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為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大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明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三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

者以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各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礼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礼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礼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以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以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銘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礼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于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覲

紹[illegible]擬作[illegible]皆有則象是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詔改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謹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礼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声揚子雲曰声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三月不以太蔟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声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礼作還相為宮之法上曰不須作旋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礼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礼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礼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荀勖依典記以五声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声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声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

開皇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于攝圖賜公主姓為楊氏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无礼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二十年都藍大乱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大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内攜离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為秦川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与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illegible]千頭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内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声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為[illegible]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illegible]喻旨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国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以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illegible]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效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放效之乃發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于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国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嘉焉後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時年五十八帝深悼惜之○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身歿之[illegible]

司空上柱国齊国公謚曰獻少子无忌嗣

史臣曰長孫氏爰自代陰來儀京洛門傳鍾鼎家誓山河洎隋代八王无以方其茂績張氏七葉不能競其重光晟獨擅雄略識早稱英俊貝司礼閤並統師旅且公且侯文武不墜晟狀貌英武兼包奇略因機制變懷彼戎夷傾巢盡落屈膝稽顙塞垣絶鳴鏑之旅渭橋有單于之拜惠流邊朔功光王府保茲爵祿不亦宜乎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二

官爵祿重翻為國賊顧有司曰明日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
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曰史萬歲雄略過
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將士樂為致
力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少解於是除名為民歲餘復官爵
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
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
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為誰候
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
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斬數千級
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
本降初不為寇來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狀
上未之悟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
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曰萬歲謁東宮
矣以激怒上上謂為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稱冤者
數百人萬歲謂之曰吾今日為汝極言於上事當決矣既見上
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於上上大怒令左右㩧
殺之既而追悔之不及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冤惜之
萬歲為將不治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
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為良將

劉方

劉方京兆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受禪進
爵為公仁壽中會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遣其兄
子大權據龍編城其別帥李普鼎據烏延城楊素言方有將帥
之略上於是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以度支侍郎敬德亮為
長史統二十七營而進方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
斬之然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長史敬德亮從軍至尹郡
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其
有威惠如此論者稱為良將至都隆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
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之
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後為亂皆斬之
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舟師趣比景大業元
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
江賊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
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卻蹂其陣王師
力戰賊奔於柵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前後逢賊每戰必擒
進至大緣江賊據險為柵又擊破之逕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
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污其宮室刻石
紀功而還方在道遇患而卒帝甚傷惜之。開皇時有馮昱王
㯹李充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邊將名顯當時。昱㯹並不
知何許人也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
王誼平威蕃討叛蠻平之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
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眾寡不敵竟為
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過當其後復備邊
捷。㯹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出兵江
北鎮陳寇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
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充隴西成紀人也少慷慨有
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官至上柱國武陽郡
公拜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虜所憚後為人所譖其謀反徵還京
師上譴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而卒。武通弘農華陰人也性果
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功封白水郡公拜左
武衛大將軍時党項羌為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
總管以鎮之後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
數千人為賊所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
之賊知其孤軍無援遂招誘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為賊所拒
四面路絕武通輒率騎擊之馬為賊所執遂殺之。永貴隴右胡
人也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遇之數以行軍

主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
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
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隋高祖]作相從元帥梁
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高祖受禪除內史舍人後數歲授內史
侍郎道衡每搆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
沈思如此高祖每曰薛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道
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熲楊素雅相推
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煬帝]嗣位轉番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
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
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
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
刺史房彥謙素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
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
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勘之及
奏帝令自盡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子五人收最知名
[史臣曰]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
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並馳
文雅縱橫金聲玉振靜言揚搉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
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十四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明克讓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少好儒雅善
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龜策曆象咸
得其妙年十四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
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
其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貞此貞心异甚奇之[高祖]受禪拜太
子內舍人轉率更令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
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

魏澹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也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專精
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贍逸齊博陵王濟聞其名引為記
室周武帝平齊授納言中士及[高祖]受禪出為行臺禮部侍郎
數年遷著作郎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
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為十二紀七十
八傳別為史論及例一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澹又以
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无善惡皆為立論計在
身行跡具在正書事既无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
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間
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
无損益者所不論也澹所著魏書甚簡要大矯收繪之失上覽
而善之

許善心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誦記多
聞默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十五解屬文
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太建中
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

累表請傳上不許留數賀能交陳云高祖遣使告之善心哀
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宅
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
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以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
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勅以本
官直門下省○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高祖召百官賜宴
告以此瑞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頌成奏之高祖甚悅曰
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旦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座始
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綴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
二百段除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放阮孝緒七
錄更制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
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十許人正定經史錯
謬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
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十四年化及殺逆之

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之曰天子已
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
預於叔而低佪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反走上馬泣而
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化及遣人就宅
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人
大負氣命捉將來罵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遜遂害之

史臣曰明克讓魏澹等或博物洽聞詞藻贍逸飾稽疑之俊
蹇曰東南之美所在見賞咸取祿位雖不往非命蓋亦道有存
焉澹之魏書辨稱簡正條例詳密足傳於後此外諸子各有記
述誠道或小大皆志在立言美矣

崔仲方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人也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太
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
少相狎昵時武帝陰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

祖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心焉其夜上便宜
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高
祖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
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
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請依漢
魏之舊上皆從之尋轉司農少卿進爵安固縣公為虢州刺史
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平吳
至今開皇六年歲次景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
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備矣陳氏草竊起於景子至今
景午又子午為衝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
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公
九年陳災裨竈曰歲五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有之是歲之後
也為火正故後滅陳二承顓頊雖久歲左行歲星右
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鶉尾運不[illegible]事无

別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王國號為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
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
若當此分發兵將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竊以天時
如此地利不如人和況土聖臣良兵強國富動植回心人神
叶契陳既主昏於上民讒於下險无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
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獨此島夷而稽天討伏度朝廷自有宏謨
但芻蕘所見冀申螻蟻今唯須武昌已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
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
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
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蘄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
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
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
江五湖之險非德无以為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
立上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略上善之

平仲文

平仲文字公武建平公義之兄子仲文少聰敏好學就義收
不倦其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矣九歲嘗於榮陽宮見圖畫
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二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進孝
而已太祖甚嗟歎之起家為趙王屬尉遷安固太守有白牛兩
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訟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
携曰平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
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
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
州刺史盜賊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所敢繩者仲文至
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无双有平公不避強禦
有公武高祖為丞相尉迥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地復使人
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迥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
迎擊大破威衆迥又遣其將宇文冑渡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
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甚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
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
門潰圍而遯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
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迥於是害其三子一女高祖引入臥內為
之下泣時景李寬拒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
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
何如也尉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
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心无
貳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為觀非常人也忻曰三善
如何仲文曰有陳万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
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緣此別
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求何須別訪以虧大體此
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然出涕其有仁心三
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与迥將劉子昂劉浴德等

進擊破之軍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
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
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遯走仲文追擊擒斬
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
馬疲弊不可以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
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
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
將皆以為非所及也檀讓以餘衆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
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
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
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万屯於沛縣將攻徐州特衆來薄官軍
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
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為
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於滎陽人家執斬之
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臥內宴享
極歡拜柱國。未幾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為吏所
譖於獄中上書曰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
倫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関河地居衝要
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万户臣不顧妻子
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
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
張臣以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劉寬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
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万之
衆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
之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燕趙南鄰群寇北捍旄
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旟黑水与王謙為鄰式
遏姦賊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剭敵乘機剿定傳首
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朝庭龔行

劉行本

劉行本沛人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
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以諫忤旨高祖踐祚拜諫議大夫檢
校治書侍御史上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
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
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
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雍州別駕元肇言於
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
始與其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
發明詔與民約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己言之
必行忘朝廷之大信虧法取威非人臣之禮上嘉之賜絹百匹
在職數年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
令則亦爲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
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
不能改。時刘臻明克讓陸爽並以文學爲太子所親行本怒
其不能調護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夏侯福爲太子
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於外行本時在閤下聞
之待其出行本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爲
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爲福致請乃釋之太子嘗得
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
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
非爲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
其方直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絕法令清簡吏民懷之未
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乎若使刘行本在勇當
不及於此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人也開皇初置御史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
侍御史名爲稱職尋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宰
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權貴心由是出爲西寧州刺史
在州十一年徵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毗見左僕射楊
素貴寵擅權百僚震懾恐爲國患因上封事上大怒命有司
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
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僚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
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爲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
素由此恩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
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懾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
與柳彧及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專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
爲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爲司武
中士高祖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
色甚爲百僚之所敬憚上嘉其婞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
世無容容而已。于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方
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
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
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
垂八十鍾鳴漏盡前任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群小賄賂公行百
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
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
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承喪亂之
後風俗頹壞彧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
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
布政施化不爲叢脞是謂欽明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令如吳太伯讓東海王彊立太子甚不悅□之肅至於師乃上于食寘殺上謂肅曰吾貴爲天子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比同財我爲惜哭輕事發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而讒者之未戊上□□□廢位不得謁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物政有以頡表齊遐遂希旨授肅求平郡丞不得民夷心歲餘卒吏徐忠之爲立廟於郁江之浦

東萊曰雖□之與山林者葦爲之不保正臣之立朝廷幾邪爲之折誅皆志在匪躬義形于色昔惟綱紀由其隆替抑亦社稷係以存亡者也晉蜀王帝之愛子僭以權寵莫拘憲今求其恭肅不亦難乎元巖王部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爲非寔諤之風有足稱矣行本正色於房陵泥吡抗言於楊素有辯擬彰懍焉可想趙綽之居大理□圖無究枘或之勵憲豪姦邪自肅然不畏強禦梁毗其有爲邪之司直御或近之雖裴肅劉不堂宴不預忠誠懇慨忤龍鱗因知婦婦宗周之亡勵女悲人序之少非徒語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五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麥鐵杖

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大建中爲群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帝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爲賊所擒逆帥李稜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衛者憩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飱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于京師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除右屯衛大將軍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臥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諡曰武烈○子孟才孟才有父風帝以孟才死節將子因賜殊厚拜武賁郎將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之志與武牙郎錢傑素交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山間哉於是流涕扼腕相與謀欲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發與其黨沈光俱爲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略綜書記

平武帝引見慰諭曰二人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
開府儀同大將軍開皇元年授呂州刺史十二年授鄯州刺史
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奸宄犯法者皆遷鄯州流人多有
逃逸及三藏至招納安撫百姓愛之吏民歌頌之高
祖聞其能異有勞問其年卒於州歎表
段十五年州界連雲山響有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於
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雖冤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
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
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
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
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
謂群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
朕遂決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尚
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
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
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
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
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
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
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
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
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
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
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
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
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
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
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
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
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
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吏
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
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
結朋友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
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
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上以諤前
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
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以年老出
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後三年卒官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
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
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及詧稱帝署中書舍人歷給
事黃門侍郎[illegible]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高祖
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
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慚懼梁主奕葉重光
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
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爲
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未可
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
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
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杖
大義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

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巋深以為然眾議因此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補主簿高祖受禪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斷一訟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杜如晦房元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寔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州郡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為考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人也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尋拜謁者大夫虔威嘗在途見一遺囊恐其主失之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疏卒官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世為著姓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治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授監察御史後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台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縣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眾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熲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熲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熲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

正理須使鄀州又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揔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倚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爲執政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儉素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脩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榱桷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人也幼沈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之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專典機密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己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師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動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基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illegible]

咸詔旌使表其門閭後群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人賴秋而全者甚眾

論曰昔者弘愛敬之理必始於宗廟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形於道順或家傳纓冕或身稱由川遂乃負才成績致孫戚性雖由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郎貴自家弟死而身全因貧失妻俱號而名立無愧仁德孝感德灼義感與王亦足稱也紐回劉儁之倫躍林華秋之輩或成草京樹桑枯於庭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斯夫孝悌之至通神明者乎

循吏傳

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若子產之理鄭國子賤之居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為蜀郡皆所以恤其災患導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費其暉映千祀聲芳不絕用此道也然則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隋高祖膺運撥亂務從靜亂日旰忘食思邁前王然不敦詩書不尚道德專任法令嚴察臨下吏存苟免罕聞寬惠侍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容煬帝嗣興志存遠略車駕巡遊天下綱紀弛紊四維不張其或善於侵漁強於剝割然後能遂一人之求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其或顧名節存綱紀抑挫姦人以徇百姓之欲者則謂之附下旋及誅夷夫吏之侵漁得其所欲雖重其禁猶或為之若乃清平失其所欲雖重其賞猶或不為況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彥光等立嚴察之朝屬昏狂之主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故列其事行以繫循吏之篇爾

梁彥光

梁彥光字脩芝安定人也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

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隋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開皇二年上幸岐州悅其能乃下詔曰賞以勸善義兼訓物彥光操履平直識用凝遠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譽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遷陟恐其匱乏且宜旌善可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遲其美四海之內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聞清風而自勵○數歲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化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餳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為相州改弊風俗上答隆恩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坐廊下有好爭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於孔子廟中有韓伯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且愧若無自容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類也

趙軌

趙軌雒陽人也少好學有行檢隋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

[illegible]弘化太守儉清節逾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
威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
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
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之

敬肅

敬肅字弘儉河東蒲坂人也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illegible]潁川郡丞大業五年薛道衡為天下黎首之冠二郡以肅已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宇文述當途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二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无所寬貸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卒無餘財歲餘終于家時年八十

劉曠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爭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盡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无少長號泣於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左僕射高熲言其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為勸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依期而至一无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缺官人无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儕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初為文帝挽郎後歷馮翊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治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百姓不擾稱為大治尋轉館陶長將赴任傾城共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因而號哭數百家自此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時有[illegible]陽令[illegible]　劉高城皐令劉[illegible]俱有恩惠人[illegible]長史多贓[illegible]唯高及[illegible]清謹厲風教大治獄无繫囚為吏之所稱

東萊先生校正隋書詳節卷之十八

□□□□□隋書評節卷之十九

酷吏傳

夫為国之躰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覽前代有時而任之矣

厙狄士文

厙狄士文代人也性孤直少讀書在齊襲封章武郡王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常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跡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无所須上異之別加賞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姦隱長吏尺布升粟之贓无所寬貸得千餘人上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刺史羅剎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聞而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獸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性剛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无贍之者

趙仲卿

趙仲卿天水人也性麁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礼之高祖受禪從討河北郡公突厥以行軍總管從河間王弘出□□

仲卿別道俱進無虜而還復從平陳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微之失无所容捨鞭笞長史輒至二百官人戰慄无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兗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荊棘中時人謂之猛獸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邊戍无饋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於國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啟民窮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熲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与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上命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位上柱國賜□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壽中復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詔仲卿往益州窮按之秀賓客經過之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千石奇寶雜物称是

崔弘度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也膂力絕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時護子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嘗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傷損訓以其膂力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開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軍總管出原州以拒之虜退弘度進屯靈武月餘而還拜華州刺史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動行捶罰吏人讋氣聞其聲莫不戰慄所在之処令行禁止盜賊屏跡○仁壽中檢校太府卿每誡其僚吏曰人當誠恕无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

[?][?][?]卹塗並防止水豈其譬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
[?]坊於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聞專門者眾[?]
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此條互起皇帝負扆垂旒辨方正位[?]
明[?]華之曆家[?]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觚[?]類斯應雲雨之
所霑潤无思不服東探石室之符西[?]靈羽陵之策鳴鑾大室偃
伯靈臺[?]備五常礼兼八代上柱国太尉楊州總管晉王握珪
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
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
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学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
上之淪風賾无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
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外篇者
所求之餘詩[?]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弃取以為質文遞
改損益不同明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答崔
譙何庾之論簡牒雖盈菁華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晨娛
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涉之岸總括油素躬披緗縹芟蕪刈楚振
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礼凡十二
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星周軍国之義存焉人倫之紀
備矣昔者[?]家令后雅[?]之[?]沒世譬入興[?]典之制漢
建鄴載旂用天子之礼樂求諸末代未聞茲典方可韞之[?][?]
副諸名山見刻石之非丁嗤懸金之已陋[?]知[?]士通論不獨
擅於前脩寧朔新書[?]云專於往冊微[?]接仁岳忝遊聖海[?]
承恩獎敢敘該博之致云

杜正玄

杜正玄字慎徽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聰明博涉多通兄弟數
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举秀才尚
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
抗辭酬對无所屈撓素甚不悅從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
正玄使者相[?]者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
文不加點[?]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立成而辭
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
王記室卒官。正藏字為善尤好学善屬文弱冠举秀才授純
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学業該通應詔举秀才兄弟三人
俱以文章一時詣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
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宝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濟
亦共傳習稱杜家新書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
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貴[?]綽之[?]其[?]俛考逸之淪或矜
[乘]其才遺落世事或[?]傲命[?]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
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略公卿是知跅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
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離咎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稽古
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
為盛奇異之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輝亦為
[?]況偉矣

隱逸傳

李士謙

李士謙字士約趙郡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
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
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博涉群
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
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国子祭酒士謙
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
肉口无殺害之言至於親賓來萃輒陳樽俎對之危坐終日不
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无不沈醉諠乱
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
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
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
自責曰何乃為人所疎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illegible]

進新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為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

皇帝陛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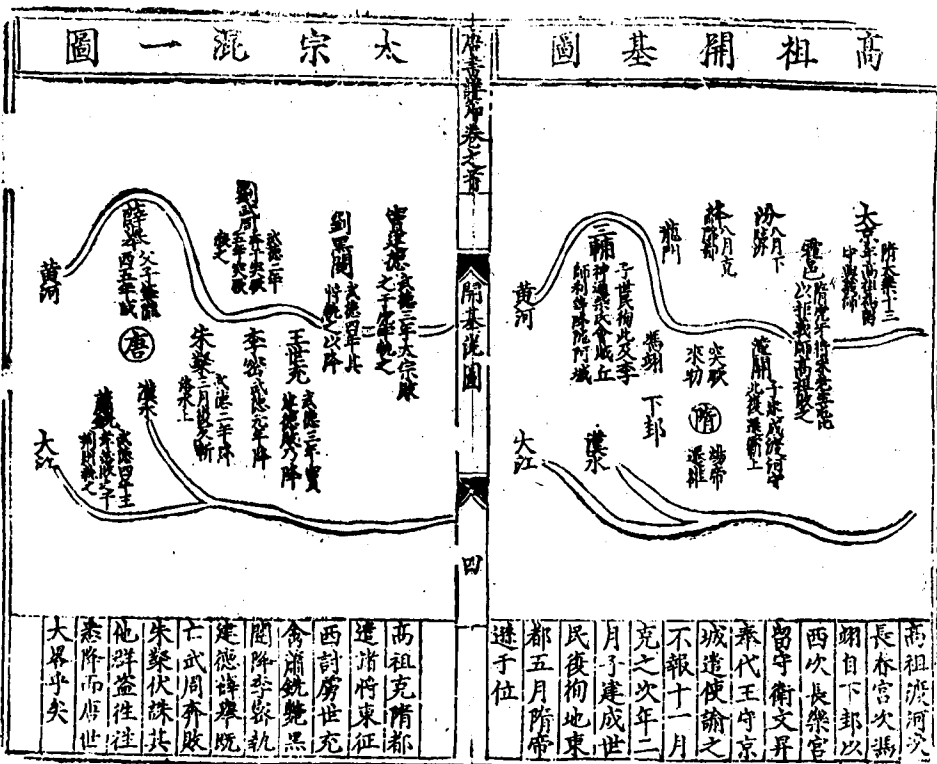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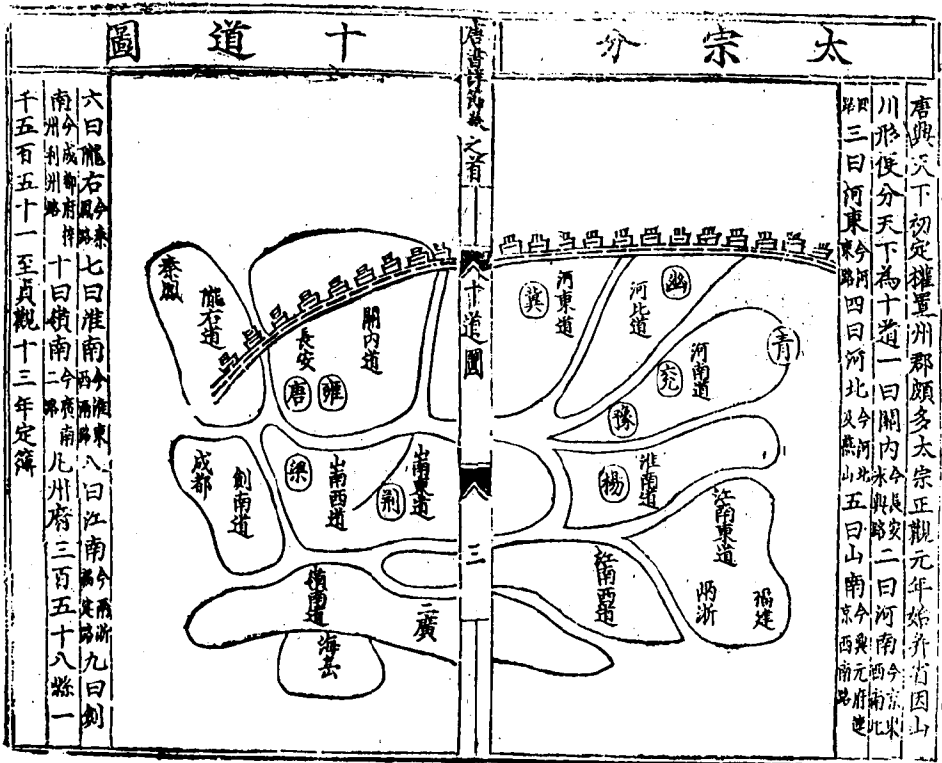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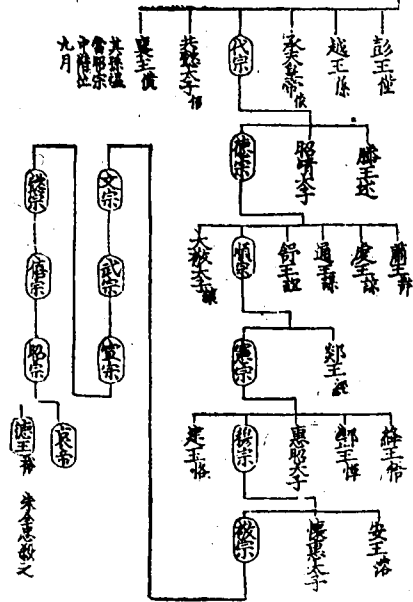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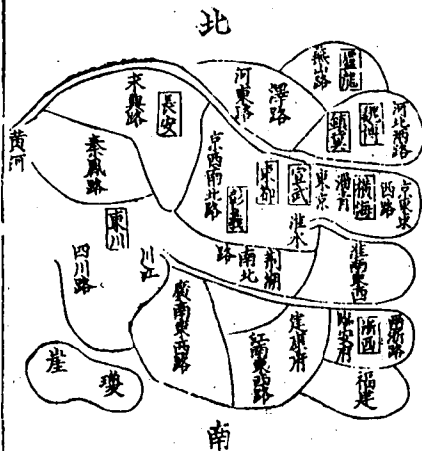
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為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

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臣公亮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嘉祐五年六月　日提舉編脩尚書禮部侍郎臣曾公亮上表

進新唐書釋音序

嘉祐中

仁宗皇帝詔儒臣脩唐書其事廣於前其文粹於舊學者願觀焉或字奇而莫能辨則悵然而中止者有矣猶之求珠於九重之淵驪龍睡而當其前則退縮而不敢進彼雖至寶猶棄於其側可得而有之耶故諸史中惟新唐書能究其終始者尤鮮臣每讀晉史見何超著音義竊嘗慕焉於是歷考纂韻以為之音使學者從容而無疑觀其文章藻繪體氣渾厚可以推波助瀾揚厲清浮則愈於得寶之英也

新進唐書表幷釋音序終

太宗分十道圖
唐興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正觀元年始并省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一曰關內今長安永興路二曰河南今京東西南北路三曰河東今河東路四曰河北今河北及燕山五曰山南今興元府京西南路六曰隴右今秦鳳路七曰淮南今淮東西路八曰江南今兩浙福建路九曰劍南今成都府梓利州路十曰嶺南今廣南二路凡州府三百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至貞觀十三年定簿
高祖開基圖
高祖渡河次長春宮次馮翊自下邽以西次長樂宮留守衛文昇奉代王守京城遣使諭之不報十一月克之次年二月子建成世民復徇地東都五月隋帝遜于位
太宗混一圖
高祖克隋都遣諸將東征西討房世充舍蕭銑黝黑闥降李密執建德誅舉既亡武周奔敗朱粲伏誅其他群盜往往悉降而唐世大略定矣

唐世系圖
傳授圖
唐書詳節卷之首
世系圖
五
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唐地理圖
唐藩鎮圖
唐書詳節卷之首
地理藩鎮圖
六
北
南
黄河
長安
成都
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目録

○卷之一

帝紀

高祖

武德九年

太宗

貞觀二十二年

高宗

永徽六年　顯慶五年

龍朔三年　麟德二年

乾封二年　總章二年

咸亨四年　上元一年

儀鳳三年　調露一年

永隆一年　開耀一年

永淳一年　弘道一年

則天

光宅一年　垂拱五年

載初四年　延載一年

證聖一年　萬歲登封一年

聖曆三年　大足四年

神龍二年

中宗

景龍四年

睿宗

景雲二年　太極一年

玄宗

先天二年　開元二十九年

天寶十五年

○卷之二

帝紀

肅宗

至德二年　乾元二年

上元二年

代宗

寶應二年　廣德二年

永泰一年　大曆十四年

德宗

建中四年　興元一年

貞元二十一年

順宗

永貞一年

憲宗

元和十五年

穆宗

長慶四年

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

太和九年　開成五年

武宗

會昌六年

宣宗

大中十三年
懿宗
咸通十四年
僖宗
乾符六年　廣明一年
中和四年　光啓四年
文德一年
昭宗
龍紀一年　大順二年
景福二年　乾寧四年
光化三年　天復三年
天祐一年
哀帝

開平二年

○卷之三
志類
禮樂

○卷之四
志類
儀衛　車服
曆　天文
五行　地理
選舉

○卷之五
志類
百官　兵

食貨上

○卷之六
志類
食貨下　刑法
藝文
表類
宰相　宗室世系
宰相世系

○卷之七
皇后紀
竇皇后　長孫皇后
徐賢妃　王廢后
武皇后　韋庶人

上官昭容　王皇后
武皇后　楊貴妃
張庶人　吳皇后
王皇后　郭皇后
蕭皇后　韋皇后
宋尚宮　武賢妃

○卷之八
諸王傳
江夏郡王道宗　淮南壯王道玄
河間元王孝恭　漢陽郡王俵
膠東郡王道彥　隴西恭王博義
隱太子建成　巢剌王元吉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李遜　李建
孔巢父　孔戣
孔緯　[illegible]寧
崔邠　崔郾
崔鄲　柳公綽
柳仲郢　柳玭
柳公權　柳公度
楊於陵　馬總
歸崇敬　崔衍
盧景亮　薛戎
薛放　崔玄亮
殷侑　王彥威
○卷之四十一

列傳
鄭餘慶 孫附　鄭從讜
鄭珣瑜　鄭覃
鄭朗　高郢
高定　鄭絪
權德輿　崔群
賈耽　杜佑
杜悰　杜牧
○卷之四十二
列傳
令狐楚　令狐綯
裴延齡　崔損
韋渠牟　李實

皇甫鎛　王播
王起　韋執誼
王叔文　王伾
陸贄　劉禹錫
柳宗元　程异
杜黃裳　裴垍
李藩、　韋貫之
韋澳　韋綬
韋溫
○卷之四十三
列傳
高崇文　承簡
王鍔　劉昌

李景略　張萬福
郝玭　李光進
李光顏　烏重胤
石洪　楊元卿
曹華　高瑀
于頔　杜亞
裴度
○卷之四十四
列傳
李逢吉　元稹
牛僧孺　李宗閔
楊嗣復　竇群
劉棲楚　楊虞卿

程千里　龐堅
張興　蔡廷玉
劉迺　張伾
賈直言　辛讜
黄碣　孫揆
卓行傳
元德秀　權皐
甄濟　陽城
何蕃　司空圖
○卷之五十一
孝友傳
李知本　張志寬
劉君良　王少玄

任敬臣　宋思禮
程袁師　鄭潛曜
裴敬彝　梁文貞
沈季詮　徐元慶
梁悅　侯知道
程俱羅　李興
林攢　萬敬儒
隱逸傳
王績　孫思邈
田游巖　盧鴻
吳筠　潘師正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系　張志和

陸羽　陸龜蒙
○卷之五十二
循吏傳
韋仁壽　張允濟
李素立　薛大鼎
賈敦頤 敦實附　田仁會
韋景駿　韋丹 子宙附
薛元賞　何易于
儒學傳
徐曠　陸元朗
曹憲　顏師古
孔穎達　歐陽詢 子通附
朱子奢　張士衡

張嗣宗　盖文達
谷那律　蕭德言
許叔牙　敬播
郎餘令　徐齊聃 子堅嶠附
○卷之五十三
儒學傳
沈伯儀　路敬淳
王元感　王紹宗
尹知章　張齊賢
柳冲　馬懷素
殷踐猷　孔若思
褚無量　元澹
王仲丘　康子元

趙冬曦　鄭欽說
啖助　韋彤
陳京　暢當
林蘊　許康佐

○卷之五十四
文藝傳
袁朗　袁承序
賀德仁　謝偃
崔信明　劉延祐
張昌齡　杜審言
杜甫　王勃
駱賓王　元萬頃
李適 子季卿附　劉允濟

宋之問　李邕
呂向　李白
張旭　裴旻
王維　鄭虔
蕭穎士

○卷之五十五
文藝傳
李華 子觀附　孟浩然
于公異　盧綸
歐陽詹　李賀
吳武陵　李頻
方技傳
李淳風　許胤宗

袁天綱　明崇儼
桑道茂
列女傳
房玄齡妻　鄭義宗妻
李畬母　堅正節妻
高叡妻　楊烈婦
外戚傳
武三思　楊國忠

○卷之五十六
宦官傳
高力士　程元振
魚朝恩　竇文場
吐突承璀　馬存亮

嚴遵美　仇士良
楊復光　李輔國
王守澄　劉克明
楊復恭　劉季述
韓全誨
酷吏傳
索元禮　來俊臣
周興　侯思止
王弘義　郭弘霸
王旭　吉溫

○卷之五十七
藩鎭傳
田承嗣　田悅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目錄終

建陽慎獨齋新刊

帝紀

高祖

高祖（諡曰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改諡神堯皇帝。天寶八載諡神堯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諡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諱淵，字叔德，姓李氏，隴西成紀人也。（祖虎，[illegible]太祖）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諡曰襄。襄公生昞，襲封唐國公，諡曰仁。仁公生高祖於長安，姓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後，高祖姓李氏。大業十一年，（隋煬帝）突厥犯塞，（[illegible]）高祖選精騎二千為游軍，居處飲食隨水草如突厥，而射獵馳騁示以閑暇，（閑音閒）別選善射者伏為奇兵，虜見高祖，疑不敢戰，高祖乘而擊之，突厥敗走。十三年，拜太原留守，鎮晉陽宮監。

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起。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陰與裴寂謀，因晉陽宮人私侍高祖，高祖過寂飲酒，酒酣，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驚。寂曰：正為宮人奉公，事發當誅，為此耳。世民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陽不許，已而許之。突厥數犯邊，高祖兵出無功，煬帝遣使者執高祖，高祖大懼。世民曰：事急矣，可舉事。已而煬帝馳使者赦止，其事遂已。○諸盜屯聚山澤，而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集將吏告曰：今吾為留守，而賊據離宮，縱賊不誅，罪當死，然出兵必待報，今江都隔遠，後期奈何？將吏皆曰：國家之利，可專者公也。高祖曰：善。乃募兵，旬日間得眾一萬。副守王威、高君雅疑有變，謀圖高祖，高祖覺，丙寅，突厥犯邊，高祖令軍中曰：人告威、君雅召突厥，今果然。遂殺之以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

範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遂大事而可以不正為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為後患，二者難以濟事也。臣切以為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哉？故此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六月己卯，傳檄諸郡稱義兵。（[illegible]曰檄，則伐功王召也；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illegible]）開大將軍府，置三軍，開倉庫賑窮乏。七月壬子，高祖杖白旗誓眾於野，有兵三萬。十月辛巳，有眾二十萬。○十一月丙辰，克京城，命宋公弼收圖籍，約法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者死。（[illegible]法十有一[illegible]削隋之苛禁）

（[illegible]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廄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鬭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唐皆因之。及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隋律令。武德元年，議定律五十三條。）癸亥，遙尊隋帝為太上皇，立代王為皇帝，改元義寧。○甲子，高祖入京師，隋帝授高祖假黃鉞，進封唐王。○二年三月丙辰，宇文化及弒太上皇于江都，立秦王浩為皇帝。戊辰，隋帝進唐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唐國置丞相等官。

舊史：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此孤所非笑，平生素所不為也。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範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弱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莽，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

然主則禪矣

五月乙巳隋帝命唐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史炤曰天子出曰警入曰蹕警戒也蹕止行人也）戊午隋帝遜位（司馬光[illegible]）唐王三讓乃受

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賜百官庶人爵一級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一年（[illegible]）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六月庚辰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

孫甫曰立太子必嫡長者使天下之心有系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邪世固為常法若夫太王之世子賢尚求聖人以傳大位況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勢終為人臣乎建成自度義以求無一事可以道但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秦王以當禮讓胡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況受禪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

立太子也善哉寧王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世難則歸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也

。乙酉奉隋帝為酅國公（酅戶圭反）詔曰近世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夷絕曆數有歸實惟天命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范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乎自魏晉以下強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猜一軌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祿隋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癸巳禁言符瑞者

二年正月甲子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二月己卯定租庸調法（王棠曰調徒弔反唐家賦役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帛）。閏月庚戌徽行祭風俗。乙卯以穀貴禁關內屠酤。六月戊戌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子監

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為周王元禮鄭王元嘉宋王元則荊王元茂越王（[illegible]）

五年四月梁州野蠶成繭

七年二月丁巳釋奠于國學（史炤曰[illegible]以[illegible]先聖先師也）

九年三月庚寅幸昆明池習水戰。四月發浮屠老子法

舊史云五月辛巳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脩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讖身心捨諸染著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妄言亂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宗旨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沖虛養志無為遺情物

外全眞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

。六月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復浮屠老子法。癸亥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

司馬溫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

賜為父後者勳爵赤牒官得為官免民逋租宿賦。八月甲子皇太子即皇帝位（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宮九年五月崩于垂拱

年七十一（十月[illegible]）

〔臣〕謹按 豁達有大度 真撥亂主也（贊）抗神堯拯隋室之亂 振背大呼 蹴人[illegible]訊 掃蕩擾群凶 無餘出入 不數年而成王業 漢祖之功不能加焉（[illegible]）公曰 帝龍庭姓協 圖讖係天下望久矣（[illegible]）

（傳）始受命 鉏類夷荒 天下略定 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 四時祀（[illegible]學）唐興 高祖改郡為州 太守為刺史 又置都督府以治之（[illegible]）躬錄囚徒（刑法）大難始夷（文藝）膺天受命（[illegible]傳）一呼唱義 不三月而有天下（[illegible]）舉晉陽 天下響應 討不旋跬 大業以成（[illegible]）平亂責武臣 守成責儒臣 虛心盡下 冀聞嘉言（上同）

（傳）高祖勤其績（劉傳）

〔贊〕曰 自古受命之君 非有德不王 自夏后氏以來 始傳以世（〔臣〕〔曰〕[illegible]）（夏后氏以前禪位而傳賢 夏后氏以來世業而傳子）而有賢有不肖 故其為世數亦或短或長 論者乃謂周自后稷至於文武 積功累仁 其來也遠（[先]臣曰[illegible]）

（啓上 公劉克篤前烈 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故其為世尤長 然考於世本 夏商周皆出於黃帝（〔臣〕曰[illegible]）夏自鯀以前 商自契至于成湯 其間寂寥而無聞 與周之興異矣 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臣〕曰[illegible]）（高祖為泗上亭長 送徒驪山[illegible]）及其興也 有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 由是言之 天命豈易知哉 然考其終始治亂 顧其功德有厚薄 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 而其後世或浸以隆昌（〔臣〕曰 如周之成康）或逐以壞亂（〔臣〕曰 如周之幽厲）或漸以陵遲（〔臣〕曰 如周之平王）或能振而復起（〔臣〕曰 如漢之光武）或遂至於不可支持（〔臣〕曰 如漢之獻帝）雖各因其勢 然有德則興 無德則絕 豈非所謂天命者 雖不顯其符 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 唐在周隋之際 世雖貴矣（〔臣〕曰[illegible]唐公）然為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 而高祖之興 亦何異因時而將起者歟 雖其有治有亂 或絕或微 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 可謂盛哉（[illegible]）

（[illegible]宗有正觀之治 高宗有永徽之治 玄宗有[illegible]之治 憲宗有元和之治 [illegible]）

太宗之治 制度紀綱之法 後世有以憑藉扶持 而能承其天命歟（[illegible]）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 繼以[illegible]

〔史臣〕曰 有隋季年 皇圖板蕩 荒主燀燎原之焰 群盜兆逐鹿之機 殄暴無厭 橫流靡救 高祖審獨夫之運 知新主之勃興 乃奮雄圖 潛神龍躍 而屈己求可汗之援 卑辭答李密之書 決神機而速若疾雷 驅豪傑而從如偃草 泊謳謡允屬 揖讓受終 刑名大剗于煩苛 爵位不踰於適軸 由是[illegible]企有恥 俠斧知非 人懷漢道之寬平 不責高皇之嫚罵 然而俛柔失斷 浸潤得行 誅文靜則議法不從 酬裴寂則曲恩大過 蓋依由之貝錦 婓倖得以掇蜂 獻公遂間於申生 小白寧懷於召忽 一旦兵交愛子 矢集中孫 匈奴尋犯於便橋 京邑咸憂於左衽 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贊〕曰 高皇創圖 勢若摧枯 國運神武 家難聖謨 言生床第 禍反肌膚 鷦鷯之誅 無損於吾。

〔司馬温公〕曰 高祖舉晉陽精兵 承亡隋之弊 席卷長驅 遂取關中 命將出師 掃除亂略 逐降李密 係建德 禽世充 芟武周 蕩黑闥 夷蕭銑 六年之中 海內咸服 何成功之速哉 蓋以太宗之子也

太宗

太宗（諡曰文 上元元年改謚文武聖皇帝 天寶八載謚文武大聖皇帝 十三載謚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諱世民 高祖次子也 母曰太穆皇后竇氏 生而不驚 方四歲 有書生謁高祖曰 公在相法 貴人也 然必有貴子 及見太宗曰 龍鳳之姿 天日之表 其年幾冠 必能濟世安民 書生辭去 高祖懼其語泄 使人追殺之 不知其所往 因以為神 乃採其語名之曰世民 太宗為人聰明英武 有大志 而能屈節下士 時天下已亂 盜賊起 知隋必亡 乃推財養士 結納豪傑 長孫順德等皆因事亡匿之 又與晉陽令劉文靜尤善 與圖大

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封燉煌郡公。唐兵西將[illegible]

[illegible]也含天父兩糧且盡高祖謀欲還兵太原太宗諫曰義兵為天下[illegible]起宜直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還守一城是為賊爾高祖不納太宗哭于軍門高祖驚召問之對曰還則衆散於前而敵乘於後死亡須臾所以悲爾高祖寤曰起事者汝也成敗惟汝夜半高祖乃將而前遂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圍之者老生怒出背城陣太宗自南原馳下坂分兵斷其軍為二而出其陣後老生敗走斬之

武德元年進封秦王薛仁杲（舉子）率其衆求戰太宗追之仁杲乃降師還高祖遣李密馳傳勞之（[illegible]曰傳株戀反驛遞也勞郎到反）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獻捷太廟

二年討王世充敗之

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牢執之世

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前後鼓吹（[illegible]）獻俘于太廟（[illegible]曰俘芳無反說文云軍所獲也）高祖以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

八年進位中書令。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功益高而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殺建成及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為皇太子（蘇轍論曰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illegible]功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歸向北在太宗者高祖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疑於是兄弟疑間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八月甲子即皇帝位告于南郊大赦武德流人還之賜文武官勳爵免關內及蒲芮虞泰陝鼎六州二歲租給復天下一年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癸酉放宮女三千餘人

孫甫曰隋煬荒淫自古無比強取良家女置後宮者固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人還親屬此得其事之一節及受禪實然有於後宮欲不荒恣得乎頼聖子承之立備其過計出三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唐之盛德也

九月

王崇曰舊史云引諸衛騎兵統將等習射于顯德殿庭謂將軍已下曰自古突厥與中國更有盛衰若黃帝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驅馳方部亦能制勝太原至漢晉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習干戈突厥來侵莫能抗禦致遣中國生民塗炭於寇今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築苑造諸淫費農民恣令逸樂兵士唯習弓馬庶使汝鬬戰亦望汝前無橫敵於是每日引數百人於殿前教射帝親自臨試射中者隨賞弓刀布帛朝臣多有諫者曰先王制法有以兵刃至御所者刑之所以防萌杜漸備不虞也今引卑碎之人彎弧縱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正恐禍出非意非所以為社稷計也上不納自是後士卒皆為精銳。范祖禹曰有國家

者雖不可忘戰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職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帥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強征伐四克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為縣公（[illegible]高祖初封宗室[illegible]皆為郡王[illegible]太宗即位[illegible]降封為縣公[illegible]）

貞觀元年

舊史云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

以如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嚮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范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之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二月丁巳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强（及臣兩）。三月癸巳皇后親蠶。六月辛丑封德彝薨（□□□□糾謬曰紫微傳云葬送婚嫁不細書能以見其書法之難難明也）。九月辛酉遣使諸州行損田賑問下户。十月丁酉以歲饑減膳

（二年）正月癸丑吐谷渾寇岷州都督李道彦敗之（吳縝糾謬曰八年以東郡公道彦爲赤水道行軍總管以伐吐谷渾十二年明州山獠反交州都督李道彦擊之案道彦卽淮安王神通之子八年以前不著姓然二年十二年則又書姓何也）。三月庚午遣使巡關内出金寶贖饑民鬻子者還之。庚午以旱蝗責躬大赦。六月辛卯辰州刺史裴虔通以弑隋帝削爵流驩州（舊史云上謂侍臣曰裴虔通煬帝舊左右也親爲亂首朕方崇奬敎義豈可猶使宰民訓俗詔除名削爵）。八月甲戌省冤獄于朝堂。十一月辛酉有事于南郊。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癸亥耕籍田（史炤曰藉秦昔反古者天子躬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籍謂耕藉也）。三月己酉慮囚。四月乙亥太上皇徙居于大安宮。戊戌賜孝義之家粟五斛八十以上二斛九十以上三斛百歲加絹二匹。六月戊寅以旱慮囚己卯大風拔木壬午詔文武官言事。閏十二月癸丑爲死兵者立浮屠祠。是歲中國人歸自塞外及開四夷爲州縣者百二十萬餘人

（四年）

舊史云上謂房玄齡蕭瑀曰隋文何等主對曰克己復禮勤勞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側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飧而食雖非性體仁明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自以欺孤寡得之謂群下不可信任事皆自決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上意亦莫敢直言宰相已下承受而已朕意不然以天下之廣豈可獨斷一人之慮朕方選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委任責成各盡其用庶幾於理也因令有司詔敕不便於時卽宜執奏不得順旨施行。（范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敎皐陶明五刑敎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學也益爲虞夏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二月丁巳以旱詔公卿言事。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舊史云突厥頡利至長安上御順天樓引見詔館於太僕寺稟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

吾付許狩人後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
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九月壬午禁芻牧于古明君賢臣烈士之墓者。十一月戊寅除
鞭背刑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
五年八月戊申殺大理丞張蘊古。十二月丁亥詔決死刑京師五
覆奏諸州三覆奏其日尚食毋進酒肉
范祖禹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
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
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覆然後制刑先王愼重如
此故刑淸而民服若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古矣幾致
刑措不亦宜乎
六年七月己巳詔天下行鄕飮酒。十二月辛未慮囚縱死罪者歸
其家。是歲諸羌內屬者三十萬人

七年
司馬溫公曰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
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
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敎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
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羣
上皆呼萬歲
。九月縱囚來歸皆赦之
八年正月壬寅遣使循省天下（通鑑考異曰正月帝欲分遣大臣爲諸道黜陟大使注實錄舊紀但云李靖等巡省天下按特止有十道而會要黜陟皆云發十六道黜陟大使姓名止十三人皆所未詳故但云諸道）。十二月
丁卯從太上皇閱武于城西
十年三月癸丑出諸王爲都督。六月壬申魏徵知門下省事參議
朝章國典
十一年六月己未以諸王爲世封刺史戊辰以功臣爲世封刺史。

乙未詔百官言事七月給亳州老子廟兗州孔子廟戶各二十以奉
享
十二年十月己卯賜高年粟帛。是歲滁豪二州野蠶成繭（十二年滁州野蠶成繭十四年六月滁州野蠶成繭）
十三年二月庚子停世封刺史。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
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冤滯乃雨
十四年正月庚子有司讀時令。二月丁丑觀釋奠于國學赦大理
萬年縣賜學官高第生帛
十五年
舊史云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
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一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
危亡立至此一懼也。范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
可謂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懼於無形故卒乎無憂懼也

。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避正
殿減膳。十二月乙巳贈戰亡將士官三轉
十七年
舊史云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
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
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所以覆舟民猶水也
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二月戊申圖功臣于凌煙閣。三月甲子以旱遣使覆囚決獄。
六月甲午以旱避正殿減膳詔京官五品以上言事
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于上林苑賜粟帛。十一月甲午張
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率十二總管兵以伐高麗
十九年二月丁巳贈比干太師謚忠烈。六月己未大敗高麗九月
癸未班師。十月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

二十年三月丁丑遣使二十二人以六條黜陟于天下

二十一年二月丁丑皇太子釋菜于大學。三月戊子牛進逵李世勣為行軍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高麗。四月乙丑作翠微宮。七月丙申作玉華宮。十二月戊寅契苾何力為大總管率三總管兵以伐龜茲(總目)

二十二年正月丙午薛萬徹為行軍大總管以伐高麗。二月乙卯見京城父老勞之蠲今歲半租畿縣三之一

二十三年正月俘龜茲王以獻。三月丁卯命皇太子聽政于金液門。五月己巳帝崩年五十三

〔五訣〕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帝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見禮樂志)益崇儒術(選舉志)省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百官志)馬牛被野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號稱太平(食貨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謹。

除隋虐亂治以寬平致治之美幾乎三代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刑法志)神武定四方(唐儉傳)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房杜贊總)絶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歎殆天啓之也(劉昫贊)文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戶外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導人使諫悅而從諫。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清靜寡欲化被荒外。居常論議遠輩堯舜。護民之勞育之如子。役己以利物。親君子斥小人。不貴異物不作無益。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過下有禮群情上達。孜孜治道常若不足。以古為鑑以人為鑑(此述魏徵傳)太宗之責任也諫斯從言斯聽才斯舊洞然不疑故人臣亦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平矣(韋贊)(冊)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自謂撥亂之主莫吾若(世南傳)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訪以政事討論墳籍(褚亮傳)神武聖文冠卓千古(總傳)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群小不受讒言(褚遂良傳)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陳子昂傳)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精官肯吏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辛替否傳)上書益於政者皆黏殿之壁坐望臥觀故刑戮幾措權義盛行(兵志)貞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隔精思治君明臣忠聖賢相繼治致升平固其宜也(崔植傳)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陸贄傳)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除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侔日月英略施於百里聖功被於九歌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風興聽理宵旰忘勞務從儉約(並陸贄奏議)易暴亂為仁義(劉蕡傳)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

屏風卧興對之以擬廢置又詔五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愁嘆就安安(循吏傳)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今古咨以得失(劉洎傳)開聖德收采芻言(王珪傳)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傳)撥亂反正垂人讒嫉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張行成傳)身衆雄風露沐然統情經術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置洪文館引內學士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息(儒學傳序)廣學舍千二百區四方秀又坌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唐三百年之盛稱正觀(上並同)留心聽斷天下刑幾措(酷吏傳序)躬身以政御物以仁仁風和氣何往不化(裴漼傳)不三年神頡利獻北闕下遂掃風除其國遂擒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攘如帝神且速也秦漢也之陋矣(突厥贊)

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高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

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夏四百三十一年商六百七十六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史臣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洎自疏遠而卒委鈞衡終平泰階諒由斯道或曰以太宗之賢失愛於昆弟失教於諸子何也曰然舜不能仁四罪堯不能訓丹朱當神堯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承乾之愚聖父不能移也若文皇自定擬於哲嗣不騁志於高麗用人如貞觀之初納諫比魏徵之日况周發周成之世襲我有遺妍較漢文漢武之恢弘彼多慚德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贊曰）昌發啓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有于卜令管蔡既誅成康道正貞觀之風到今歌味。（司馬溫公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三代以還中州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畧優於漢高而規摸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己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正觀之治也。（蘇轍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已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為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天下既平征伐四夷務勝而不知止原其意亦欲令當時高後世然父子之間以愛怒輕予奪嘗得讖言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擇大臣以輔少主高宗用李勣而廢立之議遂定父遂子後挾數以待臣下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

高宗

高宗（諡曰天皇大帝天寶八載改諡天皇大聖皇帝十三載增諡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皇后長孫氏始封晉王

（貞觀）十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居膝下（脛曰膝息七反孝經故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為別院使太子居之太宗每視朝皇太子常侍觀決庶政

（二十三年）六月甲戌即皇帝位

（永徽）元年正月辛丑改元。六月庚辰晉州地震詔五品以上言事

（二年）正月戊戌開義倉以賑民。十一月癸酉禁進犬馬鷹鶻（鶻胡骨反）

（三年）正月丁亥耕籍田。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四年）四月壬寅以旱慮囚遣使決天下獄減殿中太僕馬粟詔文武官言事

（五年）正月丙寅以旱詔文武官朝集使言事

（六年）十月己酉廢皇后為庶人乙卯立宸妃武氏為皇后。十一月癸巳詔禁吏酷法是冬皇后殺王庶人

（顯慶）元年正月辛未廢皇太子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元

[illegible]曰人君即位之年謂之元年元始也人君布政自此改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也厥後以數紀之終於一始此前古不易之法也至漢文感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德正觀雖為年號亦終其身高宗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元年二月癸亥賜百歲以上氈衾粟帛

龍朔二年二月甲子大易官名。六月癸亥禁宗戚獻纂組雕鏤（[illegible]）

三年八月戊申詔百寮言事遣案察大使于十道（集註曰十道一關內二河南三河東四河北五山南六隴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劒南十嶺南）

麟德二年四月丙寅講武于邙山之陽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史紀曰禪時戰反積土為封除地為禪）

皇后為亞獻。辛卯幸曲阜祠孔子贈太師。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號太上玄元皇帝

二年二月辛丑禁工商乘馬

總章元年二月丁巳皇太子釋奠于國學四月乙卯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咸亨二年十月丙子求明禮樂之士

四年五月丁卯禁作簺捕魚營圈取獸者（[illegible]先代反[illegible]）

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

二年四月丙戌以旱詔百官言事己亥天后殺皇太子。五月戊申追號皇太子為孝敬皇帝。六月戊寅立雍王賢為皇太子

永隆元年八月甲子廢皇太子為庶人乙丑立英王哲為皇太子大赦改元

開耀元年二月丙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帝崩年五十六

互註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賓禮老臣拱己以聽綱紀敬張。政歸武氏幾至亡國（長孫無忌傳）帝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元忠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貫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魏元忠傳）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裴行儉傳）

賛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周幽王之詩也是時幽王雖亡而太子宜臼立是為平王而詩人乃言滅之者以為文武之業於是蕩盡東周雖在不能復興矣其曰滅之者甚疾之之辭也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鄭曰[illegible]韓王元嘉等舉大義欲迎中宗而諸王無[illegible]者遂敗於是諸[illegible]）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鄭曰[illegible]）

（[illegible]）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為惡豈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鄭曰[illegible]）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illegible]）可謂難哉可不慎哉（賛曰[illegible]）

則天

則天（賛曰則天加諡則天順聖皇后）天寶八年武氏諱曌（之炤反）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彠封應國公后年十四太宗聞其有色選為才人太宗崩后削髮為比丘尼居于感業寺高宗幸感業寺見而悅之後召入宮久之立為昭儀進號宸妃

永徽六年立為皇后高宗自顯慶後多苦風疾百司奏事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繇是參豫國政后既專寵與政乃數上書言天下利害務收人心高宗春秋高遂不能制

上元元年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二聖（司馬光通鑑考異曰武后頗收中外謂之二聖住患臨群臣朝謁萬方表奏皆呼為二聖臨坐于東間后坐于西間後預凡發號生殺在口按武后雖僭庶豈得高宗尚在與高宗對坐受群臣朝謁乎恐不至此今從實錄）

弘道元年高宗崩遺詔皇太子即皇帝位軍國大務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甲午皇太子即皇帝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光宅元年二月戊午廢皇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為皇帝立永平郡王成器為皇太子大赦改元為文明皇太后仍臨朝稱制。九月甲寅大赦改元旗幟尚白易內外官服青者以碧大易官名改東都為神都

垂拱二年三月戊申作銅匭（告密者。司馬光通鑑考異曰魚保宗作銅匭通鑑注統紀唐曆皆云八月作銅匭今從實錄舊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咺云上欲作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思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今從御史臺記）。十月己巳有山出于新豐改新豐為慶山（司馬光通鑑考異曰統紀在十二月今從實錄曰九月。吳縝糾謬曰按五行志九月己巳紀以為十月己巳二者必有一誤）

三年七月丁卯冀州雌雞化為雄

四年正月庚午毀乾元殿作明堂。五月庚申得寶圖于洛水（鄭樵曰上洛溪谿弘農至河南華州）六月丁亥得瑞石于汜水（通鑑曰汜水里民成皋縣東有汜水今則）七月丁巳大赦改寶圖為天授聖圖洛水為永昌洛水

永昌元年正月戊午布政于萬象神宮頒九條以訓百官

天授元年正月庚辰以周漢之後為二王後封舜禹湯之裔為三恪周隋同列國封其嗣。乙未除唐宗室屬籍立武氏七廟于神都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隆道公

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司馬光通鑑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司刑寺囚三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作乃於圍外羅牆角邊作聖人跡五尺至夜半三百人一時大叫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一聖人見身三尺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即有恩赦放把火照之見有佛跡於是大赦改為大足元年編者相謂曰武家理天下足也改元在春不在冬又無赦今取不）

五年十一月崩

史臣曰治亂時也存亡勢也使桀紂在上雖十堯不能治使堯舜在上雖十桀不能亂使懦夫女子乘時得勢亦足坐制群生之命肆行不義之威觀夫武后奪嫡之謀其不道甚矣亦奸人妬婦之常態也然猶泥廷諍議時禮正人初雖牝雞司晨終能復子明辟飛語下元忠之罪善言慰仁傑之心尊時憲而抑倖臣聽忠言而誅酷吏有旨哉有旨哉。贊曰龍樂易貌丙殺昌儲胡為穿昊生[illegible]數神器撥藥皇居窮妖白日降監何如

互註后僭位畏大臣謀己於是周興等揣后指置獄掾將相俾相鉤逮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朝野震恐（徐有功傳）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上同）庸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新安胡傳）詔問群臣調元氣以何道（陳子昂傳）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貴逼君長（陳子昂傳）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仁傑忠。數奏變陸不勝（狄仁傑傳）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褫神器（上贊）天樞著己功德工費浩廣乃斂農器并鑄（姚璹傳其餘詳具武皇后傳贊）則告密羅織之獄（朱敬則傳）

中宗

中宗（諡曰孝和皇帝天寶十三載加謚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也母曰則天順聖皇后武氏高宗崩以皇太子即位（吳曾能改齋漫錄曰按諸帝紀初書其始封或遷徙改名進爵及歷官次序等事然後乃紀即位而中宗自高宗時封周王又徙英王改名哲武后時復名顯之類以諸帝紀例皆當書今乃略而不述未知其故）

嗣聖元年廢居于均州又遷于房州

聖曆二年復為皇太子太后老且病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以羽林兵討亂（獨孤傳曰武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

[illegible]之[illegible]多[illegible]為羽林大將軍桓彥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illegible]人至玄武門請東宮迎太子至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及[illegible]中宗即位。甲辰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丙午復于位二月
[illegible]復國號唐
[illegible]二年皇后妃主昭容貢官行墨敕斜封官 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illegible]號日墨敕斜封官授
四年六月壬午帝崩年五十五
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自司馬遷班固皆作高后紀呂氏雖非篡漢而盜執其國政遂不敢沒其實豈其得聖人之意歟抑亦偶合於春秋之法也唐之舊史因之列武后于本紀蓋其所從來遠矣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者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幸免者也至中宗韋氏則禍不旋踵矣 綱目景雲元年韋氏弒中宗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后後十有六日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入誅韋氏安樂公主等以相王即位是為睿宗 然其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之不移者歟

稽史曰燕上可以律貪吏賢臣不能輔弼上誠以志昏近習心無遠圖不知創業之難惟取當年之樂於和皇帝越自負扆遷于房陵崎嶇瘴厲之鄉契闊幽囚之地所以張漢陽徘徊於克復狄梁公哽咽以奏論遂得生還膺非己力洎滌除金虎再握璿衡不能罪己以謝萬方而更旻遊以縻八政有謂妻之婿黨則瑕俏爭衡信妖女以撓權則彝倫失序有敕內之覆族節愍所以興戎竟以元首之尊不免齊肩之禍比漢晉之惠盈輩為憂苟非繼以命世之才則土德去矣

睿宗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也長而溫恭好學詁訓工草隸書徙封豫王
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弒中宗矯遺詔自立為皇太后庚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甲辰睿宗即皇帝位立隆基為皇太子。八月癸巳罷墨敕斜封官
二年十二月丁未作潑寒胡戲
先天元年正月戊子耕籍田。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事
開元四年六月帝崩年五十五天寶十三載增謚今號
贊曰孝和元貞皆有先人率胥育禮取樂於身爽塗不發覆撤敵遵朕待聖嗣賴有賢臣

玄宗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曆象之學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
延和元年星官言帝前星有變睿宗曰傳德避災吾意決矣七月壬辰制皇太子宜即皇帝位太子惶懼入請睿宗曰此吾所以答天戒也皇太子乃御武德殿八月庚子即皇帝位
開元元年正月辛巳皇后親蠶 司馬光通鑑考異曰玄宗實錄皇后於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北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睿宗實錄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舊紀皆云辛卯按制書云今年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改今從玄宗實錄書三月辛巳皇后親蠶 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
二年正月壬午以關內旱求直諫停不急之務寬係囚祠名山大川。四月辛未停諸陵供奉鷹犬。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戊戌禁採珠玉及為刻鏤器玩綴織錦坊
司馬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九月庚寅宴京師侍老于含元殿庭賜九十以上几杖八十以上
鳩杖
(三年)
(舊史云)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闕
疑時須質問宜選耆儒博學一人每日入內侍讀
○正月丁亥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
(七年)十一月乙亥皇太子入學齒胄賜陪官及學生帛
(九年)
(舊史云)上親策試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二策
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用寧軍國初令有司設食
(十三年)正月戊子遣使宣慰天下。九月丙戌羣臣奏祥瑞。十一月
丙申幸孔子宅遣使以太牢祭其墓
(十七年)十一月戊申旌表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終身勿事

唐書詳節卷之二　玄宗紀　圭

(十九年)正月丙子耕于興慶宮。丙申立太公廟。八月辛巳以千
秋節降死罪以下原之(司馬光通鑑考異曰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注實錄云癸亥所按長曆是月己未朔癸亥五日也頓光錄曰八月五夜作氣新郡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也)是歲揚州櫓稍生(董衡曰櫓力果反自生稍也)
(二十年)十一月辛丑賜武德以來功臣後及唐隆功臣三品以上一
子官民酺三日(史炤曰酺蒲胡反漢律禁三人以上群飲酒故賜酺得會聚飲食也)
(二十一年)四月乙卯遣宣慰使黜陟官吏決繫囚
(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籍田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迎氣于東郊禁主公獻珍物
(二十七年)二月丁亥群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范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
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決漢哀
惑於妖讖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周宣驕恣自稱天元高宗爾天
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此開元之際主驕臣諂遂奇以
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丁酉立玄元皇帝廟。五月庚戌求明道德經及莊
列文子者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大赦改元詔京文武官材堪刺史者。二月丙
申合祭天地于南郊
(二年)正月丙辰加號玄元皇帝曰大聖祖
(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為載。十二月癸丑詔天下家藏孝經
(七載)五月壬午以魏周隋為三恪
(八載)閏四月丙寅加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增祖宗帝后謚
(九載)九月辛卯以商周漢為三恪
(十五載)六月己亥祿山陷京師七月庚辰次蜀郡八月癸巳皇太子
即皇帝位于靈武。十二月丁未上皇天帝至自蜀郡大赦靈武從

唐書詳節卷之二　玄宗紀　茜

蜀郡扈從官塵陣亡者致祭之以蜀郡為南京鳳翔郡為西京西京
為中京
(上元)元年建巳月帝崩年七十八
(五註)詔王仲丘等撰定開元禮由是唐五禮之文始備(禮樂志)
方治定歲屢豐稔張說倡封禪議以夸成功(上同)開元天寶時海
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天
子驕於佚樂始使刻及祿山反民物耗弊天下蕭然(食貨志)自初
即位勵精政事常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
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
斷天下死罪五十八幾致刑措天子亦喜邊功遠近煩費盜賊
起而獄訟繁矣(刑法志)藏書莫盛於開元(藝文志)於宮西南置樓名
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天子友悌古無有者
帝於敦睦蓋天性然(讓皇帝傳)神武汎掃氛祲日月所照無不霑墍

（[illegible]傳）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

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贊上）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

豪俊（張說傳）開元文物彬彬（贊上）吾雖瘠天下肥矣（韓休傳）勵精求治

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

及太平久志滿意驕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遐陬（贊九齡）穆宗問開

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崔植曰元宗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

宋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崔植傳）任用姚宋勵精聽納故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李絳傳）躬定大難首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己從議

尊用舊老拔擢群才朝清道泰垂三十年（陸贄奏議）開元之盛不從

議遂中國遂安（陸贄傳）佑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

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崔群傳）綱廢酷吏懲無良群臣化之

革苛娆之風爭以惠利顯故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循吏序）舉通經

士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下同博彙群書至六萬卷經

籍大備稱開元為盛（儒學傳）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文藝序）

贊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可稱者（王崇曰睿宗在位三年立太子）（為皇帝自為太上皇帝）嗚呼女子之禍於人者甚矣自高宗至于中宗數

十年間再罹女禍唐祚既絕而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

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梁曰謂楊貴妃）方其

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梁曰幾君開元中富貴行千里不持）天下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梁曰天寶以來外奉單內盡給貴妃貴不許）

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梁曰天寶十四載祿山反十五載玄宗幸蜀）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

史臣曰我開元之有天下也糾之以典刑文之以禮樂愛之以慈

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徼倖之臣杜其姦也焚後宮珠翠之玩戒

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贈顯賞而放佳淮懼其荒也

叙友于而惇骨肉厚其俗也蒐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

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

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于獻納長轡遠馭志在於

昇平貞觀之風一朝復振自天寶已後小人道長獻可替否靡聞

姚宋之言妬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蒙猜因故而鼎肥明哲於是

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僞應階之作匪降自天謀之不臧前

功併棄惜哉

贊曰開元撥亂求鑒前車景氣融朗昏氛滌除政銑動倦妖集庭

除先民之言靡不有如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一

帝紀

京兆慎獨齋刊行

肅宗

肅宗(諡曰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諱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獻皇后楊氏性
仁孝好學玄宗尤愛之立為皇太子有司行冊禮其儀有中嚴外辦
其服絳紗太子曰此天子禮也乃下公卿議蕭嵩裴耀卿請改外辦
為外備絳紗衣為朱明服乃從之。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
其反相請以罪誅之玄宗不聽祿山反
十五載玄宗避賊行至馬嵬(董衡曰嵬五回反在廣陽西)父老遮道請留太子討
賊玄宗許之七月辛酉至于靈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
甲子即位于靈武(舊史云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
至德

舊史云上皇曰吾享國長久吾不知貴兒吾子為天子吾知貴矣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乃自稱帝此乃太子忘
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
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
化下無廉恥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而享國長久亦曰幸
哉。石敏若曰論者譏肅宗以太子奉命討賊不宜遽即位擬父
亦非也夫父在而子奪其國乃唐家故風肅宗尚何責然必肅宗
即位而后安史可平何則明皇晚節任使不明斥棄忠良一日聽
讒而殺三子天性尚爾況踈者耶使將相媢股肱奉天子經營寇
難賊平之后太子功高能保社稷讒言不行左右中傷不作邪將
相猜洞顧望則亂未寧矣然則為肅宗者奈何曰假天子號以除
戎使將相赴功無疑大而後復位上皇退居寿宮以俟與子度幾
得道之正也

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弑其父祿山。九月癸卯復京師十
月壬子復東京癸亥迎上皇天帝于蜀郡(舊史云上皇御興慶殿奉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
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乙巳上上皇天帝冊號曰聖
皇天帝丁未大赦改元賜死事。四月甲寅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
郊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天下非租庸毋輒役使有能賑貧窮寵以
官爵京官九品以上言事二王三恪予一子官
二年三月壬申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滏音扶)史思明殺安慶緒
改元元年閏四月大赦改元賜文武官爵追封太公望為武成王復
死刑三覆奏。七月丁未聖皇天帝遷于西內
二年以十一月為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為名
范祖禹曰肅宗信禨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

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卯月辛亥停貢鷹鶻狗豹(鶻□代反鷹鳥也)以京兆府為上
都河南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
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乙丑皇太子監國大赦改元年為寶應元
年復以正月為歲首建巳月為四月丙寅李輔國程元振遷皇后于
別殿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年五十二
史臣曰觀天寶失馭流離奔播戎羯負恩奄為豨突然象運興於
毅下胡越宣愿於舟中如借人之戈持之反刺孽生於不意也所
幸大王去國動人不忘於周君新莽擅圖黔首仍思於漢德是以
宣皇帝蒙六聖之遺業因百姓之樂推號令朔方旬日而卑侯雲
合旅師右輔朞月而關隴弦平故兩都再復於輿靈九廟重歸於
黍稷觀其迎上皇於蜀道陳拜慶於望賢父子於是感傷行路為
之隕涕昔太公迎子或從家令之言而西伯事親寢息寢門之問

會祭孝已足以撥亂然而道屈知幾志殲逆畧殘妖未殄宜先馭
後之耕餘草未收何暇昇平之禮方聽王功伏奏輔國貴戚斜韓
躬耕於春郊舞懸先鶯於蕭館或御殿號軍時令或登壇宿禮貴
神體即宜然時何暇給鍾縣未移於冀冀思明已陷於洛陽是知
祝史晴人安能及遂猶頼大臣宣力諸將効忠屹頭終隕於三川
果曰重明於六合比平王之遷洛我則英雄論元帝之渡江彼誠
么麼寧覩後國肅廼休哉

(五)(註)吾有李勉乃知朝廷之尊 李勉傳 聰明勇智有少康宣王風
文思明傳 喜刑名器亦刻深朝廷屢起大獄 刑法志 安史亂天下至肅
宗大難畧平 藩鎮傳序 往年逆賊狼邑在四方者幾百萬可謂危矣
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冦曾不踰時復兩京收河
南。恨悒陵廟為猘逆傷汗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
位信而不疑涉開忠直過弗諱攻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illegible]
也 元結傳

(贊)(曰)大年犯順鑾輅播遷兇徒竟斃景祚重延星馳蜀道兩泣望
賢孝宣之諡誰曰不然

代宗

代宗 諡曰睿文孝武皇帝 諱豫肅宗長子也母章敬皇后吳氏元帝諸孫代宗
最長為嫡皇孫聰明寛厚喜慍不形于色而好學彊記通易象禄山
反(玄)(宗)幸蜀(肅)(宗)留討賊代宗常從於兵間(至)(德)二載十二月進封
楚王(乾)(元)元年四月立為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
以為祥乃更名豫(肅)(宗)云上元三年號止稱元年而楚州獻定國寶
十有三因曰楚者太子之所封今天降寶於楚宜以改元乃以元年
為寶應元年肅宗崩太子即皇帝位
(廣)(德)元年七月壬寅群臣上尊號曰寶應元聖文武孝皇帝。壬子
大赦改元免民逋負。三丁免其一 (王)(溢)曰[illegible]

[illegible]六十為老按田之制[illegible]十八以上人一丁男頭賜內外官階勲爵給功臣鐵券藏名于太廟畫
形于凌煙閣
(二)(年)正月丙午詔舉堪御史諫官刺史縣令者。乙卯立雍王适為
皇太子
(永)(泰)元年九月庚寅命百官觀浮屠象于光順門。十月癸丑斂民
貲作浮屠供
(大)(曆)元年二月吐蕃遣使來朝。十一月甲子給復流民歸業者
(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壬申
(舊)(史)(云)詔大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吏是
以理人人是以奉吏則官稱其禄禄當其秩然後上下相樂公私
不匱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中並省吏員兼省鄉邑致理之道此
其一隅今連歲治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屋流散念
之惻然人寡吏多因於供費欲其蘇息不可得也設令廉恥守分
以奉料條猶有祿廩之煩役使之弊而況貪猾縱欲而動踰典章

作威以擢下厚斂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員足以為治或
必貳佐分掌而後治邪自京畿戶口減耗太半職員如舊何以堪
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急之吏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章之宜
式從省便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員尉兩員餘縣各減
丞尉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
。十一月辛未禁畿內弋獵 [illegible]射也
(五)(年)六月己未録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齡杜如晦之後
(六)(年)四月 [illegible] 。戊寅藍田西原地
陷。禁大繝竭鑿六破錦及文紗吳綾為龍鳳麒麟天馬辟邪者 [illegible]
舊史云詔纂組文繡害女工今師旅未息黎元猶空豈可使淫巧
之風有虧常制。側綾錦花文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
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盤背及六破綾錦竭鑿六破已上並宜禁

斷使長行高屧方錦大小花文綾錦任依舊例織造有司明行曉諭

八年正月甲辰詔京官三品以上及郎官御史歲舉刺史縣令一人

九年戊子詔京官五品以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言事

十二年四月癸巳詔諫官獻封事勿限時側門論事者隨狀面奏六品以上官言事投匭者無勒副章（注 [illegible]）

七月丙子詔尚書御史大夫左右丞侍郎舉任刺史者

十四年五月辛酉帝崩年五十三

互註 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染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貨食志）

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為戒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刑法志）大孝因心與天罔極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高郢傳）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獨孤及傳）

贊曰天寶之亂大盜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時肅宗以皇太子治兵討賊真得其職矣然僖宗之時唐之威德在人紀綱未壞孰與天寶之際而僖宗在蜀諸鎮之兵糾合戮力遂破黃巢而復京師由是言之肅宗雖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賊矣蓋自高祖以來三遜于位以授其子而獨睿宗上畏天戒發誠於心（[illegible]）若高祖玄宗豈其志哉（[illegible]）代宗之時餘孽猶在平亂守成蓋亦中材之主也（[illegible]）

史臣曰嗚呼治道之失也若河決金堤火炎崑崗雖神禹之救四載玄冥之灑八瀛亦不能堙洪濤而撲烈焰者何也良以勢既壞而不能遽救也觀夫開元之治也則橫制六合駿奔百蠻及天寶之亂也天子不能守兩都諸侯不能安九牧是知有天下者治道其可忽乎明皇之失馭也則祿山暴起於幽陵至德之失馭也則思明再陷於河洛大曆之失馭也懷恩鄉導於武威自二盜合從九州鼎沸軍士膏於原野民力殫於轉輸室家相弔人不聊生而代宗皇帝少屬亂離老於軍旅識人間之情偽知稼穡之艱難內有李郭之效忠外有昆戎之幸利遂得兇渠傳首叛黨革心關輔載寧禮戎漸弭至如除輔國之惡譏元振之罪去朝恩之權不以酷刑俾之自咎亦立法念功之旨也罪已以傷漢固徹樂而悼神功懲禍載之奸回重袞綰之儒雅脩己以禳星變側身以謝咎徵古之賢君未能及此而首李峴權作梗田承嗣負恩命將出軍勞師弊賦者蓋陽九之末泰豈君道之過歟。贊曰群盜方梗諸戎競侵猛士啓膂忠臣瘡心掃除氛沴敷衍德音延洪納誨帝慮何深

德宗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諱适代宗長子也母曰睿真皇太后沈氏大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皇帝位閏月丙子罷諸州府及新羅渤海貢鷹鷂戊寅罷山南貢枇杷江南貢柑橘非供宗廟者辛巳罷邕府歲貢奴婢癸未罷梨園樂工三百人（[illegible]）劍南貢生春酒丙戌罷獻祥瑞貢奇以金銀飾者還之丁亥出宮人放舞象六月己亥減眾興服御士庶田宅車服踰制者有司為立法度禁百官置邸販鬻（[illegible]）

鑑史云德宗在諒陰中動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奏珍禽奇獸任華畏不內莊宅使（[illegible]）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

所在充軍儲故諸國所獻馴象及豹貀鬥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始恩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煩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蓋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武德至德將相有功者子孫予官。丙午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二人待制。癸亥舉可刺史京令者。七月辛卯殿推酷。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誦為皇太子

建中元年初定兩稅（纂曰楊炎為相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額[illegible]）

二年正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自稱留後

三年四月甲子借商錢（纂曰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括富商錢[illegible]長安中商賈所有貨財[illegible]得八十餘萬緡）四月朱泚反。九月丁亥初稅商錢茶漆竹木。十月李希烈反

。十一月甲戌稅屋間架算除陌錢（纂曰度支趙贊所奏稅間架者每屋二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屋千下屋五百除陌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

范祖禹曰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世之深戒也

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戊申如奉天朱泚反丁巳朱泚犯奉天

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三月癸酉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自稱留後。七月丙子次鳳翔

貞元元年正月丁酉大赦改元罷除陌稅。八月渠封配饗功臣子孫

二年正月丙申詔減御膳之半賜貧乏者以官

三年七月乙卯（纂曰舊史云[illegible]）（[illegible]論之乃下詔）

九年正月癸酉復茶稅（纂曰舊史云初稅茶歲得錢四十萬貫從張滂所奏茶之有稅自此始也）

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帝崩年六十四

史臣曰帝初總萬機勵精治道思政若渴視民如傷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其始也去無名之費罷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嬪嬙放文單之馴象減太官之膳誡服玩之奢解鷹犬而放伶倫止榷酤而絕貢奉百神咸秩五典克從御正殿而冊賢良輟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國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議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華灑翰金鑾無愧淮南之作屬辭鉛槧何慙隴坻之書文雅中興高視前代二南三祖豈盛於斯然而王霸

迹殊淳漓代變揆時而理否則難施苟非交喪之秋輕取鄙夫之論歷觀近世罕不敗亡德宗在藩齒胄之年曾為統帥及出震承乾之日頗負經綸故從初罷郭令戎權次黜楊炎謬計遂欲混同華夷[illegible]南行褒貶之誅北舉鴟梟之伐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饋軍竭民力未聞於破賊一旦[illegible]笑連甍果致五盜僭擬於天王二朱憑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涕零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雖知非竟逐於楊炎而受佞不忘於盧杞用延賞之私怨奪李晟之兵符取延齡之奸謀罷陸贄之相位知人則哲其若是乎貞元之辰吾道窮矣。贊曰聰明文思惟睿作聖保奸傷善聽斷不令御曆三九適逢天幸賜宴之辰徒矜篇詠。范祖禹曰德宗享國不為不久然政尤多而大弊有二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

果致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猎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喘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恩其窮窘則聚斂掊刻益甚於初矣自古姑息愈久而政愈弊年濔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其不知過也是以藩鎮彊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互註）帝始即位恭行慈儉（陳京傳） 始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赫然有正觀之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亂敗踵及（盧杞傳） 相楊炎遂作兩稅法議者以祖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後淮南節度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趙贊又請稅間架筭除陌民益愁怨

朱泚平天下戶口三耗其二（食貨志） 朱泚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同上）李德裕曰政云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親者惟裴延齡韋渠牟訖令謂之亂政（李石傳）曰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闔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本傳）

順宗

順宗（諡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 諱誦德宗長子也母曰昭德皇后王氏（大曆）十四年立為皇太子為人寬仁喜學藝隸書禮重師傅見輒先拜。從德宗幸奉天常執弓矢居左右後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illegible]）宮人為櫂歌（[illegible]）及衆樂間發德宗雖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為對。及裴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其不可故二人者卒不得用（貞元）二十年太子病風且瘖（通鑑曰於金及不能言） 德宗崩即皇帝位（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純為皇子自稱曰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崩年四十六

（史臣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綵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櫂歌絲竹間發德宗歡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憲宗

憲宗（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加諡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諱純順宗長子也母曰莊憲皇太后王氏（貞元）二十年立為皇太子（永貞）元年八月即位罷獻祥瑞九月己巳罷教坊樂工正員官（擧清臣曰開元二年初有內教坊置于禁中蓬萊宮側更置左右教坊于京師以中官為之使曰是不隸太常）

（元和）元年六月癸巳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斛物二段九十以上粟三斛物三段

（六年） 舊史云中書門下奏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官之煩省今內外官給俸料者不下一萬餘員其間有職出異名奉雖本司府寺曠廢替組因循者甚衆況欽財日寡而受祿至多設官有限而入色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文景醲化百王莫先則官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理今天下三百郡一千四百縣故有一邑之地

盈設郡司一鄉之敗從分縣職所費至廣所制全輕伏請鑑綜判
病詳定廢置吏員可併省者併省之州縣可併合者併合之每年
入仕者可停減者停減之此則利寡而易求官少而易理務減冗
食足寬疲瘠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餘職
田祿米大約不過千石自一品已下多少可知艱難已來禁網漸
弛於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
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常袞為相始立限約至李泌又量其
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額去俸存
閑劇之間厚薄頓異將為永式須立常規制從之乃命韋貫之李
絳等詳定減省。詔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人如子視之如傷苟或
風雨不時災祲不給則必除煩就簡借力重勞以圖便安以阜生
業况邦畿之內百役所叢雖勤恤之令亟行而供應之制猶廣重
以經夏炎暵自秋霖澍南畝斲稽稙之功西成失豊登之望內之

口食外牽征徭豈惟轉輸之虞慮有餃殍之患斯蓋理道猶鬱和
氣未通示之於茲良所咨歎

七年四月癸巳詔民田畮樹桑二〔考異曰畮與畝同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

九年八月丙辰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

十二年九月甲寅李愬及吳元濟戰敗之克蔡州元濟伏誅

十三年十一月丁亥命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以求藥。十二月庚
戌迎佛骨于鳳翔

十五年正月宦者陳弘志等反弑帝崩年四十三〔通鑑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以不能明其處實故但云暴崩〕

范祖禹曰陳弘志弑憲宗而穆宗不討賊豈史於憲宗之崩疑
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黨宣宗追怨穆宗以為預謀窮
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弑則無疑矣故正其事曰為弘
志所弑

互註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
刑喜寬仁頻降赦令蠲逋賦賑飢民恩德至矣然與刑未舉
。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曰頔欲朕失人心也〔刑法志〕天
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九所施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
政茲非太平世數年數疊熙符既委至〔李絳傳〕嘗稱太宗元宗之
盛朕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李絳傳〕李絳曰陛下自
視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漢文帝絳嘗盛夏對延英帝
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
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輒詰所以然〔同上〕銳於立功而皇
甫鎛以聚斂取宰相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贊上〕杜黃裳知帝銳
於治因言王道在修己任賢帝嘉納之由是剪夏平蜀滅蔡復

兩河紀律敍張赫然號中興〔杜黃裳傳〕憲宗中興宰不謂得人而致
然邪〔贊上〕逮任精明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廷無幸人〔裴垍傳〕
討蔡出入四年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遂平
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為難也〔裴度傳〕以孝安宗廟以仁牧
黎庶撫剗妖凶復張太平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裴度傳〕今天子
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元宗之度〔吳武陵傳〕新剪蜀亂厲
精致治〔裴垍傳〕懷不廷臣誅畔賊刷五聖憤恥自古中興之盛無
以加聖德不可及。哀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動色
百姓歌樂遍畎畝。聖明寬恕億兆欣戴〔李翱傳〕即位以來躬親
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文所麾莫不
寧順。赫然興起高而猶棄而致此巍巍功治也〔韓愈上表〕

贊曰德宗猜忌刻薄〔[illegible]〕以彊明自任恥見屈於
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己〔[illegible]〕

炎竄杞獄盛傳遂殺丁危今當懲炎朋黨杞對上或諂諛後薦
言相辭不正帝色不悅謂左右曰爾復恨我遂出復為嶺南宜慰
使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崇曰朱泚反帝從姜公輔諫帝田宿侍之不從及帝從梁淳華唐安公）
（主公輔又諫官從儉德宗怒曰朕以公輔材不足任而自求解職既許之將故官朕將賞直取名耳使遠太子左庶子公輔出家北別氏）
任用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而終不悔（崇曰謂德宗以任盧杞可以力拔）
（服叛兵也河南擊而不解則用日給杞乃以為其判市吏曰不建言貸商賈常踐不足則帑藏不給商人以致財用益竭）
（作皆人以杞為貨矣之帝曰人皆指杞好邪而朕不覺）及奉天之難深自懲
艾遂行姑息之政（崇曰德宗自經奉天之難若死不能命即用牢司兵馬代之以姑息方鎮之情由）
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强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
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崇曰韓愈文平蜀平江東平澤潞平易定將其皆削平無不從志）
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崇曰憲宗舉正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誅吳元濟）
（事大臣武元衡裴度數杞議者欲罷兵度曰安二鎮賊平得全大地者元衡度之一勝一負兵家常勢逆吉忌度帝出之由是士奮勇克平淮蔡）自吳元濟誅强藩悍
將皆欲悔過而效順（崇曰謂若王承宗納質畢權入朝之類）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

於復振（李翱論曰章武中興一裴度用則淮蔡鎮為唐之臣度不用則藩鎮為唐之逆故曰天下之逆臣常起於內不起於四）
方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
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崇曰謂信用程异皇甫鎛盡左右繼隨得罪而不自安故）
（中人王守澄陳弘志等由是弑帝於中和殿）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
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昔韓愈言順宗在東宮二十
年天下陰受其賜然享國日淺不幸疾病莫克有為亦可以悲夫
史臣蔣係曰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
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覽
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以同心輔助
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
貞元十年已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
細務多自臨決奸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幸
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機盡

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誅除群盜
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异鎛之聚斂逐群度
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素富閹豎切發苟天假之
年庶幾于理矣。贊曰貞元失馭群盜箕踞章武赫斯削平嚚豭
我有宰衡耀德觀兵元和之政聞于頌聲

穆宗

穆宗（諡曰睿聖文惠孝皇帝）諱恒憲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氏
元和七年立為皇太子
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即皇帝位。九月辛丑觀競渡角觝于魚
藻宮用樂（董衡曰觝典、禮反覆也）
長慶元年正月辛丑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三年三月癸亥旱遣使宣撫理繫囚察官吏
四年正月辛亥詔百官言事。壬申帝崩年三十

史臣曰臣觀五運之推遷百王之隆替亦無常治亦無常亂在人
而已昨降自天當軒皇御宇之秋則百年無事及商辛握圖之日
則四海橫流昔章武皇帝痛國命之不行惜朝綱之將墜乃求賢
俊聽覽英雄果能扼大盜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載已絕之土復
入提封百萬戶受弊之甿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鴻業方
華於好音鼂禹俄傷於短祚苟或有平勃之佐繼以文景之才
則延凌克獻自縮螳螂之臂智與李光敗萌狗鼠之謀殲盜寧窺
孟賁之金賦隸不捨嬰兒之餌觀夫穆主可為痛心不知創業之
艱難不鄙黎元之疾苦謂威權在手可以力制萬方謂冕旒在躬
可以坐馳九有曾不知聚則萬乘散則獨夫朝作股肱暮為讐敵
仲長子所謂至於運從勢去適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
致愚疾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誠哉是言也。贊曰惠皇
不令敗度亂政驕僻偶全實賴遺嬖皇上帝為民立正職何人

哉遜于民命

敬宗

敬宗（謚曰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母曰恭僖太后王氏長慶四年正月穆宗崩即皇帝位。三月壬子減宮禁經費乘輿服御厭貢鷹犬

寶曆元年五月庚戌觀競渡于魚藻宮。九月甲戌觀百戲于宣和殿三日而罷

二年十二月中官劉克明反辛丑帝崩年十八

史臣曰古人謂堯無子舜無父言其賢不肖之相遠也以文惠驕誕之性繼之以昭愍固其宜也有昭憲昭肅英特不群文足以緯邦家武足以平禍亂三子之操行頗異其何道哉寶曆不君國統幾絕天未降喪賴裴度復任弼諧彼狡童分夫何足議。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曰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

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天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係其治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文宗

文宗（諡曰元聖昭獻孝皇帝）諱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貞獻皇太后蕭氏寶曆二年十二月敬宗崩即皇帝位。庚申出宮人三千省教坊樂工翰林伎術冗員千二百七十人縱五方鷹犬停貢纂組雕鏤金筐寶飾牀榻

太和三年三月乙酉罷教坊日直樂工。十一月甲午有事于南郊詔毋獻難成非常之物焚綵布撩綾機杼（撩連彫反。綾力膺反。杼直呂反。撩綾之精者）

舊史云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着紗縠綾羅等衣服帝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比慕卿門地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諸戚為之唯卿非所宜也南郊大赦節文禁止奇貢云四方不得以新樣織成非常之物為獻機杼纖麗若花絲布撩綾之類並宜禁斷勅到日機杼一切焚棄

四年四月壬戌

舊史云詔曰儉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經斯為理本朕自臨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旰忘食宵興疚懷雖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亦諭卿士形于詔條如聞積習流弊餘風未革車服第室相高以華靡之制資用貨寶同啓于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蓋朕教導之未敷使兆庶昧於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于至理歟用念慙歎故茲申勅。又曰寒食節上宴群臣於麟德殿是日新戲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亟命驅出

七年正月壬辰罷吳蜀冬貢茶。閏七月乙卯以旱避正殿減膳撤樂出宮女千人縱五坊鷹犬

八年四月丙戌詔笞罪毋鞭背

九年

舊史云王涯獻榷茶之利乃以涯為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也。九月己巳李訓為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舊史云奸臣李訓鄭注用事不附己者即時貶黜朝廷悚震人不自安下詔曰朕承天之序燭理未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比之風翕然相從實繁蘇怠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跡者咸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繆盭之氣堙鬱未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流風掃清朋附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茲曠然明諭朕意。又云上好為詩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乃知天寶已前曲江四岸皆有宮臺殿百司廨署思復昇平故事故

為擁殺以狀之新造崇義坊彩霞亭
十月辛丑殺王守澄十一月乙巳殺王守涓。壬戌李訓王璠等謀誅中官不克訓奔于鳳翔乙丑仇士良殺王涯王璠等己巳殺韓約
十二月壬申殺李正素顧師邕
開成元年正月乙亥停獻鷙鳥畋犬
二年
舊史曰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所撰供軍圖略序曰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際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三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略者三掎角之師犬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約計中外兵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戶口九三百三十五萬而兵額又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戶資奉一兵今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爲三分之中二給衣賜自留州送使兵士衣食之外其餘四十五萬仰給度支矣。又云上謂宰臣曰新修開元政要如何楊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欲以此書傳示子孫則宜付臣等參定可否緣開元政事與貞觀不同玄宗或好畋遊或好聲色選賢任能未得盡美撰述示後所貴作程豈容易哉

五年正月辛巳帝崩年三十三
史臣曰帝恭儉儒雅出於自然承父兄奢弊之餘當閹寺秉權之際而能以治易亂化危爲安太和之初可謂明矣初在藩邸喜讀貞觀政要每見太宗孜孜政道有意于茲洎即位之後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故事天子隻日視事帝謂宰輔曰朕欲與卿等每日相見其輟朝放朝用雙日可也時憲宗郭后居興慶宮曰太皇太后敬宗母寶曆太后及上母蕭太后時呼三宮太后帝性仁孝三宮問安其情如一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太后宮送物焉得爲賜遽取筆改賜爲奉宗正寺以祭器

打故請易之及有司呈進命陳于別殿具冠帶而閱之容色悽然尤勤于致理凡璟內外群臣宰府進名帝必面訊其行能然後補除中書用鴻臚卿長置爲衢州刺史賈好悟朝辭帝謂之曰聞卿嗜長行對曰政事之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帝曰豈有好之而無妨耶內外聞之悚然而庫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欲盡除之然訓注狂狡之流制御無術失謀既淺幾致顛危所謂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雖旰食焦憂不能弭患惜哉。贊曰昭獻統天惟令德心憤仇恥志除凶慝本孽變穗又生鬼蜮天不好治亂由何息
互註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志選舉好治躬自樸畏然閹官肆虐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及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爲之飲恨流涕而莫

能救止志刑法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傳鄭覃即位十年不得治本。問致太平之難歎曰我思正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李石傳御正殿夜直言恭儉求治傳贊太和後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李德裕傳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李宗閔傳延英召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僧孺曰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爲盛亦足爲治矣牛僧孺傳
武宗
武宗諡曰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太后韋氏開成五年即位
會昌元年正月辛巳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
四年十二月

〇勑郊禮上近獄囚數多寃欵已成多有案覆其兩京天下州府見繫囚已結正及兩度曾經伏欵者並令先事結斷訖申。又云裴左僕射王起頻年知貢舉每貢院考試訖上榜後更呈宰相取可否後入數不多宰相延英論之主司試藝不合取宰相與奪比來貢舉艱難放人絕少恐非弘誘之道帝曰貢院不會我意不放子弟即大過無論子弟寒門但取實藝耳李德裕對曰鄭肅封敖有好子弟不敢應舉帝曰我比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人道路昨楊知至鄭朴之徒並令落下抑其太甚耳德裕曰臣無名第不合言進士之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不於私家置文選盖惡其祖尚浮華不根藝術然朝廷顯官須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習舉業自熟朝廷間事臺閣儀範班行矩則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後始得一班半級固不能熟諳也則子弟成名不可輕矣

五年正月辛亥作仙臺于南郊。八月壬午大毀佛寺復僧尼為民

舊史云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象教寖興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懷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正觀開元亦常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庭宜體予意。石敏若曰佛來中國其始不過聖賢與天下指南歟茲浸盛天下向奉日久殆如三綱五常不可須臾離也唐候佛者三帝代宗憲宗懿宗是也獨武帝奮然不顧不恤怨謗銷其像宅其廬盡變天下兌華千歲之弊於崇朝何謂不世之偉績矣柰幾而愈熾者抑其入于人心者甚固人見佛之廢如疾痛然儒然悵悵然不足其思復之則武宗又安能攖人心於長久嗚呼聖賢注意於異端之初者正為是也

六年三月帝崩年三十三

史臣曰開成中王室寖卑政由閹寺及綴衣將變儲位逐移昭肅以孤立維城嗣茲當璧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計戎車既駕亂果底寧紀律再張聲名復振足以踵章武出師之迹繼元和戡亂之功然後迂訪道之車築禮神之館穢心玄化

物色幽人將致俗於大庭欲希蹤於姑射於是削浮屠之法懲游惰之民志欲矯步丹梯求珠赤水徒見蕭衍姚興之謬悉不悟秦皇漢武之非求盖惑於左道之言偏斥異方之說況身毒西來之教已及千年蚩蚩之民習以成俗畏其教甚於國法樂其徒不異登仙如文身祝髮之鄉久習而不知其醜如吐火吞刀之戲欠觀而便以為神安可正之以咸韶律之以章甫加以笮融何充之佞代不乏人非荀卿孟子之賢維興正論一朝禁毀金狄嗤棄明書結怨於膜拜之流犯怒於鄙夫之口哲王之舉不駭物情前代存而勿論實為中道欲革斯弊以俟河清昭肅明斷然聽斯蔽矣

宣宗

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為不慧。會昌六年三月即位

大中元年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

武宮文五百人放五坊鷹犬。閏三月大復佛寺

二年 七月己巳續圖功臣于凌煙閣

三年 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次對

四年 四月壬申以兩蔡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

九年 七月庚申賑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

十三年 八月癸巳帝崩年五十

贊曰 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子也 [illegible]

之嗣 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之

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illegible]

陳弘志 [illegible] 許 務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

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 [illegible]

劉克明等 [illegible] 文宗恭儉儒雅出

於天性常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 [illegible]

[illegible] 曰 每延英對宰相率漏

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

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為清明然

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挾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

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 [illegible]

[illegible]

云 天下 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為

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 [illegible]

[illegible] 然其奮然除去浮屠之法甚銳 [illegible]

[illegible] 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

[illegible] 以此見非明智

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耳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為明無複仁

恩 [illegible] 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

石敏若曰 朋黨之患極矣天下奇才偉德之士大抵為朋黨之所

銷蕩大中之際位於朝者皆齷齪容悅如白敏中令狐綯號為一

時社石然其施設可觀矣況其下乎天下目宣宗為小太宗而不

知唐亡自宣宗始宣宗徒區區勤儉謹事胥貴耳不知觀化原度

治勢鼓舞長育起人材於朋黨之餘是務小而不務大也

史臣曰 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

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

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曰權豪斂迹二之曰奸臣畏法三之曰閽寺

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

聲載路在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輒不舉

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

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閑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

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嘗視之既瘳即袖金

賜之誡曰勿令勑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

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

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

年候於羅浮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舍我亟去國有災

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

也與眷箕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不足

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摛翰有所慊然。贊曰

李之英主實惟獻文秕政盡去洊歷斯分河隴歸地朔漢消氛到

今遺老歌詠明君

懿宗

懿宗 [illegible] 諱漼 [illegible] 宣宗長子也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

大中十三年八月即位

咸通八年五月丙辰以不豫降因罪出宮人五百縱神策五坊飛龍鷂芽延慶端午節獻女口

十四年三月迎佛骨于鳳翔。七月辛巳帝崩年四十一

史臣曰昔接咸通耆老言恭惠皇帝故事當大中將四海承平百職修舉中外無粃政府庫有餘貲年穀屢登封疆無擾恭惠始承丕搆頗亦勵精延納讜言遵崇耆德數稔之內洋洋頌聲煞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暱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忽其可得乎及釁結蠻陬奸生戍卒發五嶺之輸輓突海動搖徼二蜀之扞防蒸人盡覆徐冠雖殄河南幾空煞循削年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脩淨業以諛佞為愛已以忠諫為妖言位趨陵陂之塗罕勵貞方之節見承負塗之愛豎非次寵升爝頭爛額之輔臣無辜竄逐是以干戈布野窮歲彌年佛骨纔入於

應門龍轜已泣於蒼野報應無必斯其驗歟士夫陵夷禍皆於此雖有文景之資繼難以興焉自致亂王之不昌固其宜矣黃巢凌叟言之涕零。贊曰邦家治亂在君聽斷恭惠驕淫賢良非棄以豎富國儉人備朋奸雄乘釁胎謀道消

僖宗

僖宗(諡曰惠聖恭定孝皇帝)諱儇(呼玄反)懿宗第五子也母曰惠安皇太后王氏

咸通十四年即位大赦免水旱州縣租稅

乾符四年三月黃巢反陷鄆沂二州。中和四年七月壬午黃巢伏誅

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叛

文德元年三月癸卯帝崩年二十七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穆宗[illegible]敬宗王守澄[illegible]文宗仇士良立武宗馬元贄立宣宗王宗實等立懿宗劉行深等立僖宗楊復恭等立昭宗)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者朝廷之本也始即位者人君之本也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懿僖當唐政之始衰而以昏庸相繼乾符之際歲大旱蝗民愁盜起其亂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歐陽脩曰[illegible])

昭宗

昭宗(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諱曄懿宗第七子也母曰恭憲皇太后王氏始封壽王僖宗疾楊復恭率兵迎壽王即皇帝位

天佑元年六月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會李克用王建兵以討朱全忠八月壬寅全忠以兵犯宮門帝崩年三十八

哀帝

哀帝(後唐明宗追諡曰昭宣光烈孝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皇太后何氏朱全忠弒昭宗矯詔立為皇太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即皇帝位

梁開平二年二月遇弒年十七諡曰哀帝

贊曰自古亡國未必皆庸愚暴虐之君也其禍亂之來有漸積及其大勢已去適丁斯時故雖有智勇有不能為者矣可謂真不幸也昭宗是已昭宗為人明雋([illegible]曰)初亦有志於興文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徒以益亂自唐之亡也其遺毒餘酷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壞極亂而後止跡其禍亂其漸積豈一朝一夕哉

又贊曰劝華受命揖讓告終逆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祚義則之禍非止二宗

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三

建陽慎獨齋新刊

唐志

禮樂志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由學校下至閭里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

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牵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遜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饗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李義府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方得幸多希旨傅會事既施行議者皆為非上元中詔復貞觀禮終高宗世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遂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至玄宗時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上乃詔王仲丘等撰定為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王涇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為郊祀錄元和末韋公肅又為禮閣新儀王彥威為曲臺新禮又采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為續曲臺禮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于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為虛名也。五禮一曰吉禮大祀天地宗廟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小祀山林川澤凡歲常祀二十有二冬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羽俱反請雨祭名）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蜡鋤駕反年終祭名爾雅曰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春

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神州典曰神州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內地名也注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大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凡祭祀之節有六一曰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之晨祼六曰進熟饋食七祀各因其時享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霤以季夏土王之日（霤力救反中霤也）門厲以秋行以冬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孟冬祫于太廟之禮在乎壇壝（以水反壝也）宗廟之間禮盛而物備者莫過乎此也其壇壝之上下壝門之內外次位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登降之節可推而見也自周衰禮樂壞于戰國而廢絕于秦漢興六經在者皆錯亂散亡雜偽而諸儒方共補葺以意解詁未得其真而讖緯之書出以亂經矣自鄭玄之徒號稱大儒皆主其說學者由此牽惑沒溺而時君不能斷决以為有其舉之莫可廢已

也是郊丘明堂之論至於紛然而莫知所止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魄寶也又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後世莫能廢焉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皆祀五天帝至高宗時顯慶二年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易詩書禮樂春秋以孝經言有緯書益讖未夏賢良之說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故曰緯書有鄭氏以為昊天上帝有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及大微五帝由是有六天之說而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玄說而南郊祈穀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開元中王仲丘建曰按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曰郊

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而鄭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于况反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又曰月令大雩大事帝皆感祭也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貞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於明堂以元帝配貞觀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於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並

配則天垂拱元年用元萬頃范履冰之說由是郊丘諸祀皆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開元十一年親享圜丘張說等為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三祖並配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古者祭天於圓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方位既別而其燔瘞灌獻禮樂器數瘞於計反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萬歲元年親享南郊始合祭天地睿宗即位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苦沃反帝嚳高辛氏大祭祀周禮五年一禘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群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向則漢嘗合祭矣褚無量郭山惲等惲紆粉反皆以曾言為然是時睿宗將祭地於北郊故曾之議寢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終唐之世莫能改也為禮者可不慎哉夫男女

之不相褻於內外也況郊廟乎。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而諸儒之說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為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像衆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唐高祖太宗時寓于圓丘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帟幕為之帟羊益反幕音莫帟平帳也在上曰幕皆以繒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鴟處脂反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訖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圓丘。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而禮家之說世數不同然記禮大儒荀卿劉歆班固王肅之徒以為七廟者多蓋自漢魏以來創業之君特起其上世微又無功德以備祖宗故其初皆不

然立七廟(唐)武德元年始立四廟曰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朱子奢請立七廟虛太祖之室以待於是尚書八座(一令二僕射分尚書為六曹謂之八座)議禮曰天子三昭三穆(父為昭子為穆昭明也穆敬也)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祔弘農府君及高祖為六室中宗(神龍)元年立始祖為七廟議者欲以涼武昭王為始祖張齊賢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至祫祭(祫胡夾反大合祭)(禮三年一祫)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玄王周祖后稷其世數遠而遷廟之主皆出太祖後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於太祖故也唐受天命景皇帝始封之君太祖也以其世近而在三昭三穆之內而元皇帝以上皆以屬尊不列合食今宜以景皇帝為太祖博士劉承慶尹知章議曰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廟者禮也而王迹有淺深太祖有遠近太祖

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者不遷親盡者則毀今以太祖近而廟數不備乃欲於昭穆之外遠立當遷之主以足七廟而乖迭毀之義不可天子下其議祝欽明兩用其言。其非常祀天子有時而行之者曰封禪(時戰反)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唐太宗已平突厥而年穀屢豐群臣請封泰山太宗遣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群臣言封禪者多乃命顏師古等集當時名儒雜議不能決於是房玄齡魏徵[illegible]衆議奏上之(通鑑六年正月魏徵諫封禪而罷唐書志及[illegible]以為太宗[illegible]文貞公故事及王方慶文貞公傳[illegible]以為太宗欲封太山以魏徵諫而罷今兩存之意顧)

范祖禹曰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illegible]參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之證亦預焉正觀之末復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其議曰玉牒玉檢盛以金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遂著于禮十五年將東幸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彗祥歲反妖星)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陶瓦為酒尊匏爵[illegible]自然也秸古黠反稈也[illegible])(稾秸之尚[illegible]也)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蒼色也)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為(刻木為之亦[illegible])是歲正月天子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之禮親封玉冊置石𥖁(音咸石篋也)聚五色土封之明日又封玉冊于登封壇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之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乃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壇曰舞鶴臺登封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以紀瑞焉元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群

臣多言封禪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泰山為玉牒玉匱石𥖁皆如高宗之制玄宗問前事何為秘玉牒賀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秘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寮張說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天子將巡狩告於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于某巡守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將發告于圜丘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見會之明日考制度太常卿采詩陳之以觀風俗命市納賈(公土反)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時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為不恭宗廟有不順為不孝皆黜其制度衣服者為叛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爵賞之皇帝視學設大次於學堂後其日皇帝乘馬祭酒率監官學生迎于道左皇帝入次

獻經侍講執如意者與文武學生皆詭位堂下若賜會則侍中宣制
皇帝返次群官既會皇帝還監官學生辭於道左。皇帝孟春辛亥
享先農遂以耕籍皇帝耕止三推推也同下反排也諸王耕五推尚書卿
九推籍田之穀斂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粢泰反盛在器及五齊才細反三
酒犧牽所食牲籍田祭先農貞觀三年太宗親耕於東郊開元二十
三年玄宗親祀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壟止肅宗乾元二年
躬九推焉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籍田太常修撰韋公肅乃
擦禮儀條采開元乾元故事草其儀以水旱用兵止。皇后歲祀
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采三條內外命婦一品采五條
二品采九條。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
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奠堂練反上丁釋菜奠以先聖先師配勞饌父祀也貞觀二
年太宗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
廟二十一年詔左丘明等二十二人皆配享之左丘明小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

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玄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象圖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
聖可謚曰文宣王二十八年詔春秋二仲上丁祭之開元十九年始置
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
命將發日引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
尊太公為武成王祭典與文宣王比以歷代良將秦白起等為十哲
象坐侍劉安世曰白起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于左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樂毅列于右
司馬溫公曰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
人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
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德宗建中三年詔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焉貞元二年
尚書關播奏太公稱大賢下乃置亞聖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
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

亞聖十哲之名自是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四年兵
紆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
止六韜勳業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
官用太常卿以下百官議之多請如紆言左司郎中嚴涗等涗[illegible]反議
曰按紆援典訓尊卑之節當矣抑猶有未盡夫大名徽號不容虛矣
而太公兵權奇詐之人耳當殷之失德諸侯歸周遂為佐命祀典不
云乎法施於人則祀之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
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皆宗之法施於人矣貞觀中以太公兵家者
流始令磻溪立廟磻溪薄官反上元之際執事者苟意於兵遂封王爵既擬
文宣彼於聖人非倫也謂宜去武成王號復為太公廟奠享之制如
紆請陸淳等議曰武成王殷臣也紂暴不諫而佐周傾之夫尊道者
師其人使天下之人入是廟登是堂稽其人思其道則立節死義之
士安所奮乎聖人宗堯舜賢夷齊不法桓文不贊伊尹殆謂此也武

成之名與文宣偶非不刊之典也臣愚謂罷上元追封立廟復磻溪
祠有司以時享斯得矣令狐建等議曰兵革未靖宜右武以起忠烈
今特貶損非勸也且追王爵以時祠為武教主文武並宗典祀已久
改之非也乃詔以將軍為獻官餘用紆奏。二曰賓禮以待四夷之
君長與其使者蕃國主來朝遣使者迎勞勞郎到反慰也皇帝已即御座蕃
主入其有獻物陳於其前奉贄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
承旨曰朕其受之。三曰軍禮皇帝親征纂嚴武弁御輿以出即御
座侍中跪奏禮畢皇帝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乃類于昊天上帝其
奠玉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于社造于廟各如其禮軍將
飲福于太稷廟其凱旋則陳俘馘於廟南門之外俘芳無反囚也馘古或反截也軍
實陳于其後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兵部承詔遂命將師簡軍士除
地為場別墠地於北廂南向墠常演反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群集於
墠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和門周禮大司馬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康成曰軍營以車為之都墠之

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少者在前長者在後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旗勇者持鉦(諸成反鐃也以止鼓於楯中上下通)鼓刀楯爲前行(通作于屑反)持矟者次之(矟色角反長矛八尺者謂之矟)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卧則跪旗舉則起舉青旗爲直陣舉白旗爲方陣舉赤旗爲銳陣舉黑旗爲曲陣舉黃旗爲圜陣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於其後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射之達於右腢爲上射(腢五口反肩前)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射(髀部禮反股也髃以沼反肩骨)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廚。四曰嘉禮皇帝加

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云云。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賀曰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昇)臣等謹上千秋萬歲壽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尚食具牢饌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饋求位反進食也)執爵而酳(酳羊晉反以酒漱口也)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敎史執筆錄善言善行。五曰凶禮唐初李義府許敬宗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卹一篇由是天子凶禮闕焉國有大故皆臨時采掇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焉。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於有形而必弊聲藏於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於千萬歲之後無不得焉三代既亡禮樂失其本自漢以來歷代莫不有樂作者各因其所學雖清濁高下時有不同然不能出於法數至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則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本其風俗之所由至隋滅陳鄭譯

牛弘之徒皆名知樂相與讓定依京房六十律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律以當一歲之日又以一律爲七音音爲一調凡十二律爲八十四調其說甚詳唐興即用隋樂武德元年詔太常少卿祖孝孫等定樂既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者聖人沿情以作樂國之興衰未必由此杜淹曰陳將亡也有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之所起帝曰夫聲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魏徵曰孔子稱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司馬溫公曰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可

泱[illegible]風采儀也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柰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二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十一年張文收復請重正餘樂帝不許曰朕聞人和則樂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凡植者為簨橫者為簴簴以縣鍾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簴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簴○凡樂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自漢以來惟金以鍾定律呂故其制度最詳其餘皆略而不著而其物名具在○初祖孝孫已定樂乃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一曰豫

和二曰順和三曰永和四曰肅和五曰雍和六曰壽和七曰舒和八曰太和九曰昭和十曰休和十一曰正和十二曰承和用於郊廟朝廷以和人神○初隋有文舞武舞至祖孝孫定樂更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舞者各六十四人文舞左籥右翟武舞左干右戚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也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乃製舞圖命呂才以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為四陣象擊刺往來後更名七德舞舞初成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帝曰方四海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正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以童兒六十四人舞號九功舞以象文德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百八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初朝會常奏破陣樂舞高宗即位不忍觀之乃不設後幸九成宮置酒韋萬石曰破陣樂舞所以宣揚祖宗盛烈以示後世今久廢群下無所稱述非所以發孝思也帝復令奏之舞畢嘆曰不見此樂垂三十年追思王業勤勞若此朕安可忘武功耶群臣皆稱萬歲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三

建陽慎獨齋新刊

唐志

儀衛志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徐而不譁其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慎重也故慎重則尊嚴而肅恭夫儀衛所以尊君而肅臣其聲容文采雖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車服志

唐初受命車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車輿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儗魚正反潛也凡天子之車曰玉路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金路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也象路者行道所乘也金根車者耕藉所乘

也安車者臨幸所乘也四望車者拜陵弔臨所乘也皇太子之車三金路者從祀朝賀納妃所乘也軺車者軺餘招反小車出入行道所乘也四望車者臨弔所乘也一品之旜九旒旜諸延反爾雅因章曰旜以帛為之因其文章不畫也又以周禮通帛為旜旒力求反九旒至九游至軫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侯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鞶纓就亦如之鞶蒲官反大帶一品有象輅二品三品有革路四品有木路五品有軺車。凡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袞冕者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鷩冕者鷩必列反有事遠主之服也毳冕者毳充芮反祭海嶽之服也絺冕者絺丑知反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皇太子之服六袞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遠遊冠者謁朝還宮元日朔日入朝釋奠之服也公服者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弁服者朔望視事之服也群臣之服二十有一袞冕者一品之服也鷩冕者二品之服也毳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冕者五品之服也周禮注司服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七品以上綠九品以上碧天子有傳國璽又八璽皆玉為之神璽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勞郎到反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皆泥封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璽于御座行幸則合八璽太宗刻受命玄璽以白玉為螭頭螭丑知反無角如龍而黃文曰皇天受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為寶。初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菟音兔其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廂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騶[illegible]反北方諸州玄武符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討皆給馬大將出賜旌以顓賞節以顓殺顓專同唐制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及國

之符節有事則請于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于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垂拱天授並則天年號改佩魚皆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中宗年號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景雲中睿宗年號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當時服朱紫佩魚者衆矣。時皇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劉子玄議曰今古大夫乘車以馬為騑服魏晉朝士駕牛車如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代據鞍顧眄則鞍馬行於軍旅戎服所便近古東車則衣朝服單馬則衣褻服比者法駕所幸侍臣朝服乘馬舍車而策韁不易何有褒衣博帶革履高冠車中之服也韈而鐙跣而鞍非惟不師古亦自取驚㬋太子從之

曆志

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傅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專用大衍之策則曆術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終始二百九十餘年而曆八改初曰戊寅元曆曰麟德甲子元曆曰

開元大衍曆曰寶應五紀曆曰建中正元曆曰元和觀象曆曰長慶宣明曆曰景福崇玄曆而止矣高祖受禪將治新曆道士傅仁均與庚儉參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高宗時戊寅曆益疎淳風作甲子元曆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自太初至麟德曆有二十三家與天相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曆本議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晉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變於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變乎八人在天地之中以閏盈虛之變則閏餘之初而氣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日者也表裏之行朓朒之變皆紀之以日而從月者也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寶應元年六月望戊夜月蝕三之一官曆加時在日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曆不與天合詔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題曰五紀曆後與大衍頗異詔徐承嗣與雜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曆建中四年成名曰正元憲宗即位徐昂上新曆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穆宗立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昭宗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邊岡等改治新曆

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玄

天文志

昔堯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正四時至舜則在璿璣玉衡（璿[illegible]反）以齊七政（璣音機）雖二典質略存其大法自三代以來詳矣詩人所紀婚禮土功必候天星而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逆順至於周禮測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察候皆可推考（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略依古洛下閎作渾天儀（渾儀本文 揚雄言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二[illegible]之[illegible]注云案天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故云莫之能違也）以候天地至於星經曆法皆出於術數之學唐興太史令李淳風浮圖一行尤精其術貞觀初淳風言渾儀無黃道太宗因詔為之至七年儀成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

時四游儀仰以觀天之辰宿下以識器之晷度皆用銅帝稱善置於凝暉閣用之測候玄宗又詔一行與梁令瓚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櫃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鉤鍵關鏁（鍵巨偃反鏁蘇果反鍵謂鑰鏁謂鑰也）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一行作大衍曆詔太史測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為定數其議曰源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徑其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

子當闕疑而不識也而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以六家之說迭為矛楯（楯食尹反與盾同）誠以為蓋天耶（揚雄法言或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注云卯閒辭也言天以蓋難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為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寖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

五行志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有五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用於人也非此五物不能以為生而闕其一不可是以聖王重焉夫所謂五物者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謂之五行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其餘動植之類各得其氣之偏者其發為英華美實氣臭滋味羽毛鱗介文采剛柔亦皆得其一氣之盛至其為變怪非常失其本性則推以事類吉凶影響其說尤為委曲繁密蓋王者之有天下順天地以治人而取材於萬物以足用若政得其道而取不過度則天地順成萬物茂盛而民以安樂謂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傷夭民被其害而愁苦則天地之氣沴（沴郎計反又徒典反水不利下同）三光錯行陰陽寒暑失節以為水旱蝗螟風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時雨非其物或發為氛霧虹蜺光怪之類此天地災異之大者考其所發驗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類至然時有推之不能合者豈非天地之大固有不可知者耶語曰迅雷風烈必變蓋君子之畏天也見物有反常而為變者則恐有以致而為之戒懼至為災異之學者不然莫不指事以為應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初不相附屬而向為五行傳

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依洪範之書失其倫理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故考次武德以來略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其事應云

地理志

自秦變古王制亡始郡縣天下更漢晉分裂為南北至隋滅陳天下始合為一乃改州為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唐興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又置都督府以治之然天下初定權置州郡頗多太宗三年始命并省（初隋末喪亂羣盜起所在據州郡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高祖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乃命大加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景雲二年（示齊）分天下郡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既而以其權重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為東西道增置黔（巨今反）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兼唐之盛時開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

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單市連反下同盡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唐之戶口推開元為最盛是以舉之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九應受田一千四百四十萬二千八萬六十頃考隋唐地里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盛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殆忽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

選舉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太學生五百人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凡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而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以齒文叙長少焉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來獎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于州縣皆有數武德元年令貴宗文武等并定學者國子太學四門生合三百員郡縣學亦各置生員既即位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于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術乃於門下別置弘文館又增置書律學自天下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屯營飛騎亦置生遣博士為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餘人十四年幸國子監觀釋奠命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帛有差是時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永隆二年高宗劉思立建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惟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粗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閱禮

焉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人時進士李權陵侮昂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自今委禮部侍郎試貢舉人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大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是歲賈至為侍郎建言歲方鉅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初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長慶三年穆宗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隱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遂使時君篤意以為莫此之尚及其

後世俗益媮薄上下交數因以請被其聲病可以爲有司之責捨是則汗漫而無所守遂不復能易嗚呼乃知三代鄉里德行之舉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太宗時冀州進士張昌齡(太宗幸翠微宮昌齡獻翠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王公瑾有名於當時考功員外郎王師旦不署以第太宗問其故對曰二人者皆文采浮華擢之將誘後生而弊風俗其後二人者卒不能有立寶應二年楊綰上疏言進士科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李栖筠等議曰今試學者以帖字爲精通不窮旨義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取士試之以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蝸蚓之餌垂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三代之選士

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年豈非學行之效耶今綰所請實爲正論請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有小學增博士貞厚其廩稍選通儒碩士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大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桒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楊綰言雖不行識者是之其後文宗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元宗二十五年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大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昧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淳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嘗論公卿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爲浮薄世所共患也唐興世崇儒學雖其時君賢愚好惡不同而樂善求賢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師外至州縣有司常選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畧翹關(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

過一尺翹祁遙反)拔山絕藝奇伎莫不兼取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泰山梁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才偉論非常之人亦時出於其間不爲無得也。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凡一歲爲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貞觀二年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爲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四時注擬(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州府不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選者九千餘人林甫隨材銓敘各得其所時人稱之)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爲勞乃復以十一月選至三月畢

太宗嘗謂杜如晦曰今專以言辭刀筆取人而不悉其行至後敗職雖刑戮之而民已斂矣乃欲放古令諸州辟召會功臣行世封乃止他日顧侍臣曰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今公等不知人朕又不能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欲使人自舉可乎而魏徵以為長澆競又止

初銓法簡而任重高宗顯慶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張仁禕又造姓歷改狀樣銓歷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偽主符告而矯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遞差選限增譴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遏之然猶不能禁大率一人競一官餘多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謀為黜落之計以僻書隱學為判目無復求人之意而吏求貨賄出入升降至武后時魏玄同深嫉之因請復古辟署之法不報（時補闕薛謙光上疏以為選舉之法宜得賢才取捨之間風化所繫今之選人咸稱覓舉奔競相尚諠訴無慙云云）初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而其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長安二年（則天）舉人授拾遺補闕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凡百餘人明年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試官之起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脫校書郎）。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敕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郎也玄宗即位張九齡上疏言縣令刺史陛下所共理尤親於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為斥逐非少重其選不可又曰古者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名行而流品不雜今吏部始造簿書以備遺忘而反求精於案牘不急人才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於是下詔擇京官有善政者補刺史歲十月按察使校殿最（上功曰最下功曰殿）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戶部長官總覈之以為升降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縣令宣政殿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開元十八年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蕭嵩以為非求材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選人才業優異有操行及遠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隨材甄擢之德宗時沈既濟極言其弊曰近世爵祿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大而已入仕之門太多（開元二十一年判自今選人有才業殊有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蔡甲不復引過門下進有出閒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遂行之足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員吏自佐史以下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世胄之家大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常臣以為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材受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明不可得而知則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不失猶乖得人况衆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擇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蔽矣不可以坐守刑弊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遂詔行其議未幾或言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德宗諭贄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周以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行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才署職也今之宰相則往相臺省長官乃付求之年輔當有為長官之時則不當舉一吏為宰相之長官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求才賢處考探責情）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按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

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各
僞命之徒非不溥行之人貪叨賄貨儒弱姦宄下詔之日隨登而發
通天數十去八九矣如是人少而員寬事数而官省賢者不奨而自
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
平何必外辟方鎮于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
有美惡而行之由法令是以州郡察舉在兩漢則理在魏齊則亂吏
部選集在神龍景龍則紊（並中宗）在開元天寶則理（並玄宗）當其時久承
非平行以法術糜賞不軼（夷貨功）威刑必齊由是而理匪用吏部而臻
此也向以此時用辟召之法則理不盃久乎天子雖嘉其言而重於
改作訖不能用唐取人之路蓋多矣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共
部禮部聚人郎官得自定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
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
即任七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
選法不著故不復詳可

建陽慎獨齋新刊

唐志

百官志

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故其官司之別
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職定位其辨貴賤叙
勞能則有品有爵有勳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群工治百
事其為法則精而密其施於事則簡而易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
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
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於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
切之苟且故其事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
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然是時已
有員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

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
多莫能徧舉自中世已後盜賊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
（開元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宰相之
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
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
國政此宰相職也（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
監參預朝政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
（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
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
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
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
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
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

元年以黃門侍郎侍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侍舉等始自是之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德宗正元三年謂李泌曰自今乃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部禮部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對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是之乃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等為之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憲宗時以翟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隷中書門下省初太宗即位命京官三品以上更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訪問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侍制于武德殿西門求特勅臣撰為制勅事皆侍制于集賢門崇儒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侍制則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

三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三公皆不設官屬

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一曰吏部二曰戶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庶務皆會决焉

○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曰受二曰報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宣告之節以歲終為斷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尚書令曰太常伯侍郎曰少常伯光宅元年改尚書省曰文昌都省垂拱元年曰都臺長安三年曰中臺

左右僕射各一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龍朔二年改曰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

左丞一人右丞一人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刑部工部右丞總焉龍朔二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

吏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勞効較其優劣而定其留放為之注擬五品以上以名上而聽制授六品以下量資而任之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勳四曰考功九文官九品有正有從自正四品以下有上下為三十等九文散階二十九流外九品取其書計時務其校試銓注與流內畧同謂之小選

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二曰嗣王郡王三曰國公四曰開國郡公五曰開國縣公六曰開國縣侯七曰開國縣伯八曰開國縣子九曰開國縣男

司勳郎中掌官吏勳級

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試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上功曰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

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校讎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句若侯反）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蓋明臟反）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為上上一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為下下

戶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顯慶二年改戶部曰司戶度支曰司度金部曰司珍倉部曰司庾光宅元年改戶部曰地官天寶十一載改金部曰司金倉部曰司儲）。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姻婚繼嗣之事以為尚書侍郎之貳。度支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途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倉部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

禮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武德三年改儀曹郎曰禮部郎中司藩郎曰主客郎中龍朔三年改禮部曰司禮祠部曰司禋膳部曰司膳光宅元年改禮部曰春官）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為尚書侍郎之貳凡景雲慶雲為大瑞白狼赤兔為上瑞蒼烏朱鴈為中瑞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以聞。祠部員外郎掌祠祀享祭之事。膳部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員外郎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大將專決還日具上其罪（龍朔三年改兵部曰司戎職方曰司城駕部曰司輿庫部曰司庫光宅元年改兵部曰夏官天寶十一載改兵部曰武部駕部曰司駕）凡武散階四十有五自四品以下皆番上於兵部以遠近為八番三月一上三千里外者免番餘直諸衛為一二番皆月上每番閱彊毅者直諸衛番滿有將畧者以名聞。職方

郎中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鎮戍（春遇反以人守邊曰戍從人從戈）烽候（候望者以烽燧置古之遠亭有寇舉火夜曰烽晝曰燧）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駕部員外郎掌輿輦車乘傳驛（傳張戀反驛也）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員外郎掌戎器鹵簿儀仗元日冬至陳設祠祀喪葬辨其名數而供焉

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之政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龍朔三年改刑部曰司刑都官曰司僕比部曰司計司門曰司關光宅元年改刑部曰秋官天寶十一載改刑部曰憲部比部曰司計）。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為尚書侍郎之貳。都官員外郎掌俘隸簿書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訴免。比部員外郎掌句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之物。司門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

工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之事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武德三年改起部曰工部龍朔二年曰司平屯田曰司田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川光宅元年改工部曰冬官天寶十一載改虞部曰司虞水部曰司水）。工部郎中員外郎掌

他土木之工役程式爲尚書侍郎之貳。屯田員外郎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虞部員外郎掌京都衢衖苑囿山澤草木及畋獵之事。水部員外郎掌溝洫漁捕運漕碾磑之事[illegible]

門下省侍中二人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叅總而顓判省事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史官既書復涖其記注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武德元年改侍內曰納言三年曰侍中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侍中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神龍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開元元年曰黃門省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

門下侍郎二人掌貳侍中之職元日冬至奉天下祥瑞侍中闕則涖封符券給傳驛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曰東臺侍郎武后垂拱元年曰鸞臺侍郎天寶元年曰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曰黃門侍郎大曆二年復舊

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隋廢散騎常侍貞觀元年復置十七年爲職事官顯慶二年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曰侍極

左諫議大夫四人武德元年置諫議大夫龍朔二年曰正諫大夫貞元四年分左右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匭居妻反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理匭使其後同爲一匭

給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宜武德三年改給事郎曰給事中

左補闕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

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以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入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貞觀初出爲起居郎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天授元年亦如之

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武后延載元年改符璽郎曰寶郎開元元年亦曰符寶郎

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禮儀輕重皆叅議焉武德四年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已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讀同中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務號館主給事中一人判館事神龍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曰修文館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景雲中減其員數復爲昭文館開元七年曰弘文館校書郎又有校理讎校錯誤等官長慶三年與詳正學士講經博皆罷學以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未登朝曰直館

校書郎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凡學生教授考試如國子之制有學生三十八人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供進筆二人典書二人搨書手筆匠三人

中書省中書令二人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受六品以上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大祭祀則相禮親征纂嚴則戒飭百官臨軒冊命則讀冊若命於朝則宣授而已冊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文章獻納以受記事之官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尚書令曰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書省曰西臺中書令曰內史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中書令曰紫微令天寶元年曰右相至大曆五年紫微侍郎乃復爲中書侍郎

侍郎掌貳令之職朝廷大政叅議焉臨軒冊命爲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授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

舍人六人掌侍進奏叅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

諫六則署行

右散騎常侍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右拾遺六人掌如門下省

起居舍人二人掌修記言之史錄制誥德音季終以授國史

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侍讀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著最於外

開元十三年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為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皆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侍讀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撿討官文學直六員兼錄書者為書直又置書直以有官者為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學士貞元初置編錄官四年罷大學士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四年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學士皆用五品如貞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非登朝官者為校理餘皆不

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開元末徙于中書省天寶後曰史館修撰

秘書省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

武德四年改少令曰少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監曰太史少監曰侍郎丞曰大夫秘書郎曰蘭臺郎武后光宅元年秘書省曰麟臺太極元年曰秘書省

司天臺監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而占

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隸秘書省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秘書閣局令曰秘書閣郎中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不隸麟臺俄改曰渾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改天文博士曰靈臺郎曆博士曰保章正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不隸秘書省景雲元年又為局隸秘書省勅月為監復為局二年改曰渾儀監開元二年復曰太史監改令為監十四年復為司以監為令天寶初復為監自是不隸秘書省乾元元年曰司天臺藝術人韓穎劉烜建議改令為監置通玄院及主簿置五官監候及五官禮生十五人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監察御史顯舉不如法者

高宗改治書侍御史為中丞以避帝名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大夫曰大司憲中丞曰司憲大夫武后文明元年

文曰肅政臺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左臺知百司監軍作右臺察州縣省風俗尋命左臺兼察州縣兩臺歲再發使入人路然將治獄曰嚴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兩臺御史有假有稅撥有何外有試至神業勃皆廢景雲三年以兩臺望齊糾舉苛察有撤獄共頗乃曖右臺於和元年復置歲中以尚書省雜左臺月除而右臺數藝至依役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罷之分臺復有徵誅事竹內按奉或康或擇諸使下官亦如之會昌初升大夫中丞品京都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得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留臺務而二院御史推不常備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新可聞者署其歷名訖以鳳閣其後御史被悉著少匿狀望御開元十四年乃定習係史一人知其日勃狀題告導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雜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禁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失

侍御史掌糾舉百寮及入閤承詔知推彈雜事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正班列於閤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朝會則乘馬具服戴黑豸升殿巡幸則往來門旗之內檢校文物虧失者

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莅焉九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善

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申者凡戰伐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奏之

肅末喜殿內侍御史裏寧元年和相特置察并錄二人武德元年改曰殿中侍御史龍朔元年置監陞御史裏行省后文明元年置殿中裏行後亦尊以裏行名官長安二年置內供奉侍御史入朝則貞殿中侍御史隨儀分入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同開元以降權為狀御史而殿中裏如庫藏宮門內事開元中監察御史兼處傳驛至二十五年輸啟兩京館驛大曆中分察尚書省大同

太常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

龍朔二年改太常寺曰奉常寺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武后光宅元年復改太常寺曰司禮寺

光祿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酒醴膳羞之政

衛尉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兵器入者皆籍其名數。

宗正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天族親屬籍以別昭穆

太僕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廐牧輦輿之政
大理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折獄詳刑凡罪抵流死皆上刑部覆於中書門下繫者五日一慮（龍朔元年改曰詳刑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刑寺）
鴻臚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賓客及凶儀之事
司農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倉儲委積之事
太府寺卿一人少卿二人掌財貨廩藏貿易凡四方貢賦百官俸秩謹其出納祭祀幣帛皆供焉（龍朔二年改太府寺曰外府寺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司府寺中宗即位復曰大府寺）
國子監祭酒一人司業二人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大學廣文四門律書筭凡七學天子視學皇太子齒胄則講議釋奠執經論議歲終考學官訓導多少為殿最
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掌輔導皇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自太師以下觀其人不必備先天元年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録府事府尋廢）

太子賓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正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定員四人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
左諭德一人掌諭皇太子以道德隨事諷贊
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經教授
崇文館學士二人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

兵志

唐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置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為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彍騎（上郭反也下同）彍騎又變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始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驃匹召反勃疾也）析關中為十二道（高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寧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置府三年更以為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

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相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號曰彍騎（隋置十二衛唐因之曰羽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日禦衛曰候衛為左右焉號彍騎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請停上下[illegible]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糗糧並廢矣六軍宿衛皆市人及[illegible]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所起於邊將之屯防者自高宗以後都督帶使

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遂陷兩京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始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唐遂以亡。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乾元元年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

徼巡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制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急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代宗以射生軍入禁中清內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永泰元年吐蕃入寇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儀鳳中以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此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僕卿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遊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卿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食貨志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用而下不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量其入而出之以為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佚讀與逸同)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

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分扶問反後同)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易以豉反)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為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為之大蠹(蠹都故反若木之蠹物)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上角反)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榷訖岳反專其利以入官謂之榷後同)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為矣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凡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永業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凡庶人徙鄉及貧無以葬者許[illegible]

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若沒之以授無田者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正役不過五十日其凶荒則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illegible]）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大畧及其成效如此高宗承之海內人安數引刺史入閤問民疾苦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及李義府許敬宗用事役費並起永淳以後給用益不足加以武后之亂紀綱大壞民不勝其毒玄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二十二年詔男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州縣上戶口登耗採訪使覆實之刺史縣令以為課最。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絹供春綵因詔江南亦以布代租是時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子驕於佚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其所入於是錢穀之臣始事朘刻（[illegible]）及安祿山反兩京陷沒民物耗弊天下蕭然肅宗即位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籺為糧（[illegible]）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

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太宗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二年（[illegible]）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魚朝恩持恩擅權代宗與元載日夜圖之及朝恩誅帝復與載貳君臣猜間不協（[illegible]）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為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濯至再三欲以先天下然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而諸道尚侈麗以自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屈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初陳京請借富商錢（[illegible]）德宗乃以趙贊判度支（[illegible]）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衆若被盜然（[illegible]）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肅宗時第五琦（[illegible]）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商本錢至德宗時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潰散（[illegible]）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糴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illegible]）

斛斗錢一貫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市估音古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趙贊復請稅間架算除陌而民益愁怨所謂稅間架者每屋二架為間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算乃入人室廬計其數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貲皆出坐事之家及涇原兵反大譁長安市中呼故反曰不奪爾商戶僦貸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德宗時癘疫水旱戶口減耗賦役日重帝以間架相陸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

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隳於避地隳許規反毀也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詰叶反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囷區倫反圓廩直輕而眾以為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緡估音古算所以計數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求此誘之為姦歐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為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廢費者省之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為二等州率下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纊百穀繒疾陵反纊苦謗反絮也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人所為者租稅取焉官所為者賦斂捨焉國朝著令稅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今兩稅效算緡之末法估資產為差以錢穀定稅所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貿所有貿莫候反交易也耕織之力有限而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為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也近者萬錢為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給也宜令有司覆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為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

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榷鹽以入直榷酒以納資榷音角解在前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頒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辦蒲莧反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畬蕪矣畬音余三歲治田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搥骨瀝髓苟媮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織粟不暇舂貧者奔迸迸北諍反走也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繇考覈不切事情之過覈下革反覆實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不得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已輸縑

農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宜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務軍食凶荒不遑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他代反以物借人又音特從人求物也下同）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為名主以巡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貴而止糶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家為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取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稼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為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為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牣而振反滿也）但定稅之

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為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為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更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惟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初德宗居奉天儲畜空窘嘗遣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等皆徼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羨上羊面反饒也謂以其餘為羨）常州刺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延齡死而人相賀

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兩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鹽估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人不堪其弊韋渠奏小人因宮市為奸其偽難辨宜下府縣供送帝許之中官言百姓賴宮市以養者也渠反得罪憲宗分天下之賦以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巨至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劉闢李錡既平（闢婢亦反錡魚綺反）訾藏皆入內庫（訾與貲同貲財也）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徒歷反）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為奸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謂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司農王遂京兆尹李翛（式竹反）號

能聚斂乃以為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辨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异音異）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為鹽鐵使穆宗以貨輕錢重民因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貿遷有無（貿莫候反交易也）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閭井送終之唅（胡紺反）商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武宗即位廢浮圖法天下毀寺

四千六百，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武德八年下詔令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千本大寺觀給其衣食，庸猥粗穢者並令罷遣還鄉里。京師留寺三觀二，諸州各留一，餘皆罷之。元宗開元初，令有司沙汰僧尼，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五

京兆慎獨齋新刊

唐志

食貨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置倉。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川實關中。（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又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侍郎兼江淮都轉運使。凡三歲，漕七百萬斛，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華，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腳營窖之名。（營者徵地藏也）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代宗廣德二年，漕事皆決於劉晏。晏為艅艎支江船二千艘，（艎音皇，艅艎吳舟名。艘蘇遭反，船之總名。）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自東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宮廚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負陳遭運利病，令中外相慶。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元和中（憲宗）振武軍飢，憲宗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萬頃，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五十人，人耕百頃，九六百餘里，列柵二十，（柵楚責切，竪木為之。）墾田三十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一千餘萬緡。文宗知

未王進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貞觀開元後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亭歷反）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王崇曰糶他吊反出穀也）貞元初吐番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貞元二年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上致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搖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

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雜徭（餘招反賦也）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為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榷音角度橫兩榷謂之右柱今之略約是也宗閑其事利總入官下無由得如度木之榷因以立名漢武榷酤）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代宗）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晏罷淮西節度陳少遊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其後鹽鐵使李錡（魚倚反）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為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詔公卿議其可否韋處厚韓愈條品之以為不可平叔屈服（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此兩府令錢必不敢售若令人吏家至戶到而糶之以處厚以為宰相論道之地以勢貨非所宜事遂寢也）。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酤音古又侯古二反買酒也賣也亦作沽後同）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番客不御酒廣德二年（代宗）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建中元年（德宗）罷之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醨音離薄酒）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榷（榷音角設一木以渡水謂之榷酤賣酒獨收其利也下同）官貞元二年（德宗）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

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元和六年（憲宗）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太和八年（文宗）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代宗永泰元年河東鹽鐵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登夫婦愁怨以為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是以未敢對也上謝之）。德宗納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中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於是初稅茶）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右拾遺李珏（音角）上疏諫曰榷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榷

茶使從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於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崔洪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諸道置邸以收錢謂之搨地錢（都盍反）故于琮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九銀銅鐵錫之冶一百六十八

德宗時韓洄建議（洄音回）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隸鹽鐵使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七萬餘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時裴休請復歸鹽鐵使以供國用隋末行五銖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錢私翦反細如綫也 文字指歸還作綫）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纔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文曰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歐陽修撰史書其文迴環可讀或讀曰開元通寶史讀曰開通元寶皆可按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又按譜錄政要錄為竇皇后時后已亡文德未立其白甲痕不知何謂）得輕重大小之中乾封元年（高宗）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舊錢之十

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永淳元年鑄者抵死鄰保里坊村正皆從坐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澀色入反不滑也）自是盜鑄蜂起莫能捕先天之際（睿宗）兩京錢益濫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抄楚交反 勺之若反）乃為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宰相裴耀卿以為厳斷惡錢則人知禁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以利薄而自息若許私鑄則下皆棄農而競利矣左監門衛錄事參軍劉秩曰今之錢古之下幣也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不可一也物賤傷農錢輕傷賈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物少則作法布之使輕奈何假人不可二也鑄錢不雜鉛鐵則無利雜則錢惡今塞私鑄之路人猶冒死況設陷穽誘之（穽疾郢反穴也 誘以九反）不可三也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去南畝者衆不可四也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法不行人不理由貧富不齊若得鑄錢貧者服役於富室乘而益恣不可五也夫銅之為兵不如鐵為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人不犯法公錢不破錢文日增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是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為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與開通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又為相復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小大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

刑法志

古之為國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避也其為法雖殊而用心則一蓋欲民之無犯也然未知夫導之以德齊之以禮而可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之舊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廏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曰死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于二千里死刑二絞斬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唐興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

□□□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主以財物枉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
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又詔裴寂等十五人更
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太宗即位詔房元齡等復定舊令
玄齡等以謂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刖足(刖音月又五刮
五忽二反刖斷也)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斷趾諸市反足也)太宗嘗覽明堂
針灸圖(灸居佑反灼也)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
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
人無得鞭背太宗斬張蘊古既而大悔(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妄為妖言詔議其事大理丞張蘊古
奏好德病狂不當坐持御史權萬紀劾蘊古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
奏久之謂群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須刻之間何暇
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毋進酒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
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時房玄齡與法
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以為律定令

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為令又刪武德以來敕三千餘條為七百以
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然自張蘊古
之死也法官以失出為誡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
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
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矍厥縛反遽視貌)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
此吏亦持平太宗以英武定天下然其天姿仁恕初即位有勸以威
刑肅天下者魏徵以為不可因為上言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厚
俗之意太宗欣然納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
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
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喑於今反啞於下反不能言也)吾有
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
訖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宗初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無忌

□□□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睿宗時岑
羲等□太極格玄宗時盧懷慎等著開元格文宗時狄兼謨為開成
詳定格宣宗時張戣(戣渠追反)為大中刑律統類蓋法令在簡簡則明行
之在久久則信而中材之主庸愚之吏常莫克守之而喜為變革至
其繁積則雖有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以為姦此刑書之
弊也蓋自高宗以來其大節鮮可紀而格令之書不勝其繁也武后
稱制懼天下不服欲制以威乃修後周告密之法(後周宇文氏國號)
(下密事上告也)(俊令告訐之類)詔官司受訊有言密事者馳驛奏之引酷吏周興來
俊臣輩典大獄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羅織網羅)構陷無辜(元禮等為
訊囚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狼虎)自唐之宗室與朝廷
之士日被告捕不可勝數天下之人為之仄足如狄仁傑魏元忠等
皆幾不免其毒虐所被自古未之有也玄宗自初即位勵精政事常
自選太守縣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

治平衣食富足人罕犯法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
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棲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幾致刑
措然而李林甫用事矣自來俊臣誅後至此始復起大獄以誣陷所
殺數十百人如韋堅李邕等皆一時名臣天下冤之而天子亦自喜
邊功遣將分出以擊蠻夷兵數大敗士卒死傷以萬計國用耗之而
轉漕輸送遠近煩費民力既弊盜賊起而獄訟繁矣天子方惻然詔
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
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
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以此施德其民然巨盜起天下被其毒
民莫蒙其賜也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
度然用刑喜寬仁是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
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逋奔謨反亡也負不償曰負)賑飢民恩德至矣然典
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

周中興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言蕭之言過矣憲宗以為然司空于頔(頔徒歷反)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詐彩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中詔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之類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蓋刑者政之輔也政得其道仁義興行而禮讓成俗然猶不敢廢刑所以為民防也寬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顧風俗謂何而廢常刑是弛民之禁(弛施氏反解也)啓其姦由積水而決其防故自玄宗廢徒杖刑是又廢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為幸也文宗好治躬自謹畏然閹宦肆擊不能制至誅殺大臣夷滅其族濫入者不可勝數心知其冤為之飲恨流涕而莫能救止蓋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剛彊非不仁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武宗用李德裕誅劉稹等大刑舉矣而性嚴刻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飢寒也宣宗自喜刑名常曰犯我法雖子弟不宥也然少仁恩唐德自是衰矣蓋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毎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武后改唐為周)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罪纔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繁文不足以示後世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藝文志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諸異說(絀敕律反亦作黜貶下也)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離遭也騷憂也屈原放逐賦離騷)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為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猥烏賄反鄙也)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于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

書八萬卷重複相糅(複方六反重也糅女救反雜也)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玄宗時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甲部經錄其類十一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三千三百六十卷乙部史錄其類十三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丙部子錄其類十七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丁部集錄其三凡著錄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卷不著錄四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五卷)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

唐表

宰相表

唐因隋舊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參議稱號不一出於

最後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為職業則一也（貞觀[illegible]以[illegible]書[illegible]預朝政李靖以[illegible]行[illegible]位[illegible]三[illegible]日一至中[illegible]下平章事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皆起於此）

方鎮表

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則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之何慮於其始也深而易於其後也忽如此之異哉豈其弊有漸馴而致之勢有不得已而然哉方鎮之患始也各專其地以自世既則迫於利害之謀故其喜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又其甚則起而弱王室唐自中世以後收功弭亂（弭綿婢反止也）雖常倚兵而其亡也亦終以此可不戒哉

宗室世系表（系胡計反繼緒）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三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鑒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以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上符袁反茂也下以淺反廣也延也蔓也）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宰相世系表

唐為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才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殞于敏反墜也）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嗚呼其亦盛矣然其所以盛衰者雖由功德薄厚亦在其子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七

建陽慎獨齋新刊

列傳

后妃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上音接下羊諸反）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以貞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太抵踵周官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帷薄嚴奧襄謁不忤于朝（忤吾故反）外言不納諸闈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王崇曰[illegible]）故淑範行更為內助若夫艷嬖之興常在中主蠱惑既交（[illegible]）

（[illegible]）則情與愛遷顏詞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惎之（[illegible]）險謀鉗其悟先（王崇曰[illegible]）衰奪鞭於寵初（王崇曰[illegible]）天下之事已去而怙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弑而喪王室也（王崇曰[illegible]）楊氏未死玄亂厥謀（王崇曰[illegible]）天寶內嬖[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張后制中罹殲戮社[illegible]可歎哉中葉以降特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嬿溺之私（李曰[illegible]）女謁[illegible]群閹朋進（[illegible]）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而已

賢皇后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

主居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烈女等傳一過輒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他甥（后父晟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時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密諫曰吾國未靖虜日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附容）則江南關東不吾梗（古杏反）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受禪自投床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中音仲）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於帝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殛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駒（丁丁反　馬二歲曰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母言得此久矣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後於諸子中變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宮覲梗欷（許旣反　歔欷啜泣也）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慟哭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他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寤潸然不自勝（潸　師刪反　又所姦反）明日詔有司大發倉廩賑貧帑以為后報焉

長孫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父晟涉書史趫鷙曉兵（趫　丘妖反　捷也　鷙　脂利反　擊也）仕隋為驍衛將軍後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晟兄熾為周學士聞太穆（太宗母　穆太后也）勸撫突厥女每語晟曰此明哲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女　尼據反　以女妻人曰女）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櫛　側瑟反）從幸九成宮方屬疾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祓　敷勿反　除惡祭）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効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元齡元齡以聞帝嗟歎時元齡小譴就第后曰元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

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約賓送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死無恨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與音預）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誡守者吾以自檢故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哀不可已葬昭陵

徐賢妃

太宗賢妃徐惠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屬　之欲反　綴也）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騷　蘇曹反）為小山篇曰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兮獨往（荃　且緣反　香草）太宗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蔚　紆勿反）文無淹思帝益禮顧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東戍遼海（戍音庶　以人守邊曰戍）西討崑丘士馬罷耗（罷讀曰疲）漕運漂沒損有盡之農趨無窮之壑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宮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僦（僦　即就反　賃也）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音洛）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酖與鴆同　春秋傳曰宴安酖毒　酖毒不可懷也）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詞切精詣（詣　古詣反）大畧如此帝善其言優賜之永徽元年卒贈賢妃

王廢后

高宗廢后王氏從祖母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為晉王妃帝即位立為皇后初蕭良娣有寵（太子有妃有良娣）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為昭儀（昭儀　顯其儀也）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即誣后與母挾媚道蠱上（蠱　音古）帝信之遂下詔廢后良娣皆為庶人囚宮中俄為武后所殺改后姓為蟒（母黨反　大蛇）良娣姓為梟（堅堯反　不孝鳥）中宗即位皆復其姓

武皇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父士彠(烏虢反)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為才人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為比丘尼(比毗志反比丘僧也此家若曰比丘尼女)高宗為太子時入侍說之王皇后久無子他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才人有權數(數雙色反)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數音色)故進為昭儀一旦顧幸在蕭良娣右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長孫無忌褚遂良顧死固爭帝猶豫(猶余救反獸名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謂不決也)而李義府許敬宗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群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義門(酋音秋)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為蠱祝(蠱音故祝反詛)也帝怒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初元舅大臣佛首(佛音佛元舅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等)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

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為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烈女傳臣軌百僚(君矣反言以為人臣之法)新誡樂書等大氏千餘篇(氏丁禮反顏師古曰大氏大歸也)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上元元年進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二給復三輔地(復方六反漢高祖過沛復其民顏師古曰復謂不出賦也三輔漢關中之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覈(選舉志觀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覈下革反覈實也考事覈實曰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己即奏言令群臣納半俸百姓計口錢以贍邊兵怨四方妄商虞實請一概之詔可。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太后一日召群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唯以水反唯唯一言也)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養也先帝棄群臣以社稷為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為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李勣本姓徐氏唐賜姓)宿將善戰若程務挺乎(程務挺宗正蜀將皆)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殺之公等才有過彼兗為之(兗古字)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群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周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還政於成)睿宗揣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冶銅匭(居有反)為一室署東曰延恩受干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讖楚譖反讖書)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為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碩材貞賢。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

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疣于求反贅之芮反)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處陽位山變為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毀乾元殿為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為使督作堂成拜左威衛大將軍求昌元年享萬象神宮(太后毀乾元殿以其地作明堂高一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九三層號曰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鎮圭(周禮王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玉人之事大圭長三尺鎮圭尺有二寸)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彠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大饗群臣。載初中改詔書為制昔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群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太后知威福在己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為長壽。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七寶于庭曰金輪寶白象寶女寶馬寶珠寶主兵臣寶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武三思

宰相率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大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
言姚璹護作(神都反)乃大衰銅鐵合冶之(衰 蒲侯反 聚也)署曰大周萬國頌德
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鐫群臣酋蕃
名氏其上(端即門)至(反)攻明堂為通天宮鑄九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太
后自見諸武王非天下意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躪藉(上良刃反 下踐也)即引諸
武誓明堂告天地為鐵券(區願反)使藏史館神龍元年(中宗)太后崩
〔互註〕后妣姙孕以見天綱紿曰男天綱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
若為女當作天子(袁天綱傳)

韋庶人

中宗庶人韋氏嗣聖初(則天)立為皇后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神龍三年
(中宗)禁中誣得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因大赦天下大史
迦葉志忠(葉書涉反 迦葉覆姓)表上桑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
天下歌桑條李太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歌武媚娘皇帝

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盡后妃之德專蠶桑共宗廟
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由是墨敕斜封出矣(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內門降墨)
(敕斜封授官號曰斜封官)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
市彷徉觀覽縱宮女出遊皆淫奔不還

上官昭容

上官昭容名婉兒(婉音宛 順也)始生與母配掖庭(掖庭宮中旁舍 宮人有罪令丞為之 掖與腋同)
天性聰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構自通天以來
內掌詔命掞麗可觀(掞舒贍反 豔也)嘗忤旨當誅后惜其才止黥而不殺也
(黥渠京反 黑刑在面)然群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與預)帝即位大被信任進
拜昭容。婉兒通武三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
及舉兵索婉兒會太子敗乃免(節愍太子重俊中宗子神龍二年與李多祚等舉兵)婉兒勸帝
侈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賦詩君臣賡和婉兒
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公主眾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群臣所
賦賜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
可觀婉兒力也。帝即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即引侍臣宴其
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嬖至皆營外宅衺人
穢夫(衺沙嗟反 不正也)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要職與崔湜亂(湜丞職反)引知
政事韋后之敗斬闕下。初母鄭方妊(妊汝鴆反 懷孕)夢巨人畀大稱曰持
此稱量天下(稱尺證反)婉兒生踰月母戲之曰稱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
(啞音惡 於格反)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

武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妃乃
尊寵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共天春秋子不
復讐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
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

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況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
今人間咸言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
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古人所以諫其漸也遂不果立

楊皇后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景雲初(睿宗)入宮為良娣(娣丁計反 女官)方娠(娠升人反 孕也)帝
不自安密語侍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
(劑才細反)帝於曲室自煑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煑盡覆以告
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嬪

楊貴妃(玄宗)

貴妃楊氏幼孤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壽王瑁 玄宗子 武惠妃所生也)開元二十四
年武惠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內
禁中號太真(太真道號也)得幸善歌舞邃曉音律(邃音遂 深也)且智算警穎迎意
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

三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
入宮掖恩寵聲焰震天下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
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色車騎皆從家
別為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虢國素與國忠
亂頗為人知不恥也每入謁并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
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為雄狐。初安
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
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
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廷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
意阻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
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
下裹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
過其所密遣中使者具棺槨他葬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帝

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欷歔

贊曰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久韋亟滅何哉議者謂否武后
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改國號然賞罰已出
不假借群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能終天年阽亂而不亡韋氏乘
天遂蒸于朝斜封四出政令不一既鴆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
不自知威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遺
不旋踵宗族夷毋勢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厚哉

張庶人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肅宗為太子以后為良娣玄宗西幸娣與太子
從度渭民遮道乞留後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
謀遂定計北趨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暴夜可虞
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
殿下可徐為計駐靈武産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禁止
對曰今豈自養時耶。乾元初遂立為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光順
門后能牢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
其親蠶苑中群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群臣上帝尊號后
亦諷群臣尊名號翊聖帝問李揆揆固爭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
宮乃止。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
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
淚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一為佛書
以示誠寶應元年帝大漸后與內官朱輝光等謀立越王係代宗已
立群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

吳皇后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后幼入掖庭肅宗在東宮李林甫陰構不測太
子內憂鬢髮班禿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顧庭宇不汛掃樂器
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侍太子

取掖庭衣冠子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不寤太子問
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劍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
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
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
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乃追尊為皇后

王皇后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生憲宗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憲宗內
禪尊為太上皇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豪髮假貸訓厲內職
有古后妃風

郭皇后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主實生
后后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
子雖幼尚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

倉卒（穆宗皇后王氏穆宗時衡贊曆太后）文后乃召江王嗣位是為文宗文宗性謹
孝恭后有禮凡羞果鮮珍及四方貢奉必先獻宮廟三宮然後御之
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
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
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遂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
是遊幸稀

蕭皇后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文宗）
懿安太后（憲宗郭皇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敬宗王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太內
號三宮太后帝每五日問安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帝曰
上三宮何可稱賜遽索筆滅賜為奉開成中（文宗）正月望夜帝御咸泰
殿大燃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家人

韋皇后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生武宗武宗立后已亡追冊為皇太后帝下詔
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
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祔符遇反合食於先祖）繇
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宋尚宮

尚宮宋若昭世以儒聞父廷芬（芬敷文反）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
（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華昭文尤高皆性素
潔鄙薰澤靚粧（靚疾正反粧側又反）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
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
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
傳申釋之。貞元中李抱貞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
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
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元和末（憲宗）若
莘卒自貞元七年秘禁圖籍詔若華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使拜尚
宮嗣若華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率以師禮
見寶歷初卒若憲代司秘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
之

諸書本唐書評節卷之七

列傳

太祖八子（延伯 真 世祖 諸 律 翦 亮）

江夏郡王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尚民古反 背怙叫）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鋒未可當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此為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傅于靈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封任城王（正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胡曰汗音寒可汗猶單于也）賜封六百戶。久之坐贓貪乃免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拜晉州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西域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 麴伯雅其君長名）頗怨望道宗言君集且為戎首既而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將討高麗（莫離支 蓋蘇文 殺剝其君）道宗請以百騎往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障別虜及還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乃詔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曰賊遠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天子法駕六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千突進賊營大破之帝至咨美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

（宜註）當今名將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齊高約傳）義貫休戚勃挺夷險嘉庸懿績簡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淮南壯王道玄

淮南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每赴敵飛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六世孫漢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樸蔚為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累遷左拾遺（武后垂拱元年置左右各二員）敬宗修宮室舶賈獻沉香亭材（舶音白 賈音古 大舶）帝褒之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瑤臺瓊室夏桀所造）予（...）百姓之財（...）之力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文宗立為史館修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始漢為中丞表孔溫業為御史及漢貶見召溫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河間元王孝恭

河間元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將方反）諸將請阬之孝恭曰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時蕭銑（梁後）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為夔州乃大治舟艦（戶黯反 戰船）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儀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資賊奈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舳蔽江下（艫能都反 舳高反小船）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覘丑廉反 ...）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還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荊為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祏反（祏音石）寇壽陽詔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皆稟節度將發大享士杯水變為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兆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衆心為安遂破公祏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孝恭再破巨賊北自

淮東包江渡嶺而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诡俗乃築第石頭城陳衛
徼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為憲司劾詰既無狀赦為宗正卿貞觀初
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妓百餘然寬恕退讓無矜伐色太宗用
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嘗別營
一區令粗足充事而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為他人所利
十四年薨。始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將並隸
麾下無特將專勳者惟孝恭獨存方面功以自見云子晦
(五註)正觀十四年配饗高祖廟庭(見通鑑)義貫休戚效挺夷險
嘉猷懋績簡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晦乾封中為營州都督(即郡城 都督 河北道 後為方鎮 即盧龍節度)以治狀聞璽書勞賜
檢校雍州長史績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
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
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卒贈幽州都督

漢陽郡王瓌

漢陽郡王瓌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
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
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既見頡
利即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為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
遣還荆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
不敢亂後例為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為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
怒杖之坐免起為宜州刺史薨。子國政剛毅有吏才清白善用法
世稱辨吏

膠東郡王道彥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武德五年同封者孝察孝同孝慈孝友孝節
孝義皆為王於是唐始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
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槪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
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
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子以安百姓不容勞
百姓以養己之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為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
彥等並降封公。孝節(神通子)曾孫昺(古老反)少孤事母孝始為京州長
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
除家人未嘗見言笑開元初(玄宗元)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由
東都僕之鄉羸服而徙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檢校太原以北
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史閑反)昺至
申厲條禁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還以奉使
有指甫遷吏部昺美風儀以雅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
。齊物(神通子孝銳 人生齊物)字道用性苛察少恩喜發人私然廉潔自喜吏
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愧之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

善是能損怨。子復字初陽衛伯王才之表江陵令得士心改容州
刺史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没為奴婢長役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
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
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為姦贓復至誘懷
義杖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鐫諭蠻獠(音聊)收瓊州置都
督府以綏定其人貞元十年(德宗)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代(融)
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衆悅復更方鎮所在稱
治然頗嗇財為世所譏

世祖四子(澄湛生子博乂洪 高祖李諱)

隴西恭王博乂

隴西恭王博乂高宗時擢累禮部尚書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
羅綺甘粱肉放於聲樂以自娛其弟恭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
吾於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昵女乙反 近也)專為不軌(不軌謂)

[illegible]先王墳漢不開學何以爲善乎各賜帝書帛二百匹以愧切之然不自克也卒懲七世孫戢戢始會字定臣幼孤好學大興掇薪自炙夜無燃膏黙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戢恥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溫羨民有鬬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戢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爲唐詩以譏正其失云

贊曰景元子孫高祖之祖曰太祖追謚景皇帝父曰世祖追謚元皇帝太祖八子世祖四子也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力高祖艾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爲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有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長短不繫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極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謬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因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踞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鄙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爲患也短人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強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刑威竭人力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己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迭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高祖二十二子　建成　太宗　元霸　元吉　智雲　元景　元昌　元亨　元方　元禮　元嘉　靈夔　元則　元懿　元軌　元鳳　元慶　元裕　元名　元祥　元曉　元嬰

隱太子建成

隱太子建成小字毗沙門資簡弛不治常檢荒色嗜酒畋獵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立爲皇太子建成素驕不恤士雖甚暑晝夜馳獵衆不堪其勞亡者過半王珪魏徵以帝初興建成不知謀而秦王數平劇寇功冠天下英豪歸之陰許立爲皇太子勢甚危會劉黑闥亂河北珪等進曰殿下特以嫡長君東宮非有功德人所稱道今黑闥疲叛殘孽衆不盈萬利兵鏖之鏖於刀反盡死殺人嘬手可決請往討因結山東英俊心自封殖建成遂請行討之禽黑闥○帝晚多內寵建成與元吉通謀內結妃御以自固帝謂秦王曰吾起晉陽平天下皆爾力將定東宮爾亟辭故成而美志又太子立多歷年吾重奪之觀而兄弟終不相下同在京師忿鬩且深爾還洛陽行臺自陝以東悉

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泣曰非所願也不可遠膝下帝曰陸賈漢臣也猶逃過諸子况我天下王東西兩宮思汝即往何所恐耶王將行建成等謀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為患留之京師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說帝言秦王左右皆山東人聞還洛皆灑然喜觀其意不復來矣事果寢俄而突厥寇邊太子薦元吉北討欲因其兵作亂建成元吉乘馬至玄武門秦王先至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三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蕭瑀陳叔達曰臣聞內外無限父子不親失而弗斷反蒙其亂建成元吉自草昧以來未始與謀既立又無功德疑而相濟為蕭墻憂秦王功蓋天下內外歸心立為太子付軍國大務陛下釋重負矣帝曰此吾志也乃召秦王至尉撫之曰朕幾有投杼之惑（王崇曰史記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或告其母曰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至于再至于三母遂投杼踰墻而走）秦王號泣不能止建成死年三十八

巢剌王元吉

巢剌王元吉猜鷙好兵（猜倉才反疑也鷙音至）居邊久益驕後喜鷹狗出常載罝罔三十車（罝咨邪反罔）曰我寧三日不食不可一日不獵子

韓王元嘉

韓王元嘉少好學藏書至萬卷皆以古文參定同異與弟靈夔友愛燕見終日如布衣禮閨門修整當世稱之

霍王元軌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才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盡知其能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然卿以為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曹閔不能過帝由是遇益厚。嘗從獵遇群豕帝使射之箭不虛散（[illegible]）豕為盡帝撫其背曰爾藝過人顧今無所施方天下未定得若豈不用乎。貞觀七年為壽州刺史高祖崩去官毀瘠甚服除遂菜食布衣終身至忌日輒累晝不食。十年徙王歷絳徐定三州刺史實封至千戶所至閉閣讀書以吏事委長司馬謙慎未嘗與物忤（忤五故反）。數引見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玄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突厥寇定州元軌令開城門偃旗幟（幟式志反旗幟之總稱也）虜疑不敢入夜遁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彊人心危沮殺嘉運餘無所詰因自劾帝喜曰朕固悔之非王之明幾失定州矣。元軌每朝數上疏陳得失多所裨正帝尊重之有大事嘗密驛咨逮帝崩與侍中劉齊賢同知山陵事元軌淹練故事齊賢嘆曰是非吾等及已

舒王元名

舒王元名矜嚴疏財未嘗問家人生業歷五州刺史子豫章王亶治江州有美政高宗以元名善訓子手詔褒美又欲授元名大州辭曰臣忝為藩豈以州郡為仕進資耶治石州二十年數游山林有高蹈意。垂拱中（武后）徙鄭州境接東畿諸王貴戚為刺史者縱家人恭百

姓至一華之為治廉威進加司空

江安王元祥

江安王元祥四為州刺史性庸鄙所至營財產無厭時滕蔣號三王皆貪暴故時語曰寧向儋崖振白不事江滕蔣虢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廝音斯析薪養馬者）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之曰朕以王室至親不忍致于法今署下上考羞愧王心又之遷蘇州都督帝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兄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慙）

太宗十四子（承乾 寬 泰 祐 高宗 愔 貞 恪 囂 慎 簡 福 明）

常山愍王承乾

常山愍王承乾字高明生承乾殿即以命之太宗立為皇太子甫八
歲特敏惠帝愛之在諒闇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及長好聲色慢游然
懼帝知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退乃與群下媟狎慢左右或進諫
危坐斂容痛自咎飾非拒諫者拜答不暇故人以為賢而莫之察
後過惡寖聞宮臣若孔穎達等皆天下選每規爭承乾帝必厚賜金
帛欲以傷其心承乾傲不悛往往遣人陰圖害之後發為庶人

鬱林王恪

鬱林王恪為齊州都督帝謂左右曰吾於恪豈不欲常見之但令早
有定分使外藩歿吾百歲後庶兄弟無危亡憂貞觀十年改王吳授
安州都督帝賜書曰汝為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
念之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
隋煬帝女帝初以晉王為太子○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

以非己甥耶且兒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
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子琨琨子禕(禕音暉)禕少有志尚事繼母
謹撫異母弟祗以友稱當襲封固讓祗中宗嘉其意特封嗣江王開
元時徙信安郡王累為州刺史治嚴辨遷朔方節度使初吐蕃據石
堡城(音[illegible])數盜邊詔禕與河西隴右議攻取既到兆諏日進師或
謂城險賊必固守不如持重伺賊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險不進乎
必衆寡不敵者吾以死繼之於是分兵迭賊路督諸將倍道進遂拔
之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至千里玄宗喜更號其城曰振武軍禕
功多執政害之賞不甚為當時所恨治家那教子有法度故峘嶧峴
皆顯峘性資厚歷官有美名乾元元年持節都統江淮節度宣尉觀
察使都統之號自峘始

濮恭王泰

濮恭王泰字惠褒始王宜都後改王魏帝以泰好士番為文帝詔即
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司馬蘇勗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泰
乃奏撰括地志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
市然泰悟其過欲速成乃分道計州編緝統録凡五百五十篇歷四
期成詔藏秘閣所賜萬段泰月稟過皇子遂甚褚遂良諫曰聖人尊
嫡卑庶謂之儲君(儲副也 反剛也)故用物不會與王共之(王共之大者也周禮曰有
成月有要歲有會于王及后世子不會也)庶子不得為比所以塞嫌萌杜禍源聖人
制法本諸人情知有國家者必有嫡庶庶子雖愛不得過嫡子如當
親者疏當尊者卑則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今魏王稟料過東宮議者
以為非是今魏王新出閤且當示以節儉勉以文學就成德器此所
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也帝嘗指泰表語左右曰泰文辭可喜豈非
才士我心念泰無已時但為社稷計遣居外使兩相完也二十一年
進王濮

越王貞

越王貞善騎射涉文史有吏幹為宗室材王始貞臨水自鑒不見其
首未幾及禍

紀王慎

紀王慎貞觀中遷襄州刺史以治當最(上功曰最)天子璽書勞勉人為立
石頌德慎少好學善星步與越王齊名當世號紀越○女東光縣主
特妃主多恃貴以奢豫相矜主獨儉素姊弟謂曰人生富貴在得志
獨勤苦欲何求答曰我幼好禮今行之不遂非得志謂何且自古賢
妃淑女以恭儉著名驕縱敗德況榮寵貴盛儻來物也可恃以陵人
乎及王死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
阜(嗣王明子 生阜)字子蘭棄母以孝聞後為溫州長史攝州事
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饑者僚吏叩庭請先以聞阜曰人日不
再食且死何俟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衆其利大矣既貸乃自劾優
詔聞許就進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鍔官既遂不肯逆

卿毋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力則學文二子皆可與事吾者哉舉劾之並錮死。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凡戰大小三十二未嘗敗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賤禾稼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從皐鎮山南東道皐練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皐性勤儉能知人疾苦參聽微隱盡得吏下短長其賞罰必信卒年六十皐嘗自創意為欹器以髹木（髹許九反通作髤六反）上出五觚（古胡反）下銳圜為盂形所容二㪷（㪷為斗）少則水弱多則彊中則水器力均雖動搖乃不覆云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八

諸儒唐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高宗八子（忠 孝 上金 素節 弘 賢 中宗 睿宗）

燕王忠

燕王忠字正本王皇后無子后舅柳奭說后以忠母微立之必親己后然之請於帝遂立為皇太子后廢武后子弘甫三歲許敬宗希后旨建言國有正嫡太子宜同漢劉彊故事帝曰立嫡若何對曰正本則萬事治太子國本也帝曰忠固自讓敬宗曰能為太伯不亦善乎於是降封梁王

許王素節

許王素節方羈丱（古患反 羈丱幼稚時束髮也）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礪帝愛之。乾封初（高宗）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孝論自明儀鳳三年（高宗）縊死。子璆初封嗣澤王降為鄅國公初張九齡撰龍池頌刊石興慶宮宗子以為不稱盛德更命璆為頌建花萼樓北天寶初（玄宗）復拜宗正卿性友弟聰敏宗子有一善無不薦延故宗室在省閣者多璆所啓

孝敬皇帝弘

孝敬皇帝弘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春秋左氏於郭瑜（瑜羊朱反）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然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耶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褒善以勸貶惡以誡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弘曰然所不忍聞願讀他書瑜拜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殿下睿孝天資凶逆之迹不存視聽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請改受禮太子曰善。四年又命許敬宗楊思儉即文思殿擿採古今文章號瑤山玉彩凡五百篇書奏帝賜物三萬段餘臣賜有差總章元年（高宗）釋菜國學請贈顏回為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少保制可。帝幸東都詔監

三時雁中餓弘視廊下兵食有楡皮蓬實者乃悉命家令寺給米又請以同州沙苑分假貧民帝嘗語侍臣弘仁孝賓禮大臣未嘗有過而后將騁志弘奏請數怫旨上元二年薨謚為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賢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容止端重少為帝愛寵數歲讀書一覽輙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上元元年立為皇太子俄詔監國賢於處決尤明審朝廷稱焉。賢又招集諸儒張大安等共註范曄後漢書書奏帝優賜段物數萬時明崇儼為盜所殺后疑出賢謀遣人發太子陰事乃廢為庶人

中宗四子 重潤 重福 重俊 儲帝

懿德太子重潤

懿德太子重潤高宗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王方慶對曰禮

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太子為皇太子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若昭穆同也重曰昭市招反父為昭子為穆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或譖重潤后怒杖殺之重潤秀容儀以孝愛稱誅不緣罪人皆流涕

睿宗六子 憲 撝 元宗 範 業 隆悌

讓皇帝憲

讓皇帝憲武后以睿宗為皇帝故憲立為皇太子睿宗將建東宮以憲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楚王即玄宗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以憲為雍州牧。初帝五子列第東都積善坊號五王宅及賜第上都隆慶坊亦號五王宅玄宗為太子嘗製大衾長枕將與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後宗盡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薛王第於勝業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與同榻坐榻吐盍反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侑于救反勸也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浹即協反十日之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憲尤謹畏未嘗干政而與人交帝益信重嘗以書賜憲等曰魏文帝詩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求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虞舜至聖捨象傲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今數千載天下歸善焉此朕廢寢忘食所

慕歎也頃因餘服餌仙籙得神方云餌之必壽今詩此藥願與兄弟共之偕至長齡永永無極也。薨年六十三帝失聲號慟左右皆泣下帝以憲實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謚讓皇帝。憲嘗從帝按舞萬歲樓帝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竇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又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飧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忌難也不然且誤殺士。又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座召諸王觀之憲曰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歌詠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亂世乃思憲審音云

惠文太子範

惠文太子範好學攻書愛儒士無貴賤為盡禮與閻朝隱等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珍者

贊曰中宗失道身為母所廢妻所弑而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殆天猶其德而絕之何邪彼固自絕于天云爾睿宗有聖子一受命一追命三贈太子天與之報福流無窮盛歟

玄宗三十子

餘七子夭失傳

奉天皇帝琮

奉天皇帝琮薨贈太子謚靖德肅宗立詔曰靖德太子琮親則朕兄睿哲聰明朕昔踐儲極顧誠非次君父有命不敢違求言懇讓不克如素宜進謚奉天皇帝

太子瑛

太子瑛開元二年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太常擇日謁孔子太子獻詔褚無量執經群臣學官諸生以差賜帛。帝種麥苑中瑛諸王侍登帝曰是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

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也詔使者閱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蒔以觀其成云。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於亮反志不滿也）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旨伺太子短譖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諸王日受聖訓天下共慶陛下享國久子孫蕃衍奈何一日棄三子昔晉獻公惑嬖姬之讒申生憂死國乃大亂漢武帝信江充巫蠱（古音）禍及太子京師蹀血（上徒協反）晉惠帝有賢子賈后譖之乃至喪亡隋文帝聽后言廢太子勇遂失天下今太子無過二王賢父子之道天性也雖有失尚當掩之惟陛下裁赦帝默然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遂遇害

肅宗十四子

承天皇帝倓

承天皇帝倓（徒甘反）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及渭（扈音戶）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倓曰至尊播遷吾可以違左右乎倓曰逆胡亂常四海分崩不因人情圖興復雖欲扈上入蜀而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命防邊屯士不下十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廣平王亦贊之於是議定太子北過渭兵從溢惡士氣崩沮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百從（驍堅也又古堯反）每接戰常身先血濺袂不告也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泗不自勝三軍皆屬目。太子即位詔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若倓忠謇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娣輔國所譖妄曰倓恨不總兵鬱鬱有異志帝惑偏語賜倓死。明年廣平王收二京使李泌獻捷泌與帝雅素從容語倓事泌曰爾時臣在河西知其詳廣平於兄弟篤睦至今言建寧則嗚咽不自已陛下此言得之讒口耳陛下嘗

聞黃臺瓜乎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睿宗最幼長曰弘為太子仁明孝友后方圖臨朝鴆殺之而立次子賢賢日憂惕每侍上不敢有言乃作樂章使工歌之欲以感悟上及后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而賢終為后所斥死黔中陛下今一摘矣慎無再帝愕然曰公安得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為后所構故泌因對及之廣平遂安大曆三年（代宗）有詔以倓當艱難時首定大謀排擯議於中興有功乃追謚承天皇帝

代宗二十子（德宗）　德宗十一子（順宗）

順宗二十七子（憲宗）　憲宗二十子（穆宗　寧）

惠昭太子寧

惠昭太子寧帝即位進王鄧於是國嗣未立李絳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為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

人心定宗社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王崇白冢
太也故太宰冢謂之冢宰是開窺覦之端非慎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
曰善以寧為皇太子

穆宗五子 敬宗 文宗 武宗 二王

文宗二子 永 宗儉

敬宗五子

莊恪太子永

莊恪太子永太和六年立為皇太子帝承寶曆荒怠身勤儉率天下
謂晉王生謹敏欲引為嗣會蚤夭故久不議東宮革及太子立天下
翕心焉太子稍事燕豫不能一循法帝議廢之群臣曰太子春秋盛
雖有過尚可改且天下本不可輕動帝意稍釋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

懿宗八子 僖宗 昭宗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哀帝

贊曰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閤雖以國王之
實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為王室軒輊音致傳言車前不低不仰
新書及不咏令人軽遲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晉數長短自有底止彼漢七
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七國八王

諸公主

高祖十九女

平陽昭公主

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初高祖兵興主與紹發家貲即貲招南山亡
命得數百人以應帝遂近戍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帝渡河紹以數
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王對置幕府
分定京師號娘子軍帝即位以功給賞不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
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
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

參佐命于古有邪宜用之

太宗二十一女

襄城公主

襄城公主下嫁蕭銳性孝睦動循矩法帝敕諸公主視為師式有司
告營別第辭曰婦事舅姑如父母異宮則定省闕止葺故第門列双
戟而已葺七入反

長樂公主

長樂公主下嫁長孫沖帝以長孫皇后所生故敕有司裝賚視長公
主而倍之魏徵曰昔漢明帝封諸王曰朕子安得同先帝子乎然則
長公主者尊公主矣制有等差渠可越也帝以語后后曰嘗聞陛下
尊禮徵而未知也今聞其言乃納主於義社稷臣也妾於陛下夫婦
之重有所言猶候顏色況臣下情隔禮殊而敢犯嚴顏陳忠言哉願
許之與天下為公帝大悅因請賚帛四百匹錢四十萬即徵家賜之

城陽公主

城陽公主下嫁杜荷坐太子承乾事誅又嫁薛瓘初主之婚帝使卜
之繇曰二火皆食始同榮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
思相成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昏思相勸也婚合以夜思相
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亂其始不可
為也夫卜所以決疑若黷禮慢先聖人所不用乃止

高宗王女

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嫁武承嗣會承嗣小疾辭
昏后殺武攸暨妻以配主主方額廣頤多陰謀后常謂類我而主內
與謀外檢畏然后世無他訾訾將此反毀也韋后上官昭容用事自以謀出
主下逮甚憚之主亦自以乳而可勝故益橫於是推進天下士謂儒
者多窶狹厚謝之以動大議遠近翕然向之睿宗即位主權由此震

天下寧相乞以五以共門

中宗八女

安樂公主

安樂公主最幼帝遷房陵而主生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兒姝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箝其前請帝署可帝笑從之又請為皇太女魏元忠諫不可主曰阿武子尚為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公主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敕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時與長寧定安三家厮臺王肅曰厮析薪養馬者臺者左氏傳人有九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掠民子女為奴婢左臺侍御史袁從一縛送獄主入訴帝為手詔諭免從一曰陛下納主訴縱奴驅掠平民何以治天下臣以為放奴則免禍劾奴則得罪於主然不忍屈陛下法自丐生也不納

睿宗十一女

玉貞公主

玉貞公主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食租賦唐制公主食封有田租之法有田則租付我也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司歸之王府玄宗不許又言妾高宗之孫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於天下不為賤何必名繫主號資湯沐然後為貴請入數百家之產延十年之命帝知至意乃許之

元宗二十九女

萬安公主

萬安公主天寶時為道士開元新置長公主封戶二千帝妹戶千率以三丁為限皇子王戶二千主半之左右以為薄帝曰百姓租賦非我有士出萬死賞不過束帛女何功而享多戶耶使知儉嗇不亦可乎於是公主所稟殆不給車服

代宗十八女

齊國昭懿公主

齊國昭懿公主下嫁郭曖烏代反大曆末寰內民訴涇水為碾磑五對反壅不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磑以水與民時主及曖家皆有磑丐留帝曰吾為蒼生若可為諸戚倡即日毀由是廢者八十所

順宗十一女

漢陽公主

漢陽公主下嫁郭鏦七恭反貞元年與諸公主皆進戚近爭為奢詡主獨以儉常用鐵簪畫壁記田租所入文宗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姦自貞元時辭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恒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示主衣製度猶諭諸王且敕京兆尹禁切浮侈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貴侈可戒不可恃

宣宗十一女

萬壽公主

萬壽公主下嫁鄭顥胡老反主帝所愛前此下詔先王制禮貴賤共之萬壽公主奉舅姑宜從士人法舊制車輿以鐐金釦飾鐐連條反金釦音口帝曰我以儉率天下宜自近始易以銅主每進見帝必諄勉篤誨曰無鄙夫家無干時事又曰太平安樂之禍不可不戒故諸主祇畏爭為可喜事帝遂詔夫婦教化之端其公主縣主有子而寡不得復嫁

贊曰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官猶外而不詳又儳貶之亂興棄埃滅故諸帝公主降日纂年粗得其榮亡者闕而不書

列傳

李密

李密字元邃，隴西成紀人。雄遠多籌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為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緱古侯反，山在河南緱氏縣），往從之。以蒲韉乘牛（韉則前反），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大業九年（隋煬帝），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去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彊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

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齎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保長安，據函殽，東制諸夏，是乃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守，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廼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會李子雄得罪，奔玄感，勸衆大號。玄感問密，密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彊，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柰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去。密羸行入關，為邏所獲（邏郎佐反，游兵也）。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菹側魚反，醢呼改反，肉醬也。[illegible]），今尚可以計脫。遂夜亡去之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他者，他捕之，復亡去。時東郡賊翟讓聚

衆萬人。密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即漢之劉、項，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羣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廩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為牙帳（[illegible]），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群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豈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居兩月，讓等乃推密為主，建號魏公，肇南設壇場即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四月，隋虎牙將裴仁基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為上柱

國，與讓率兵二萬襲興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密令蔡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讓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若以仁基壁興洛，翟讓保洛口，公束鎧（可亥反，甲也）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彊，然後成向指揮，豪傑久下，鄗鄗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俱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古以竹簡為書，今言折簡，[illegible]）。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密適為吾守成皋，非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票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事濟矣。令溫大雅作報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自是小大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悍密威望，勸讓收密權。密聞，陰圖讓，殺之，并殺儒

信密然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戰勝無所賜與人心始離氏食與路
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蹊輮狼邑密喜自謂足食司倉
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天今百姓饑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顧
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粟取不節救乏之藏有時而竭(斷盡也又反)粟竭人
散胡仰而成功不聽。武德元年(高祖)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
度河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二萬向洛世充必自
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聽於
衆不能用仁基擊地歎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
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昬塞世充督衆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譟曰
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將王伯當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
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諸君必富貴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
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從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
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

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略
東都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盛彥師斬之年三
十七

贊曰或擬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
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
亡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為叛其才
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王世充

王世充字行滿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大)
業初(隋煬帝年號)為民部侍郎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以媚帝帝愛
昵之(昵女乙反近也)拜江東道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覩隋政多亂乃陰結豪
傑煬玄感反兵十餘萬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
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為効由是功最多煬帝以世充
有將帥畧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李密破化及(宇文化及弑煬帝)還屯金
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詭以長勤殺令張永
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
戰密衆大潰。於是世充自為太尉尚書令以尚書省為府置官屬
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摧鋒陷
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
吏卒必飾辭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武德
二年(高祖)矯侗詔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四月矯侗
策禪位世充戎服入宮更衮冕即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六月
鴆殺侗以絕衆望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敗世充於慈澗城發
府庫賚將士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
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獨孤脩德所
殺世充篡九三年滅

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
以塟建德方耕聞之大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隋大業七
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會山東群盜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
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捲動丈夫不死當建功
于世渠為亡命虜乎。十三年自立為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
元丁丑置官屬分治郡縣河間丞王琮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
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率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縛(縛莫北反)
(素名三服曰縊)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建德曰琮忠士
也吾方旌擢以勸事君者乃授琮瀛州刺史。武德四年(高祖)五月建
德自板諸出為陣秦王登虎牢城(周鄭王之虎牢在鄭州汜水縣)望
其軍乃率史大奈纓鷹幟(又旗幟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
大潰建德竄牛口谷車騎將軍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初其

軍讖曰亘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顏辛群盜乘之如蝟毛而奮[illegible]
以毫猬而小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建德連河北王世充
挾東都皆磨牙摧毒以相噬螫（螫音□反行毒）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
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大擘氣腥焰所以亡隋觸唐明
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夷（殲子廉反盡也）宜哉

薛舉 子仁杲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産鉅萬好結納豪爲長
雄隋大業末與子仁杲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振貧乏自號西秦霸
王建元秦興十三年僭帝號于蘭州以仁杲爲太子未幾死仁杲代
立。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貪悍多殺人舉每戒曰汝
材略足辦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秦王來諸將復壁高墌（之亦）仁杲
糧之挑戰不許卒僞官衞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
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

李軌

李軌字處則涼州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賙人急鄉黨稱
之。大業中與曹珍等共舉兵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
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自起至亡九三年

蕭銑

蕭銑（思典反）後梁宣帝曾孫也煬帝以外戚擢爲羅川令大業十三年
鄭文秀等謀反且擁董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衆不厭
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
命隋冠帶悉號起衆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
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
宇滅我宗祊（下音□反宗門廟）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刷所劣反拭也）今天誘
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
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誅盜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
遣徐德基率强姓數百迎謁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義寧
二年隋煬帝僭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四
年高祖詔李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敗之靖直逼其都詣軍門
降銑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
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自僭至滅九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淹東南而有之荊楚好亂氣俗然也觀
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號世亂俗者聖人所以必誅
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illegible]
彼亦將可原人何忠然君諸係虜抗亂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
矣哉

范祖禹曰蕭銑因隋亂保據荊楚欲復其祖宗之業雖僭大號非
唐之叛臣也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

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濫刑甚矣之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諸臣

劉文靜

劉文靜字肇仁世居京兆倜儻有器畧(倜也 剛歷反)大業末為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吒曰(貴日(邏)遊兵 遮候 巡城上垣(堞)亂反 吒 火警之烽 也 亭有 窮貌 也)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羇賤乎(高祖)為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他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曰喪亂方剡(反以 冉)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况羽反)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為我言之文靜曰上南幸兵塡河洛盜賊蜂結(蜂上 蟻聚大 如)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檄大呼(擲 亦 掣 同)則海內不足定也今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業知其豪桀一朝號召則十萬衆可得也加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笑曰君言正與我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因裴寂開說遂得進讌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被劾王遣文靜與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為計乎晉陽士健馬彊宮庫饒貲大事可舉也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怗怗以待禍哉(怗 他協反 服也 靜也)又脅寂曰公為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柰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會王威高君雅猜貳(上 倉才反)文靜與劉政會為急變詣留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曰有密狀告反者公驚曰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詬 苦 候反 言也 恥也)此反人欲殺我耳文靜叱左右執之因見衆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

文靜為司馬文靜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畢可汗(突厥 名號 判 權之)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冢 先帝 謂文帝)以授後主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王室圮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京師金帛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即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琴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顯和苦鬬死者數千文靜復顧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績。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群下言尚稱名帝坐嚴尊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敢忘公其無嫌。文靜自以才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不平每論政多戾駮遂有隙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以僕射居甲第寵資不貲臣官爵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悖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為後憂帝殺之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弓藏果不妄

裴寂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偉容貌涉知書傳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富貴。大業中為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留守太原契分愈密至蒱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善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崇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間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即戰場雖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起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甚

公欲先取京師恐通猗其後（猗剩也）又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據蒲
關未下而西我腹背受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
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群盜處處屯
結疑力相枝勢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通自守賊爾
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而趨京
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
隋帝禪位唐公即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
貲（不貲者貲財不可計也）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延
臥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不名也貴寵當世帝每巡幸必委以居守
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詔曰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
也豈有貳哉所以訊吏欲使天下人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齎王食
賚幣安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王多興細微冒闕行陣
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著族世姻婭帝室一呼唱義不三月而有天下

公復乘肖職官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力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
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
首曰始陛下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安願賜骸骨
歸田里帝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耳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
晚歲不亦善乎○貞觀初太宗親郊命寂與長孫無忌升金輅寂辭
帝曰公有佐命勳無忌宣力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
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逮寂坐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
讓曰公勳不稱位徒以恩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闕或弛紊職公為之
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
監奴白寂寂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封邑錢百萬寂捕
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
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
我戮之非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既

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舊功詔入朝會卒年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
尚書河東郡公

許世緒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
乘機不發後必噬悔隋政不綱天下擾亂公姓名已著讖籙今擊五
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商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為天下倡帝
王業也公奇之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霧滃然而從（滃音蓊烏孔反）震風潛怒萬空不約而
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資（踔敕角反）當高祖受命赫
然刹凡於世或驥或從尸天之功文靜數發軍謀陣以才自
進而寂專用私昵顯然者易乘遁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蹤望誅寂
後坐妖言乃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屈突通（屈居勿反突陀骨反複姓）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
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
百人（[illegible]）將悉誅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
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
以延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
減論○擢左武衛將軍蒞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
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食三斗艾不逢屈突通寧食三
斗葱不逢屈突蓋○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安定人劉迦論反
（[illegible]）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
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狗地
通伏其營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并首級萬餘（[illegible]）築京觀於上郡南山（[illegible]）虜老
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賊多士無鬭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

鎔不大克亦不敗[高祖]起代王遺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留兵圍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或說之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為之感奮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留桑顯和保潼關率兵將如洛既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既志元精騎追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父子今則讎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軍皆家關西何為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擒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耶泣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為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書蔣國公。為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杲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判陝東道從討王世充時通二子在洛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

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正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貞觀]初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後詔配享太宗廟庭。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初桂州都督李洪節亦以清慎顯既沒其家實殊太宗疑洪節實貪欲追坐籍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二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者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緣亦好善不篤矣帝置不問

尉遲敬德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為劉武周偏將武德二年與尋相舉地降引為右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軍疑敬德且亂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曰敬德叛慓今執之猜貳已結請殺之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卧內曰大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矟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相報速耶。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王乘陣亂乃得出。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山賊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嶽然

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其後巢隱計日急敬德與長孫無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illegible]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illegible]咎大王即不聽請從此亡不能交手蒙戮無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且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勸進計乃定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越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為誰爾來何耶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帝敕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鬭敬德請帝手詔諸軍聽秦王節度內外遂定王為皇太子授左衛率

時坐隱業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為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為第一封吳國公○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身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婞直（婞下頂反很也）頗以功自負又廷折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為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懌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脩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公○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虛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師還復致仕卒高宗冊贈司徒謚曰忠武○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其戰善避矟（色角）每單騎入賊群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小選王三失矟遂大愧服

互註世襲刺史義貫休感效捷英險嘉肅銘績簡在帝心（無傳）

圖形凌煙閣（秦瓊傳）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以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遷累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獸居山中聞人聲豫上木無人乃下不決也）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饋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主昏於上可取一也衆叛於下可取二也兵挫將敗可取三也族類乖絕可取四也頡利（疏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書慰勞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秦瓊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在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耶○後歸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齩金（齩五狡反即程知節）計曰世充多詐非撥亂主也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王尤獎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恤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啖徒濫反）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趙國公無忌河間王孝恭萊國公如晦鄭國公徵梁國公玄齡鄂國公敬德衛國公靖宋國公瑀褒國公志玄夔國公弘基蔣國公通鄖國公開山（王）邳國公紹鄖國公亮陳國公君集郯國公公謹盧國公知節永興郡公世南渝國公政會莒國公儉英國公勣胡國公叔寶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追贈功臣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上蕭瑀志元洪基世南叔寶皆從祀者也

唐儉

唐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將亂

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發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
下望久矣若外嘯豪傑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
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從亂方剡反以用秋當固存公
欲拯溺者吾方為公思之武德初承安王孝基為劉武周所虜儉亦
見禽俄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甲兵以待秦王帝嘉儉身
幽辱而不忘朝廷復舊官還為天策長史莒國公。貞觀初使突厥
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
傳往誘使歸欸頡利許之兵懈
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從獵洛陽苑群豕突出于林帝射四
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
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高祖以馬上得之不以
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海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為罷獵。儉居官
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為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顯慶初高宗卒年七十

八謚曰襄裔孫次
互註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喜事朕二十年未嘗一
言國家事長孫無忌傳 圖形凌煙閣秦瓊傳

唐次
次字文編建中德宗初及進士第實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既斥
為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次泉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為古忠臣賢士
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為辨謗略三篇上之
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知制誥
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
者宜所觀省然次編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
次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

段志玄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資質偉岸以票果票匹妙反為秦王所識從討王世

充深入馬跌為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怒騰而
上二人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
都。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
將軍所士及披戶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
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封褒國公卒謚
曰壯肅二世孫文昌

段文昌
文昌字墨卿任義節不為齪齪小行裴胄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
昌質判所疑李吉甫才之擢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為韋貫之訐
詆僅寖不得進貫之罷引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寖乃入思政殿
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
度使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簡以威斷不常任也群蠻震服
。長慶穆宗二年黔中蠻叛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還彭濮蠻大酋

嵯祿來請立石刊誓脩貢獻。文宗立徙節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
禬古外反福祭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
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撫慰責即日解而去太
和九年卒。墓在荊州歲時享祀禱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議其非。
子成式博學強記著南陽書數十篇
贊曰唐突通盡節於隋而為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
無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陰不從而大功立君臣相
遇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機之會間不容穟此公謹
所以抵龜而決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書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劉弘基

劉弘基雍州池陽人大業末陰事高祖從攻下西河宋老生敗弘基斬其首下馮翊為渭北道大使西徇扶風南度渭次長安故城旅隊金光門隋將衛文昇來拒弘基逆擊擒卒千餘馬數百時諸軍尚弘基最先勝高祖悅賜馬二十匹京師平功第一授右驍衛大將軍。薛舉戰淺水原八總管軍皆沒惟弘基一軍戰力矢盡為賊執帝以臨難不屈優讓其家仁杲平乃克歸官之如初。劉武周化大原弘基復陷賊伐自脫歸從秦王屯柏壁以勁卒二千躡賊歸路及宋金剛遁走率騎尾之介休與王合戰大破之累封任國公。會突厥患邊督步騎萬人備塞自幽北東距子午嶺西抵臨涇築障遮虜貞觀初卒謚曰襄。始弘基病給諸子奴婢各十五人田五頃謂所親曰使賢固不藉多財即不賢守此可以脫饑寒餘悉散之親黨

互註 圖形凌煙閣。終始著名 秦瓊傳

殷開山

殷開山名嶠以字行高祖兵起召為元帥長史從秦王討薛舉為衆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除名為民從平仁杲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征劉黑闥道病卒謚曰節貞觀十四年與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尚書劉政會俱配饗高祖廟庭

互註 圖形凌煙閣 秦瓊傳

劉政會 子奇 七世孫崇望 崇魯

劉政會滑州胙人隋大業中為司馬以兵隸高祖麾下王威等貌武秦王欲先事除之遣政會告其反時募士已集乃執威等因之後舉兵政會功也武德初留守太原調糧戎改遠近懽服。會劉武周寇并州政會為武周所擒每密表賊形勢賊平復官爵封邢國公貞觀初卒太宗手詔政會昔預義舉有殊功莅宜異等謚曰襄後徙渝國公子元意襲爵

互註 配享高祖廟庭 見前 圖形凌煙閣 秦瓊傳

次子奇長壽中為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 反 為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以謝 瑒 奇正色曰舉賢不無私何凡謝聞者皆悚七世孫崇望

劉崇望傳

崇望字希徒及進士第昆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為才崇望後主南曹選事清辦(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宦竪不肯率職時高選使者即河中鐫諭使自新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陳君臣大義動之重榮服順。(昭宗)即位為侍郎判度支王山都將王守信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還且 上即反 含光門未開禁卒左右植立將大掠長安中餓聞傳呼宰相來者門闢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帝前殺賊取功而肯欲剽掠 上匹反 成惡名乎士皆唯唯 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軍中咸呼萬歲是日京師不亂緊其力

弟崇魯字鄭文亦進士第(僖宗)景福中知制誥推與崔昭緯善帝以韋昭度李磎輔政 而昭緯外倚邠岐兵為援以久其權於是天子厚禮磎昭緯懼見奪共謀沮之及磎畫麻出崇魯輒抱麻大哭帝問焉崇魯曰今雖乏人豈宜取儉人為宰相磎由是不得相磎亦劾奏其奸兄崇龜知闕哭麻恚不食曰吾兄弟未始以聲利敗名今不幸乃生是兒後昭緯誅崇魯貶崖州司戶參軍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州人為兒時與高祖同學相友也大業末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從獨全流人自占數十萬開倉賑給王世充甚立以愆

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
加慰納蕭銑遣楊道生圍陝州紹擊走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宜紹境
連王世充及銑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
誌殺掠為止進譙國公次子圉師

互註 圖形凌煙閣傳

許圉師

圉師有器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龍朔中為左相高宗自書詔賜
遼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圉師愛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
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為人告摘帝責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
圉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擾天子法臣文吏何敢然帝曰
而無兵邪敬宗由是劾抵遂免官久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
寬治州人刻石頌美部有受賕者賕渠無反以財枉法圉師不忍按但賜清白
箴其人自媿後脩飭更為廉士卒謚曰簡

程知節

程知節本名齩金濟州東阿人事李密後李密敗與秦叔寶求奔援
秦王左三統軍從破宋金剛竇建德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
陣先登者不一以功封宿國公。七年隱太子譖之出為康州刺史
白秦王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得全乎知節有死不敢去貞觀
中改封盧國公

互註 圖形凌煙閣傳

柴紹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矯悍矯居天反有武力以任俠聞義兵起受
長史領驍騎從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曰宋老生一失
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太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從下臨汾
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紹引軍繞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
敗遂平京師封臨汾郡公高祖即位累從征討以多功進封霍國
公。吐谷渾党項寇邊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如雨下士
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
以精騎從後掩擊虜大潰正觀二年平京師都徙譙國卒謚曰襄

任瓌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任忠陳將為瓌早孤忠撫愛
甚每曰吾子雖多爾未可以寄門戶者瓌也義師起瓌至龍門請
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群沸吾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
兵精馬彊今率之將獻國難公將家子智辯練達論吾此舉甚濟乎
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撥亂與之息肩公天賦
神武杖順而起軍令發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跂踵
而待謹義師迎衆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為一介使
入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縣梁山濟河直趨韓城逼郃陽郃易閤反衙朝
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豊積粟雖未

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謂陳演壽曰閫外事與
任瓌籌之既而賊孫華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
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貞觀四年卒瓌歷任有功然補吏多親
故負勢賕請瓌不禁還世以此譏之

丘和

丘和河南洛陽人少重氣俠音夾俠以權力輔人開弓馬長乃折節自將入隋
歷三州刺史以寬惠著名煬帝北巡和獻精膳帝盛稱和美用為
博陵太守後帝過博陵和上食加豐愈甚由是所過競為珍侈獻良
和發也。然和善撫吏士得其心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以和
所從稱寬良遂拜交阯太守撫接盡情蠻獠安之獠魯皓反自江都來
乃皆隋亡和即陳欽以歸國而欽阻閉阻乃權附蕭銑銑平遂得歸乃謁
見高祖引入臥內語平生歡甚奏九部樂饗之和時已老以稷州其
故鄉也令為刺史以自養所其特進貞觀十一年卒有子十五人而

行恭為知名

立行恭

行恭有勇，善騎射。大業末，聚兵萬人，保鄠城，人多依之，群盜不敢窺境。後率其衆與師利迎謁秦王於渭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功多，錫勞甚厚。從侯君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卒。行恭所守嚴烈，條吏畏之。初從討王世充，戰邙山，太宗欲嘗賊虛實，與十數騎衝出陣後，與諸騎相失，唯行恭追及。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己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

贊曰：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燄有以動人悟物者，故士有一槩，皆填然躡而附之，若櫼欂（櫼所亮反 欂池宜反）梁柱以成大室，乂負偃植，各安所施，而無遺材，諸將之謂耶。然皆禮法自完，賢矣哉。

溫大雅

溫大雅，字彥弘，并州祁人。性至孝，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高祖兵興，引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檄胡狄反）。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黃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常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隱太子圖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須變，數陳祕策，多所嘉納。王即位，封黎國公。

溫彥博

彥博字大臨，通書記，警悟而辯。隋亂，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召入為侍郎。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彥博執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不使北面，則四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寇，彥博戰敗被執，突厥數問唐兵多少及國虛實，彥博不肯對，囚陰山苦寒地。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擢檢校吏部侍郎。彥博欲沙擇士類，寮術不能厭衆訟，滿歷時譏其煩碎。○貞觀四年，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捍蔽，與魏徵廷爭，徵不能勝其辯，天子卒從之。其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云。彥博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詔命（臚陵如反 傳也），若成誦然，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後遷尚書右僕射，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爾禎矣，恨不許少閑，以究其壽。贈特進，謚曰恭。

溫大有

大有字彥將。高祖舉兵，引為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高祖曰：士馬單少，要須經畧，以君參軍事之，濟否卜是行也。西河下，攝大將軍府記室，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他職。帝曰：我虛心待卿，何所自疑。

溫造（大雅五世孫）

造字簡輿，姿美瑰傑，性嗜書，然盛氣少所降屈，不喜為吏，隱王屋山，

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墅承與反 田廬也）。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往從之。建封雖咨謀，而不敢縻以職事，造謝歸，慨然有高世心。○時李希烈反，天下兵鎮公相撼逐主帥自立，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往說濟，建封強署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率先諸侯效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驛之賀反 驛遞）。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從隱東都，為重胤奏致幕府。○長慶初（穆宗），為太原幽鎮宣諭使，召見，辭曰：臣府縣吏也，不宜行，殊四方易朝廷。穆宗曰：朕東宮時聞劉總比年上書請覲，行期乃不報，卿為我行，喻意毋多遜。至范陽，總櫜鞬郊迎（櫜音高 鞬居言反 驛一日上 弓矢器），造為開示禍福，總懼，矍然（矍居縛反 驚貌）若兵在頸，遂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李景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為朗州刺史。開後鄉縣百里

溉田二千頃民獲其利號右史渠。拔侍御史彈奏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造性剛急力或忤已雖貴勢
亦以氣出其上彈擊無所回畏威望隱然。遷尚書右丞興元軍亂
殺李絳衆謂造可夷其亂文宗亦以為能乃授山南西道節度使許
以便宜從事命神策將董重質等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
直自蜀還造喻以意皆曰不敢二乃用八百人自從五百人為前軍
既入前軍呵護諸門造欲大宴視聽事曰此狹隘不足饗士更從牙
門坐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聞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勞
問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叱之(叱昌栗反 河北也)乃
不敢動即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
爭奮皆斬首八百餘人。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枋口堰(枋府
良反 堰於建反)以溉濟源河內溫武陵四縣田五千頃召為御史大夫方倚
以相會疾卒

溫廷筠 彦博裔孫 弟廷皓

廷筠少敏悟工為辭章然薄於行又多作側辭豔曲。大中(宣宗)末試有
司廉視尤謹廷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其
為授方山尉。弟廷皓咸通(懿宗)中署徐州觀察使崔彦曾幕府龐勛
反以刃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紿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
思之勛歸明日復見勛索表給荅曰我豈以筆硯事汝耶其速殺我
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因之更使周
重草表彦曽遇害廷皓亦死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事隋歷清陽太守治為天下最。王
世充纂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遷御史大
夫時蜀新定吏多橫恣民不聊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
懲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皇甫希仁誣告無逸陰交王世
充帝斬希仁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按之無狀遂斬告者及還帝
勞曰比多譖毀但以正直為佞人憎耳。徙益州大都督長史所至
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卒謚曰良

李襲志

李襲志字重光隴西狄道人大業末盗賊起傾私產募士得三千人
乘城拒盗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悅向蠻夷畏威雖曰隋臣實君
長也今四海分裂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粤豈遽不若尉
陀乎(尉於勿反陀徒何反漢高祖時為南海尉名陀因謂之尉陀姓趙治南方漢立為南粤王)襲志曰吾世隋臣
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雠恥豈怙亂圖不義
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陀不足為吾法也欲斬說者衆諫乃
止遂固守兵三年力窮援絕為蕭銑所陷。武德初高祖遣書命其
子元嗣召之襲志歸國及銑平嶺南六十餘州皆送款襲志誘而致
云後討輔公祏(祏音石)為水宣總管轉桂州都督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
省南荒便之

李襲譽 襲志弟

襲譽字茂實通敏有識度高祖召授太府少卿伐王世充拜潞州總
管時突厥已和親又通使世充襲譽捕斬之詔委典選以饌東軍。
擢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揚州江吴大都會俗喜商賈不事農襲
譽為引雷陂水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為人
嚴敏以威肅聞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
揚州書遂數車載歸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
田千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
求官吾沒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

姜謩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為晉陽長謂所親曰隋政亂將亡必有

主人受之唐公負王霸資變其必撥亂得天下乃潛自結從平霍邑
絳郡兵遂渡河菩部勸一夕濟(高祖)嘆其畧薛舉冦秦州以善山西
豪望詔安撫隴外將行請曰公天人之望已獨宜齊圖緯光有神器
善老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祚死不恨高祖嘉納。後仁杲平拜攏
秦州刺史帝曰昔人衎衣錦還故鄉今以本州相授所以賞功涼州
荒梗宜有以靖之甚至撫邊俗以恩信盜賊衰止人喜曰不意復見
太平官府貞觀六年卒謚曰安子確

姜確

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為將作少匠護作九成洛陽宮及諸苑禦(魚巨反禁苑)
以幹力稱(太宗)選趫才(趫丘幺反健也)衣五色袍乘六閑馬(唐六典曰仗內六閑一曰飛龍二曰祥麟三曰鳳苑四曰鵷鸞五曰吉良六曰六群)直屯營宿衛仗內號曰飛騎每
出幸即以從拜左屯衛將軍分典之。帝將征高麗行本諫未宜輕
用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帝賦詩悼之贈郕國公謚曰襄

姜皎

皎(長安)中(則天)為尚衣奉御(元宗)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委心焉及
即位召授殿中少監出入卧內陪燕私詔許捨敬呼之不名也議者
譏短皎過任太過帝以其藩邸舊恩有以宣布之乃下詔曰皎往事
朕於藩國雖彭祖同書子陵共學不過也朕嘗游長楊鄠杜間(鄠侯古反)
皎于時一意保護罔或貳言中宗詔貶潤州專以忠力戴朕謂天且
有命皎獲危蹈難而無變焉朕既即位又參誅逆臣將孚以光寵每
所擒逖造膝匪躬舉多規益而悠悠之談醜正惡直天下之人莫不
識皎之功何見之異也昔漢昭之任霍光魏祖之明程昱(昱音育)朕之不
德庶幾於此豈流言之聽而孚德之忘哉尋遷太常卿監脩國史(開
元)十年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病死世以為冤弟晦

姜晦

晦起家蒲州參軍累為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
拜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高宗)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
延中徒見後稍益下至晦獨循舊體謂御史曰不如故事凡奏讞公
等(讞魚列反)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諸市馬六
胡州率得馬三千署游擊將軍詔可尉廐乃稍備(廐居又反)改為吏部侍
郎主選曹吏常請託為姦前領選者周棘垣藩檢室內外猶不禁至
晦悉除之示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請(屬之欲反累也)輒得皆以為
神始晦華傳示簡建議恐必敗既而賍賂路塞流品有叙衆乃伏皎
被放晦亦貶春州司馬卒

崔善為

崔善為貝州武城人巧為歷數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營仁壽宮總
監楊素索簿冊實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
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善為見隋政日衰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
起擢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傴於武反僂也)嘲曰曲

如鉤剛封侯欲組麗所任常聞下令購謗者謗乃止。傅仁均撰戊
寅曆李淳風抵其疵帝令善為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時議戶猥地
狹者徙寬鄉善為奏畿內戶衆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從皆在關東
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卒謚曰忠

李嗣真

李嗣真字承胄趙州柏人多藝數舉明經中之賀蘭敏之脩撰東壁
書嗣真與弘文館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調露)中
(高宗)為始平令風化大行時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嗣真謂
道人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
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槩奏其言擢太常丞知五禮
儀嗣真常曰隋樂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此且有側堂堂撓堂堂
之謠側不正也撓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非之不
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蹂人九反踐也)

難作不久矣乎謚曰胡、武后嘗問嗣貞儲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
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杜伏威

杜伏威齊州人少豪蕩與輔公祏約刎頸交公祏數盜姑家牛以給
伏威縣追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煬帝)遣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
稜軍大潰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
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入朝詔拜太子太保位在齊王元吉上以
寵之

張士貴

張士貴虢州盧氏人(大業)末為盜(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從征伐有功
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游耳(貞觀)中為行軍總管破反獠
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
之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奇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
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
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
之曰王佐才也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
馬邑丞(高祖)與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傳張戀反驛遞也)(煬帝幸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天下除
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義士乎秦王亦為請得釋引為三衛(唐書天子親衛曰衛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號衙內五衛皆帶刀捉仗列坐于東西廊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
府蕭銑據江陵詔靖安輯(輯與集同)進至峽州阻銑兵不得前帝詔逗遛(逗音豆留不進也)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

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擒五千
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
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軍政一委焉。(武
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
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
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倉卒急遽貌)無以禦我此必禽
也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
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
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艘(蘇鍇反記文舟之總名)溺死者萬人孝恭軍繼進銑
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
請藉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貲音資貨財)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
罪彼其脅驅以來藉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
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城劇屯驅之死

安恭討之譽也止不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檢校荊州刺史乃
度嶺至桂州分道招尉得郡九十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
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
耶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歡服。輔
公祏音石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授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
勣等七總管皆授節度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祏懼乃出走禽之帝歎
曰靖乃銑公祏之膏肓也肓呼光反肓心下也人之疾在膏之上肓之下藥所不及古韓白衛霍何
以加。八年突厥寇太原時諸將多敗獨靖以完軍歸太宗踐祚突
厥部落離畔靖率勁兵三千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
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諜達協反間也離其腹心夜
襲定襄破之帝曰李陵以部卒五千絕漠匈奴之南界沙上漢直度曰絕然卒降匈
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喋血虜庭喋達協反履也遂取定襄古未
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上與元齡等六騎出臨渭水與頡利隔水

語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
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
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
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
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
軍總管張寶相擒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陰山在代之北東西千里
餘匈奴依阻其中漢武帝奪之置陰山縣沙土曰漠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
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
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增户至
五百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還尚書右僕射靖每參
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
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
者蓋少雖疾頓憊步拜反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甚嘉之欲成公

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加賜靈壽杖以助之吐
谷渾寇邊西戎國帝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
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遂
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蹙
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改衛國公帝將伐遼請入
謂曰公南平吳謂蕭銑也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
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
矣帝憫其老不許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
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薨年七十九謚景武。弟客師累戰功封丹
陽郡公致仕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
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息
侍甚淡丌乙反然未嘗輒于政率游畋自娛

互註 衆資文武出將入相王珪傳 圖形凌煙閣秦瓊傳 茂庸懿績簡

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李勣弟弼 盛 孫敬業附

李勣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氏家富多僮僕積粟常數千鍾喜施貸
所周給無親疏之間去聲大業末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
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李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
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孝德等濟
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武德二年密歸李
唐初其地勣統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衆土宇皆魏公有也
密初稱魏公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為己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户
口以啓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
詔授黎州總管封英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
范祖禹曰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甚為無謂而唐世人主遂以為
法上瀆其姓下忝其祖非先王之制也

。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
俘世充仍振旅還（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
戎輅告捷于廟又從破劉黑闥平輔公祏。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
貞觀三年為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追李靖
合因曰頡利若度磧（磧七迹反水渚有石者）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
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恚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
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石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
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
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
敢南賢長城遠矣。薛延陀子大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思摩頡利族人）
（太宗以五可汗遂滅強）詔勣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
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帝自將征高麗以勣為遼
東道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于駐蹕山（太宗親伐高麗因山為駐蹕）

（山圖破陣狀勣石紀功）功多封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
兵討之大戰烏德鞬山（鞬居言反即獨邏山）破之降其首領磧北遂定
。勣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
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
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負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齧指流
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
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督。高宗立召為
尚書左僕射

范祖禹曰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哉以為忠也則不可以託幼孤
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要後嗣之不能懷服先
黜之而後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
士可得而使也

始太宗時勣已書象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帝欲立
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召勣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
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
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勣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
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
廢詔勣志寧奉冊立武氏

范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
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

。總章二年卒（宗為）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慎
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負貸有司其厚賻䘏之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
日不視朝贈太尉謚貞武給秘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鞬山
以旌功烈。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數萬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
虎牢獲戴冑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

陽得單雄信（單時戰反）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
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啗徒敢反）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
為收養其子。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姊
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筭料敵應變皆契
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
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艾者遣之
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沒士皆流涕。自屬疾家
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
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勣疾少閒省侍忽語曰我
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
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
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以聞（榜蒲
孟反）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後配享高宗廟庭。李弼感年

十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凡尚節義今
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終桂州刺史震子欽
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為眉州刺史嗣聖元年(則天)坐贓貶柳州司馬
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乘人怨謀起兵旬日兵十餘
萬武后遣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殲除屬籍
中宗反正詔還勣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

互註 當令名將(薛方郭陳傳)圖形凌煙閣(秦叔寶傳)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勤功帝
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近非也君靖閫門稱疾畏遠
權逼(遠于顯反)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勣之節見于黎陽
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
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勣乃私己畏禍從而導
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殲子廉反盡也)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

宗室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
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
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
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禨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一

侯君集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伐有功王即位
封潞國公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鄯音善)
(鄯時戰切)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險去聲)天贊我也若以精兵
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然其計簡銳士約齎深入(齎音咨 深式禁反)追
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
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高昌不臣(西域小國)
(高昌國名)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北討王麴文泰嘆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
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安能置大兵乎君集次磧石而
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
昌驕慢使吾龔行天討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然
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
無敢當因拔其城智盛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焉。初君集私
取珍寶婦女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簿曰書之以勞)
岑文本諫曰高昌之衆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惟陛下
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奉行期平珍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
悉蒙重賞未踰數日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
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
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勞已不免鐵鉞故曰
師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諸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
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大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
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競行其志貪者

邀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
宜宥君集以勸有功帝能釋不問待君集如初
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私引入閤自安計君集舉手
謂曰此手當為殿下用之承乾事覺辨君集下獄帝自臨問曰我不
欲令刀筆吏辱公(刀筆者謂簡牘吏皆以刀削書之所以)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群臣
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群臣皆
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
遺像已因泣下遂斬之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蹉跌
至此(蹉音差 跌音迭)始帝命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
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
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嘗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互註 圖形凌煙閣(秦叔寶傳) 嘉庸懿續簡在帝心(長孫無忌傳)

張亮

張亮鄭州滎陽人志趣奇譎外敦厚而內不情房元齡以亮沈果有
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歷相州長史亮為政多奇察發摘隱微示
神明抑強恤弱所至有績君集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貶為相州
刺史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陰有怪
謀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常曰正欲反耳嘗謂玄齡
謂曰若天下平也公不自脩乃至此將柰何於是斬西市

互註圖形凌煙閣傳秦變

薛萬均

薛萬均燉煌人上音屯下音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豪武為羅藝所厚善
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竇建德經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
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以精騎百匿城左
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
為副萬徹亦從拒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卻萬均兄弟橫擊

之斬其驍將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賊中氣
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從李
靖討吐谷渾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
敢當者爲盛三軍進奔至積石山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俄而虜至
萬均直前斬其將拔涿貲畜甚饒虜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均集擊
高昌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
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
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宮苑與慶坐苑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悼爲
擧哀後帝賜群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勳伍叙
口其名豈死者有知聞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衆坐感嘆。萬徹事隱
太子太子誅萬徹皆官兵戰秦府衆失色乃示以太子首然後去王
以其忠於所事之不罪也。從李靖討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副李
勣擊薛延陀率數萬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太宗嘗
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
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總管帥
師三萬伐高麗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
者帝斥其功直而讓爵而已即為焚書。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
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尼質反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
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荊王謀洩下獄誅臨刑頓監刑者
曰亟斬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

盛彥師

盛彥師宋州虞城人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
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武德元年伐東都置宜陽郡後改熊州李密叛謀出山南
萬寶憚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
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首梟堅堯反懸首
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入熊耳山命士持滿夾道

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開元元年更名河南府
猶向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我據其要必擒之密
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以功封葛國公。徐貞朗反詔
為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貞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擧虞城
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
為念貞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貞朗平彥師得還高祖
以罪誅之

盧祖尚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人大業末募壯士捕盜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
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豫州楊刺史王世充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
史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
以贓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
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以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

首奉詔既而託疾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臣不能飲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人高祖入長安以津州歸（附音）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因拔安定道行軍總管。突厥入寇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鄭元璹先使可汗（璹神由反）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虜引去元璹還具道其忠。帝問以備邊策荅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數出奇兵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經略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縱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及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李君羨

李君羨洛州人為王世充驃騎卒其屬歸高祖秦王引致左右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武后亦欲自託詔復其官爵

贊曰侯君集業立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至百人辞萬徹與狂瞽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例顧不哀哉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有度量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薛道衡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交繇是有名。武德五年秦王爲士廉為洛中觀重之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益州大都府長史蜀人然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哺蒲故反）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斷引旁出（斷丁亂反）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遷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秦時伊洛河名有曰）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導而比聽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案奉太傅士廉固辭遷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

觀二十一年卒帝又欲臨哭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臨良反）乃還詔贈司徒方寒食救尚宮以食內墳（羊加反）往祭（非食者）帝自為文喪出横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以過哀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焚藁家人無見者。初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首代功狀明其等曰閥積功曰閱）後雖衰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故人謂之賣婚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令狐複姓棻符分反）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良先宗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畯音俊）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與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檟古雅反山楸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

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文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為榮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之謂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耻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等十二人刊定之裁廣類例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升譜限縉紳耻焉目為勲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

互註 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長孫無忌傳贊）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直略反言著土也有常居不遷徙）後世故名宗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子孫猶挾

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婚求財汨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忘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胙（胙與祚同）訖無考按冠冕皂隸混為一區可太息哉（胙早反左傳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竇威

竇威字文蔚岐州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群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癡（癡之反）內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遑不偶汝尚何求邪威笑不答。高祖入關召補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即中書令也隋文帝置隋改為內史令武德三年復改）每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暱之（暱親也）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令事故有不等邪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竇軌（威兄子）

軌字士則性剛果有威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則誅至小過亦鞭笞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貞觀元年為洛州都督周洛閭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兄子抗

互註 赤脉千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為將必多殺（袁天綱傳）

竇抗

抗字道生美容儀性通率涉規圖史以帝甥蚤貴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癯其俱反）。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李氏名在圖籙天所啟也高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巡護長城聞高祖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主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臥內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宴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冊勳於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與焉子靜誕襲爵

竇靜

靜字元休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

農卿趙元楷為少卿辯部其聚歛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
四海自上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不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
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靜為陳虜中虛
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及擒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
搏噬飽則群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
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
首丘也又死者也首生者尚不忘其初 狐死正丘首 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
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
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荅曰北方之
務悉以相委以鄉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
誕貞觀初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
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
祿大夫罷歸第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高士廉以女歸太宗是為文德皇后竇威以從兄子女歸高祖追為太穆皇后
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迹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
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鏟初簡反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咤陟嫁反
竇宗自魏迄唐支胄扶蹻數百年所憑厚矣在漢冊為外戚至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大傳在唐文獻元魏有三皇后在

列傳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初警敏貫綜墳
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
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
淆置嫡庶嫡音的正嫡庶孽也競侈僭相傾閱閱許歷反閱很也終當內相誅夷視今雖
平其亡可須也須待也跂足日跂一彥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
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
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顧中原方
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人衣不及帶勺市若反飲不入口
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公為秦王即
授府記室封臨淄侯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

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
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
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實可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
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
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
計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
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明反安國公食邑千三百戶
餘皆次序封拜帝顧群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無有諱
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
吏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
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北今玄齡等有決帷幄定社
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緣私與功
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眦攘袂袂彌蔽反或指畫自陳訟此

神通謂與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曷可妄訴耶。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聽辭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佚(同輿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淑衰刻窮之(疾亦衰)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居宰相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頼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矣凡糧械飛輸(飛說輸運)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數上書勸帝毋輕敵久事外夷

晚節多病頑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群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沒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辮步珍反交也)分典禁衛延陀鐵勒披置州縣高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弒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類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蔬食(作膳)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鏑音的)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轝車(轝音與)抱枯骨摧心掩泣

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新羅作辯)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舡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玄齡子遺愛尚主)曰是已危惙(惙拙反)尚能憂吾國事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後薨年七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昭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媢莫報反)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傷視若無所容貞觀末以譴還第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所景反)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庭堂(汛思晉反洒也)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

載玄齡還宮帝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髭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馳遣追帝(王業日逋謂也)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席資也)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

互註太宗詔復定舊令與法司增損隋律自玄齡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之世用之無所變改(法志刑志)孜孜奉國知無不為王公輔才(王珪傳)辛若立門戶亦望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李勣傳)世襲刺史嘉謨嘉猷績簡在帝心(褚遂良傳)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遂良傳)

杜如晦

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大業中(煬帝)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莫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秘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王為皇太子進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筦與管同)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古上按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剴諷如晦等(剴古哀切勸也)以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古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孫甫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專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責成功既專任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

久之以疾辭職詔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于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illegible])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敕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二人討裁([illegible])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互註　辛苦立門戶亦望貽後恐為不肖子敗之(李勣傳)　嘉謀懿績簡在帝心([illegible]傳)　公輔才(王珪傳)　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褚亮傳)

杜楚客(如晦弟)

楚客少尚奇節方建成難作楚客適客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知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顧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

杜淹(如晦叔父)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洛陽平秦王引為文學館學士常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及踐阼召為御史大夫淹建言諸司文按稽期請以御史按促太宗以問封倫倫曰設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而索按求疵是太苛(苛音何)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悅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薄最悉聽淹裁訂(訂丁定反議也)俄檢校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所薦龐四十人皆知名嘗曰鄧懷道可用(鄧音[illegible])帝問狀淹曰懷道居隋時任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群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典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願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群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祿重責深於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覩任胡不言([illegible])事(近用)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假諫飾非([illegible])卿苟而免淹辭窮不能對帝勉曰今任卿已可有諫未答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卒始淹典二職責重於朝矣而忘清白名獲譏當世

互註　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百官志)　袁天綱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袁天綱傳)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

元穎及進士第為翰林學士(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不踰歲
至宰相搢紳駭異出為西川節度使敬宗驕侈不君元穎每欲中帝
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工造作無程斂取苛重
至削軍食以助裒畜於是人人咨苦(大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戍巂
州(巂悉委反)(文宗)遣使慰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
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斥為循州司馬死於貶所

杜審權 元絳子

審權字殷衡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
視事有常晏罷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與杜
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云

杜讓能 審權子

讓能字群懿(僖宗)狩蜀奔謁行在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
綏徠書詔叢沓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變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

重之。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讓能方直(宿直學士)徒步
從十餘里得道馬援紳為靷乘之俄而進狩梁是時兵
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嘗
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遷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
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家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然
國臨難苟免臣之恥也。(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
(大順)後兵寖彊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不能制帝怒詔讓能討議
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帝曰令詔令不出城門
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卿為我圖之讓能曰陛下欲削勝僭據
又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
輔休戚與我均何[illegible]辭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
陛下敢計身乎且[illegible]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鼂
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福)二年李茂貞悉兵至三
橋請必殺之乃賜死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
政與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仆芳遇反)使號令典刑粲
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
邈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
(王珪魏徵)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李靖李勣)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
於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自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
名者諒其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謨
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
蕭曹之勛(蕭何曹參)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
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易臻是哉彼揚已取名瞭然使
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蘇軾書曰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泯而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

魏徵

魏徵字玄成少孤落魄(他各反)棄貲產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隱太子
引為洗馬(東宮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
爾鬩吾兄弟(鬩許歷反)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
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
遇乃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剴古哀反)左右
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訊音信)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
不能著形迹遠嫌疑(遠于願反)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
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
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瞿然曰(瞿居具反)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
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
也(咎音皋陶音遙古作繇)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
流祚無疆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帝曰善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音）侯景向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嬪官）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諫曰陛下處臺榭（上高曰臺有木曰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自咎即詔停冊。

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豫朝政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悉遣使者奉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怛當割反紇下沒反高昌之臣使者）來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顛塞州縣以多致罪者衆彼以商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

中國也帝曰善追止其詔。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饑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反朴今當為鬼為魅（[illegible]）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群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德彝已歿）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舍閬川宮下李靖王珪從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曰威福由是等邪何輕我宮人詔并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謁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後帝宴丹霄樓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剌王時誠可惡我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弟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徵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契所以事堯舜也帝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嫵文甫反）徵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龍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死）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進封鄭國公多病辭職帝

曰公獨不見金在鑛（古猛反）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自比為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即愈牢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尋以定五禮（吉凶軍賓嘉）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厲俗即許之。後幸洛陽次昭仁宮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寧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退又上疏曰書云明德慎罰惟刑之恤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銷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矣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以與天下畫一不

以謂黙賞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瘢薄官反）盜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刻薄之風先摇（摇以灼反刻也）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弊張湯輕重其心而漢法以謬況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且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動之則危靜之則安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忘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以不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

危必取亡國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為監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欲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illegible]）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泆有以動之也帝宴群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帝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他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荅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以劾其偽將論死戴冑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冑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刑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尚書言脩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尚高髻（髻吉詣反）宮中所化也陛下恚（[illegible]）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則近訕謗于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之耳先是帝作飛仙宮徵上疏曰隋有天下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讋之涉反）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媛于眷反）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監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丼心侈靡使

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是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得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綿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欲治則

交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毀譽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慮然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奸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何以害霸管仲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國名）經年而不能下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矣夫穆伯列國之大夫管仲霸

者之佐猶能慎所信任遠避佞人（[illegible]）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夫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朔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發明德宮玄圃院賜遺水者他日宴群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群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時上封事者衆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舜置謗之木）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之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突厥可汗弟附為中郎將反於是貞觀四年突厥降溫彥博請如漢置降匈奴五原塞以為扞蔽徵爭天子從彥博議至是亂起帝悔）

云磊石然石然好異也（[illegible]）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勿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寖不克終謹思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靜寡欲化被方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幷訪怪珍昔漢文帝却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議論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如子猶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輙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

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疎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乙）昵小人疎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積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言以為誠否（[illegible]）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群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

淵之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
傲縱欲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
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
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
育撫寧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
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襁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脫
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如前日之怗（他協反）泰此不克終十漸也
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今旱熯之災遠被郡國
凶醜之孽起於轂下（輦轂之下謂中郎將結社率作亂）此上天示戒乃陛下恐懼憂
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嘆
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
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屛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
萬世知君臣之義。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

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
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
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
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
也。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葉音涉）未還又遣使賫金帛諸國
市馬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可
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
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
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後皇太子承
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謇無踰徵我遣傅太子一天下
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荅曰漢太子以四皓為
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十七年疾甚藥膳賜遺無算帝

[illegible]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紳
帝悲懣（莫困反）撫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
周之亡帝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主亦從帝曰公彊視新婦
徵不能謝及是薨帝臨哭為之慟（徒弄反）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
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空謚曰文貞晉王奉詔致祭帝作
文于碑遂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
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
鑑亡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
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
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倉才反）可以興矣其大略如此朕顧思之
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踰中人
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子亦為霽威（漢書…）

（為霽威止也霽子計反）議者謂賁育不能過（賁音奔孟賁夏育皆古之勇士）始喪亂後典章
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秘書國家圖籍粲然完整嘗以小戴禮綜彙
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錄寘內府帝本以兵定
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
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太宗即位宴會必奏之後曰七德舞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後曰九功舞）舉有所
諷切如此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賦詩悼痛聞者媢之毀
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
誅讒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
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為碑（[illegible]）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
靺鞨犯陣（靺音莫鞨何曷反）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吾
豈有此行邪復立碑恩禮加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瑜為豫
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

敢有諍魏

互註太宗得徵參裨闕失魏徵傳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魏徵傳以秘書監參預朝政百官志貞觀中為秘書請購天下書藏于内庫以宮人掌之藝文志家多藏虞褚書薛稷傳懲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劉洎傳朝夕進諫上同一言賢于萬衆楊發傳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故曰文貞呂才傳以切諫居要職吳兢傳太宗曰魏徵隨事諫正如明鑑照形美惡必見上同太宗詔徵等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帝愛其書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公等力也諸儒之傳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致祭名臣圖形者九七人皆終始著名者也秦瓊傳太宗曰朕始即位惟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劉賓傳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李絳傳長孫皇后曰徵納主於義社稷臣也敢犯嚴顏陳忠言長樂公主傳指事

直言無所回避參裨得失見下魏謩傳

魏謩徵五世孫莫朋反

謩字申之擢進士第文宗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楊汝士薦為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之邕管經略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溆州司戶敘徐呂反俄徙峽州刺史謩諫曰王者赦有罪惟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迹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將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悉憲章弃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亹亹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内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纖之謗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脩惟陛下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回避每覽國史歎與嘉之謩為拾遺數有獻納夫備拂洒於内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孤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教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楊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即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論諫官勿復言謩諫不可上降潤州司馬。俄為起居舍人帝問御家書詔頗有存者乎謩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帝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一見則後所書必

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取信者乃止。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姓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因以御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宜宗嗣位遷御史中丞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擢[illegible][illegible]戚兼戶部侍郎事謩奏中丞綱紀所寄不宜雜領財穀乞專治戶部詔可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傅導之非所存副貳之重且陛下帝為感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嗣未辨謩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會毗國獻象謩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節度使李業殺降虜邊部震擾業内侍馬[illegible]蔡夜反人無敢言者謩奏徙滑州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謩讜切

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令狐複姓綯音陶）謫死之

贊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遝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爲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嘆云唐柳芳稱徵死知無不知言不恨惜以爲三代遺直諒哉謩之論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列傳

王珪

王珪字叔玠世居郿（郿縣名屬岐州）性沈澹志量隱正恬於所遇交不苟合季父有鑒裁九所器許。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爲皇太子授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巂州（巂上息委反）。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帝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正臣事邪主亦不可以致治惟君臣同德則海內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一帝可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閤（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閤見）珪推誠納善每存規益帝益任之。遷侍中他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何有不可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今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下以爲是審知其非所謂知惡而不能去也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責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脩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致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慙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孜孜于前聖責珪等痛自悔公等勿懲是不進諫也。時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

[illegible]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
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
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為心恥君不
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
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坐漏禁近語左除同
州刺史帝念名臣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
師自居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
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
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以無過
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
禮珪曰主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
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 按蜀本史炤通鑑釋文開堅奚反瞀也盥古玩反左氏傳 [illegible]易家人在中饋言婦人識乎中饋[illegible]而已今據晁書釋音正文作笄釋云皮[illegible]反[illegible]未知孰是其後公
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

謚曰懿。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
必酬贈其家性不苟察臨官務舉綱維去甚不可者至僕妾亦不見
喜愠來寡嫂家事咨而後行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宗族匱乏周
卹之薄於自奉獨不作家廟四時祭于寢為有司所劾帝為立廟愧
之不罪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
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
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互註天綱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 袁天綱傳

薛收

薛收字伯褒蒲州人年十二能屬文聞高祖興遂挺身歸國房玄齡
薦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府主簿是時方討世充軍
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 [illegible] 或馬上占辭該
敏妙辭精初不竄定竇建德來援諸將爭言欽軍以觀賊形勢收獨
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其兵皆江淮選卒正苦乏食耳是以
求戰不得為我所持今建德身總衆以來必飛輓轉糧更相資填兩
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勒諸將嚴兵縮壘浚其
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皋厲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
老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曰善遂
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觀隋宮室且歎煬帝無道殫人力以事夸侈
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 [illegible]宮
而秦滅逐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死一
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嘗上書諫王止畋獵王
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 乘繩證反 未若一言賜黃金四十
挺。武德七年寢疾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
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

何嘗不驅馳經略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貧而子幼
善撫安之以慰吾懷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 [illegible] 即位語
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互註名字爵里在十八學士興中天下謂之登瀛洲 褚亮傳

薛元超 收子

元超九歲襲爵高宗即位數上書陳當世得失帝嘉納轉中書舍人
弘文館學士省中有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常據以草制 道衡元超之祖也隋時為
內史侍郎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上元初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
弓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在園中非所宜帝納可。嘗宴諸
王召元超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藉多人哉俄拜中書令帝幸東都
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顧太子未習庶務關中務
卿悉專之時太子射獵詔得入禁籞 籞偶許反禁苑也 故太子稍怠政事元超
諫曰殿下截輕禽逐狡兔御驛之變 [illegible]

人（蒲澗反以像人窺居月反）詎無可虞又戶奴多反逆餘族或夷狄醜類使兇謀竊
發將何以禦哉夫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謂其近危辱也惟殿下
罷馳射之勞留情墳典豈不美歟帝知之遣使孕賜慰其意帝疾劇
政出武后因陽喑（於金反）乞骸骨卒

薛元敬

元敬隋選部侍郎邁之子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
為長雛德音為鸑鷟（上五角反下仕角反）元敬年少為鵷雛（上於袁反下仕于反）武德中
為天策府參軍直記室文學館學士時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更相
結附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如晦嘆曰小記室不可得而昵秦王為
皇太子除舍人於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宮而元敬學文翰號稱職卒
于官

薛稷

稷字嗣通道衡曾孫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與從祖兄曜更踐兩

前唐書卷之十五　〈薛稷傳〉　四

省俱以辭章自名初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
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倣結體遒麗（上才由反）遂以書名天下書又
絕品睿宗在藩（上聲）喜之及踐阼封晉國公會鍾紹京為中書令稷入
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無素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
具瞻之美帝然之帝以翊贊功每召入宮中與決事恩絕群臣實懷
正誅稷以知本謀賜死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茌士疑反）少孤家窶狹嗜學善詩春秋資曠遠
鄉人以無細謹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乃去客密州趙仁本
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
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至長
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為
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
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謁見與語
帝大悅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段。周上疏
曰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
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是以徒
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不以臣愚擢臣不次竊自惟念無以論報
輒竭愚區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西牆宇門闕方紫極
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
志清儉愛惜人力陛下不敢違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有不足焉臣
願營雉堞門觀（周禮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城門之制九雉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堞達叶反城上女牆也觀工喚反闕也）務
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
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而遠
非能旦發而暮至也萬一太上皇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今茲
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

前唐書卷之十五　〈馬周傳〉　五

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眾惑臣伏見詔宗室功臣悉就
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
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
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
庶被殃國家患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也正欲存之則欒黶
之惡已暴也（左氏傳晉士鞅曰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彰將於盈乎見逐黶乙斬反）
必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
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以立社於其國）疇以戶邑必有材行隨器而授雖幹翮非強亦可以免
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
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
以孝為本故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祚宗

朝之業求聲韻事切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幾故忍孝思以徇
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朝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耶臣知
大孝誠不在於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臣
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言慎擧
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樂工輿皂雜類（左傳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
韋槃提斛斯政（斛斯姓政其名）本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逾等夷可厚賜
金帛以富其家今超授高爵與政（日頒賞）外廷朝會騶豎倡子鳴玉曳
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帝善
其言除侍御史。又疏奏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
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辟王賴先
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
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
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

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
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
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
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
往來遠者有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
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
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
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
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
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
必不然全此時代甚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之器
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奢靡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
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

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
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能安全
者凡脩政教當脩之於未可脩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
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
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
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
天下帖然者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
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
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
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
世充據之西都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
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
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耶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

今為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
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切發非徒旰食晏
寢而已占語云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
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
文帝云可痛哭及長嘆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
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頼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
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
定天下無威略振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
日必無它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
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豫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知其然溺
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
已多其寵遇過厚者臣愚慮之非特恃恩驕務也昔魏武帝寵陳思
王文帝即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

衣之也此武帝寵陳思王違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憂不
至於饑餓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
大聖創業豈惟處置兒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
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可
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
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入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
勳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入為中郎將其
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
此帝稱善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仲仲反）裁處
周密時譽歸之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
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所綺反）令人忘倦蘇張終賈
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帝嘗

以飛帛書賜周曰鸞鳳冲天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病
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為構第每詔上醫使者視護躬為調
藥疾甚周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
也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
以圖構宅衆以其興書生素無貲皆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
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周每行郡縣令
必進雖小史訟之帝曰我禁御史食州縣廣費雖尚何與榜吏
斥之及領選尤發淹滯令（崔賢為其所季 周先客）。先是京師晨暮傳呼以
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鼕徒宗反 鼕技宗反）品官舊服止黃紫於是三品
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城門入由左出由右飛
驛以達警急納居人地租宿衛大小番直截驛馬尾城門衛舍守捉
士月散配諸縣各取一以防其過皆周建白。自周亡帝思之甚將
假方士術求見其儀形高宗即位追贈右僕射高唐縣公垂拱中配

享高宗廟庭。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典
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五經敏銳而正評議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長孫無忌傳）代
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解元傳）
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
明習憲章非王佐才疇以及此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
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以明佐聖故君宰間不膠漆
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
乎

韋挺

韋挺京兆萬年人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太宗謂曰卿之
任大夫獨朕意左右無為卿地者挺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高位且非
勳非舊而在藩邸故寮上顧後臣以勸立功者不聽。是時承隋大

亂風俗薄惡人不知教挺上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
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為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聞
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
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醉名曰出孝夫婦之道
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燭不舉樂之感今昏嫁之初雜奏絲竹以
窮宴歡官司習俗弗為條禁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兼魏王泰
府事時泰有寵太子多過失帝密欲廢立語杜正倫正倫以漏言貶
帝謂挺曰不忍復置卿于法改太常卿初挺為大夫時馬周為監察
御史挺不甚禮及周為中書令帝欲湔拭用之（湔子仙反）周言挺很于自
用非宰相器遂止。帝將討遼東擇主餉運者周言挺才任繁使帝
謂然挺父故為營州總管經略高麗故札藏家挺上之帝曰自幽
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師所仰食（仰魚向反）卿為朕圖之苟吾軍
用不乏是公之功詔河北列州皆取挺節度帝親解貂裘（丁又反）

中廄馬賜之挺逆燕州司馬王安德行張作浩艦轉糧渠塞不可通
挺以方苦寒未可進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
遲邪詔韋懷質馳按覈為民
互註 面如死當以武驗官 失天 關傳 脩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議
李義 劉傳
贊曰王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
斯聽才斯奮洞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天子高拱操成功致太
平矣始皆奮亡命布衣頻然列置上衮辟收雖早夭帝本以中書
令待之御臣之方顧不普哉挺脫節流落蓋有致而然
初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 上田 聊反 少慷慨尚風節始名瑗慕張綱為人改
焉。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
武媚娘曲 武周 反 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

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爾後勇
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
人 中人之資 得賢者輔而善得不肖導而惡奈何歌舞鷹犬纖兒使日侍
側帝曰以汝為洗馬何不擇人綱曰臣非東宮得言者帝曰朕過矣
。高祖平京師綱上謁封於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
子詹事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縱左右攘奪民慾苦宇文歆諫不聽
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
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太原勁兵地兵十萬眾支十年奈何一旦
棄去歆建此計我當斬之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日淺有
關必諍今賴歆計使陛下不失愛子且有功又可加罪乎翌日帝悟
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刑於是釋歆。帝以舞工安叱奴
為散騎常侍綱諫曰周家以樂工不得預士伍雖復妙如師襄才
如子野皆繼世不易其業故以武使樂徵鼓衛先解朝衣曰不敢以

先王法服為伶人衣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以安馬駒開府有國家
者可為鑒戒今新造天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草
茅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伍品趨丹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
道也帝不納。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嘗游溫湯綱疾不從有
進魚者太子使膾之唐儉趙元楷自言其能太子曰操刀膾鯉和鸕
味公等善之若朔諧弟論固屬綱矣。後太子寖狎亡賴猜間朝廷
綱頻諫不見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安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
綱頓首曰潘安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
功成尋自傷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又
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乃拜太子少保尚
書詹事如故綱上書太子曰殿下飲酒過量非養生之道凡為人子
務孝謹以慰上心不宜聽受邪說與朝廷生甚間 上音忌 下皆諫 太子覽書
不懌所為益縱綱悒悒不自賴因請老優詔解尚書帝以綱名臣手

敕未嘗名。貞觀四年復為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
事每論政必詔綱與玄齡王珪侍坐嘗言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
古人為難綱以為易故發言陳事毅然不可奪及疾帝遣玄齡至家
存問卒諡曰貞太子為立碑。初齊王憲女孀居 廣里之 無夫也 及綱厚卹
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然綱在隋官不進蓋之得君盛人曰
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為賊故綱顯於唐蔽
稱疾辭位云
互註 可謂詛臣 詛伏 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近古若 綱
過未有及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 袁天 綱傳
李安靜 綱孫
安靜天授中 武后 為右衛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
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
吾誰狀俊臣詛殺之會昌中詔錄忠臣後訪子孫已絕乃贈安靜太

子少師自綱五世同居安靜後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

李大亮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有文武才畧（高祖）入關大亮自歸授土門令方歲饑境多盜賊大亮招亡散撫貧瘠賞所乘馬稍稍資業之勸墾田歲大熟間出擊盜所至輙平須之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説渠帥為分别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殺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帝聞之悦擢金州總管府司馬。（貞觀）初徙交州召授太府卿復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畋獵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爭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之重訂千金訂定今賜胡缾一器汲水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悦漢紀曰悦議論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時突厥亡帝欲懷四夷諸部降者人賜袍帛首領拜將軍中郎將列五品者蓋百員又置降胡河

南部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大度設拓及七姓種落之未附者峙糧磧口（中上有石者）（迹又求）服其饑大亮上言臣聞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曰求安未之有也曩者突厥傾國入朝陛下不即俘江淮變其俗而加賜物帛悉官之引處內地豈久安計哉臣以為諸蕃請附者宜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所謂行虛惠收實福臣愚願停招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此中國利也帝納其計。八年會討吐谷渾與李靖供軍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晉王為皇太子詔大亮兼右衛率又兼工部尚書身三職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睡。十八年帝幸洛陽詔副房玄齡居守玄齡稱有王陵周勃節可倚大事俄寢疾帝親和藥（和賜）馹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沈深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將斂家無珠玉以為含惟有米五斛布三十端帝哭為慟謚曰懿。大亮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非其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至妻子未始見惰容事兄嫂以禮聞位通顯居洒狹甚。初戍公拓以功賜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咨美更賜僮婢二十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以遺親戚起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振貲養加焉。嘗以張弼脫其死（大亮嘗未貴為賊王行本將衆執之已贊賊大亮被執將張弼與之釋）及貴念有以報之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大亮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

李迥秀

迥秀字茂之及進士第又中英材傑出科累轉考功員外郎（武后）愛

其才擢校夏官仍領選銓決文武號稱職。張易之兄弟貴驕因撓意諂媚士論頗賤（中宗）即位拜兵部尚書卒。迥秀少聰悟多通賓客喜飲酒雖多不亂當時稱其風流。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答曰娶妻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後所居堂产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戴冑

戴冑字玄胤相州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擾善簿最王世充謀篡冑說曰君臣大分均父子休戚同之公當社稷之任與存與亡正在今日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脅九錫冑切諫不納使與王行本守武牢即虎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係冑清直其人哉即日命冑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死當無忌贖冑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朕安得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帝將可冑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法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與校尉皆免。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者皆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法當

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賣獄耶冑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諸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帝從其言冑犯顏據正參處法意至析秋毫漢書註秋毫至細乃隨類指擿若泉涌帝益重之。遷尚書左丞帝曰尚書總國綱維失一事天下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委卿宜副朕望冑明敏長于採決無宿疑議者俄兼凡振職謂武德以來始然其後拜諫議大夫。杜如晦病詔以冑檢校吏部尚書然好抑文雅獎法吏時以為譏。帝將復脩洛陽宮冑上諫曰大亂之後戶口單破一人就役舉室損業賦調不給則帑藏虛矣今宮殿以庇風雨容羽衛何遽自生勞擾耶帝覽奏罷役。冑所數納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藁帝嘗曰冑於我非肺腑漢書註然事之機切逆不聞惟其忠與所激耳卒謚曰忠以兄子至德為後

[互註]濟繁治劇衆務必舉王傳 生應事彌舉無所回撓百司震肅

戴至德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閱歲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詑其榮西臺尚宗寵為飛帛書賜侍臣賜至德曰洪源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玄曰資啓沃罄丹誠戴知佛曰竭忠輔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為左僕射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為奏終不顯私恩時號仁軌為解事僕射至德更日聽獄有媼訴省至德已收牒媼乃復取曰初以為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慶賞刑罰人主之柄為臣豈得與人主爭也帝知歎美之[儀鳳]四年卒謚曰恭

[互註]歸善於君為時所服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敕稽壅按成復下踰年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務繁左丞戴冑右丞魏徵澄事平衆無所回撓百司震肅不敢懈比者勳親在位功妨門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故郎中罕奪惟事答禀尚書依違不得專裁究糾玩弛綱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放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未幾拜尚書右丞洎達于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洎諫曰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遼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彊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假辭色虛心聽納猶恐群臣惴縮不敢進況以神機天辯飾辭拔古而攻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聖以不言

為後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內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今之雖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其長久匪由辯博但當忘愛憎愼取捨若貞觀初可矣手詔荅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推論致之雖古反若形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請宜尊賢重道上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故累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作計一本務知禮教今太子孝友仁愛從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每退朝引見群臣訪以古今答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聞正論臣所未諭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顧反閒者太子一入侍踰旬不出師傅僚采莫負而已非所謂愛之也臣愚以為撥以良書娛以賓使耳所未聞觀所未見術德愈光群生之福也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意已解始得魏徵朝夕進諫

徵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頃侍吾膝前見朕說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帝忽謂群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須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將改之。及征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恠其語謬戒曰卿性疏而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遂良即誣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惑之乃賜死

[互註] 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厥自補闕 長孫無忌傳

[贊曰] 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蹇蹇者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捲其禍為娟忌所乘娟嫉卒罹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敏於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慎歟

[論曰] 劉洎其知言者太宗以英睿之資取天下於歲月之間凡先王太平之盛觀粗見乎當時冠帶四夷刑措俗阜功造章度向乎治矣然其所以操持者大抵在於智術故多有卓犖奇偉之名且三代之君其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故積德累仁既久矣天命人心佑助如膠漆是以享國多歷年久後雖有僻王而綱紀文章猶足以維持而不亡蓋其得之也不驟故其衰也亦如之唐盛於正觀太宗身沒未幾閨房艷妻禍自衽席以延於四方其患害變詐之事無一存護亮哉不起於夷狄則起於宦官不起於藩鎮則起於大臣忠義之士曾不得一夕與洗之安此無它太宗始所以取天下者不用積累蒸成而遽集濟道德而尚智術然也劉洎之諫曰秦政強狠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才辯

之累於矜然可見夫劉洎規以太宗一月好辯遽進此議哉蓋太宗奇才有餘而大道不足洎探究其治體之失在此使之力行淡泊務為久大洪深之業夫諫太宗者多矣未有若洎之卓識者也 論出

不係正史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遷右武衛錄事參軍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殿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宥者衆誰肯趨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刑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衆無異辭由是知名遷度支郎中嘗口陳粮用數千言太宗嘉之擢正論待詔使仁

詞鄙陋無一謬帝奇之。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隆預迎復
忌之會有狀聞訐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子挹挹子湜、

崔湜

湜字澄瀾少以文辭第進士景龍中糾俄檢校吏部與鄭愔同典選
倚勢納賂選以銓品無序為李尚隱劾奏貶襄州刺史景雲中太
平公主引為中書令後坐蕭至忠等事賜死。初在襄州坐罪當死
賴劉幽求張說護免及為宰相陷幽求嶺表與太平公主逐張說其
猜毒危險雖黃思不若也。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
官每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為第一丈夫當
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進取不已至於敗。湜執政
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
其年不可及。液字潤甫尤工五言詩湜呼曰海子我家龜龍也坐
湜當流亡命郢州作幽征賦以見意詞甚典麗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高祖西師授丞相府主簿與溫大雅同
管機秘方禪代時書冊詔誥皆其筆也。武德初判納言封江國公叔
達明辯善為容每占奏搢紳竦目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
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以奉賜之
貞觀初權禮部尚書先是太子建成等閨閫太宗謂叔達帝式之
叔達極意救解至是謂曰武德時內難卿有讜言故以此相報達謝曰
非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閨門汙慢為有司露劾帝以名臣為護
掩

楊恭仁

楊恭仁隋觀王雄子也仁壽中累遷甘州刺史臨事不苛細徼人安
之文帝謂雄曰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大業初楊玄感叛詔恭
仁與玄感戰敗之遂與宇文述追斃賊煬帝召見曰此閭里賊戰也
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蘇威曰仁者必有勇殆謂此邪高
祖素知之授涼州總管恭仁久乘邊習種落情為恭心以撫慰由是蕃
以東皆奉質覲就加納言頡利獵其境恭仁應機設拒張疑兵虛幟
示之頡利懼而走太宗時遷洛州都督。性沖厚以禮自閑衛未嘗
與物忤時人方漢石慶既貴不以勢尚人故聲望益重後以
疾歸第卒弟師道

楊師道

師道字景猷清警有才思貞觀中參豫朝政覩遇隆渥性周謹未嘗
語禁省事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太宗數訪群臣
不行師道縝有所推進而之數品為吏部尚書師道起貴胄四海人
物非所諳悉至于論選時抑勢貴親黨以遠嫌顧遂子用人多遺其才不
為時所稱帝亦曰師道資性純淑自應無過而實怯懦事緩急
不得其力。師道善草隸工詩每燕集歌詠自適後賜宴帝曰聞公
每酬賞援筆賦詩如宿搆者試為朕言之師道再拜少選綴成無所
竄定一坐嗟伏

封倫

封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
略過人當自致卿相楊素異其為人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為
土工監規搆鴻侈隋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為吾挌怨天下素大懼
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
娛樂而盛飾此宮耶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
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奇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
也素負才勢多所凌藉惟與封倫降禮賞接或與論事素不勸撫
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蘇威之帝擢內史舍人虞世基得幸煬帝然
不悉吏事處可失宜倫陰為裁畫內以諂承主意外以峻文繩天下
有功當賞輒抑不行由是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矣。後與宇

文士及來降倫以秘策干帝帝悅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賜
平齊謂侍臣曰始議東討時多齟齬者惟秦王謂必克倫贊其行雖
張華叶策晉武何以加（張華贊晉武帝伐吳）○頃之突厥寇太原且遣使和
親帝問計群臣咸請許之請絕戰倫曰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
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
以為擊之便詔可○封密國公太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始倫之歸離
瑀瑀薦之及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
有隙貞觀元年卒謚曰明○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illegible]
[illegible]其惡衣服陋菜而交宮府賄贈狼藉然善矯飾居之
[illegible]探其際帥○隱刺之亂（隱太子建成 巢剌王元吉）數進忠保太宗以
為誠信勝累萬又密言於高祖曰秦王恃功頡頏太子下（頡頏…）
若不早立則亟圖之情白太子曰為四海者不顧其親乞羹者謂何
（…太公…高祖一曰吾翁即汝翁必欲烹幸分我一杯羹）及高祖議廢立倫固諫止當時語秘

無知者卒後事寖聞十七年侍御史唐臨追劾姦狀帝下其議百官
民部尚書唐儉等議倫寵極生前而罪暴身後請還贈改謚以懲僉
士有詔改謚曰繆

裴矩

裴矩字弘大絳州聞喜人好學有文藻智數隋煬帝時西域諸國悉
至張掖交市（交…互…市）帝令矩護視矩知帝勤遠略乃訪諸商胡國俗
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奏之帝引問西方事矩盛言胡多環怪名寶
（吐谷渾）俗土著易并吞帝由是甘心四夷委矩經略○大業三年帝有
事恒山西方來助祭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唱以厚利使
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
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觀亘數千里示中國富○後受破吐谷
渾拓地數千里遣兵出戍歲委輸巨億萬計帝謂矩有綏懷略○帝
還東都矩以蠻夷朝至諷帝悉召天下奇偉技大陳端門前曳錦
綵珥金綃者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綺襪幔閣夾道被服光麗[illegible]
習供帳池酒林肉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邀飲酒相娛樂蠻夷
嗟咨謂中國為仙宸帝所天子以為誠謂宇文述牛弘曰矩所建白
皆朕之志要未發輒先以聞非悉心奉國詎能是耶○矩因奏言高
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分三郡今乃不臣先帝疾之欲討久矣
陛下安得不事帝納焉高麗不聽命征遼自此始時紀綱日弛宇文
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高祖入關
帝令虞世基問方略矩曰惟陛下亟西天下定矣矩性勤謹未嘗忤
物凡天下方亂其待遇士尤厚雖斯役皆得其歡○後為竇建德所
獲建德敗來朝○高祖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矩曰北虜
方熾然邊若權順許以示外援須我完實更議之帝然其計○太
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艾之乃間遣人遺諸曹（賄遺…反）二吏受饋縑帛
帝詔殺之矩曰吏受賕死固宜然陛下以計給之（給…誘…反）因即行法

所謂陷人以罪非道之以德之誼帝悅為群臣言之曰矩遂能廷爭
不面從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年八十精明不忘（音…）多識故事見
重于時

司馬溫公曰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樂聞直言
則佞化為忠也

論曰裴矩事唐無他過然所以亡隋者矩也先王示蠻夷以威德
而矩則夸之以淫觀復開征遼之謀既以巧佞亂人之國矣勢窮
歸唐安受富貴不足尚也

宇文士及

宇文士及字仁人京兆長安人秦王即位改蒲州刺史政尚寬簡人
皆宜之○太宗延入閣語或至夜分帝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士
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
乃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

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又嘗割肉以餌拭手帝壁
目暢若不肖徐謟之其機悟率類此士及撫幼弟從兄子以友睦稱
好周邮親戚然過自奉養服玩飲食必極豐侈卒謚曰恭劉洎曰士
及君家侈肆不可謂恭乃改曰縱
贊曰封倫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足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
能與時而成敗也妖禽孽狐當晝則伏自如得夜乃為之祥若倫
偽行匿詭死乃發聞免兩觀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幸矣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才之主求不惑於佞難哉

鄭善果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仕隋為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
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床下責愧之故善果所
至有績號清吏歸唐檢校大理卿奉法持正風績顯公卿間從父兄
元璹

鄭元璹

鄭元璹字德芳性察慧尚文藝（大業）末為文城太守（高祖）兵興遣
張綸西略地攻拔其城係致軍門釋之使突厥還為參旗將軍元璹
習軍旅事尚祖令教諸屯軍法。米金剛與突厥掎角寇汾晉（劉武周將）
（角之偏引也左右諸戎掎之）晉人詔元璹招諭可汗兵不聽留帳中數年帝既許可
汗婿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比蘇武張騫矣。會突厥自將
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從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璹隨語折貫無
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慚服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
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令掠財貲劫人口
皆入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仆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
唐有天下與可汗為兄弟使騶銜筆於道今坐受其利不肯乃應德
貽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
邊火息鑠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正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其狀以
為中國盛衰今突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牙內飢衆化為血不三年
必亡無幾突厥果敗。元璹幹敏所至輒有譽五聘絕域危不忌然
不自為解然譯事後毋不謹（評元璹）隋文帝嘗賜孝經愧勉之至元璹
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

權萬紀

權萬紀京兆萬年人悻直廉約擢治書侍御史房元齡王珪掌內外
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元齡等皆大臣所
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為國者帝乃置之然
以為不阿貴近由是獎襮。萬紀既以言得進頗彈擊自肆衆情懔
懔魏徵奏萬紀等大體詆訐彈射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
上釣彊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群下離心如玄齡等且不得申況
疎賤之臣哉帝寤從萬紀斂所當侍。數年後召為侍書御史即奏
言宣饒部中可鑿山冶銀歲收數百萬帝讓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

有益於下者公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斥使還
第

權懷恩

懷恩萬紀族孫以蔭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
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
賞罰明見懸帳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姿狀沈毅每
盛服妻子不敢仰視。更汴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嘗過
汴州時刺史楊德幹亦以嚴稱與懷恩名相埒（埒等也）汴橋新成立
木中塗止過車者懷恩適遇之示德幹曰民不可止耶為用此德幹
慙服

閻立德

閻讓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人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武德）初遷尚衣
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輿傘扇有典法（正觀）初拜大匠即洪州造浮

滿大航五百艘遂從征遼師還至遼澤亘二百里淖不可
通立德築道為橋梁無留行帝悅永徽五年卒

閻立本

閻立本總章元年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
波上悅之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侔狀閤外傳呼畫師閻立本是時
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者羞悵流汗歸戒
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
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屈亦不能舍也既輔政但以應
務俗材無宰相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
相馳譽丹青之嘲

蔣儼

蔣儼常州人擢明經第（太宗）將伐高麗求為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
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
所也遂詣行為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內窟室
中高麗平乃得歸帝奇其節。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利病（高宗）優
納進蒲州刺史發隱禁姦號良二千石。（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
不見用田游巖為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詒書責之曰太子年尚盛然
道有所未盡足下受調護之寄處責難之地唯唯悠悠不出一談尚
何酬遇游巖慚不能答

韋弘機

韋弘機京兆萬年人（貞觀）初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
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錄所過諸國風俗物產為西征記比還太
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帝大悅（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陋不
知文儒貴乃脩學官畫孔子七十二賢漢晉名儒像自為贊敦勸生
徒由是大化。擢司農少卿帝嘗言兩都我東西宅然因隋宮室日
仆不完朕將更作奈財用何弘機即言臣任司農十年省惜常費積
三十萬緡以治宮室可不勞而成帝大悅然檢校司農少卿事。孫
岳子武后時歷盧海等州刺史皆著風績思穀所施

姜師度

姜師度魏州人擢明經調丹陵尉龍令有清白稱（神龍）初為河北
道巡察兼度支營田使好興作治渠繕於薊門以限奚契丹循魏武
帝故迹並海鑿渠以通餉路罷海運省功多。遷司農卿出為
陝州刺史太原倉水陸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倉
而注米于舟以故人不勞。（玄宗）進為河中尹安邑鹽池涸廢師
度大發卒洫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徙同州刺史又派洛灌
朝邑河西二縣闕河以灌通靈陂池又收棄地二千頃為上田置十
餘屯師度喜渠漕所至鑿扱紛紜不能皆便然所就必為後世利是
時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為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
所嗜也

強循

強循字季光鳳州人仕累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暍死循
教人渠水以溉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張知謇

張知謇字匪躬幽州人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
晚史治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知謇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
。（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
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中宗）即位拜知謇左衛將軍知泰御
史大夫伯仲華首同貴時以為榮知謇敏且亮惡請謁求雖仕或
不才肖位視之若仇每敕子孫經不明不得舉家法可稱云。（武后）
革命知泰奏置東都諸關十七所譏斂出入百姓驚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為人稟天地而生，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足以祛孝標膏肓矣。〔高祖〕入關，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管，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御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賞之，故賜黃金一函。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峚下中書未即行，帝責其稽，瑀曰：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之，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久之，遷尚書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釁切詆，辭旨脅悖。太宗怒，廢于家。俄復位。帝問：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帝前，不恭，免。歲餘，還御史大夫，參豫朝政。瑀論議門閥，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詳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嘗微戒[illegible]之，非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九年，復參豫朝政。帝嘗曰：武德末，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我不賞之功，於是兄弟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誘，死懼，真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illegible]猶生[illegible]。[illegible]曰：臣有逆衆禪決主意之心，公執守節意[illegible]其言乎。乃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等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服雖不明，舉頓謝誡否[illegible]因為瑀曉。瑀以帝有所備倚，帝積久亦不平，卒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故諡貞褊。

論曰：蕭瑀伎佛至欲執髮，此因乃祖餘習所染，不足責。[illegible]彼房杜者，唐相第一流，而以朋黨交側者詆之，罪莫大於毀賢。幸值太宗之明，灼見其心術不然，闇君得此，能免惑乎。[illegible]

蕭鈞

鈞，瑀從子，有才譽，為諫議大夫。盛文操眺堞[illegible]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檢，當自盜罪死。鈞曰：因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遣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經鈞往，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患言。即省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

蕭嵩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係婿陸象先，時為洛陽尉，已有名，上乘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illegible]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尚而壽。兼門蕃盛，時人不許。開元初，[illegible]中書舍人，時[illegible]上立，[illegible]嵩少學術，不以肇行許也。[illegible]獨姚崇稱其遠到。從以左[illegible]尚書領朔方節度使[illegible]。[illegible]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大破虜，[illegible]至帝大悅[illegible]。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在公慎密，人莫見其際。帝委嵩擇宰

相尚惟執休及休同位喻正不相假至較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帝
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
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
容曰卿言切矣朕未決弟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
留而君臣頷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荊州進黃
褚帝以紫帉包賜之(說文帉楚謂大巾也)久之進太子太師嵩固請老退散蔚
園匠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
年踰八十士黯其榮

蕭復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象汰(實曰嫺古文閑字於云嫺習家相爲)以服御輿馬相
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
歎曰此子當興吾宗。(廣德)中(代宗)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
墅(王縉曰田廬)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
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幼(董曰孀寡婦也)吾何用美官
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
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
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之進戶部尚書德宗狩奉天帝惡庳隘(庳音)
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鎰
儒臣恐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所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
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
者監軍權望大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不宜委以機臣使參領(切不可人)
帝不聽又言陛下即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汙亂德播越及茲
今陷于危(念邑)當懲艾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
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謟諛阿匹(也)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怡
(聰丑也直貌)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宣撫使(興元初)進
門下侍郎建言陛下反正擬新詔狀惡未明陳少游位將相首臣賊

姦臭名淺官下獨拔拔抗常如以卑代少游則天下赚然知逆順之
理帝許之宰相劉從一䜛復曰(董曰䜛式也)。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令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
很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從一以聞
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廢居饒州卒。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
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戢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
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子湛湛子真咸通中(懿宗)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
傳

互註　謂蕭復爲輕巳(德宗)

蕭俛

俛(音免)字思謙恒子(德宗)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元和
中皇甫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薦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穆
宗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詔安護遂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
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
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殺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小
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怒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謹於兵
帝重其言。王播賂權倖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
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俛固辭僕射以少
保分司東都性簡絜以榮利爲汗疾邪大甚抓特一槩故輕去位無
所藉俛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謁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
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決重名器於用人每除吏嘗愛不
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
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人歲
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爲盜
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
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賛曰僖懿鍾兵挙不對哉當此之時河朔雖挙地還天子而悍驕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僖未有以措置使欲去安使群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取大劇也）復為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蕭倣 子廩

倣字思道悟子（[illegible]）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以李邊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以法賞罰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不應罰詔可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貺叢積（[illegible]）不以入門家人病取褐梅於廚以和劑倣知遽市還之 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釋文云沙門也）入禁中為禱祠事數幸佛盛廣施予倣諫以為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令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繆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

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 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為權近所忌卒年八十 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還尚書郎倣領南海辟官往侍南方多穀紙倣敕諸子書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於橐笥貪者伺望得無慈茂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蕭遘

遘字得聖寘子（[illegible]）擢進士第姿宇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為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暇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為公呵禦遘悦悟（[illegible]）俄謁白帝祠（[illegible]）帝貌類向所睹異之 僖宗入蜀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illegible]）遘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illegible]）遘扶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乎之幸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宰相報師乃我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所當國威柔（[illegible]）天下咨之時藩鎮横放莫制權綱推弛（[illegible]）時田令孜擅禁軍權藐可矣公卿無不附順惟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從重榮他鎮不安亦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還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遘素惡之召朱玫於邠（[illegible]）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怨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民與賊肝膽流（[illegible]）禍復宗廟遺老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徵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救使之寵今姦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反以為脅君群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弭翅求生於黃門哉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挈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愛王室意（[illegible]）請天子復闕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之遂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不貳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逆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illegible]）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熅擬遘為太子太傅

帝還宮孔緯與遘雅隙乃劾遘為偽臣即賜死 遘見柄任凡五譽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俊臣以濟亂（[illegible]）身汙偽署不得其死人為哀之

蕭定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爲金城丞擢事清挺歷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為第一而劾終孫均付稅業徠游名在鎰後右朱泚反詭姓名為張誕不屈于賊擢太子太師卒年七十七

賛曰梁蕭氏與江左實有功在民厭終無大惡以寠殲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illegible]）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貞觀元年

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籍田又元日朝群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遝敕吏六七人跳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於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踰年為令中書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草簿目甲兵凡要科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卒。始文本貴常自以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共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奉秩用反稍所數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齎賜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憐其意召文昭責敕卒無過孫羲

互註以功諫名播職

岑羲 文本孫

羲字伯華第進士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深水令溧又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武后拜天官員外郎進為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

諸武封王者殺畏三思不敢為草獨羲為之詞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為時議嘉仰睿宗時羲兄獻為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羲嘆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

長倩文本孫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由是與諸武忤來俊臣脅詠長倩與格輔元等謀反斬于市睿宗立追復官爵輔元者汴州人與同郡王孝傑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人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秦王滅阼拜弘文館學士。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縵莫半反徹樂出次祝幣以禮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為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經市入廟此所以為怪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累囚庶幾或當天意帝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晏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

而行訓罰畏不重兵以天見彗為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
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彗雖見猶未足
憂帝曰吾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
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
見變其為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以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
何得不戒耶○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
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
朕試卿耳○帝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
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
書翰○卒諡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
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
○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
此詩何所示耶敕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

翌日下制錄其家

五註以書學家後莫能繼 薛稷 圖形凌煙閣終始著名 傳 秦府 在

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傳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
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琊之稻之語歎
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
號奇童○百藥轉側艱亂中會高祖遣使招撫伏威百藥勸朝京師
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
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
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嫚無度百藥乃
作贊道賦以諷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甚詳可以師卿
因所望耶○帝嘗作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

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為天下推
重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沉贍詩尤其所長樵厮皆
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

五註百藥工詩入彌李詩幽麗

李安期 百藥子

安期亦七歲能屬文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
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自有忠信天下至廣不
為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為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
皆已得罪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嫌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
才是用讒說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信以開上乎帝納之卒諡曰烈自
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時人榮之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人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陳後主召

見使賦詩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後為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
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曰舉不
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哉
王悅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惻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
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秘謀有裨補之益正觀中累遷散騎常侍以老
千家卒○初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銳意儒學開
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及于志寧蘇世
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
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
召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
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
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
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李守素

李守素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此北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耶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為人物志可乎時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萬年人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為萬年人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仕隋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表父遺言有詔聽續撰帝又詔與崔祖濬脩區宇圖志。(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兵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貽郄(貽丑吏反)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

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秦王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蹈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來顧野王諸家言推究綜括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九成宮隋仁壽宮)思廉以為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為帝諭曰朕當苦氣疾熱則頓劇豈為游賞者乎

五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瀛洲見虎論)(篆摭)可帝為設宴(篆從傳)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英豪興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韓若震霆(震霆)思廉以諸生侍代王(代王)強也山脊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懦然自卻(卻去逆反)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姚璹(思廉孫下)

璹字令璋少力學才辨掞邁(永徽)中(高宗)舉明經第武后以符瑞自矜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竄類以聞后大悅擢文昌左丞(三)(永徽)中左右史唯對代承旨仗下諫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直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證聖初(則天)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漢五行志曰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為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為而正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建章焚漢業昌(文穎注漢書曰越巫謂武帝時越國有火災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武帝作建章宮在未央宮西)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后立天樞著己功德命璹董之工費浩廣乃斂天下羨器并鑄大食使者獻獅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璹奏鼎

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后乃止。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為難惟璹為兼之拜地官冬官二尚書致仕卒

姚班(璹弟)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後遷太子詹事時節愍太子(中宗子重俊)稍失道班九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衣弋綈(綈杜奚反)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紆侯帶玉與劍環佩以遺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劍佩去(杜門不出六年以前為嘗主注)

琦傳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
關門雜宗各有誰籍殿下將有所須惟門司宣令兼僞來之因緣增
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頻殿下糾發其姦以後漸令及覆事並請
內印畫者貫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令司經
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因膳時奏請其人伴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
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斯言及敗恭
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將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睿宗
立拜戶部尚書卒始曾祖察集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
取其義為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列傳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宜州人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帝嘗問丈夫冠婦
人髻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
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敢衣裳適亦
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
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稍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
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
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汩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
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
謂然於是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
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
陳陳叔達庾儉及德棻主周踰數歲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
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皆為已詳唯五史當立德棻
更與岑文本次周孔孝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
史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後坐事免會脩晉宋史房玄齡奏起之預者九有十八人德棻為先
進故類例多所諏定○求徵初高宗坐承華殿問何脩而王
何為而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商周純用德而王秦
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為先而
為帝曰今兹何為而要對曰古者為政清心簡事為本今天下無虞
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為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
傳稱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哉属色
敢諫者遺炯格之刑此所以亡也帝喜厚賜以答其言時又有
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正觀中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方為索虜北方指南方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嘗撰太宗政典高宗覽之咨美直筆

互註以史學稱（令狐德棻傳）

令狐峘

令狐峘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棄不稱良史

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思廉之家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湮汩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興亡國史有國者危急所以考存亡成敗諫諍前而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文物彬彬然誠知治之本歟

蘇世長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曰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德帝曰善。為王世充太子太保洛陽平始降帝誚世長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耶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射鉤事帝笑釋之從五山也墮。與語平生甚歡之曰卿自謂佞耶直耶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為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為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為勍敵矣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聖旨以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今臣舉山南以歸惟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則忠矣。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耶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以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耶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者陛下武功舊第才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彫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正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

蘇良嗣 世長子

良嗣高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奬取竹棄之徙雍州尚書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冗淫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夫織今備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

蘇弁

弁字元容擢進士帝召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平賦緩役略煩苛人頗

其寬。升聚書至三萬卷手自讎定當時稱與秘府埒

韋雲起

韋雲起京兆人隋開皇中舉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擢兵要職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文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從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附下罔上為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舍染冊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三諭五復之既而斤一人犯令即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既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

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以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以為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士氣飽然後討伐一舉可定從之雲起弟峯隱太子死竇軌疑雲起為建成黨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說如言。孫方質光初為地官尚書常武承嗣兄弟杜候方質據床自若或曰彼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為酷吏所陷流死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侔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彈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擾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允宜猶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之即位明日有獻鷂不卻而受此亦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襲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戲臣以為非貽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

也況觀前世子姪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材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興邦者朕甚諸弼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初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群臣是時率輿賦斂重伏伽數請釐。帝語裴寂曰隋為無道為下蔽蒙殺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賦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佳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誠臣矣儻首唯唯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為無信欲人之信若為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疎惟義所在臣愚以為賊黨除赦當免者宜一切加原

則天下幸甚帝欽納。太宗即位數出畋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尊其居處為社稷生靈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群臣殆非所以尊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帝悅曰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橦可為布出字書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祿官市賞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頓悰曰卿不逮伏伽遠矣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須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共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五註 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見下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

解體釋之。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日萬機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孰敢犯之陛下聖神迹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貞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章華臺名楚靈王築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即詔罷役魏徵名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遷太子少詹事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臣聞從道在學古在師訓侍從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此則善性不勝情耽戲成亂下有讒言君過乃發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為禍福之來皆根於

初識然若始積惜其者始不護為終將安歸又上書曰周公賢聖之而握沐吐餐下白屋況下周公哉殿下縱資天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儒業識政機宜數召見訟古今增懿明德騎射遊畋戲酣歌悅耳目移精靈不可以御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則正太子與漢書同擢左庶子。太子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贇有穢德及嗣位往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奢放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士臣欲進其說哉向以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疎小人然浮華守恭儉雖有讒間為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顯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

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戲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塑彫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今反猜嫌飾非拒諫禍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為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麟德初卒。始玄素與伏伽在隋皆為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官位所來深自恥汗褚遂良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倚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累振扒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玄素出不能從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驚家訓縣任官以才卜視庸保量能并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貳儲宮宜復對群臣師辭窮其恥欲貫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顯然際說往事無少隱焉

論曰太宗問玄素官所從來爲玄素者昔雖署版等夷然叙耆將相爲有種令史何足爲累而遽至慚恧耶太宗德度不知漢高帝高帝怯鄙不以貴氣自居冠竹皮冠歌大風歌初不異尊長將太宗自謂隴西著姓意比商周之君非若布衣崛起者故於臣下亦以家風聲勢爲輕重焉駟不及舌可勝惜哉

贊曰始唐有天下蕩刈隋敝數內讜言而世長等侃然獻忠時主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世視前人之爲猶以煩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者非言有巧拙所遺之時異也（知太宗悲皇甫德參之[illegible]）天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亶辭不得傳太子諒矣（亶熱 壓反）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人高祖入關率群從迎謁詔授記室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襲屋名道實慮非久安計帝皆從之遷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性成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辟啓其心勉之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彊起爲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太子以農時造曲室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閹宦體非全氣專事便佞託親戚爲威權假出納爲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齊高任鄧長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傾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綱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illegible]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老親以闕溫凊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慈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寢處苫塊（[illegible]）不忍殺乃去。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監脩國史永徽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志寧對春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遷太傅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王皇后之廢武后以其不右己銜之後因殺無忌坐免官卒謚曰定。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與禮皆與論撰（撰音）。初與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其書大行

論曰高宗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褚遂良李勣于志寧入高宗將聽四人之可否而後決使四人者同辭而進則帝意必回無忌遂良既以死爭矣而李勣則曰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志寧則初無一言史官乃賢志寧意所顧大臣者以主闇而進忠耳若謂上闇不言爲賢則無忌遂良之爭非賢也而可乎嘗謂志寧之罪尤甚於勣何則逢君之惡以顯媢一世此衆人之常情志寧不言則是雖兩端以觀望焉高宗從無忌等言則已以不言爲忠從李勣言則已以不言免禍然則賢志寧果誤矣

互註在十八學士選中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褚亮傳）

于休烈

休烈機鑒敏悟善文章開元初擢制科歷秘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

主請文籍四種元宗詔秘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又求良書恐非本意殆必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偽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綠綈及以金玉無足所求也資其智謀入裴光庭曰吐蕃犢須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帝曰善遂與之。肅宗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頗揭何如對曰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亂後史籍殘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録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蕩皆盡請下御史嚴史館所由聯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全休烈獻五代論討者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代宗嗣位甄別名品不輕稱其清諒進工部尚書。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慍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尚意經籍嗜學不厭卒年八十一謚曰元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為翰林學士

高馮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人居母喪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出獻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伏經遷故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如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潔者任之教朴素導淳偽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削節儉而營繕未息頗害其財無使彈惜其力無使弊殺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稠嘗少而利役多宜蒙優齊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類舒闊宜蒙差等均量勞逸公族勳戚之家邑入倖稍足以奉養而貨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為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惡不能全其行為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轄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戶口之繁倉庫且實稍加寵賜使得仰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書奏太宗稱善。數上善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為卒謚曰憲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高祖名補侍御史斜劾嚴正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帝嘗謂群臣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邪禹湯武得稷契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致朕皆兼之行成退上號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聖德含光規摹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才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

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能觀賢以自輔諫以自防所以為

以宰盩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僚日決庶
務斯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高宗時晋州地震不息
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
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浆承地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
閑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言得失俄拜左僕射永徽四年自
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衆免非罪己之義
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泣
然流涕行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謚曰定詔配享高宗廟廷

張易之

易之以門蔭仕既冠頎晳美姿晋技多所憭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
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才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
兄弟也 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飾自喜不旬日貴震天下諸
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號易之爲五郎昌

宗爲六郎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
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晋後身
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
后后知醜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等說宋
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六人撰三教珠英然醜紛然后既欽
高易之兄弟頗預政益驕狠籍已而后久疾昌宗侍后不許禍且及乃
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任性險道路皆知之至有傍其
書於衢左者神龍元年宗楚張柬之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
兄弟於迎仙院士衆歡譟
〔五〕柱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爲蓮花似六郎耳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屢謹戒殺然承乾不悟知太宗之用心也
首挫智囊知不媚也及武后立不能救一言如高宗之[illegible]
益也李勣行成韓瑗褚然遂密客[illegible]皆長孫君子哉[illegible]

列傳

長孫無忌

長孫無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
中皇太子建成壽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無忌曰禍隙已兆敗
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黜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
先事誅之王未許無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濬哲文明爲子孝
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涂廩弗下得爲仁
孝大杖從小杖受良有以也王乃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無忌與尉
遲敬德討難平之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帝以
無忌皇后兄眷倚日厚進尚書右僕射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
請遂討之帝頎新歃血狢貮色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計猶豫蕭瑀曰
兼弱攻昧討之便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戎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

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存信便帝曰善卒取突厥。或言無忌
權大寵甚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
言此則蔽矣因晉示群臣曰朕子幼無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
疏間親新間舊謂之不順朕無取焉無忌亦自懼貴且亢遜辭僕射
進策司空無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位三公嫌譏者謂天子
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者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
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祿后兄愛昵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
其兼文武兩器朕固相之無忌固辭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
夏禹得咎繇爲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
其無辭。帝又思所與共艱難親無忌以先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
功。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憑賢佐之力
克翦多難肅清寓内蓋時也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
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無忌等義貫休戚效掟夷險嘉庸

紹續簡在帝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等爲趙州刺史
以次九十有四人無忌等辭曰群臣披荊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臣
不願違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
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耶酬其文
遂止、
范祖禹曰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
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
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
。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玄
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狀取佩
刀自向無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
晉王無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
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

是遂定以無忌爲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司馬温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
謂能遠謀矣
。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嘗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
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往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
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
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辯和解人
酒杯不行資事古文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衆務納道
性謹潛自縣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
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徑然諾
於人能自補闕患周敏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
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
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長也、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其罪大矣而太宗論
群臣之得失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諍盡
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二十三年帝疾甚無忌與遂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無忌
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帝崩太子即位是爲高宗帝欲
立武昭儀無忌遂良極言不可帝不聽后既立銜之敬宗揣后指言
無忌反請逮捕帝遂詔削官爵置于黔州黔音琴卒。初無忌與遂良
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
拱已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力也既而后發立計不合奸臣
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覆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文宗詔曰
每覽國史至無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
論曰太宗欲功臣世襲刺史自長孫無忌等一十四人皆之國無
忌等並以離遠帝室其議遂寢夫秦壞封建而天下每每不治論

者率指秦爲作俑者太宗米有意于此謂當經理法度立爲一定
之制誠可行也行之無疑公則未能稽古而議數臣初不顧也又
從而能爲國因先王之道者乃如是乎愚切謂太宗之爲佑穴
抵好名惟其聰明過人故能造邦於歲月九治古之盛名其目耕
見之矣口分猶厨世業祖庸調之法近井田之名矣府衛隱兵寓
將之法近鄉遂之名矣以至興建學校冠帶百蠻行者不齎糧居
者不閉戶刑幾措焉而假然黍古猶寬道恨者獨未封建耳於是
刺史世襲遂行而旋置之由此觀之太宗苟欲就名爾非有好治
之誠也故其爲聲亦多近於矯揉考之於悠久則本真畢露而不
可掩矣諫未久而辭拒之意要形崇儉未久而奉養之欲侈熾以
帝王之變卒不能進一高麗於胸中然則太宗道德多疵而居之
甚以不固者良有以也此論不慚正史
長孫順德無忌族孫

順德太宗時為驍騎將軍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
戚爵隆位厚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愧切之大理少卿胡演
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性者得賜甚於戮
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益後召為澤州刺史　順德素少檢至是
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繩劾無所容遂為良
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坐深
還第卒謚曰襄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子正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
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
方博購王羲之故帖莫能質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十五
年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
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願加詳慮帝
悟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
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
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
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
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
群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
范祖禹曰人君言行炳若日月人皆知之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
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任其
臣職矣
。帝嘗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為急岑文本以言禮義為急帝以
不切求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非者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
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餘
心常念焉自古宗社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為我求賢者保傅之於
侍瑞熟則非意矣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為令。帝嘗怪舜造
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耶遂良曰雕琢害力農
纂繡傷女功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
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
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
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弁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
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勉
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
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
名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
敗自餘餐和染教皆為善良此前事已驗唯陛下少察帝嘉納。太
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語大臣曰泰昨日投我懷中
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殺之傳
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
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
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與遂良等定
策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
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者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
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
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
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
納其聘復絕之遂良曰信為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
逆仲尼去食存信是以古人延外賓內儀之以德使為藩在
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惟陛下裁察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
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
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

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藩域殆非支體所屬但遣將付兵翦撿(古外反)
可雲撫(蒲撫反)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猶能撫高昌(文撫居越反)
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帝銳意蕩平不見省。帝寢疾
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
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
。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
寧及遂良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武昭儀謂何遂
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
付卿且德音在耳陛下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
復言對曰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註) 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
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
怒命引出武氏自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 無忌曰遂良
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畏議武氏立乃貶歲餘卒

前唐書卷之十九 褚遂良傳 六

[互註] 以書尋家接莫能繼 遂良社稷臣一德無二論事懇
切(詳見下傳)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 建言周律其屬
三千秦漢後約為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開皇
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永徽)三年
進侍中王后之廢瑗墜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
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
匹婦尚知相擇況天子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良貶明年瑗上書
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 今陛下從
犨而塵史掖哉頭質無辜以獨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悖戾
犯上朕責之詎有過耶瑗曰遂良社稷臣恭蜂點白傍致有罪
昔微子既去而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
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
貶振州卒。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為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
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之時人喜之謂為鳳鳴朝陽

來濟

來濟揚州人志篤為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貞觀中太子承
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下上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天
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二年帝將以武氏為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
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
意故文王興刺關雎之化家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為后
皇統中微其禍如彼惟陛下詳察武后已立不自安。帝從容問取
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
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
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取下之宜也

前唐書卷之十九 來濟傳 七

於是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故濟對及之。坐褚遂良事貶庭州刺
史(龍朔)一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
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胄而馳賊沒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
俊孫處約四人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
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 後濟
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
舍人後皆至公輔云。濟父護兒本驍將而濟以學行稱知政事時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
男作匠文武豈有種耶

李義琰

李義琰魏州人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
獨敢先辨曲直勣甚禮之義琰姿體鬼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侍郎(高
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 得寢帝每顧問於顧切不回低以

致仕歸田里公卿以下祖餞時人以比漢疏廣。從祖弟義璘擢進士第正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過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御史至目義璘曰是人神精爽拔可使推捕義璘往數日獲賊帝喜加七階初義璘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璘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為加禮及義璘孫使亦坐召之義璘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辭涉貫墳典正觀初擢進士第任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宴私未嘗不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欲非選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翺翔選羽鴛鴦[illegible]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儀工詩其辭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召儀與議儀曰

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恐后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為治耶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且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昧鳴辰[illegible]反肺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興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璆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諸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贊乎高宗[illegible]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為世歆羨。太宗素知名表直秦王府文學館貞觀元年魏徵薦其才擢兵部員外郎帝勞曰朕舉賢者非朕獨私以能益百姓也我於宗姻故人苟無能終不得任卿宜思有以稱吾意者。俄遷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在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于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進累中書侍郎與韋挺虞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帝為設宴兵召四人者謂曰吾聞神龍可擾以馴然頷有逆鱗嬰之者死人君亦有之卿屬竟犯吾鱗[illegible]闕失朕其慮危亡哉思卿至意故舉酒以相樂也。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帝謂正倫吾兒幼未有就德我嘗物物戒之今當監國不得朝夕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謹之免之它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偽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悟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耶故朕致致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出入兩宮與機密以辨治稱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

子數私小人卿可審諭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輒道帝語晉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泄我語對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州都督顯慶元年還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三遷蘭臺大夫固拜壽州刺史治尚文雅行部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乃錄訟者勸勵以為常儀鳳初進中書門下三品固辭去位高宗美其概聽之卒諡曰定。智周始與鄉里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產結四人

驥因使各詣所期處俊曰式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知之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夾早顯而末蹟高晚顯而壽吾聞達登者易顚徐進者少患天道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既仲覽卒而濟等益顯。智周所善蔣子慎有客嘗見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達後且興子慎終建安尉孫洌渙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右丞渙歷鴻臚卿日本使(在東海日本國名)嘗遺金帛不納惟取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洌子鍊渙子鉥又有清白名高氏後無聞

郭正一

郭正一定州人(正觀)時由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永淳)中(高宗)遷秘書少監詔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正一始真遷中書侍郎執政久明習故事文辭

詔敕多出其手。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群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猿年梗冠師數出坐費糧貲(即叛反)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亟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武后)時為周興所誣搆殺之

崔敦禮

崔敦禮字安止咸陽人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太宗)拜兵部尚書兵禮選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心合事機(永徽)中卒

楊弘禮

楊弘禮字發駐隋尚書令素弟之子(太宗)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太宗自將討遼因營所幸單為駐蹕山故曰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呲出賊背所向摧靡帝望其衆袍杖精鋭人人皆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越公)遷司農卿。弟弘武少修謹遷西臺侍郎帝嘗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弘武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囑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弘武無它才特謹慎自守然居職以清簡稱

盧承慶

盧承慶字子餘幽州人美儀矩博學高才(正觀)初為秦州參軍事(太宗)偉其辯擢戶部侍郎帝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檢校兵部尚書知五品選辭曰選事在尚書臣掌之為出位帝不許曰朕信卿卿何不自信卒謚曰定。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慍也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考中上其臧著人善類此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人父林甫(武德)時為內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與蕭瑀等撰定律令著律議萬餘言。歷中書吏部侍郎唐沿隋制十一月選集至春停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林甫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於是官無滯人。始天下初定州府及詔使以赤牒授官至是盡追集吏部調至萬員林甫隨材銓錄咸以為宜。祥道少襲爵(顯慶)中遷吏部知選事乃疏論闕上疏陳六事(一曰)今取士多且濫入流歲千四百多也雜色入流未始銓汰濫也故共務者甚人少惡人多臣謂雜色而進者切責有司試判為四等一付吏部二付兵部三付主爵四付司勳若坐負當貶雖經赦仍配三司不者還本貫則官不雜矣(二曰)內外官一品至九品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大抵三十而仕六十而退取其中數不三十年存者略盡若歲入流五百人則三十年自補充況三十年外在官猶多不慮其少今入流歲千四百久其皆滯之又併雖六七千人復年別新加其類寔

實非經久之制古者為官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少也三曰永徽以來任官者或以舊政擢論事者或以單言進而庠序諸生未聞旣異是獎勸之道未周也四曰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茅罷加捜訪無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懷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得乎請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六曰三省都事主事主簿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訟遂成故事且夜省崇峻正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胥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會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為官人散乃詔與祥道參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取無它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累數奏決日為再不食詔㝠察關內道多振冤滯。麟德初拜右相祥道性審謹委

宰相姿畏不自堪數陳老病丐解乾封元年卒謚曰宣子齊賢嗣齊由侍御史出為晉州司馬帝以其方直尊憚之時史與宗從佩璲中言晉州出佳鷂[illegible]可捕取帝曰齊賢豈捕鷂人邪卿安得以此待之永昌中后以為酷吏所陷自經死

李敬玄

李敬玄亳州人該覽群籍尤善於禮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嚼薦延之。時張仁褘有敏才敬玄委以曹事仁褘為造姓曆狀式銓簿明鍵周密敬玄因其法斷綜有序自永徽後選員濫多惟敬玄居職有能稱性強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有來訴者口諭其判參及殿累本末無少謬天下伏其明。杭州參軍徐太玄哀其僚張惠以臧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同受謹其罪惠得不死太玄坐免官十年敬玄廉知之擢為鄭州司功參軍後至秘書少監申王師以德行聞其鑒拔寧若此咸亨中宗高進吏部尚書居選部久久多附嚮。儀鳳元年拜洮河道大總管統兵十八萬與吐蕃戰青海大敗貶揚州長史卒謚曰文憲撰次禮論及它書數十百篇

互註 高宗嘗以飛帛賜敬元曰資啓沃登冊誠為至讚

劉德威

劉德威徐州人姿貌魁秀有幹略正觀初歷綿州刺史政號廉平百姓立石頌德。入為大理卿太宗問曰比刑網浸密咎安在德威曰在君不在臣下之寬猛視主之好惡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為自營計非有教使然也帝然其言永徽三年卒德威於閨門友睦為人寬平生平所得奉祿以分宗親無留藏。子審禮少喪母為祖母元所養元每疾病必親裛藥嘗而進元曰兒孝通幽顯吾一顧念疾輒間貞觀中歷左驍衛郎將事繼母尤謹與弟延景為閨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

如也再從昆同居合二百口內外無間言。易從累遷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搆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及易從以非禍死天下冤之

孫處約

孫處約汝州人正觀中擢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舍人員帝曰處約一人足辦我事止不除

互註 頗為舍人周旋吐納高智周傳

邢文偉

邢文偉滁州人咸亨中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罕見宮臣文偉上書曰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不書過死之宰不徹膳死之皇帝簡料英俊使侍殿下成就聖德比者謁對稀簡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天資使滑稽文明哉今史旣闕官宰得奉職謹守禮

經以訓太子答曰劝嗜墳典欲研精極意而未閑將謂恥誦致勞比
者風虛奉陛下恩旨不許強勉加以趨侍朝夕無自專之道慶賜共
執至殷學緒觀尋求請良特宿志但非義均猶諧渠能進此藥石文
偉由是益知名後右史缺高宗曰文偉切諫吾兒此直臣也遂授之
。武后時遷洪文館學士后御明堂詔文偉癸孝經后問天與帝異
稱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鄉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之論不同昊天及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
有六則天不同稱固矣文偉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伯牙
鼓琴鍾期聽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能移風易俗矣何取樂耶文偉曰
聖人以樂平人心變風俗末世樂壞則為人所移后喜賜帛帝於答
抵罪文偉坐所善貶內侍自經死

傅弈

傅弈相州人高祖即位拜太史丞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弈請承亂

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龍紀火官黃帝養之咸池六英（前禮樂志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不相沿禹湯行殊政周弊驕湯禮陛下撥亂反正
而官名律令一用隋舊且懲湯弊者吹冷齏（祖稽反）傷弓之鳥驚曲木
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
名功極作樂治然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故夏
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
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illegible]
抽筋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是時[illegible]
源建言官曹文簿煩總易欺請減之以鈐吏姦公卿衆不為然弈遂
是之為衆沮訛（即格反）不得行。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曰西域之
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且生死夭壽本
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之人主今丸批貉訛皆云由佛五帝三王未有
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

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事胡至石苻亂華（石勒苻堅）乃弛厥禁王
者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又上十二論言益
痛切帝下弈議有司惟道源佐其請蕭瑀曰佛聖人也（文中子曰佛西方之聖人）
非聖人者無法請誅之弈曰禮始事親終事君而佛逃父出家以
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空桑乃尊其言蓋所謂非孝者
無親瑀不答但合爪曰地獄正為是人設矣帝善弈對。太宗即位
嘗問卿排佛法奈何弈曰佛西胡黠人耳欺誑夷狄以自神（誑音況也）
至入中國而織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
也帝然之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三。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瞑然
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
子六經名教言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為害死當倮葬。弈雖善數
然嘗自言其學不可傳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為高
識篇武德時所改漏刻定十二軍號皆詔弈云

呂才

呂才博州人正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
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揆
輒究其妙即召才參論樂事。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偽淺惡世
益拘畏命才與宿儒老師刪落煩訛據可用者（據都反）為五十三篇合
舊書四十七凡百篇詔頒天下才之言不惑文要欲救俗失弊悉
便易曉也故刪其三篇卜宅篇評稱相非陰陽書卜洛食近世乃有
五姓謂宮商角徵羽也被出與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且黃帝時
獨姬姜數姓耳後世因官命氏因邑賜族未同末異恆為配宮商哉
春秋以陳衛秦為水姓齊鄭宋為火姓或所出之祖或所分之星所居
之地以著由來非宮商角徵羽相管攝也祿命篇曰漢宋忠賈誼譏
司馬季主曰卜筮者高人祿命以說人心矯言禍福以規人財王充
曰見骨體知祿命睹祿命知骨體此則言祿命尚矣推索本原固不

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豈虚祿而後吉乎積惡之家必有餘殃豈
劫殺而後災哉辭命篇曰經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以是為藏義之所也魂神之宅也泥其謀及卜筮吉凶
後艱斯則備於慎終之禮也後代葬說出于巫史多為妨禁以售其
術附妄遷妖至書有百二十家不可訣也帝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
戰陣圖遷稱旨擢太常丞卒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十九

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人父元敬世高貲歲饑出粟萬石賑鄉里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后天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陛下以先帝遺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邙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使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其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國[illegible]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為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勞然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覽元符東封泰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紹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

拾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備者）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聽天下之政躬籍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大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遜之所興也天子於此得賢臣為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奸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

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奸者然後以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為衆推者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按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宣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則千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聳然相勸矣狃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頗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

者是也今軍旅之弊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九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時吐蕃九族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十人五之弩失及畢五俟斤不姓也）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常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

又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為政之要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刑措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愛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以抵慘刻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認究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若陛下好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偽猶鷹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非凶勢不相入以正攻邪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官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

任今示能者蓋以笄信任者不效以是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
以一噎而得病乃欲絶食不知食絶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
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
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
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
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
妄加非所以表庸勸行者也頗表顯徇節勵死百僚古人賞一人千
萬人悦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
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頗省量損益計利害則人安矣砲賊于紀
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使知天子慈仁
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
德使居無過之地。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
周受命頌以媚悦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illegible]）故奏聞輙

罷聖曆初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捕送獄死〃唐與文章
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王適曰是必海
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世以為法

論曰遇諸武[illegible]張之勢子昂固優為之論周與來俊臣之虐子昂
固優為之然一旦逢怨死於不道之淫刑孰若以三善示之廣矣
凶欲為之少衰此子昂之心而史或不之知也明堂者王政之
所由天道在焉學校者禮義之所關人倫在焉勸后立明堂興太
學使之曉中和養育之象則后之殺戮邪心不至於甚矣且世之
武夫忍人拂逆[illegible]二見仁者之狀不覺以手加額而良心油然
以生子昂不言於十足矣

五註云外十文[illegible]天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
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𫎇
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
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歟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少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輒畫地書空以
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為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
狠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榜此孟反猶捶也）
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臣故殺
之帝以為剛正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教户[illegible]謂以木自相）
（[illegible]等為殿以遮獸而獵取也）時秋斂未訖仁軌諫曰今茲百穀熾茂收纔十二使
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璽書褒納。累遷給事中初蘇
定方既平百濟留劉仁願守其城百濟故將福信引兵圍仁願詔仁
軌兵為援仁軌將兵嚴整轉鬪陷陣所向無前信等釋仁願圍退保
任命城時定方伐高麗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與金

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
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孑豎跳梁士力未完宜厲兵粟馬乘無備擊不
意百下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聲援接屬亡矣今平壤
不勝熊津又拔則百濟之燼復炎高麗之滅無期吾等雖入新羅正
似坐客有不如志悔可得邪夫餘豐猜貳表合内攜勢不支久宜堅
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衆從其議乃請益兵㕍會詔遣右威衛將
軍孫仁師率軍浮海而至士氣振於是四戰皆克百濟餘黨悉平仁
師等振旅還詔留仁軌統兵鎮守百濟并復戶版開道路賑貧貸乏
勸課耕種為立官社民皆安其所遂營屯田以經略高麗先是正觀
永徽中士戰沒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
賞殆絶及破百濟平高麗有功者皆不甄序州縣購募不願行仁軌
具論其弊請加尉賚以鼓士心時劉仁願為畢列道總管詔率兵度
海使代舊屯與仁軌俱還仁軌曰上懸軍方獄又經累高麗方農時

而吏與兵悉被代新至者未習萬一蠻夷生變誰與捍之不如留舊兵未可去仁願曰吾但知准詔耳仁軌曰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因陳便宜願留也詔可由是以仁願為不忠。始仁軌任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乃請所頒曆及宗廟諱或問其故荅曰當削平遼海頒示本朝正朔卒皆如言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總章元年副李勣討高麗平之咸亨五年為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破之進爵為公子及兄子受上柱國者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武后臨朝拜左僕射卒。仁軌雖貴顯自矜貼接舊故如布衣時嘗為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為司元大夫然宦由州縣至宰相蓋致黨舉得吏下懽心

互註 號辦事僕射 戴至德傳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時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從此始麟德二年擢累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為故事。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行儉議曰今波斯王死其子質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即路出二蕃君權以制事可不勞而功也帝因詔行儉冊送波斯王且為安撫大食使經莫賀延磧風沙晦冥導者迷將士飢乏行欲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未可以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酋長。行儉陽約畋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遣人趣召都支都支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人詣營謁遂禽之遮匐乃降悉俘入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高宗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詔行儉討之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伍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曰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行儉縱兵前後殺虜不勝計又

禽大酋領奉職而還。阿史那伏念復與溫傅合行儉縱反間伏念懼請縛傳自效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於是突厥餘黨悉平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斬伏念及溫傅行儉之功不錄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王渾王濬皆晉將伐吳渾不進王濬順流鼓棹受降渾奏濬失二人由此交怨但恐殺降則後無復來矣遂稱疾不出卒謚曰獻。行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素絹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行儉每習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輙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萬言行儉通陰陽曆術每戰豫道勝日。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勃兄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福祿者哉炯頗沈默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等為世名將。初

平都交趾瓌寶不貲有碼碯盤（碼莫下反碯奴皓反）徑二尺文彩粲然罕
見趙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裴光廷（行儉子）

光廷字連城擢明經少鄉性靜默寡交游[元宗]有事岱宗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廷與謀對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且諸蕃突厥為大覺弊往來頻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召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偃旗息鼓不復事矣說曰善吾所不及因奏用其策突厥果遣使來朝東封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廷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祈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卒贈太師。初吏部求人不

以貸考為限所獎拔惟其才往往亦得俊乂任之士亦自嗇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趨競銓品枉橈光廷懲之因行儉長名榜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廷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泰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光廷所引盡斥外官博士孫琬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勸之誼謚曰克平時以為希嵩意帝聞特賜謚曰忠憲詔中書令張九齡文其碑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刺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當以子孫相諉（諉女恚反累也）詎論僚吏哉。[上元]初（高宗）奉使吐蕃其酋領論贊婆等（王號曰贊普彼謂雄曰贊丈夫曰普君長曰論贊曰弄贊婆頭反）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諭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知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謚曰貞師德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為田舍子所留師德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在宴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塵污簿。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慚已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然邊要為將積三十年恭勤樸忠心無適莫方酷吏殘鷙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論曰武后意在革命驅駭臣之奇譎用酷吏之苛法當時之士其以權倖臣沮酷吏為名並爭為鏃而赴之師德此時未嘗一語及之也含垢耐辱至於可失諂哉二張兒曹爾周興來俊臣鼠輩爾度量凝然殊不芥蒂使武后猜間不生尊敬嗟仰之不假而狄梁公薦行矣師德平生所為薦梁公一事耳太子復位張柬之為相而唐祚再興梁公力也然則師德之功豈小哉議者徒謂其無競競之辨顯顯之迹指為充謹善碎名者曷知丈夫君子所不為流俗之耳目者

互註　衣客師嘗度江俄一跛男子負直就舟客師曰貪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天潮錄）

贊曰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至奉上則瞿瞿若不及（猶懼）又（懼）行儉臨下以恕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者蓋近乎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者邪

崔神慶

匪神慶舉明經武后時拜幷州長史有詔改錢弊法州縣布下俄而物價踊昂百賈驚擾神慶質其非于朝果彖衒妄爲之。時突厥使者入見皇太子應朝有司移文東宮徵太子神慶諫曰古者召太子用玉契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別喚者請降墨敕玉契詔可。歷司刑卿劾張昌宗獄闊略不盡流欽州卒

崔琳

琳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卒滿爾聞之嘆然曰古遺愛也。千餘諫議大夫其群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映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致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珪瑤俱列棨戟琳官詹有衣戟一家兄弟亦戟有衣以榮世號三戟崔家。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置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

楊再思

楊再思鄭州人第明經爲人佞而智初調元武尉使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若貧故至此囊中牒無所事幸留也物可將去初不爲人言但假貸以還。延載初天冊居宰相十餘年阿匿取容合意無所爲違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甚慎尺恭遜好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者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使我衆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張昌宗坐事恒彥範劾免其官武后意中釋之問宰相昌宗於國有功乎再思曰昌宗爲陛下治丹餌而愈此爲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戲令言賦兩脚狐以譏之。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坐鄙笑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此

盧懷貞

盧懷貞字從一左相懷玄子少詭激衣服羸儉不爲輿馬豪侈事神龍中進左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媼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納之不辭世謂媼婿爲阿㸙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著皇后阿㸙而人或謂爲國㸙軒然不慙以自媚於后。景雲初遷侍中方太平公主干政懷貞傾巳附離奪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懷貞躬護役作族弟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討較瓦木雜例工匠間使海內何所瞻仰乎不答督繕益急時諂曰前作后國㸙後作主邑丞言事公主如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禪與太平公主謀逆投水死。性諂詐善諂結權貴宦者用事尤所畏承或見無須者誤爲之禮

宗楚客

宗楚客字叔敖蒲州人及進士第神龍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爲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怒將兵寇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導威福納境外交爲國取怨請收付獄故事大臣爲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鯁爲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而解之故世號帝爲和事天子韋氏敗被誅。楚客性明達習于權利嘗謁右補闕趙延禧陳符命以媚帝帝大喜識者以楚客等挾神詆君且有大咎又嘗密語其黨曰始吾在卑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天子

南面一日足矣外附韋氏內畜逆謀故卒以敗

祝欽明

祝欽明字文思京兆人擢明經求淳天授間則天爲宗中英才傑出業奧六經等科中宗在東宮欽明兼侍讀授太子率。景龍三年中宗天子將郊欽明與郭山惲陰迎韋后意謬立議曰周官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然則后常助天子祀天神祭地祇帝用其言以皇后為亞獻。初后嫡婿上食禁中帝與群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不曰下戶反大目也）左右顧眄帝大笑盧藏用歎曰是舉五經掃地矣。景雲初宗晉卿倪若水劾奏欽明腐儒無行以諂佞亂常改作百王所傳一朝墮放請斥遠之乃貶欽明饒州刺史。欽明於五經為該淹自見坐不專先（王宗曰中宗時補禮部尚書以經以）（曰亥天反家也乃阿附韋氏圖用又坐是見逐諸儒共羞之）

贊曰欽明以經授中宗為朝大儒乃詭聖僻說引監奠郊見上帝

腥膻猶聞享祀不然豈與少正卯順非而澤詭同以詩書破冢而同科猶保腰領死家貲（音貲）寧不幸耶後之倚儒為姦者可不戒云

王璵

王璵方慶六世孫少為禮家學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璵請築壇東郊祀青帝以詞雅中帝意擢祠祭秩大抵類巫覡（胡狄反男巫曰覡女曰巫）漢以來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一出祈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列傳

諸夷蕃將

史大奈

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也（突厥謂君子弟曰特勒）與高祖興太原大奈提其衆隸麾下從桑顯和戰飲馬泉（縣名）諸軍卻大奈以勁騎數百挾擊顯和破之軍遂振授光祿大夫從秦王平薛舉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功殊等封竇國公

馮盎

馮盎字明達高州人本北燕馮弘裔孫隋仁壽初潮成等五州獠叛盎請討之文帝詔楊素與論賊形勢素奇之曰不意蠻夷中乃生是人即詔盎發江嶺兵擊賊平之隋亡奔嶺表武德五年始以地降封越國公。貞觀初或告盎叛太宗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且盎不及未定時略州縣摧遠夷今四

海已平尚何事反未伏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諭一言賢於十萬衆五年盎來朝俄而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為諸軍先鋒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勝負可知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盎縱兵乘之斬首千餘級。盎善為治閱簿最擿奸伏得民懽心卒贈荊州都督曉衛將軍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年十一以智勇聞拜拓設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課斂或勸厚賦以自奉答曰部落豐餘於我足矣。貞觀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尚公主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賞社尒以未奉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之所取皆老弱陳弊太宗美其廉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拔去復戰（拔去也）所部奮厲皆有功二十一年與契苾何力郭孝

恪等五將軍討龜茲擊處密處真敗之入自焉耆西兵出不意龜茲
震恐進也磧石社介因按郝城王據險自固社介攻九四十日禽其
王并下五大城遣權祗甫徇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
信莫不歡服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三百餉軍
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
社介社介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永徽六年卒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鐵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屬擢左領軍將軍
九年與李大亮薛萬均等討吐谷渾萬均率騎先進為賊所包何力
冒圍奮擊虜披靡去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及還何力具言萬
均敗狀帝怒將併其官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
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將皆然非示遠之
義帝重其言乃止。始何力母與弟在涼州十六年詔何力往眎母

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彊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曰我義許國不可行
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
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
乃止何力被執也或讒之曰何力入延陀如涸魚得水其脫必遽帝
曰若人心如鐵石殆不背我會使至言狀帝泣下即詔許延陀尚主
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
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夊点發）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
我必不來則婚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
沮毗伽素很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攜不戰而禽矣帝然之
後如其策。帝征高麗詔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矟（殳已削）
創甚城拔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辭曰彼為其主冒白刃以刺臣此
義士也犬馬猶報其養況於人乎卒捨之進大將軍從封京卒諡曰
毅。始龍朔中梁脩仁新作大明宮植白楊于庭示何力曰此木易
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脩仁
驚悟更植以桐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略高宗遣使招諭乃詣
劉仁軌降遷左領軍員外將軍從李敬玄擊吐蕃常之夜率敢死士
五百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棄軍走帝歎其才調露中吐蕃入寇
常之引精騎三千夜襲其軍斬首二千級贊婆單騎去即拜河源道
經略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宜增兵鎮守而運饟須廣乃斥地置
烽七十所墾田五千頃歲收粟斛百餘萬由是食衍士精戍邏有備
九遊軍七年吐蕃憚畏不敢盜邊後周興等誣其反捕繫獄投繯死
人哀其枉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靺音末 鞨音曷）後入中國至多祚驍勇善射從界之

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擊鍾鼎食貴
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大帝謂高宗）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
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嬖豎擅朝危逼宗社國
家興亡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
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
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
宗恐漏太謀不敢聞奏后卧病顧遽曰或於而父子不濟亦豫是耶
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帝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
侍監察御史王覿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帝曰朕推以心
腹勿復言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率兵先至玄武樓下且言所
以誅三思狀按兵不戰為其下所殺籍沒其家

贊曰夷狄性悍因其能知義所在者驁桀不可遷甚巧不足而諫
常有餘觀大柰等事君乃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

子術信至渾城（古咸反）跌跌（上臭結反下結反）鐵勸之郎光頻筆烈垂無窮推其
諒有餘故也珹光頻自有傳今類其人著之篇（已上[illegible]傳）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
謂曰世言汝潁多奇士不謬也。寶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
進計曰王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衆遠來擢餉
絕殆天亡府也若固守武牢以軍氾水（[illegible]）趁機應變禽殄必矣王
然之賊平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功在諸君右遷上柱國貞觀十六
年改安西都護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俄拜崑丘道副大總
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
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士心今亡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
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衆陰與城內胡相
應薄城鼓躁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皆應那利孝恪殊死鬪
中流矢卒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人高祖起儉以功遷朔州刺史教民營田歲收穀
數萬斛維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
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覩威相過省儉不禁
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以儉為使者撫
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徙代州都
督儉勸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
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溢。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拜行軍總
管領諸蕃騎為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
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封皖城公（[illegible]）後
卒謚曰密。儉兄太師太僕卿弟延師左衛大將軍性謹畏典羽林
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人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母居鳳泉墅（[illegible]）
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illegible]為富家（[illegible]）
宗立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奸豪斂息。其交相持蒲誅死尸諸道親
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交義
廢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葬。遷肅州刺史淬礪精明河
西蝗獨不至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全活甚
衆芝產其地。永淳初（高宗）十姓阿史那[illegible]弓月城方翼引兵戰[illegible]而
兵十萬踵至方翼遂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會大風雜金
鼓而疏呼無聞者（[illegible]）遂殺七千人賊皆潰西戎震服。初方翼
次高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
冰一昔合（諸本並[illegible]）時以為祥。西域平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
作方翼為耦耕法張機鍵（[illegible]）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阿史那

元珍入寇詔進擊時虜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滅馬
怒凡戎駭遂敗因降奚乾合利二部。武后時因程務挺被殺并坐
流崖州卒于道。子珣與兄璵弟瑨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人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
陣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從李靖襲頡利於磧口為前鋒
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illegible]殺數十百人餘黨悉降與程名
振討高麗從之從程知節征賀魯[illegible]大潰所棄
鎧仗牛馬藉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媢其功矯制收軍不深
入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且公為大將
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
子命不從至恒篤城有胡人降文度殺之取其貲及分財定方一不
取太宗知之此知節等還悉下吏。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illegible]

征賀魯遂勒兵進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蹊隧定疆畛問疾收斷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會都曼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進攻之都曼計窮遂面縛降浮獻於乾陽殿葱嶺以西遂定。後率師討百濟破之浮義慈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卒謚曰莊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人少貧賤以田為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才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主師攻安市城高麗率兵二十萬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帥還帝

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顯慶三年破高麗於貴端城所斬首三千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單騎生擒之。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乾封初詔仁貴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止仁貴曰兵在善用不在衆身率士卒拔其城因略海地扶餘川降他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移所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才任職褒崇節義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為大總管率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與仁貴等夷及是耻居其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險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吾倍道掩賊不整滅之矣乃進至烏海以待後援而待封保險不進吐蕃率衆二十萬取之糧仗盡沒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後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今遼西不寧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於是拜瓜州長史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為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子訥

(互註)票勇冠軍

薛訥

訥字慎言為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賄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開元初契丹奚突厥數入邊訥建請討姚元崇持不可訥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餽餉因盜資糧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言師至灤河官軍為虜覆盡其軍訥脫身走有詔奪訥官爵廢而吐蕃寇臨洮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擊之破其衆以老致仕卒。訥性沉勇其用兵臨大敵益壯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詰讓而辭吐不屈奇士哉拜平壤道

封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府士咸見晙與部將髙昭雇兵赴敵天子
嘉異陽伯成上疏請封晙墨表異之乃遣茂祭宗廟
贊曰唐所以威振夷夏斥大封域者亦有虎臣爲之牙距也至師
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鬬狐取其國猶庇豕然可謂選值其才歟夫
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德者宜之若休璟仁愿用以丞弼
非彊所不能耶據功名之地則綽綽矣休璟仁愿既皆至宰相然他說當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列傳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事母謹淹究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
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病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解所
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補晉
王府參軍魏徵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既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
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素善張亮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
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
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濕既祭天雲開露
人以爲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爲開陳經
[illegible]淸歌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悅順晚立反。顯慶元年高宗擢
侍御史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
姦義方奏當時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恐必得罪[illegible]問許於
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上言
子臣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illegible]
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豨音豈反光武失之彭寵魏武失之張邈[illegible]
禁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illegible]
無逃罰況輦轂下豢臣肆虐乎假人威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illegible]
下移佞臣發霜堅水彌不可長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illegible]
冠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illegible]義府從佞[illegible]古[illegible]反恨義方以
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
居不出卒。始魏徵愛其才每恨太直卒不容於時

互註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見魏徵傳

負半千[illegible]

負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劉氏十世祖疑之以忠烈自比

伍員因自姓員半千鶡冠（古忠反鷃角也）通書史舉童子對詔高第長事王
義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
九舉八科皆中。咸亨中（高宗）上書自陳臣家貲（音茲）不滿千錢有田
三十畝粟五十碩聞陛下封神岳舉英豪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
無葭莩親（葭居牙反莩芳無反葭中白皮也）行年三十懷志潔操陛下何惜王陛
方寸地不使臣拔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與推所長有一於先臣當
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
又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因囚半千于獄會薛
元超持節度河責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何罪耶釋
之。俄擧岳牧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半千進曰古者星宿孤虛
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褊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天師以義出
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擧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既對策擢高第。為左衛胄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
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擢正諫大夫詔入閣
供奉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
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部擇牧守除棣州
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濠蘄二州刺史
半千不專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半千事五君有清
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卒吏民哭野中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彥鄧州南陽人擧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授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莅焉）。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
年不決思彥敕廚寮飲以乳二人寤齧肯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
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乃請輟訟會蜀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
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亡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
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
乎皆曰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脩德以答
天譴帝責李義府曰六品官能言得失而卿胃汲富貴主何事邪義
府謝罪與諸武譖思彥思彥自免去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
戶帝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耶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大
臣復召為御史俄出為江都主簿又徙蘄州錄事參軍客汴州有張
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為頌餉縑二百不受固請為
受一匹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高宗）復召見用思彥
久去朝儀矩踈野拜忘蹈舞李勣元劾奏徙朱鳶丞卒子琬

韓琬

琬字茂貞落魄少崖檢（魄他各反）有姻勸擧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廉表門閭者行鄉飲之禮主人謂刺史致仕有德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與之行禮主則司正北面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也）餞之主人揚觶（觶支義反酒器受四升）曰孝于家忠于國

今始充賦請行無莽將儒林榮之擢第又擧文藝優長賢良方正連
中拜監察御史。景雲（睿宗）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
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
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
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窳（以主反器中病也）吏
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學校不勵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其故奈何雖以皇道也自放以來任
智巧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剛正直者有後
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
下亦今日之天下淳澆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潛忠孝為身之階
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
察哉貪冒者謂能清白者謂孤浮沉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
家貧而奢歲月漸漬（漬疾賜反）不啟其弊何由變澆之淳哉不務省事

而務捉獨[下上反顧]次天捉獨者法也法設而濫章則盜賊多矣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求[末]然天下何由不治哉太宗朝司農以市木橦估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橦貴故百姓皆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顧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於選司從容有禮今亦加敵貫販往官將代儲什物候其至今交能說狩紛競於在仁往商賈以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雖積英稱今令匿貨市羅以相尚往吏狀致闕今軍也積年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羇旅忘桑梓也[illegible]役更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被死而犯刑又言仕路太廣改藥農桑而饋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貧餘有餘[illegible]安可得乎書入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illegible]賦斂非時殺賊繼益貲丁別二緣人多從亡珧曰鄉

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illegible]聞詔可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illegible]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投匭[illegible]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讓跡順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涖臨寰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又陛下二十餘子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教成德保濟群生求李奏后雖猜刻不能無感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其群雄鹿駭唐家提幸戎救以平寓縣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今太子年德已盛天意人事蹝歸李氏誠能高讓萬機自怡聖躬定宗社之策將歌之斯盛事也蓋聞不報。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安恒獨上疏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鄰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切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發忠正邪佞之徒嫉之若薛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位勢隆極指馬獻庸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交亂且反四國烈士拊髀[illegible]忠臣鉗口[illegible]。易之之權恐先諫受戮虛死無名臣今計者莫若收留避之威解怏怏之網復齊選位居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剪其羽翮無使驕橫為社稷之憂書奏易之等大怒遣刺客邀殺之賴逗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

薛登

薛登常州人本名謙光通貫文史善議論[illegible]該審天授中[illegible]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以不才馳聲假譽互相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索行之原詢鄉邑之譽崇

禮遜明節義以敦朴為先雕文為後故人崇勸遜士去浮輕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慚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薄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扇蓋冀鈇以禮遜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閥閱[illegible]梁陳隋士特尚詞賦隋文帝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辭時司馬幼之表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復相馳競綴緝小文名曰策學不指事實為本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明詔方下固已驅馳府寺之廷出入公王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棄陳取附頑陛下降明制頒峻科[illegible]之浮言取實用之良策文試效官武閑守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劍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戎服蓋不取弓劍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

文恨不興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漢法所舉之士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退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洮汰反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誡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法也漢魏以來華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指邊長而貿子弑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廣門服改氈罽居吉反又語習楚夏窺國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彼昔申公奔晉使子孤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切計秦并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彫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而高祖困厄平城匈

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縫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元海五部散亡而能少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糵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猶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頗充侍子可一切禁絶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境無事武后不納久之出為常州刺史務宜州賊亂百姓潰竄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景雲中宗為御史大夫僧惠範恃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反為主所構出岐州刺史卒

王求禮

王求禮許州人武后時為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琱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為鐵鷟五角反金龍丹雘烏郭反珠玉乃商瑤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采椽者上書譏切久不報。時契丹陷幽州饑乾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月奉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何待九品奉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璹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厚天下事邊奈何使陛下效之后曰止。久視二年試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群臣入賀求禮責曰宰相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升方問反而陰激射冰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群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艱齬上壯所反下魚臣反於衛王府參軍

柳澤

柳澤蒲州人鯁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睿宗為參軍先是中宗時長寧諸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及姚元崇宋

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拌自者非攝養之方逆諫佞者非治安之宜臣切見神龍以來綱紀大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同商賈然凜選之署若闤闠然闤胡官反闠胡對反屠販者由邪忝官資黜者因姦冒進賴陛下聰明神武拯溺舉墜耳目所親豈可忘鑒戒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狀謁迷謬先帝陛下即位之初納元崇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範以此誑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臣恐流道致遠積小為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慶以巫覡小伎覡胡狄反男巫詔授三品柰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昔韋氏蠹亂奸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

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
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謟頌省從決明德濟蕩邦畿樂室家保
歡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夫驕奢起於親貴紀綱亂於寵倖禁之於
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
耶驕奢之漸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教求俊
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
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蓋讒巧者拒之則讒巧息進忠讜者賞
之則忠讜進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古）
（杏又胄瀛四散彭國有忠臣謂之骨鯁）為之僚友及請東宮置拾遺補闕（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
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誥交脩不逮則韋庶人安樂公主
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
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今陛下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
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枉監戒宜在厥初使君寵毋

危觀過務善唯陛下然者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願陛下
不作無益不啓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
綏矣睿宗善之。開元中（玄宗）轉殿中侍御史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
器以進（䌷薄所又大冊）澤上書曰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
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於天下慶立
矯而為之乎是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示節
儉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為鄭州刺史未行卒。從
祖範貞觀時為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
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元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
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
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人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擢劍南道巡察使興利除害蜀
人順賴。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
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深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
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
元常奏石妄偽不可示群臣后怒出為眉州刺史劍南有盜夜掠人
畜伏山谷元常諭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而縛賊平轉廣
州都督凡三從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死。元常閨門
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中宗）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
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願通婚。從弟元淑歷三縣令有善去惡
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不挈妻子斥奉餘以給
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苦中宗降璽詔書勞勉付狀
史官元淑約潔過於元常然剛直不及也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祝

欽明建言皇后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
緒獨建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
（郾昔尤邑名兖州）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
曰是子嘆後時耶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推其文異等因謂□明
友之過兒未婉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
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孫仁沼未詳）蕭至忠被召欽緒戒曰以□
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歷汴魏二州刺史卒子
沇

蔣沇（獨孤及）

沇亦專儒傳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臨□宗御史與兄演浛弟
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玄宗）為河南□判宗□常委訊覆檢句
而處事平制斷精允群寮莫能迫也。開元中（中宗）歷四縣令美政流
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較勝□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士

得疏餘尺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兪以政滯即位不得調當藏代相聞士議恨沈辰故擢御史中丞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人武德初為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説令可且出內使就農畝不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後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因如期還。遷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俄持節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老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永徽元

年高宗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廣州都督受賕當死以贓柴沈反詔群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臨建言群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贓狼籍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入死非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免死臨後為潮州刺史卒。臨儉薄寡欲不治第宅性勞通尋務恤人過見晏子必正衣冠。凡皎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為限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為法

唐紹 臨孫

紹為太常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錐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旅闕聞哉不省。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帝怒於纛下傳詔斬之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人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若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冗豫少決由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乾封二年高宗與勣同為宰相時高宗造蓬萊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藏空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帝善其言為減廐馬數千。改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

委之或時私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即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文瓘請息兵以懷異俗詔可卒諡曰懿。四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文瓘兄文琮好寫書筆不釋手。為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農今廢不立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揚民悅從之卒于官

徐有功 五世孫商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吏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潛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等揣識后指置總監牧院諸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掩捕護誣楚掠慘又引天下豪傑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后輒勸以官賞於是以誣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時琅邪王沖遣家奴督斂興

穎餘慶相聞知會冲坐逆誅人告餘慶預冲謀后令俊臣鞫治反狀聞有司議餘慶更求咼赦法當流魏元忠謂餘慶與冲今謀明甚請殊死詔可有功曰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后曰何謂魁首荅曰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遂免死時在廷陛者數百人皆縮頸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義然不撓鮮及秋有韓紀孝者授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顏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誅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無得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詔從之。任知古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群公丐知古等賜以再生俊臣固請如法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信於是悉免死後為周興劾奏免官。俄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

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從論首許故反不首謂有罪不自首康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令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遝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切為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可。又上疏曰比選曹誘囑公罪謗痛略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顯有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閽弗聽叩鼓弗聞使中北究正增其枉誠令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詆法御史河中三司理匭受所亡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諶妻龐為其奴怖以妖祟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薛季昶鞫之龐當死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炎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麾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司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岑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掌持平守正以執法究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之如讎矣卒會昌中追謚曰忠正。初漸好禮薦有功為人諭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天下亦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來俊臣等挾羲漂賊祟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電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宣宗時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九十人製紙為鎧勁矢不能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陷死以救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信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列傳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人擢八科高第武后時累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關通末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雖歛工商而不及往來且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閧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越北走狄有亦師興賁虜雖倍算商旅加歛齊人可也后納之。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氣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

崔從 融之曾孫

從字子乂少孤貧講學不廢擢進士第為推官以母喪免凡弟廬墓手植松栢喪闋不應辟命。父之遷吏部員時史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丙賦 又張允 從一限出之後遂為法。為御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嘗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 計大 又二州名 而遣子入侍憲宗遣從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很譎非罪使可屈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董騎十數疾馳鎮集軍士述揚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長慶初由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為邠多稱衆也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遣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大和 文宗 六年卒下有封內以祭者 又封識 以昧 誄曰正。從為人嚴偉江朗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退階品當仕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伎燕玩士大夫賢之子慎由

崔慎由 案實錄 書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強記資端厚有父風來由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儀進工部尚書與蕭鄴有隙。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欲肆赦患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為有名帝惡之鄴乘是譖去之。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 懿宗 為節度使乾符初 僖宗 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城 城陴 上聲 又 不以力賞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卒謚曰正彥孚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彥曾咸通初繇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狷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

徐彥伯

徐彥伯兗州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為文對策高第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為辭時稱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伯李嶠居首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開元二年卒 明 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己子東萊累朝後來翕然慕效晚為文稍強澀然當時不衰也。始武后時大獄興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世戒云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人九歲能屬辭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裴行儉奇之會征突厥引味道為管記味道作疏攬筆而具閱徹請從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後同張易之敗坐黨附貶眉州刺史卒。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模稜持兩端可也 由是天下 故世號模稜手性爻

安常守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守道怡然不屑

互註繪象為圖 唐書本傳

豆盧欽望

豆盧欽望雍州人長壽中則天拜內史李昭德被罪有司奏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中宗復位擢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等怙勢宣烝怙依古反恃也窺間王室戮忠戚歟冀非常歟占穴反望也不能有所裁抑獨謹身譁譁自全

崔元綜

崔元綜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假尤謹細䇿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深垢索疵不入死不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為慶

周允元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人自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戒安得為過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人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眾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為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權善才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罪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今誤伐一柏殺三臣後世謂陛下為何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授侍御史王本立怙寵自肆怙依古反恃也仁傑劾奏其惡本立抵罪抵典禮反當也朝廷肅然。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窮訊而餘黨紛紛不能制仁傑曰其計窮且為患乃開首原格出繫者稟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歎其達權宜。帝幸汾陽宮為知頓使李沖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曰真丈夫哉，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頌。拜冬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玄宗開元中置巡撫使又有左右巡使吳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止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為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然此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邊囚出寧州父老迎勞勞到反慰勞也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至流所亦為立碑。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暴索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橫無辜之人咸墜塗炭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雖死不恨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天授二年武后以地官侍郎同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時大學生謁急后亦報可仁傑曰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至簿書期會宜責有司尚書省決事左右丞不句杖左右丞相不判徒況天子乎學徒取告丞簿職耳若為報可則胄子數千凡幾詔耶為定令示之而已后納其言。會為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俊臣引仁傑置對答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俊臣乃挺繫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

使仁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沐面德壽懼而謝守者寖弛即丐筆書帛置諸衣中子光遠得書上變因見死狀彭澤令邑人為置生祠。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為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脩守具仁傑至悉縱就田畝聞亦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轉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愁苦仁傑諫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所不能至者國家既已兼之矣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磽苦交反确苦角反）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也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狃以寖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上不是恤則政不行政不行則害氣作害氣作則蟲螟生水旱起矣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正觀中克平九姓冊拜李思摩為可汗（[illegible]）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今阿史那斛瑟羅皆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以統諸蕃建為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無轉輸之苦損四鎮肥中國罷安東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要塞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且王者外寧容有內危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顛躓之慮（躓陟利反）淺入無虜獲之益不數年二虜不討而服矣。又請廢安東復高姓為君長省江南轉饟以息民不見納。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

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鏑丁歷反）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祔上附遇反祔合食於廟也）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為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尋拜納言突厥入趙定殺掠甚衆詔仁傑為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曰議者以為虜入寇始明人之逆順或迫脅或願從或受偽官或為招慰誠以山東之人重氣一往死不為悔比緣軍興調發煩重傷破家產剔屋賣田（剔他歷反）人不為售又官吏侵漁州縣科役督趣鞭笞情有素迫不循禮義投迹犬羊以圖賒死此君子所愧而小人之常民猶水也壅則為淵疏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故臣以為邊鄙暫警不足憂中土不寧可為慮也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所務弗檢常法願曲赦河北一不問罪詔可。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後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必感恩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人。后將造浮屠大像度費數百萬官不能足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仁傑諫曰工不役鬼必在役人物不天降終由地出不損百姓且將何求今邊陲未寧宜寬征鎮之備省不急之務就令顧作以濟窮人既失農時是為棄本一方有難何以救之后由是罷役聖曆中（天則）舉諡曰文

意。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中宗即位封梁國公。子光嗣聖曆初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光嗣以稱職聞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注晉中軍尉祁奚請老舉其子午不以為私

狄兼謨 仁傑孫

兼謨字汝諧及進士第剛直有祖風歷三州刺史歲旱饑發粟賑濟民人不流從擢給事中左藏史盜度支縑帛文宗以經赦詔勿治兼謨封還詔書對曰典史犯贓不可免帝曰朕已赦其長官吏亦宜宥與其失信寧失罪人既而曰後或事有不可勿以還詔為憚。遷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治朝廷正則天下治長忠願望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嗣家聲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為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我賞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郝處俊 郝許各反

郝處俊安州人甫十歲而孤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第進士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大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糒不顧密料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謀。時浮屠盧迦逸多治丹曰可以續年高宗欲餌之處俊諫曰脩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帝納其言。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廬衛不翼乎我嘗疑秦法為寬荊軻匹夫耳已首稿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非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帝曰善。初顯慶中高宗令狐德棻劉祠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綺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詐偽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高宗帝觀酺翔鸞閣時太常音伎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以角勝負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趣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伐俳兒優人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衆臣所逮遷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於天下降災於人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事遂沮卒帝哀其忠。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諫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為通事

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極罵乃死后怒令離磔其尸臨防又夷斲祖父棺也家自是訖后世將刑人必先以木丸窒口云

互註言志願宰天下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人以辭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與人交振其急難不責報於人。初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誅將相大臣至是已革命事益寧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illegible]賞功惡戰疾耕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滎陽成皋間糧餉窮智勇困未嘗敢開一說效一奇唯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

適定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此知變之善也尚若高帝斥二子鼓
詩書則復道爭功拔劍擊柱娼漏不保何十二帝二百年乎故曰仁
義者聖人之蘧廬（上求於反莊子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不可久處邪象注云蘧廬猶傳舍也）禮者先王
之陳迹祠祝畢芻狗遺得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況其輕乎國家自
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鉤距（上古侯反漢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
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狂
猘不視行寮飢不擇食卻向時秘纍今之芻狗也頓醫秦漢之失考
時事之宜下寬大之令流瀆然之澤去萋斐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
窒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贖然使天下更始豈不樂哉后善其
言。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郎韋安石
嘗閱其稾史歎曰董狐何以加（左宣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世人不知史官權
事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

也。時賦斂繁重民多湯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平章事。張
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
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敬則後為冉祖雍誣奏與
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將
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
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先細務不省也嶺表獠叛以裴懷古
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惠相率降薦魏知古為名人張
思敬為右史蕭擢職。始崔寔仲長統論封建指秦為失敗則以為
秦漢世禮義陵遲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荀悅明之儒者以為知言
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中）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
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
往為冉祖雍等所誣謫於是追贈祕書。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
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亦為白鵠

澤所不能救衆使越承恩衆其異亦事負午七魏知古共證為三犬
先生

贊曰武后承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仁傑蹈耻奮
忠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人不及知故唐呂
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夫之以飛世以為名言
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蘇良嗣因爭不使妻乘夫陰反陽至奸人
銜怨仇嘗以逞（背反有闕也）蓋所謂誼形於主仰救則一諫而遜織
之獄衰時而後言者歟

論曰宋璟排張易之于朝蘇良嗣批薛懷義頰吉公凌武懿宗吾
見其剛矣然無益於存唐仁傑逡巡諷議書隨勢出謂厲聲色以
折凶淫徒勞人耳寧若以理感之但太子復位則人心自固雖百
張彝為哉方兹時太宗德澤在人心以危難各驗其所養虎狼
迹盤環臂直前者多矣至知大體考事實者惟梁公一人而武后

有英材者也徐敬業既誅召群臣厲責皆汗下不敢仰視謂文法
吏齷齪不快人意思得一奇士任使苟非英材孰能然哉其喜亂
好殺正自覺其非特頗務怙逆不得不爾然其長慮却顧之計亦
審矣何則當時犯顏忤旨者不塗肝腦於酷吏之手則友餓死於
無人之鄉至仁傑則屢死屢赦累逐累留蓋后意承嗣三思輩皆
庸子不可付以不道之基業已亡則使特李氏者鬨起而殄之決
矣不若還太子與唐家尚可掇善名於後世此所以回後心而欣
然於仁傑也等為女禍殆與司晨之婦執迷不知變亢為人所磁
雖者異矣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音白）市
外區琛琲（珠百枚）方慶至秋毫無所索吏部中有頌者墨方慶納官
屬不得與交通犯者漏論以法境內清畏議者謂治廣未有如方慶

者號第一詔賜瑞錦雜綵以著善政。遷侍郎同平章事方慶辭以令甚及大功喪未葬不聽朝賀未除弗豫享宴比群臣不遵用頗斥教誼不可長有詔申責內外畏之。后嘗就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徧示群臣詔崔融序其代聞號寶章集。后欲季冬講武有司不時辦遂用明年孟春方慶曰按月令孟冬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不可以稱兵兵金也金勝木方春木王而舉金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安不忘危之道願陛下不違時令乎制襲允。是歲京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夫有斥太子名斥今東門殿名多嫌觸請一改之制可長安二年卒謚曰貞。方慶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減祕府

。七世孫摶字昭逸擢進士第(昭宗)時拜右僕射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還政一決宰相群官不平搆藩鎮內脅天子摶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御萬物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制君上道路人皆知之方朝廷多難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

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此倉唐悟文侯書(王宗曰魏文侯以太子擊而立訢擊臣趙倉唐進大陽於文侯文侯悟以為太子感怛乃發訴立擊)噫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群臣示中興之漸所謂入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為不誣矣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負殿下(丁陳反)不得進官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棄大德耶。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搖動山岳震慴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邱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得錄錄保妻子耶。皇甫公義引為倉曹參軍謝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為數旬客以重吾府改侍御史(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疑獄劇事多與參裁。累遷右司郎中尚書左丞振明綱轄朝廷肅然。進御史大夫性謇愕頗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眾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復為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故有差奈何尚姑息耶後致仕卒子承慶嗣立

韋承慶

承慶字延休性謹畏事繼母為篤孝擢進士第遷司議郎儀鳳中(高宗)

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與士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太子頗加納。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箴譏揣當世亦自廣其志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槀。明堂災上疏諫以文明垂拱後執政者未滿歲率以罪去夫搢大廈濟巨川必擇文梓艅艎(上七諸反下胡光反)若亟毀而敗則是庇於朽木乘膠船也(上吉調)臣謂陛下求賢之意切而取人之路寬於一言有谷而付大任夫堯舉舜猶歷試諸難況庸庸者可超處輔相以百揆萬機畀小人哉書聞不報。轉天官侍郎脩國史凡三掌銓選授平允識者公之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挑色訟辭授筆而就眾歎其壯卒謚曰溫

韋嗣立

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捶母感悟為均愛世比晉王覽第進士承慶脩鳳閣舍人

武后召嗣立謂曰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濫及善人乃上書極諫永淳後庠序頹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章句之選廢貴閥後生以徼倖升寒族平流以皆業去兼桃間仕人躐後公行私謁選補愈濫經術不聞猛暴相夸陛下誠下明詔追三館生徒救王公以下子弟一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然後督畀銓總各程所能以之臨人則官無曠民樂業矣又曰揚豫以來大獄屢興王公士人至連頸就戮道路籍籍咸知其非而鍛練已成不可翻動願陛下廓天地之施雷雨之仁普皆原洗則天下歎然知向所陷非非陛下意也。長安中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及李嶠唐休璟(偕)末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后曰誰為朕行嗣立曰內典選要非臣所堪請先行以示群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刺

史由是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景龍中中宗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觀寺用度百出又恩倖食邑者衆嗣立建言今縣帑耗竭(帑他殫竭金帛罄)反無一歲之儲代見營立寺觀鴻侈繁麗大抵費常千萬以上轉徙木石廢功害農陛下豈不是思又食封之家日猥衆臣觀國初食封不三十家今越恩特賜家至百四十以上又封家徵求侵漁百姓怨嗟或貨易誅責曾無少息下民窶乏何以堪命臣願以丁課一送大府封家詣左藏仰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臣聞設官建吏本於治人而務安之也明官得其人則天下治古者取士先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州已試然後辟五府五府著聞乃升諸朝得不謂所擇悉而所歷深乎今之取人未試而遽遽務進徼倖几有係踵故文者治官則回邪贓汙武者治軍則庸懦怯弱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簡擇京官坐負及聲稱下者乃典州史部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頗下有詔精加沙汰凡諸曹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先選用刺史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開元中(元宗)卒謚曰孝。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韋濟 嗣立子

濟開元初(元宗)調鄄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遷戶部侍郎為太原尹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懿天寶中(元宗)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之濟文雅頗能脩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韋弘景 嗣立孫

弘景擢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銓綜平序貴幸憚其嚴不敢恩以私。拜尚書左丞駁正吏銓所除六十餘官不當進資郎吏肅然望風脩整楊虞卿以累下吏詔弘景詳讞虞卿私造門弘景厲言曰有詔

按公尚私謁耶惶恐去遷禮部侍郎卒。弘景以直道進議論持正有守當時風教所倚賴為長慶名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人舉八科皆中累轉監察御史武后時使嶺外方涉海風濤鷙壯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趣使濟而風訖息。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召責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面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太子右庶子卒。元方素清慎所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槀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又曰吾嘗誨似領選久耗傷吾神諸子皆長才而象先最景融知名

陸象先

象先器識沈邃舉制科高第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
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景雲中(睿宗)進同平章事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象先人
望宜幹樞近若不肯湜敢辭主爲言之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
議論高簡爲人推向湜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召宰相議
立宰王象先不可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
等坐爲主所進將同誅(元宗)遽召免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也以保護功封兗國公。爲益州長史政尚仁恕韋抱真諫曰公當
峻朴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答曰政在治之而已必刑法以立
威乎卒不從而蜀化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第澄其源何
憂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卒謚曰文正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
能紹先構是謂象賢者乃賜名焉。弟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
畢搆按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倩曰

真清終監察御史。景融美姿貌寬中而厚外博學工筆札以蔭補
漸定令政有風績景融於象先後母弟也象先被譖景融諫不入則
自楚母爲損威人多其友元方從父餘慶

陸餘慶

餘慶已冠名未顯兄元表嘗曰[illegible]爾名宦不立奈何餘慶閉戶
誦書三年以博學拔萃制策甲科遷鳳閣舍人父之封廣平郡公太
子右庶子餘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籍人有過輒面折退無一言
終太子詹事謚曰莊。雅善陳子昂等號方外十友餘慶才不逮子
昂等而風流敏辯過之。武后時酷吏用事(中宗)朝侍臣貴主斜封
太行踰利樂禍之人與相乾沒雖亟貴驟用而戮不及踵餘慶以道
自將雖仕不赫赫訖無悔尤

王及善

王及善洛州人父君愕有沈謀從(太宗)征遼死于陣及善以父死事
襲邢國公(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勞曰逆虜盜邊
公雖病可與妻子行爲朕卧治爲昇敝也因延問朝政得失及善陳
治亂所宜后悅曰衆冠末也輔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來俊
臣繫獄當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汙戮善良天下疾
之不剪元惡且淫亂胎禍變未既也后納之。及善不甚文而清
正自將事不可奪有大臣節後與文昌左相卒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
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
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
日知議。景龍初(中宗)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
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
挺直何能補拜侍中。先天元年罷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日

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
任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
與娛樂開元中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人性嚴正舉明經中第累遷殿中侍御史出爲益州錄
事參軍時房嗣業徙益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
景佺謂曰公雖受命爲司馬州未受命何急數日祿耶公持咫尺制
真僞莫辨即欲攬亂一府吔左右罷去既乃除荊州司馬吏歌之曰
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由是知名。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
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過徐杜者生來侯者死。延載初同平
章事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
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爲災今草
木黃落而木復花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

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辠也頓首請罪后曰真宰相後出為并州長史卒

李懷遠

李懷遠字廣德邢州人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廕懷遠辭退曰因人之勢高士耻之假蔭而官吾志耶擢四科第累遷同平章事爵趙郡公懷遠久貴益素約不治居室乘款段馬豆盧欽望謂曰公貴顯固當然耶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卒謚曰成子景伯

李景伯

景伯(睿宗)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命為回波詞多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豕寵至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從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景雲)中(睿宗)有建言置郡督府者是詔群臣普議景仲與盧俌議令天下諸州分隷都督專生殺刑賞使授非其人則權重釁生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之誼願罷都督留御史以時按察秩卑重任以制奸宄由是停都督

列傳

裴炎

裴炎字子隆絳州人寬厚寡言笑有奇節補洪文生休澣它生或出游炎讀書不廢服勤十年尤通左氏春秋舉明經及第高宗時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耶炎因與武后謀廢帝為廬陵王更立豫王為皇帝后已持政稍自肆豫王雖為帝未嘗省天下事炎謀乘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遂政天子會久雨后不出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炎曰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討而解崔詧曰閻亂不討乃請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獄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於國悉心事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后曰朕知炎反遂斬于都亭驛籍其家無儋石之蓄。初炎見裴行儉破突厥有功沮薄之乃斬降虜五十餘人議者恨其娼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云

劉禕之

劉禕之(禕許韋反)字希美常州人父子翼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常面折僚友短退無餘訾李百藥曰子翼善人人也不憾(正說)初呂之辯以母老詔許終養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慈里禕之少以文辭稱遷洪文館學士上元中(高宗)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儀鳳中(高宗)吐蕃寇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議禕之獨勸帝戢威紓百姓之急帝納其言。拜相王府司馬帝謂曰卿家忠孝朕子頼以師矩冀蓬生麻不扶而挺也后既立王為帝是時詔令叢繁禕之思致華敏立可占授小選可待也。武后時房先敏坐累貶訴于相府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道歸非於上貶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后因曰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禕之引過歸己忠臣也工德真推順曰戴至德無異才惟能歸善於君為時所服后曰善○後私語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后怒妻拱中以拒制賜死于家初禕之得罪睿宗申理之禕之曰太后威福由己而帝營救速吾禍也臨誅神色自若援筆得數紙詞懇至到人皆傷之

郭翰

郭翰常為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狄仁傑為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就館以紙筆置于按謂傑屬曰入其境其政可知願薦使君美於朝毋久留即命駕去性寬簡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人進士擢第遷吏部侍郎永淳初宗上疏言選舉法弊曰方今人不加富盜賊未衰禮誼寖薄者下吏不擇職㕑官非其人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武德貞觀承事草創人物凋乏天胙大聖革國求才異人間出猶色入流歲以千計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猥至十不收一取含清素更商以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欽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侍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也故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爰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自魏晉以後始歸吏部而近乎今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決與世弊其來久矣又之乎量能廢之黜非所及則不能未非所受則無以察況天下之大士類之殷可委數人手乎又以緩任者間非其選至為人擇官為身擇利下筆繫親疏措情觀勢要悠悠風塵此焉奔競使百行折之一面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且臣聞進宦者不可以無學今貴戚子弟一皆早仕程較既淺技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所謂胄子者必裁諸學少則受業長而入官然後移家事國謂之德進夫少仕則不務學輕試則無才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選法三曰書取楷法遒美四曰判取文理優長以下始試書判登科謂之入等）非先德後言之誼臣聞國之用人如人用財貧者止糟糠富者餘粱肉故當衰弊之乏則磨策朽鈍以馭之太平多士則選簡駿俊而使之今選者猥多宜以簡練為急切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乃爾旁求也但褒貶不明故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莫慎所舉而為以應命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皋陶既舉不仁者遠身苟濫進庸及知人不擇賢者之舉而責所舉之濫不可得已以陛下聖明國家德業而不建經久之策但稍望魏晉遺風臣切惑之須少遵周漢之規以分吏部即所用詳所為鮮矣不納○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故號耐久朋後為周興所誣言玄同謂后老矣當復皇嗣后不察賜死

互註 請後古辟署之法（選舉志）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為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帝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母卒盧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就弔喪其附乾祐雖強直而昵小人嘗為吏所貲坐流驩州昭德強幹有父風擢明經（如意元年）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王慶之率偷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昭德答殺慶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為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欲潛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後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也○時來俊臣侯思止專文深誅陷大臣昭德奏其誣罔

不道狀卒搒殺思止其黨稍沮然昭德頗怙權為衆指目左悟上
疏曰陛下自長壽以來天則厭倦細政權委昭德專總機綱而付小任
重負氣強愎韓育下民芻狗同列群威會習天下杜口臣伏見南臺
敕目群臣奏請陛下制已曰可而昭德廷言不可制又從之臣觀其
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夫小家治生有千百之貲將以託
人尚憂失授况天下之重可輕委寄乎后由是惡之來俊臣誣以逆
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衆歡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吉頊

吉頊洛州人性陰尅敢言事舉進士及第又強敏故后倚為腹心聖
曆中天則進天官侍郎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頊計安出頊曰
公家以倖進非有大功於天下勢必危吾有策非止保身且世世不
絶曰天下思唐久矣廬陵斥外相王幽閉公盍從容請相王廬陵以
副人望易爭為賀之資也易之知頊數后意乃定既而知頊與謀召
見問狀頊對廬陵相王皆陛下子先帝顧託於陛下當速有所付乃
還中宗明年頊坐弟冒偽官貶從始豐尉卒

論曰鎮遺股置委裘天下北面而不辭亦曰正而已矣負英明之
姿一日攘神器而稱之君為天下童子皆欲仁之何則不正故也
夫中宗雖不賢吾君之子也無顯罪實惡中外未有厭斁之意特
以一言之失衆炎遂逐之其後政歸武氏炎方效忠欲以存宗議
者謂炎特閒于幾先非有邪心者夫炎曾不得與毀逐者為兵信
尚何言且匹夫交友之際苟一語誤猶為之隱忍徐觀其隙豈有
皇唐高祖太宗之裔天人允屬不幸一失辭蔣王下股如轉棋棄
擲嗚呼炎揭何心哉以武后猜悍足以駕馭設當時廢帝後值一
姚懋文子深居旁閣不能推戴如兩漢諸后則炎并國竊位之謀
將不可測矣且區區抑武后追尊祖考而持之後辟乃遂窮欲蓋
耳非炎本心也

贊曰異乎炎之暗于幾也知中宗之不君不知武后之[illegible]剛狠虐
異而責其搏人死固宜哉昭德頊進不以道君子恥之雖然一情
區區抑武興唐其助有端則賢炎遠矣粹之女同溺言及誅不失
所以事君者云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人慷慨有志尚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直武
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作大象廷珪諫以為傾四海之財殫萬民
之力窮山之木為塔極冶之金為象然猶有為之法不足高也今天
下虛竭蒼生彫弊謂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因罷役。
會命詔市河南牛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曰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
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
民亡則何恃為君后乃止。元宗開元初大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
珪上疏曰古有多難興國殷憂啓聖蓋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

能轉禍為福也陛下神武除掃氛垢日月所燭無不霑澤而陰陽愆
候九穀失稔天意殆以陛下春秋鼎盛不崇朝有大功既堯舜而不
法思秦漢以自高故昭見咎異欲日慎一日永保大和是皇天睠顧
深矣陛下得不奉若休旨而寅畏哉誠願約心削志燧端上[illegible]使人
矜恐惸獨蠲薄徭賦去淫巧捐珠璧或謂天戒不足畏而[illegible]
風雨迷錯荒饉日甚則無以濟下矣或謂人窮不足惜而[illegible]
愁苦怨[illegible]則無以奉上矣斯安危所繫禍福之原奈何不察今[illegible]
伊始華夷百姓清耳以聽刮目以視冀有聞見何遽孤其望哉[illegible]
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
辱也士大夫服其知體。王琚持節巡天兵諸軍方還[illegible]下
議者皆謂將襲回紇廷珪陳五不可且言中國步多騎少[illegible]
勞逸相絶其勢不敵一也出軍掩敵在不數萬不可以行[illegible]饋
二也千里齎糧其誰不知賊有斥候必能預防三也狄人獸居磧漠

奪之石田克而無補四也天下無年當養人息兵五也又請復十道
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時道使循總錄
至石國市大馬廷珪曰大馬非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宜
勞遠人致異物願省無益之故敎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在官有威化
入為少府監卒謚正穆。廷珪偉姿儀善八分書與李邕友善又邕
頗於事屢表為之人尚其方介

互註開元初奏曰陛下英斷聖明四海心服所謂英斷殄凶逆
正朝廷是也所謂聖明辨忠邪信賞罰是也周利貞湊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人祖叔諧貞觀中大宗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
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永淳初湊為相王府屬
時姚崇兼府長史嘗曰韋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景雲初睿宗作
金仙等觀湊諫以為盛夏月興工趨末棄本恐天下有受其饑者不聽

湊執爭甚堅曰公敢死耶湊曰食厚祿死不敢辭況聖世必無死乎
朝廷為減費萬計。詔復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湊諫歷代稱宗者皆
方制海內德澤可尊列於昭穆是謂不毀孝敬皇帝未嘗南面且別
立寢廟無稱宗之義遂罷遷太原尹卒子見素

韋見素

見素字會微質性仁厚及進士第累遷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
叙平允官有巧求輒下意慰納人多德之。元宗苦雨潦謂宰相非
其人詔楊國忠審擇大臣時吉溫得幸帝欲用之溫為安祿山所厚
國忠懼其進沮止之竇華宋昱以見素安雅易制國忠入白帝遂拜
同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謂國忠曰難
將作矣知禍之牙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懇論之
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兼左相。肅宗立與房琯崔渙
齎冊命帝曰今皇帝受命朕如釋負矣使卿等善輔導之。肅宗以

見素嘗附國忠禮遇稍減是歲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帝曰
昴者胡也祿山將死矣昴金忌火行當久位昴之昏中乃其時也明
年正月甲寅祿山其積卒及祿山死日月皆驗。明年罷知政事初
行在所承喪亂後英吏三銓簿領陽散選部文符偽濫見素奏宜明
條綱以為持久詔至蜀郡奉迎太上皇上元初致仕詔朝朔望寶應
元年卒謚忠貞子諤

贊曰楊國忠本與安祿山爭寵故抗吉溫以激其亂陰儲蜀貲特
天子之出則已與韋見素流離爭祿山反狀將信所言以久其權
見素誠言祿山反不能言所以反是佐國忠敗王室也元宗不悟
仍相之卒為後帝所薄然猶完其要領幸矣謂見素為前知果非
也

韋諤

諤歷京兆府司錄參軍國忠之死下聚不解陳元禮請殺貴妃以安

衆帝意猶豫諤陳曰臣聞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今宗廟震
驚陛下棄神器奔草莽惟割恩以安社稷因叩頭流血帝乃賜妃死
軍乃大悅

韋顗

顗字周仁諤弟益之子通陰陽象緯知山川風俗論議典據以門
補千牛備身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引延
與章多所啓建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敬宗立為吏部侍郎
卒。所著易蘊解推演終始有深誼既喜授士後出莫不造門然節
儉自居天下推其尚云叔謙子知人知人子維

韋維 弟巘

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饑均力勸功
人不知勞擢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善裁割時
員外宋之問善詩敏時稱戶部二妙。維長文辭撫養宗屬以幼無

異情天寶初明皇為秘書少監元宗尚文視其職如尚書丞郎繼判是
圖簡以善職稱

韋虛心 弟虛舟

虛心字無逸維子舉孝廉神龍中中宗遷大理丞按大獄實懷貞劉幽求有所輕重虛心據正不撓為工部尚書卒。虛舟歷洪魏二州刺史有治名初維為郎蔣抑于庭及虛心兄弟居郎省對之輒斂容自叔謙後至郎中者數人世號郎官家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人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篤學舉秀才高第永淳中家益窶歲饑杜瑾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不能詰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鞭罰。開元初為諫議大夫山東大蝗宰相姚崇遣使分道捕瘞思復上言天災流行庸可盡瘞望陛下悔過責躬損不急之

務任至公之人持此誠實以答譴咎其驅蝗使一切宜罷玄宗然之。思復性恬澹不喜為繩察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初鄭仁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

韓朝宗

朝宗初歷右拾遺睿宗詔作乞寒胡戲諫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必戎今乞寒胡非古不法無乃為狄帝播善特賜中上考。帝傳位太子朝宗諫曰太子雖睿聖宜且養成聖德帝不聽。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渴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

宋務光

宋務光字子昂汾州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神龍初中宗時大水詔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群議壅群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竊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修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勤恤洪官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意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頻備禦存乎人爾夫塞[illegible]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illegible]人吁坊門為窄祠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為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乏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旣因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積但

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illegible]養況蒼業願擇賢良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如武三思等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願陛下速授人親有懿德者不省進殿中侍御史卒。時又有清源尉呂元泰亦上書言時政曰國家者至公之神器一正則難傾一傾則難正今中興政化之始可不慎哉自頃帑藏虛竭戶口亡散不謂太平鴻澤永存不謂蒸事水旱為災不謂年終倉廩未實不謂國富而乃雕鐫木石勞費日深狀陛下中興之要也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聞不報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人景龍中為左拾遺時置公主府官屬而安樂府補授尤濫蔡第侈費過度盛興佛寺公私疲匱替否上疏曰古之建官不必備九卿（太常卿宗正卿司農卿光祿卿鴻臚卿太僕卿大理卿太府卿衛尉卿）有位而闕其選故賞不僭官不濫士有完行家有廉節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夫爭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臣得言之公主陛下愛子也選賢嫌之設官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可謂至重也然用不合古義行不根人心將變愛成憎轉福為禍何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然也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士不盡力朝廷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今倉廩空虛而大建寺宇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棟梁運土塞路不充墻壁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以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掘山穿地殫府虛帑（帑他曩反金帛所藏）費殿長廊勞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滅彫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心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心體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治帝不省。睿宗立罷斜封官千餘人俄詔復之方營金仙玉真觀替否上疏曰臣謂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國破家亡者口說不若身逢耳聞不若目見臣請以有唐治道得失陛下所親見者言之太宗陛下之祖撥亂立極得至治之體省官清吏舉天下職司無虛授用天下財帛無枉費賞必待功官必得才為無不成征無不服不多寺觀而福祿至不度僧尼而咎殃殲陰陽不愆五穀遂成粟腐帛爛萬里貢賦百蠻納款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憚而不法之中宗陛下之兄居先帝之業忽先帝之化不聽賢臣之言而悅子女之意虛食祿者數十人安食土者百餘戶造寺竊財數百億度人免租庸數十萬是故國家所出日加所入日減倉乏半歲之儲庫無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取憎萬代詒笑四夷陛下所見也若法太宗治國

泰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治國累卵之危亦可致也疏奏帝不能用然嘉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屬以為請替否曰我為憲司懼勢以縱罪謂王法何少微坐死遷累潁王府長史卒

李渤

李渤字濬之刻志于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初（憲宗）李巽韋況交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鍾知貴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小子飽聞而厭道之豈非太平之運歟文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縶彊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四海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士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又竊聞朝廷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即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若不至更加高秩如是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為也渤於是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威二曰守三曰戰威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著作郎。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肅宗）天下思致治平迄今不稱者人從而不知變夫以變通之運遭陛下宜正六官敘九疇脩王制月令崇孝悌敦九族廣諫路黜邪舉後俊造定四民省抑佛老明刑行令治兵禦戎頒下宰相公卿大夫議博引海內名儒大開學館與群臣參講撥經稽古應時便俗者使切磋周復作制度合宣父踐周之言纔上五事一禮樂二食貨

三刑政四議都五辨雕劾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會皇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願下詔禁止計不三年人必歸于農夫農國之本本立而太平可議矣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蕭俛段文昌崔）植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繫此方陛下敬大臣未有能匡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事一以付之俛等不推至公陳先王道德又不振祓（祓敷勿反）舊典復百司之本政之廢興在賞罰俛等未聞獻一言公使天下有所勸懲一不職使尸祿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請考中下李絳張惟素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遊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略當考上下前考于翬不實翬以贓死請降中中許季同任翬應考中下然頃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中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樂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田弘正表渤為副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資狂躁干進不已外交方鎮不宜在朝出為虔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入閤（古合反唐制天子即便殿見）群臣曰入閤帝久不出群臣立班外至頓仆（蒲北反）又渤上疏曰今日入閤陛下不時見群臣群臣皆布列跂竢或跛倚形諸外則憂思結諸內憂慼既積災釁必生禮三諫不聽則逃之陛下新即位臣至三諫恐及社稷。又言左右常侍職規諷循默不事若設官不責實不如罷之。機充理匭使然言事大者以聞次內宰相下以移有司有司不當許再納匭妄訴者所坐一等以絕冒越詔可。時政移近倖紀律蕩然渤勁正不顧患逼章封無閡自天子雖幼昏亦感寤。大和中文宗卒。渤孤操自將不苟合於世人咸謂之沽激屢以言斥而悻直不少衰（悻胡頂反）守節者尚之

裴潾（力刃反）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憲宗）累遷左補闕兩河用兵憲宗任宦人為館驛使檢稽以納宰相李吉甫奏罷之會伐蔡復以中人領使潾諫曰九驛有官專尸之幾內以京兆尹道有觀察使刺史相臨臺又御史為之使以察過闕猶有不職則宜明科條督責之誰不惕懼若復以宦闈臣領之則內人而及外事職分亂矣夫事不善誡於初後有非不必大方開太平盜本正末宜鑒侵官之原出位之漸帝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柳泌為帝治冊劑求長年帝御劑中躁病渴潾諫曰夫除天下之害者常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常享天下之福故上自堯舜禹湯文武咸以功濟生人天皆報以耆壽垂榮無疆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收黎庶復張太平賓禮賢俊待以終始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天地宗廟必相以億萬之永今乃泌等以冊術自神更相稱引以誅權賄偽端情得不

恥逋亡豈可信厥術御其藥哉臣聞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醯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人聖人節調以致康強若乃藥劑者所以禦疾豈常進之餌哉禮君之藥臣先嘗之父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一也願以所治劑擇其人服之竟一歲以考真偽則無不驗矣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卒謚曰敬。潾以道自任悉心事上疾嬖倖不為權倖所持（倖下耿反）嘗哀古今辭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大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非與潾游者皆不取世恨其隘德宗充以綵棄天下世益謂潾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復藏方士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順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高宗）時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為不平推此論

之可謂達見至理夫與者為賊節宜乖疑有資於醫尚當謹慎先帝
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帝善其言

李中敏

李中敏字藏之系世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性剛峭與杜牧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拜侍御史鄭注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大和六年大旱文宗內惡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上言昔東海誤殺一孝婦大旱三年臣頃為御史臺推因華封儒殺良家子三人陛下赦封儒死然三人者亦陛下赤子也神策士李秀殺平民法當死以禁衛刑止流宋申錫位宰相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銜恨而歿天下士皆指目鄭注天之降災殆有由然漢武帝國用空竭桑弘羊與莽權之利然卜式請烹以致雨況申錫之枉天下知之何惜斬一注以快忠臣之寃則天且雨矣帝不省。為理匭使建言上書者將納於匭有司先將其副有不可輒卻之臣謂匭出禁中書而

入為天下開必達之路廣聰明直和結若有司先裁可否恐事太重密非窮塞得自申意請一裁諸上詔可開成末卒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文宗曰正題中詔執用麻怒帰〕〔高祖以白麻多喜詔用黃紙元和初九敕書行於制諸命將相用白麻不用印〕既而麻出乃以趙儋為鄜坊節度使甘坐輕肆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于貶

贊曰夫以下擊上士所甚惡然取名貴甚故亡天德則與下為名而後有誅夷斥竄事然戕依古肆言遏難從以激主質直者述之似傷道行之不如時此言事常弊也若廷珪數子優游稱繩當中待將非所謂質直自然者也〔如張廷珪[illegible]〕〔尤諫武三思不宜封[illegible]替否諫[illegible]〕至渤海要朝衛諫方士甘斥鄭注不可作宰相排寵救危不得不稱賢哉

武平一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景龍二年〔中宗〕為修文館直學士。初崔湜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大集日湜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等素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秦何若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九世叔孫舒季孫肥九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平一問日用曰公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莫敢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終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關坐大笑。後宴兩儀殿酒酣胡人唱合生歌言淺

穢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既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胡樂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趙數驚僻皆亡國之音九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不納〔元〕宗立貶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

東萊先生[illegible]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傳

李乂

李乂字尚真，趙州人。年十二工屬文。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內名。第進士，茂才異等。遷脩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乂上疏，以為江南鹵鹽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錙刀日至，用巹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進吏部侍郎，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過耳。除刑部尚書，卒。乂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乂事兄尚一、尚正，孝謹至甚。乂供以文章自名，兄弟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賈曾

賈曾，河南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累擢監察御史。方李勣東征，奉使粟軍餉，還，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已悉。龐同善雖非鬬將，而持軍嚴；薛仁貴果勇冠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何力世沈毅，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振亦以為知言。曾少有名，元宗為太子，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鄭夏有容成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齊人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冶容哇咬，蕩心疾志，遠賢疾之。殿下渴賢之美未彰，好佚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嗣光帝之烈也。願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美。擢諫議大夫、知制誥，與蘇晉同掌，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賈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從元宗幸蜀，知制誥。帝傳位，至當撰冊。既進稿，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肅宗詔貸死。至諫曰：去榮以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不可廢祖宗大法。帝詔群臣議，韋見素等皆以為法者天下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其罪不赦。詔可。寶應初，肅宗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在占籍。今欲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道大州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曆中卒。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

況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元和中，憲宗對策乙等，遷左拾遺。四年，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宮人。憲宗頗采納。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恤彫瘵，所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誰不如鍔，裒割生人以求所欲。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今以承璀為制將，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

楊盛流也帝悟得之如初。是時盜殺武元衡居易上疏請亟捕賊
刷朝廷耻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
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
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為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
居獻虞人箴以諷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
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
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田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
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大為懽
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
以出鷂死握中遂歎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當其安
危惟聖之慮。河朔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居易上言兵多則
難用將衆則不一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
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

見聽乃復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
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
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會昌初武宗以刑部尚書辛居易被
遇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湔子仙反 抉於決反）多見賞力然為當路所忌
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益不合居
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
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
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武巾反）鄭據劉真
盧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
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
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一金甚偽者相
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
生七月能展書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敏中為相請
謚曰文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贊曰居易在元和長慶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他文未能稱是
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敘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
情性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之感傷其他為雜律又譏世人所
愛惟雜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意淺而辭
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艷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入人
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
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
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
居易其賢哉（漼祖回反）

白敏中 居易從弟

敏中字用晦長慶初第進士李聽一見許其遠到武宗雅聞居易名

欲召用之李德裕言其衰苶（奴刻反）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
而有器識召為學士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貶敏
中抵之甚力議者皆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盡斥
敏中云云懿宗立召拜司徒平章事未幾加中書令自裴度以勳德
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中懿宗致仕卒博士衆尚書其病不堅退且
遂衆臣樂怙威肆行謚曰醜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
毋郎于初厚為禮。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彥範敬暉
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彥範與敬暉率羽林兵與李湛多
祚等討賊令湛多祚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斬關入斬易之等后
聞變而起彥範進曰往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群臣思天
皇之德不血刃清內難比天意人事歸李氏惟陛下傳位后乃卧不

杞言中宗復位以彥範為侍中上書戒帝曰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聞政事臣謂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伏願以社稷為重令皇后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藉藉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宜輕斷微服數幸其居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帝不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曰貞觀府以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未幾與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乃貶瀧州司馬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即位追復官爵謚曰忠烈。彥範攻屬文然

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將遂夷諸武薛季昶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請除之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主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

楊元琰

楊元琰字溫卿虢州人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有博顒恐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課第一五遷荊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頗忘之[illegible]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封弘農郡公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請削髮事浮屠中宗不許暉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元琰曰功成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元琰全開元中卒謚曰忠

敬暉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以誅二張功加平陽郡公。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亂暉每推坐悵恨彈指流血爭及貶為周利貞所害謚曰肅愍

崔玄暐

崔玄暐博陵人舉明經為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有賢操嘗戒玄暐曰吾聞辛玄馭云子姪仕宦有言其貧窶不

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犂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其所從來必出于廉祿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自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武后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以誅二張功封博陵郡王會貶流古州道病卒。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群從皆自遠會食無他爨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晚以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璩子渙

崔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選調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特施揚試彝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即日拜同平章事肅宗立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

無所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懟受不甚情以不豁達。簡淡自處
清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槃結因能澳疾之因進見
慨然論載姦狀黙然會澳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載諷皇
城副留守張清摘其非由是貶道州刺史卒子縱

崔縱

縱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後遷京兆尹帝徙梁州逆虜
不及左右短縱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
夫處大禮不急細事欲許付咸僚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
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
比選集乃減隋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録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
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存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
元元年德宗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丞縱㩀裁人物儉而不陋為
河南尹時兵維定民雕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

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歛以絕胥吏之弦又
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侯旰反)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卒謚曰忠初
澳為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

張東之

張東之字孟將襄州人少涉經史令狐德棻(分反)異其才以王佐期
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東之
第一為台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
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峭水悍漢世未與
中國通唐家開夜郎滇笮(滇徒年反笮側各反)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
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褥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
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
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
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
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殫宗反)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
奔役蠻夷所臨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
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
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
盛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宜罷姚州隸嶲府(安息反)歲時朝覲同蕃國措
嶲也兵擇清良吏以統之疏奏不納。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
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
齷齪(上於角反下側角反)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
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佗日又求人
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
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於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
為相者崇曰張東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
見拜同平章事誅二張也東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

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中宗為賦詩祖道
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俄貶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謚曰
文貞東之剛直不傅會然遂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初易之等誅中
宗監國猶告武氏廟而天久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
唐家位號稱天下心柰何尚告武廟請毀之帝嘉納是日詔書下霽
驛澄駭咸以為天人之應
五訖有安社稷功(輔又)議三年喪不詭聖人(王元感傳)

袁恕己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與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己恐
其復啓游娛侈靡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讜議不聞而
專事營構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未幾為武三思所構及
貶又流環州為周利貞所殺謚曰貞烈孫高

互註五王有安社稷功傳

袁高

高字公顯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杞罪當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諫官亦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群臣奉詔翌日帝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綱輔百姓貧田多荒棄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戶共給一牛從之卒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褒特贈禮部尚書

論曰二張乳臭怙寵驕於諸武三思奸謀過二張遠甚五王定計汲汲於二張唯恐不盡殺至三思反不以屬意是得虎不縛自貽伊戚也方斯時三思宣淫韋氏著矣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禦帝肘耶禍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變事必資明智而後濟

贊曰五王（彥範扶陽王敬暉平陽王玄暐博陵王柬之漢陽王恕己南陽王）挾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甚淺耶釁牙一啟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玄宗先天）（中宗韋后）不然安李之功貿於漢平勃遠矣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既五王皆為三思搆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睿宗立遷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為鯨鯢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謀協和義士戮殄元惡國家之祚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豐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三品。幽求自謂有勞于國意望未滿而崔湜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張暐定計使暐說玄宗曰湜等皆太平公主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枕矣臣請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暐漏言帝懼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召復舊官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貶睦州刺史卒于道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廟庭

崔日用

崔日用滑州人擢進士第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及韋氏專制畏禍及乃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及韋氏平以功授黃門侍郎。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後由荊州長史入奏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帝曰畏驚太上皇柰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帝納之及討逆以功進戶部尚書坐累出為幷州刺史卒幷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

王琚

王琚懷州人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年甫冠王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頼以濟睿宗立遂長安。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太子遽召見琚曰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主（太平公主）左右大臣多為其用竊為殿下寒心太子曰計將安便琚曰太子誠召張說等討之憂可紓也太子喜恨相得晚太子妥內禪公主謀益甚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及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等事平進戶部尚書封趙國

公。帝於琚眷委特異時號內宰相或說帝曰王琚詭譎縱橫可與
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浩猜
疏之拜澤州刺史琚自以立勳性豪侈後賞賚遺至數百萬遣之以李林
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琚懼仰藥死。始琚為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責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以諂
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冢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

王毛仲

王毛仲高麗人長事臨淄王及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驢鷹
狗等坊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廄知監牧
使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悶悶若有失見
則釋然開元九年詔為朔方道防禦討擊使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
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廄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
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蕃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

十三萬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
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
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悅位卑者或踞見近
意即侮詐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等銜之他日從容曰北門奴
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為後患後毛仲移書索甲仗少尹嚴挺之
以聞有詔貶瀼州

贊曰幽求之訴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辨皆足濟危紓難方多
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
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良以薄云已中卜
人恋得而驕不足論已

列傳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為大學生跌蕩少檢（跌徒結反）久不調江融曉兵術
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高宗）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言命將
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
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養由基射能
穿楊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
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
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貧賤皆思立功名
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楨幹困潦壑
者悠悠之人直覩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
笑蜀用魏延群臣缺望（上古穴反望也）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因之知李廣

才而不用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將方歲事匈奴
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賢[illegible]而遂恨廉頗李牧偶唐是以知其有
而不能用也晉羊祜謀伐吳[illegible]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
十常七八此謀立功者之所以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奇抱策
而望朝奏暮召豈易得哉臣願延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
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又古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
勝將有能否兵為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
孝元有言持大兵者如擊蛇水一致蹉跌（上倉何反下徒結反蹉跌失據）求止可得
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其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為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死事
孤兒進非幹略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
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甚高不聞其
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蠻夷不廷擢校為將今以四海

之焚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
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勵其
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
强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
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夫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今罰既
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實且黔首
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夫明鑑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太宗征高麗張君又不進擊賊斬
之旗下臣以爲仁貴等敗重於君又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
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
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斷日月一蝕也允人識不經遠皆言
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
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

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
得跳梁山谷跳從梁及躍也又師行不藉馬力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
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
大馬不爲數限不三年人間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
市之若王師大舉一朝可用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遷監察御史
帝常從容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有遺恨乎
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
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
十爲尚書郎徒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後任御史中丞爲來俊
臣所搆將就刑神色不動俄赦免死召復舊官武后曰卿累負謗鑠
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須臣肉爲之羹耳。又爲靈武道行
軍大總管禦突厥元忠與敵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時二張
勢傾朝廷元忠嘗奏之易之等恨怒因譖元忠挾太子爲耐久朋遂

下制獄詔引元忠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曰臣不
聞也易之遽曰說與同逆說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
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冤后寤其譏然重逆易之故貶元忠高
要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武三思用事王同皎謀誅不克反被族
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
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袁楚客
者以書規之曰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
之大木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
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勉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
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木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
清宴之閒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廢而不置此朝廷一失
也藩府者大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
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

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
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倡優之輩
因耳目之好遂授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怒害物私賞
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近詔傳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
而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嵩
洪有言衆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吝如黽此朝廷五
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諫
賢哲親近習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
之蠅廟垣之鼠者也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升班秩乃盈千人緋
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公主既築甍紹崇峙觀廡功用不絕夫
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
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浴必從約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
下憂也人有榮悴之君有樂人憂之命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剝割

言私人不聊生而更員外置官非助禁歟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
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
人皆先帝宮嬪而令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因將弄君之
法縱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此朝廷九失也今有引鬼神執
左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為難知故致其詐而探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國盜也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慚以
三思之權思有以誅之既為宗楚客等所譖貶務川尉卒。元忠始
名真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目送謂
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
今名

〔五〕註 改脩氏族志 柳冲傳 山東木強烏足論國事 安樂公主 秉心忠一 朱敬則傳

韋安石

韋安石京兆人舉明經調乾封尉蘇良嗣器之謂曰大才當大用徒
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并州司馬有善政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
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
臺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陸抗方自
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后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
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況萬乘可輕蹈危哉后為回輦中宗
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睿宗〕立封鄖國公卒子陟

韋陟

陟字殷卿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
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元宗居父喪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嘵
乃還調為洛陽令宋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張九齡引為舍人
與梁涉嚴迎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尤長
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為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
糊考中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偽集陟正調相胥陟有風
采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銓綜號為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詈詬
議者皆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瞀然其以
道訪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俄襲封鄖國公坐事貶後為河東太
守以失職內怏怏不滿所灰志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
自結。〔肅宗〕即位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
御史大夫卒。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閹童列左右常數十倖於王
宮主第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藝穀麥以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
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常以五采
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
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敕子
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

雖家童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韋縚 安石兄叔夏子

韋縚開元時遷太常卿與禮文雖具然制度繆缺不倫至顯慶二十
三年赦令以籩豆之薦未能備物詔禮官學士共議縚請宗廟籩豆
皆加十二張均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
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為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
賤差降不得相越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祀踰舊制其何極焉
雖籩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
盂杯案當御矣又韶護可郤而箜篌鉦笛應奏矣請如故崔
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薦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糵則有
元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
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唐家清廟時享禮饌
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凡應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

必薦廟時令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𨮁羹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羹鉶時器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請如舊便玄宗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人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武后召與語奇之索所為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突厥吐蕃聯兵寇涼州拜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古纔四百里虜來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南北界西為北磧置白亭軍制東要路自是州無虜憂又遣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中宗遷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部落款塞願和。睿宗立召為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剺面哭送者旌節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先天二年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進封代國公。復為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乃赦死流新州起為饒州司馬道病卒。元振雖少縱遺及貴居處乃儉約于不營產人莫見其喜慍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

贊曰觀宰皆感聚而書似矣及在昏主側臣濶臨機會不一引手攜姦邪之謀誠可鄙哉中宗時武三思用事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則安石在中忱默自幸其身陽貴不貴然本五所與明全難后既主以悉諸議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歟乎元振功斷節守一跌未復世恨其堅殺云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夷。授監察御史會來俊臣擿狄仁傑李嗣真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張德裕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久乃召為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令多主為之。初置右御史臺察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上疏曰禁網上疏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以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隳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為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請十州置一御史以期歲為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厲已自修按劾回慝糾適欺隱比他吏相百也陛下誠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效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為二十道擇堪使者為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天官吏部也同平章事周宰相張易之敗坐附會貶通州刺史數月以吏部侍郎召神龍二年中宗為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陰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員外官數千既吏猥濫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閭里過市繳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又言分職建官不可以濫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惠冒級濫階朝墜夕改正闕不給加以員外非賢助治之道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可用退中宗以嶠身宰相乃

言既失政丐從官無所嫁非手詔詰責嶠惶恐復視事。睿宗立罷
政事初中宗崩嶠嘗密請以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元宗嗣位獲
其表貶滁州別駕卒。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
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
接中興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没而為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法
焉

互註 為文章四友 杜審言傳 楚客懷姦嶠務自安無所弼正 見下傳

蕭至忠

蕭至忠沂州人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
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還監察御史劾奏蘇味道贓貪超
拜吏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為御史中丞
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
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

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
至忠劾承嘉等罪百寮震慄。尋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疏陳時
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
殘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為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為是夫官爵公器
也恩倖私惠也若公器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
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彫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臺閣之內朱
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效力官匪
其人欲求治固難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掘近退
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帝不納。俄為中書令時楚客
懷姦植黨而李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
不詭隨時望翕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出為晉州刺
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逡巡畏術謂人曰是宜相
天子何乃居外乎及太平公主發用事至忠乃附納復為中書令。
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
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玄宗賢其為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
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
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

盧藏用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人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隱終南少室
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則天召授左拾遺武后作興泰宮
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竊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
愛人而奉已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
于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為辭則天下必以為愛力而苦已也
不從神龍中中宗累擢中書舍人附太平公主主誅流新州。藏用善
蓍龜九宮術工草隷大小篆八分善琴奕忠精遂士貴其多能嘗以
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混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

古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
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揆
時行罰涓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
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為析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
。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
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司馬
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
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

互註 方外十友

韋巨源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
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胃然曰吾等誠

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
巨源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偽仍與宗楚客等推處妖祥陰
導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請
后為亞獻而自為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吾大
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

趙彥昭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
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為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自長安
丞為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骨秀爽及
進士第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
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兵得宰相巫力也會姚崇執政惡其為人
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

和逢堯岐州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
有司責曰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
高第。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漢書曰典客武帝更名大鴻臚）
報可默啜遣貴近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
者不可信請罷和親欲馳去逢堯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
送鞍具欲安且久不可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耶默啜聞
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
天子昔為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以冠冕取
重諸蕃默啜信之為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使
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朗州司馬逢堯談詭當大事敢
徼福故卒以附麗殆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贊曰]甚哉玄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
奸利失之則激相以衣質婣黷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
家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尚不知至忠之
不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歎
嗚呼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擿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
不繫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知是帝且悟往失而精求鑒
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于眠廁信自取之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六

列傳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少倜儻尚氣節(倜他歷反儻他朗反)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為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乂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為淫刑主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聖曆三年(武后)進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納張柬之謀

誅二張遂參計議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元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廄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東都出諸王為刺史以一人心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等甚間王室(恭集記反恭文壽也)貶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條簡肅人為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元宗)講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為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為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急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驟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强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答崇趨出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

臣裁可否今崇極言陛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耶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此除蝗之誼也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誚之曰聰偽主德不勝妖今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然之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玄崇曰蛭之日[illegible]賈誼新書云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之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是法廢[illegible]行其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illegible]之令尹曰王有仁德[illegible]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illegible]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病之心[illegible])

擬齕蛇禍乃降〔王崇曰賈誼新書曰孫叔敖為兒時出遊山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母而死也母曰今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惟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瘧〔治瘧疾〕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久之以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信之奏營減帝不悅崇懼引宋璟自代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頲同對曰三年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且山有朽壤乃崩況廟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為人不為己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

卒諡曰文獻。崇元長吏道處決無淹思三為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illegible]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惟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為人多欲而寡慎是必嘗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

或為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為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耿介有大節好學工文辭舉進士第遷鳳閣舍人居官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謟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

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柰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神龍中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恃恩寵數有請于璟璟厲答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祿產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不奉詔乃流月將嶺南。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睿宗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為戚近干[illegible]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清并璟與李乂盧從愿[illegible]革之[illegible]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元宗)開元初徙廣州刺史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封廣平郡公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以紀廣人以臣當國故

為謚辭誕成諂諛者欲嬖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
蘇頲制皇子名與公主號及差次所封璟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
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鳲鳩之平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
仁皎卒將葬用竇孝諶故事墳高五丈一尺璟與頲請如著令帝已然
可明日復詔如孝諶者璟還詔曰儉德之共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
前世所戒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朕嘗欲正身紀
綱天下於后容有私耶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即可其奏○會日
食帝素服發變錄囚多所貸遣賑恤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月蝕脩
刑日蝕脩德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脩
德也囹圄不擾（囹圄細反圄許反周獄名）兵甲不黷官不苟治軍不輕進此所
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為念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十二年
東巡泰山璟復為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
以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誡

終身賜賚優渥○十七年為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為左丞相源乾曜
為太子少傅同日拜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五年卒謚曰文正
○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
曆後（天則）突厥默啜負其強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狙
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
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寖盛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左武
衛郎將靈佺恚死

范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抑其勝而慮其敗
懲人主之好武為天下思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
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張嘉正後為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嘆息子渾悉尚
進以贓敗華衎亦皆坐貪得罪矜平之風衰焉

互註　玄宗在蜀歲及數士至宋璟曰彼賣直名爾（李林甫請禁惡）

錢飾究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
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
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
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
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
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崇何
哉君臣之義蓋難矣夫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居母喪哀毀加人張安表舉孝
悌○歷郎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
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
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

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皆取鉅萬瓌單身撲被自將○徙同州
刺史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
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
月止使把蔽匿（把女履反止也）歲一括實淺制租調以免勞弊○（武后）鑄浮
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瓌以為糜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
補后善其言○神龍初（中宗）入為尚書右丞瓌明曉法令多識臺閣
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
黨徧岐隴間相煽詠為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
帝不得已流儋州○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
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皇后為亞獻太平公主為終獻瓌以為非禮帝
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
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

〔景宗〕中卒治州考課常最為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開元〕六年詔[illegible]
劉幽求配享睿宗廟庭子頲詵顯

蘇頲

頲字廷碩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
等馬戴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武后〕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
驗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
在禁瓷朝廷榮之。〔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太極後閤口所
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李
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為工部侍郎辭不拜終
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
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頲為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
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為恨陸象先殁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
其人無易卿者頲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頲始。

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
頲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
自將兵討之頲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
勿拒去則勿追以禽獸畜之蠻貊御之譬若獵然毛羽不入服用[illegible]
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萬乘之重與犬羊競語勝負[illegible]
夷左衽不足以辱天子亦可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illegible]
征之詔而軟匿將謀夫投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illegible]
討也不省後上言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大擇良將練重而約[illegible]
律必誅殺敵必賞爵賜金以勝酋長勇士無月矣會薛訥大破吐[illegible]
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
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斷推其長在帝前數奏璟有未及或少
屈頲輒助成之有不會意頲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illegible]
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

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俄檢校益州大[illegible]
督長史時蜀彫劫亡命殺人流亡頲尚簡靜重興力役以蘇成人[illegible]
崔直開井置鐵量入計出分所贏市穀以廣凡糧時吳甫恂使蜀欲
取庫錢市錦半臂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御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
或謂頲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頲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
以遠近易忠臣節耶。從封泰山詔頌朝覲壇世咨其文還分主十
銓事卒諡曰文憲。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帑無長貲自
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
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
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李
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

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
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為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
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異其後或以官或
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為賜族久乃為姓降唐虞抵戰國姓族漸廣
周衰列國既滅其民各以舊國為之氏下及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
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為多后曰善。久視中后遊興三陽宮
迄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旋軫深惟上京億兆以展晨修德以來遠
服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為群生莫不幸甚
后不省。中宗立累遷工部兵部侍郎以母喪固請終制時禮俗衰
薄士以奪服為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睿宗〕即位擢中書侍
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
夕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註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
濫惡無勞之。進同平章事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

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謀破患禍塞矣帝寤下詔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位太平公主引崔湜等為宰相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元宗請先決策帝納之湜等已誅遷中書令封燕國公。始武后末年為潑寒胡戲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為之說上疏曰韓宣子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今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夷戎不可輕也焉知無駒支之辨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遂絕。素與姚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見帝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遂遷檢校并州長史脩國史敕齎稿即軍中論撰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

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為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眾也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者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彍古博切。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臨河東入京師有漢武脽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為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東封還詔說撰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說攝官從者說皆引所厚超皆入五品從兵唯加勳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遊戶及籍外田置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頲等分定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帝怒乃停說中書令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訟者又著疾邪篇帝聞因令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十八年卒謚曰文貞。說敦節氣重然許喜推籍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眾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云。始帝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儗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

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說卒自為其父碑帝為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說殁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庭。子均累授大理卿祿山盜國以為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驚曰張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垍尚寧親公主均供奉翰林而垍以所賜第均均曰此婦翁遺賜非天子賜學士也帝西狩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曰張垍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不用此不來矣後琯至帝問均垍安在琯曰然臣謂之恐不從陛下矣帝顧力士曰吾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非若所料也垍積祿山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

暨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為姦人排擯幾不免自古功名始
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遂敗其家若琰頲再世稱賢宰相
盛矣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睿宗)立拜黃門侍郎會造金
仙玉真觀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人君必時視人之所
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
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今為公主造觀將以建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
宅卒然迫遷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
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震搖陛下為人父母將何以安之
頒下明詔順人欲除功役不納復諫帝嘉其直。(先天)元年從獵渭
川獻詩以諷手制褒荅封梁國公實懷正等謟謀亂國知古密發其
姦懷正誅玄宗雄其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開

元)三年卒宋璟歎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所
薦呂太一等後皆有聞於時

盧懷慎 子奐附

盧懷慎滑州人在童丱已不凡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
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上疏陳時政曰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
書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
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
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為陛
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日敝職為
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斯處爵位
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
公乎此國病也賈誼所謂獘黎乃小小者耳漢宣帝綜核名實興治
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
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
或加賜車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
其不職或貪暴絕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
則為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釐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
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何消費濟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靜
儻炎暵成沴水旱不節租稅減入疆埸有警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毋輕
人事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眾員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
才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
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切省
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之蠹
也竊見內外官有贓餉狼籍剝剋蒸人雖坐流黜俄而遷復還為牧

宰袖貨諧貲訖無悛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
方是謂惠姦而遺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臣謂以
贓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疏奏不報。(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
章事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為申列有紫微黃門
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可信
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卒贈荊州大都督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
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饑所得祿
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
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
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
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
張星上言懷慎嘗河以直道終始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

褒詔官為立碑蘇頲為之文帝自書。子奐早脩整為吏有清白稱
歷御史中丞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
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
風。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皆以贓
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
評謂自開元後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
丞

互註韓元宗以道德傳崔群

李元紘

李元紘字大綱滑州人本姓丙氏曾祖粲高祖與之厚賜姓李。元
紘早脩謹為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
嘗與民競碾磑磑五內反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
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開元初為萬年令賦役蕃平。

擢京兆尹詔決三輔渠時公主權家皆旁渠立磑瀦堨爭利元紘敕
吏盡毀之分溉渠下田民賴其恩為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
帝才之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當國務峻崖檢抑奔競
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群臣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
元紘及蕭嵩群臣無與比。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
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
實軍糧於是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
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兩易調發丁夫調
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遂止。張說
致仕詔在家修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
前聖尤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
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錄詔可後致仕卒。元紘再世宰相有
清節未嘗改治第宅僅庇風雨得封物則給親族宋璟歎曰李公引

寔近之美獨劉晃之命為國與家無留儲雖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 思順及族子鴻漸

杜暹濮州人五世同居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補婺州參軍侯滿歸
吏以紙萬番贈之暹為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郭虔瓘與西突厥鎮守使劉遐
慶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
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
突厥大驚還給磧中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拜安
西副大都護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為夷夏所樂。十四年
召同平章事卒。暹為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時失淺薄然能以
公清勤約自將甕甕為之

族子鴻漸字之巽祿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說曰朔
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天下列城堅守以待王命殿下治兵長

驅逆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既至靈
武鴻漸即與裴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
朝章采其當上之太子即位是為肅宗代宗廣德二年拜同平章事
。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大曆四年卒

列傳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名祔九用其禮明不可廢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加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為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

於刺史者非其任水旱之繇豈惟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尤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為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耳縣令尚可言哉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為徼幸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竄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劒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知人如知之難抜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故時人有平配之誚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殿最（上丁練反下功曰殿上功曰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為耗豈多士哉盜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官一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惟得與否爾故清議不

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乖斁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發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紱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集賢院學士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輒成。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

發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同平章事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内忌之會張守珪以斬突厥有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内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耶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耶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

體帝由是疑用仙客不疑九齡既疾帝旨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常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流瀼州。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久之封始興縣伯卒謚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疏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為相謇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務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恤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贈其風烈復贈司徒

互註　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李林甫傳）以雅厚稱（許景先傳）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駱賓王傳）

韓休

韓休京兆人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黄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滑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

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耳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遷太子少師卒子滉洄

互註　典詔誥為代言最（孫逖傳）文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駱賓王傳）

韓滉

滉字太沖以蔭補參軍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強直明吏事蒞南曹五年簿最詳緻（簿道利病也）。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illegible]）滉檢制吏下及四方輸將犯者痛[illegible]

以供倉儲數給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覆治案牘深文巧
詆人亦以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
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
令劉藻附滉亦言部田無害帝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
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耶貶南浦員外尉。時滉
敗何中興沈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鎮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
請置祠部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出為晉州刺史未幾
遷為鎮海軍節度使緩緝百姓均租調不踰年境內稱治李希烈陷
汴州滉遣王栖曜等破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狩里胥有
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
身保家不為惡。貞元元年德宗同平章事滉既宿齒先達頗簡倨接
新進用事不能循其意衆怨之卒諡曰忠肅。滉雖宰相子性節儉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居重位

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
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滉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
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

韓洄 音回

韓洄字幼深劉晏表為屯田員外郎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
省司廢久無綱紀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
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費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
州江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冶舊監十鑪鑄之歲
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
。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
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
發歛焉故人不艱食終[illegible]
贊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
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
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
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
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
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君知古等皆宰
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張嘉貞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張循憲使河東事
有未決病之問吏曰君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
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
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為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殿以簾自
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音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覯朝
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

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
能決嘉貞為詳處不閱旬廷無稽牒。歷梁秦二州都督政以嚴辦
吏下畏之奏事京師元宗善其政數慰勞。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
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
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
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虞昔天子聽政於上瞽賦
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
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
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
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用也臣常恐先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
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
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標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
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

大臣来殛罪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
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
裴伷先抵罪、伷音胄 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
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
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蹈哉。帝
然之。嘉貞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
杖、正恐吾輩及之、非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
台州刺史、卒。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内曠如也、所薦苗延嗣、呂太
一、員嘉靜、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
崔員。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答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
饑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莊、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
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弟嘉祐、任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

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

張延賞 嘉貞子

延賞博涉經史、通吏治。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
衝、邑里虛滌、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
闕完雄、有詔褒美。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拘此而
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敕吏爲修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
於舊。拜西川節度使、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公私蕭然、延賞事爲
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完。德宗在奉天、倚劍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劍南、李晟總神策兵戍之
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奪取、故晟銜之。至是表陳宿憾、帝不得已
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欲用之、以晟嘗爲梓、滉識權命、滉移
書道意、及俱入朝、滉邀晟卬懷、且使薦延賞、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
實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贊

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難犯、外雖和而内含怒、今不
許婚、釁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
亦請剖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
揣帝意、遂罷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拜
晟太尉。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役、如晟等策。時議遣劉玄
佐復河湟、延賞因建言、今官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稟
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下内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
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
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咨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
考先滿、或循掌遷傳、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勞者攝補
以才不以資。會延賞疾、因李泌一切奏復、卒、謚成肅。延賞更四鎮
所至民須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
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尋爲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

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互註 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死道路。李泌傳

張弘靖

弘靖字元理、元和中同平章事、長慶初、以宣武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
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
而行、人駭異。句一決事、委成於參佐、又不通大體、朘刻軍賜、專以法
振治之、振振反 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
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是夕軍亂、詔貶弘靖太子賓客、明
年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
顯、叙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劫順不能
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侔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時號
三相張家云

源乾曜

源乾曜相州人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遷諫議大夫景雲後請公卿百官上巳九日燕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古之擇士必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遵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舊典為虧臣謂所費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戴謂春秋不可廢。(元宗)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踰月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建言大臣子并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嘉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乾曜性謹重歷官皆以清愼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睨節唯唯著務為寬平

惇大故鮮咎悔妻皎為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故君子譏焉

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丘悅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位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僦欺之敝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帝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稟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濟人為立碑頌德。遷京兆尹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西司毋從則大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正觀永徽時祿廩者少歲漕粱二十萬略足今用度寖廣漕運數倍且不支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且河用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築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雇載分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數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鑿山開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官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同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由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千萬緡。是時蓋嘉運經略吐番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遨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恐不足與立事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恩不可共心宜嚴詔中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卒

[互註] 請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 食貨志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下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谷延賞窮於恔弘靖窮於權惜哉

蘇珦

蘇珦雍州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玖為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自是無訟者義玖異之領廳事曰此公坐也。之官所恨吾齒晚不及見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卒。子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睿宗)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晉及賈曾叢定嬰獻謀言天子嘉允時宋璟兼尚書事晉與齊澣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晉獨事賞拔當時譽之及裴光庭知尚書事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

為侍已出晉汝州刺史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甯氏縱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摘其姦贓萬計卒論死部人循變刻石頌。武后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卿杖秪畏尹卿筆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中宗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奏不可乃流嶺南三思諷所司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劾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謁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圖不軌晉矣反謂將法制也不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治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睿宗立僕射竇懷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沮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宣贊王

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迋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開元四年卒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人以孝友著擢明經第為吏詳敏有治繁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先天中睿宗進水陸發運使改河南尹既精聽斷由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是非謂婦曰子法當死乃命市棺還欲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堰歲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俊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毆辱之傑訴曰髮膚見在身毁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朝堂開元六年卒

鄭惟忠

鄭惟忠宋州人第進士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眾者何所事為忠對者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酉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鷄膝戶羿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

王志愔

王志愔博州人擢進士第景龍中中宗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鷙為治所居人吏畏讋讋之涉反懼也呼為皂鵰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奉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臣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萃之六二曰引吉无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與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己居下位而中正是託朝於上應之

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赦華有所降恕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踶大計反則王良不能御騂倚藥石於膚湊鍼則俞附不能攻疾卒可其奏改揚州長史令行禁信境內肅然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人舉才華俊拔茂才異等遷宋璟薦頻擢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貪惜抑按不避近彊、與齊澣等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洛溢壞廬舍甚衆景先見源乾曜曰災眚所降王者宜修德應之因請大臣存問失職罪己引咎以荅天譴公在元弼宜可默乎乾曜悟遽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十三年帝

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虢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筆紙令自賦賚綃三千遣之

互註典誥為代言最（傳……）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王……傳）

潘好禮

潘好禮貝州人第明經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嘗月王出獵好禮扣馬下諫曰此時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王趣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笞之械而徇於門徙溫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飭行修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麤苟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人擢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繇衆最仍課第一。開元初為汴州刺史政清淨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鸂鶒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此時捕奇禽怪羽為園籞之玩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望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官輕外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為戶部侍郎卒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人長安中試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遷考功員外郎進領清明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擢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撓性謹畏。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

齊澣

齊澣字洗心定州人少開敏年十四見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房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聖曆初試及進士第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駮及詔誥皆援準古誼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舍人。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准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李元紘當國表宋璟為尚書澣為侍郎世謂舉選得人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奏請無不從澣乘間曰小人寵極則姦生不預圖且有後患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

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麻察坐事澣往餞因道諫語察遽言狀帝怒召澣曰卿向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貶高州良德丞天寶初徙為平陽太守更以黃老清靜為治澣雅稱陳希烈宋遙等才後皆大顯

裴守真（子子餘附）

裴守真絳州人舉進士六科連中授太常博士善容典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薦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詔可累遷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爭懷之。子子餘中明經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諶以文法稱而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開元初遷冀州刺史

為政惠裕人犹有恩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崔沔

崔沔字善沖京兆人純謹無二言事親篤孝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岑羲歎曰君今郤詵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以賑貧之人賴其利。沔既善論得失或曰今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俛首懷祿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沔儉約自持祿廩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寧作陋室銘以見志

盧從愿

盧從愿字子龔擢明經又舉制科高第睿宗立拜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鈐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庭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賚書勞問。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宇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為上下考（括古活反謂括正丘從愿見宇文融傳）從愿不許融恨之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止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三思譖五王（桓彥範扶陽王敬暉平陽王崔玄暐博陵王張柬之漢陽王袁恕己南陽王）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令遷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二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於私門別墨敕斜封）

僚官凡千員即宣所司朝隱執駁千四百員悉詳讓騰朝隱無避屈。遷
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叱去之睿宗嘉歎褒諭其能賜中上
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
由是權豪斂伏。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叙明審擢河南尹政嚴清
奸人不容息。入為大理卿裴景仙以贓帝詔殺之朝隱曰生殺之
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且贓惟枉法抵死今以贓即斬後
有枉法亦又何加有詔流嶺南。代崔隱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
素望每大夫缺輒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
少衰此判廣州卒

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獨屬文由是知名及冠
舉制科中第氣象清古行修潔於詞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
薦之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濫冒歲數百人

丘務覈實材登科常滿百議者謂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
比。遷吏部侍郎典選復號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皆一時茂
秀。會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乃以丘與崔沔等並為
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
國丘疏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於言所白奏帝
多不喜丘更復華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車騎敝陋既老
羸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絜吏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人少好學姿質軒秀舉進士并擢制科調
義興尉號材吏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俄改濮汴二州刺史
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息。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
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炅始由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誤
蒸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白九齡省中而有伏獵侍郎乎乃出炅岐
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謁林甫挺之負正陋其為
人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下除洺州刺史。天寶初帝顧林甫曰
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退因給挺之使稱疾求醫已得奏即言
挺之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咤久之乃以為員外詹事挺之鬱鬱
成疾卒。挺之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
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惠義善君子以為偏子武

嚴武

武字季鷹幼豪爽母裴不為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
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
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
曰真嚴挺之子。玄宗入蜀擢諫議大夫在蜀頗放肆用度無藝或
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號富饒而峻掊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
敢近境。房琯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甫然

欲殺甫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代宗初卒從
孫綬

嚴綬

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宣歙團練使贊卒綬總留事悉庫
物以獻召為刑部員外郎賓佐進奉由綬始擢為河南司馬憲宗立
楊惠琳劉闢反弱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助
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在鎮九年尚寬惠治流聞士馬孳息
綬既名肖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出為荆州節度使
吳元濟反僉以綬明恕可大事加淮西招撫使卒贈太保綬才不踰
中人然歷三鎮所奏辟佐將相者九人

互註 傾軍府為進奉召為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 食貨志

裴漼 反七罪

裴漼父琰之永徽中高宗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

崇義內輕之鐫諭曰（鐫子同）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
唯唯（以水反）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
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
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為永年令有惠政吏刻石
頌美。澭擢明經遷監察御史（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
止澭上言春夏毋聚大衆起大役不可興土功妨農若役使乖度則
有疾疫水旱之哉此天人常應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
營作和市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監營立能
救饑寒敝哉不報。（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為多拜御史大
夫澭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
議者以為缺從祖弟寬

裴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壺略通書記（景雲）中（睿宗）為潤州參軍刺史

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
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
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
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
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拔萃為河東丞改太常博士出為河東刺史
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丞附權貴河南大治。拜禮部
尚書卒。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友愛於東都
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鼓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蒞人
愛之世皆歎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子諝

裴諝（呂）

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止不煩遷考功郎中（代
宗）幸陝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
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鹽鐵使時關輔旱諝入
計帝召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出內幾何諝久不對帝復問曰臣自河
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
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崇陵事禁屠戮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劾奏
帝謂不畏彊禦者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諝笑曰尚父
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上以
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疑獄辨
爭者輒擊登聞鼓諝上疏曰諫鼓謗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
詭猾之人爭纖微若絲若髮瀆史治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諝
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進兵部侍郎至河
南尹凡五世為河南謂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寬厚和易為治不嚴
人以賊卒年七十五

楊嶠

楊嶠其先比平人舉八科皆中調將陵尉（長安）中（則天）桓彥範表怨已
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抨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
豈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
中（睿宗）立歷魏州刺史以清白聞魏人詣闕下（勞里反）請為刺史故
弗治魏。撫孤姪與子均常曰吾備位方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
老致仕卒

宋慶禮

宋慶禮洺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遷嶺南採訪使時崖振五州首
領更相掠民苦于兵慶禮身到其境諭首領大誼皆釋仇相親州土
以安罷戍卒五千以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
百里性卉於勞苦然好興作讚褒擾罪植兵以邀功徵議者嗤其不
切事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奚本東胡種為匈奴所破 元魏時自號庫莫奚）

其地直京師東北四千里其地東北接契丹西突厥南白狼河北靺鞨至隋始去岸真但曰奚

元宗時奚契丹歎附帝欲復治故城慶禮與姜師度總使築裁三旬畢俄兼營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不數年倉廥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謚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邊鄙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強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改曰敬

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人始為麟游令時賞懷貞大營金仙玉眞二觀檄取畿內嵳負逆人貲若暴斂之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奸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後為國子祭酒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禮儀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

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宦獎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太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入太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學成然後爵之唐與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行脩故無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徒費官廩而博士濫天祿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倍胥史浮虛之徒眊先王禮義眊貝反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挈長短絕輕重也國家啓庠序廣化導將有以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乂在朝難矣帝然其言遷大理卿卒。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為之節文揖讓威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礎石耳礎初所反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人元宗立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全崇曰元宗自敎法曲於梨園回號之帝以他事召隱甫前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漏泄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史側目威名赫然。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隱甫終不詣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纖易之也其才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潔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論曰隱甫不見仙客賢哉然可緣帝問具道仙客之為人庶幾開寤上意退而受責與不見而斥之也隱甫徒靳於往詣乃與子有

後言是蓄不盡忠以事君不得為無疵矣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棧助諫反

李適之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遷通州刺史以辦治聞。徙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搖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適之嘉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懼不自安乃上牢政

求散職栽坐貶仰藥自殺

李峴（胡典反）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長吏治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府京師米翔貴百姓謠曰欲粟賤追李峴。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持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恩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於是器與呂諲皆甗巇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頹固爭數日乃見聽衣冠蒙更生卒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

李勉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之曾孫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奸抉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世為汾州刺史尋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舶（薄陌反大舟也）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柂（徒可反）居官久未嘗抆飾器用車服（璽曰抆武反飾也）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珍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德宗立就加同平章事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固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以太子太師罷卒。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儀賢下士有終始

李夷簡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始韋皋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衆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十三年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為淮南節度使卒

李程

李程字表臣襄邑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懶日過八塼乃至（懶落旱反情於事為懶）時號為八塼學士。敬宗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再為僕射。程為人辨給多智然簡佻（佻他彫反）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為東都留守卒

李石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帝惡李宗閔華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訪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平章事石器雄遠當軸秉權

士所撓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為之先士良等惡縮不得對搢紳賴以為強。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致致養德適成彌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陛下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親誨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災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脩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晩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安一惟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又問柰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

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帝顧鄭覃曰覃老矣嘗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王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強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頗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春秋富宰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柰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烈厲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臺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窶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闔閭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誅幾亂。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顛覆當時卿大夫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所多也何不秉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強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塗塞奏請帳報羅東省閉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天子為旰食旰古旦反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彊宇甲兵如故而俯捲順承者士不乏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廢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臓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他日宰相所用強蔽其過

此其私也。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京師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為荊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邺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遂罷去卒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宛賢宰相柰隨棄親侮賢皆二世而燬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翳國長久嗚呼盛歟

木齋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列傳

劉子玄

劉子玄名知幾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群書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言識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群臣無功遭遇輒遷至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讀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子玄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須史東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至忠等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向不一乃求去因為至忠書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唯漢東觀集群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博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為悔吾幼嘗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著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illegible]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衆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不然其論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抵罪貶安州別駕卒○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

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子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群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與諡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為也因著外傳云

吳兢

吳兢汴州人少厲志貫知經史魏元忠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脩國史節閔太子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書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陛下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及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念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等竝職○(元)

帝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群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
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
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拔擢其忤旨則
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
木欲聞己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
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夫漢高帝救周昌桀紂之對晉
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況陛下聖德大度不能容此狂直耶夫人主
居尊極之位專生殺之權其為威嚴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
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天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產
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無量等數上疏爭時政得失自頃上封
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
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刓五丸反阿諛偷合苟容不復能
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故曰朝有諷諫猶

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夫與治同
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
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鑒于戲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
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蘇威欲開
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己即除名蕭瑀諫
無伐遼出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東就獄賜死自是蹇諤之士
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絕為天
下笑太宗皇帝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等咸以切
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己長若使
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蕪辭拙迹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
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
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黏尼占反坐望臥觀雖狂瞽逆
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
以亞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
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
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亡之
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榆矣。開元十三
年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曰方登岱告成不當逐狡獸使
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大風詔群臣陳得失兢
上疏曰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
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
柄夫天降災異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絕其萌且陛下承天后
和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戶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大行趨競
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願斥屏群小不為慢游出選樂
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風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景龍間
中宗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醜淨浮辭事多不實

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
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赴
館撰錄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
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恒王傅卒。兢敘事簡
核號良史晚節稍疏牾五故反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
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
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
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
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 弟逌附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為兒時誦憶略徧父景駿為肥鄉
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為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

[illegible]觀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述方少儀質陋侻吐外反陋也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他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張說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脩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絫以從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文約事詳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畜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黃墨精謹內祕書不逮也安祿山

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汙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高之時逌冬職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逌兄弟人之杼杞云

蔣乂 子伸偕附

蔣乂字德源常州人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強記逮冠該綜群籍有史才楊綰尤獎之將明乂乂之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殽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張鎰奇之署集賢小職。貞元九年詔擢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丐成禮乂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曰卿所言古禮也會章彤裝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擇日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哀之以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安有以凶瀆嘉為朝廷爽法流入帝迂其言然心嘉乂有守。十八年遷起居舍人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遂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天則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足過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中宗頗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蓋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享永絕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

中宗廟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由是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格改祕書少監卒。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群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銳於武亦因以諷他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冋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夔群臣乃知帝且厭兵。子伸字大直第進士累遷兵部侍郎宣宗雅信愛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伸言比將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伸曰否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復獨對卿矣遂拜相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曆天下多藏焉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

為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之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顧承寇
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高力士亦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
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
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為諸儒譏訕子冕

柳冕

冕字敬叔傳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德宗既親郊重
慎祠事動稽典禮冕與徐岱陸質脩飾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
韈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冕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
議論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遷福建觀察使自以久
疏斥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夫朝會禮之本也唐虞之制
群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
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
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篚集於考堂唱其考第進賢

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方多故始有不朝
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敎閩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
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疏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諸先朝露
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眾臣自悼何德以
堪以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之所戀也朝覲國家之大禮
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

沈既濟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楊炎雅善之薦既濟有長史才召拜左
拾遺史館脩撰。德宗立銳于治詔中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
十權公錢收子給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
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月止兩人待
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何事官
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關輔[illegible]言百司息錢
[illegible]棄破產檢府縣未有以華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
資二官俸自他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
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閑官冗食其弊柰
何籍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子傳師

互註 言古今選用之法志選舉

沈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貞元末德宗舉進士第
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顏子復登制科召入翰林為學士時翰林缺
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
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帝遣使敦召李德裕素
與善開曉譬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吏職俄出為湖南觀察使徙宣
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刑法每斷獄召幕府平處輕重盡
合乃論決嘗擇郎吏尹倫遲胥不及事官屬莫白易之傳師曰始吾

出長安誡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亦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
為吏部侍郎卒。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
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得顏閔所授故其僚
佐如李景讓等極當時選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兄弟子姪屬無親
疏衣服飲食如一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挐繁挐女加反
其間巨盜再興安史黃巢之亂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雖論
著之人隨世褒掇而疏奸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
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歎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
綱淺則入俚簡則及陋當時偏者有所諱而不得騁或因淺
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於後取當而行遠耶何知幾以來工訶
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
無完篇韓愈為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切直宦者營其非實文宗詔路隨刊正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

游夏不繼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人安幹瓌壯慷慨尚節義開元中累遷幽州良壯府果
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
為國重將。會王君㚟死（㚟五各反）河西騷擾詔為瓜州刺史虜奄至衆
失色守珪曰創力之餘詎可矢石相確（確苦角反不平也）須權以勝之遂置酒
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招
流亡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瘠（瘠秦昔反）
不可蓺常灌雪水溉田是時渠堰為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
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
州人神之刻石紀事後徙河北節度副大使契丹奚連年梗邊前長
史不能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契丹酋屈刺及突于恐懼乃
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王悔詣部計事屈刺無降意謀殺悔以叛

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刺及突于盡戒其黨以衆降守珪大閱軍實賞
將士傳屈刺突于首於東都入拜右羽林大將軍子獻誠獻恭。獻
恭數有軍功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表高
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後前曰高乃陛下
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咨其不撓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年九歲父戰死元宗憐其忠授忠嗣尚輦奉御入見
帝伏地號泣元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養禁中及長雄
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蠭起（蠭敷容反說文飛蟲螫人也）帝器之曰後日
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
。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
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俄吐蕃大出殿壓官軍陣衆不敢輒軍皆
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蹂忍九反）軍乘
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
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
磧石經略之因上平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
之幷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
乃謀持重安邊不生事常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
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繼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藏之示無所
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將出奇兵襲敵所向
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俄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
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
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
不讎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
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
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有如不

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
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
衛不着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
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益
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
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至石堡拔之死亡略盡
如忠嗣言故世號為名將

范祖禹曰忠嗣不顧一身之危而惜萬人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
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亮兵既蹈勉奉詔予
之兵而後撓其謀使其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初在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
又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滋息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償所亡高馬直

以空虛資論祿山亂有萌可謂深識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臣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嘆哉

論曰明皇評朝士則窮其悱或時固亦曉考人之賢否然罷張九齡而相林甫斥王忠嗣而將祿山確然不可回奪者其心以為易如是亦未遂亂也邀境拓矣學校興矣隱戶括矣廢渠淵矣刑罰省矣祥瑞奏矣雖林甫祿山豈害治哉惜乎明皇不知邦之興衰止在二人用捨間矣夫使它人言林甫奸祿山逆明皇猶未信可也今高力士楊國忠明皇朝夕寵變言聽計從者也力士言林甫不可委國忠言祿山必叛為明皇者可以省顧矣而曾不以經意惟其監奪神去舉動倒植凜凜乎如寢積薪之上而晏然以為莫已若也

牛仙客

牛仙客涇州人初為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蕭嵩為節度使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當事皆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銳希逸代之以聞帝悅。將用為尚書張九齡持不可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才會九齡罷故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為相謹身無他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緘皮不敢用[illegible]百司諮決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知時議不歸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帝怠然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

互註 河湟一使典擢胥吏目不知書非宰相材 張九齡傳

宇文融

宇文融京兆萬年人明辯長於吏治時天下戶版刓隱 刓五官反削也 人多去本籍浮食閭里詭脫縣賦豪弱相幷州縣莫能制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元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檢帳符得偽勳亡丁甚衆擢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裴寬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illegible]新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籍錢百萬緡帝悅引拜御史中丞然吏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端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衆又集群臣大議公卿畏同不敢異惟楊瑒以為籍外收稅 瑒羊亮反 百姓困弊得不酬失瑒坐左遷。融乃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使還言狀帝乃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illegible]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自州縣常務一切歸省使趨刈獲流亡新歸十道各分官領撫使遂厥功。中書令張說素惡融融每建白輒引大體廷爭融揣說不善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公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為會帝封太山還融以選限薄各請分吏部為十銓有詔融與蘇頲韋抗等十八分治而不得參事一決於上融奏選事說屢卻之融怒乃與崔隱甫廷劾說說由是罷相。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久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左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長其知人。性辯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而神明警敏應對如響雖天下不能抵信安王禕節度朔方融畏其權諷李宙劾奏之帝怒罷融為汝州刺史居宰相凡百日去而錢穀亦自此不治帝相之讓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既罪之矣國用不足將柰何裴光廷等不能對即使有司劾融交下遝作威福其息受贓賄狠籍乃貶融平樂尉卒初融廣置使頗以從上心百姓愁恐有司浸失職自融始帝猶思其舊功贈台州刺史其後言利得幸者踵相躡皆本於融

互註 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國。請吏部置十銓分治選事 張說傳 以言利進 崔隱甫傳 高選官屬以重其柄 李暠傳

韋堅

韋堅字子全京兆人歷秘書丞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愼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稟歲終增巨萬玄宗咨其才。擢為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訖隋常治之堅為使乃占咸陽壅渭為堰絕灞滻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滻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于下鑿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為升樓詔群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芒屩為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産暴陳其上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名潭曰廣運。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故為忠王友王時為皇太子矣正月望夜惟明與堅祭李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貶堅縉雲太守歲中羅希奭就殺之

楊愼矜

楊愼矜隋齊王暕曾孫父隆禮歷州刺史善檢督吏以嚴辨自名開元初為太府卿時御府財物羡積如丘山隆禮性詳密出納雖尋尺皆自按省凡物經楊卿者號無不精歷歲常變省數百萬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卒。愼矜沈毅任氣健而才玄宗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愼矜得父清白帝喜擢愼矜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遷侍御史高置風格始議輸財有汙傷貴州縣償所直轉輕齎入京師自是天下調發始煩。時李林甫用事韋堅之獄王鉷等方文致而愼矜依違不甚力鉷恨之雖林甫亦不悅。會愼矜父冢草木皆流血懼以問胡人史敬忠敬忠使身桎梏裸而坐林中厭之鉷乃與林甫作飛牒告愼矜本隋後蓄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規復隋室帝怒賜死

王鉷

王鉷中書舍人瑨側出子也按獄深文玄宗以為才拜御史中丞林甫方興大獄撼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陰刻可踰以利故倚之使憸狼噬鉷所推陷多抵不道又厚誅斂嚮天子意又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脚士（上言脚士歷）又大抵貲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聊生帝任鉷久以御服玩脂澤之費日侈橫與別賜不絕于時重取於左右藏故鉷迎帝旨歲進錢鉅億萬儲禁中以為歲租外物供天子私帑帝以鉷有富國術寵遇益厚。天寶八載方士李渾上言見太白老人告玉版秘記事帝詔鉷按其地求得之因是群臣奉上帝號鉷領二十餘使中外畏其權勢嫡薰炙帝寵任鉷從林甫而楊國忠不如也鉷與弟銲召術士語不軌事覺賜死有司籍第舍數日不能徧至以寶鈿為井幹引泉激霤號自雨亭其奢侈類如此

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內完治偃然有攘却四夷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利說一開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有所未盡也孟子所謂上下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天寶以來外奉興軍沉蠱黷死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愼矜王鉷湯國忠各以裒刻進剝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為天子私藏以濟橫賜而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設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娼以相屠瘠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夫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觀數子乃欲擾而竭之欽怨甚亡則向所謂利者顧不反哉鉷國忠從出橫虐最甚當方毒天下復思融云

論曰士者國之勢也財者國之權也雖堯湯之聖無土何以創業無財何以聚人然後世多以拓地興利或底危亡遂行為獲車一有所征則曰省兵一有所取則曰好欲夷狄侵侮府庫單乏方乃嫁主賂金貸紛貰辭以至衰削嗚呼此亦末流懲噎之過也且武將計臣國家所須所闕者要用之道何如耳蓋以仁懲忿則鞅不為煩牧以道制欲則鞅不為霸管因其材而馬之則不必斬綠啓

東萊曰雖問陳言錢粟事所以觀明皇之用人也張守珪哥舒翰輩旌戈所指則虜王降將宇文融楊慎矜韋堅籌算所及則積粟流錢養馬則燕薊在監中鑿渠則吳楚入畿內是數子殆有過人者惟明皇不治其心取不以道是以數子正材隱而邪材出來隙抵𨻶更以階亂然則人材無常視其君之能否而已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列傳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事王忠嗣署牙將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上施智反下音與）故士心歸。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翰極言忠嗣之枉帝悟貸其罪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以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天寶八載詔翰以兵十萬攻吐蕃石堡城數日未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為西塞開屯田備軍實進河西節度使。祿山反帝召翰拜元帥將兵二十萬守潼關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二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滻所）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翰猶豫未決謀頗露國忠大駭然翰亦不自安數奏言祿山雖竊據河朔不得人心請持重以敝之而國忠計沮謬說帝趣翰出潼關時子儀乃極言請翰固關無出軍而帝入國忠之言使使者趣戰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而東慟哭出關次靈寶西原與乾祐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謂乾祐兵寡易之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王師視其人無法指觀嗤笑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不為備伏忽起薄戰皆殊死鬬既敗翰引數百騎絕河還營火拔歸仁等執以降賊祿山見翰責曰汝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祿山悅即署司空同平章事翰以書招諸將諸將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可囚之東京平安慶緒殺之。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卹士饑寒帝令中人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製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軍中及敗封鐍如故。其後贈太尉謚曰武愍。子曜字子明德宗立李希烈陷汝州以周晁為偽刺史

詔狎雁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希烈帝召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敢比但勅長吏猶封豕然後待罪私室臣之願也帝曰爾父在開元時朝廷無西憂今朕得卿亦不東憂擢擊賊收汝州禽晃以獻斬其將二人後遷河南尹罹拙於統御而銳殺戮士畏而不懷貞元元年終右驍衛上將軍贈幽州大都督子七人俱以儒聞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以父功補游擊將軍美姿貌善騎射夫蒙靈詧表為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有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拔其城因平其國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攝降附帝乃擢仙芝為四鎮節度使。祿山反榮王為元帥仙芝副之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仙芝引兵趣潼關繕守具

士氣稍稍復振賊攻關不得入乃引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仙芝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關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咸呼曰枉其聲殷地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人夫蒙靈詧(詧初八反)為四鎮節度使以高仙芝為兵馬使奏傔從三十餘人(傔苦念反侍從也)常清慨然投牒請豫常清素瘠又脚跛(補火反行不正貌)仙芝陋其貌不納常清怒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靮音的馬韁也)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仙芝不得已置名傔中會達奚諸部叛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遠人馬疲禽滅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具記井泉次舍克賊形勢謀畧條最明備仙芝取讀之大駭遂知名常清才而果毅無疑事性勤儉耐勞苦出軍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度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明日以常清為范陽節度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傭保乃部分旗幟斷河陽橋以守祿山大軍至常清不能禦西奔陝語高仙芝曰賊銳甚難與爭鋒不如急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逆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卉心始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為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又言臣死後望陛下無輕此賊則社稷安至是臨刑以表授令誠而死人多哀之

贊曰祿山裒百關驍勇聚天下忘戰主德荒勤故提戈內嚮人情崩潰常清乃驅市人數萬以嬰賊鋒一戰不勝即奪爵土欲入關見天子論成敗事使者三輩上書皆不報回斬于軍仙芝棄陝守

關遏賊西勢以丧地被誅元宗雖為左右蒙蔽然荒奪其明亦甚矣卒使叛將得藉口執翰以降賊嗚呼非天孰其惡使亂四海舉黔首而殘之耶彼二將奚誅焉

論曰封常清可斬也天寶末國俗寖荒梨園法曲無金鼓之雄聲磯殿苑墻無城邑之壯勢角弓不足禦鬒鞾馬不足馳徼祿山此時以漁陽百戰之師馳突摧折如河決山頹豈可於俄頃間與之較哉常清當料賊勢審畫攻守之策以告上而乃順適明皇一時之意空言無實驅市人戰遂致敗死盖其勢然也使常清當時定計止於守關而以東京委賊天子既知利害存亡之所在置陝洛於度外而不復慮則常清必不負責豈有奇舒之命西幸之危哉故曰常清可斬也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補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

匹之孚雖宿將莫能北嚮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illegible]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荅曰今軍行疲勞遂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衆銳[illegible]弗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待明日思明兵二萬傅堞[illegible]光弼兵不得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陣稍北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illegible]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博陵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illegible]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說進月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窟當先取之握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太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孫甫曰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振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來朝命何不諭奏其狀奉行國法於將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怒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名仕其人堅拒王命至吉宣敕則將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田穰苴之斬監軍以為之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怒也光弼授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功名已高不待戮殺而三軍信服矣況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是因怒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横自恣此固跋扈者常態爾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至德二載肅宗思明希德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擂盧對反臺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幔莫半反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宴城下倡優居臺下斬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擒取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又潛濟營地將兆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illegible]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于塹死[illegible]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賊追敗之。乾元初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無力殺略大當會諸將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未幾為天下兵馬副元帥思明乘勝西嚮光弼敕陣徐行趨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詘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待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夫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陟不能荅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治塹濬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怒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賊帥周摯引却俄而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方嘩而囂[illegible]不足畏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朝未决召諸將曰彼陣而

可破者亂也今以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為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中數人又有迎賊不戰而却者光弼召援矛者賜絹不戰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禽周摯等惟太清挺身走思明大懼棄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于鞾(許戈反)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襲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逆北思明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久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右竊怪語無倫旦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

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光弼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為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諸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光弼令廷玉由地道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擒太清楊希仲送之京師獻俘太廟。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唫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擣賊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不得已使懷恩傅山陣懷恩請陣諸原官軍遂潰懷州復陷帝以懷恩違令覆軍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知河南等五道節度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光弼輿疾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時朝義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寶應元年(代宗)進封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光弼遣麾下破之遂禽晁浙東平詔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煙閣。北邙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光弼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陜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遂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荅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薨謚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互註]持法嚴少假貸(指思傳)　李郭相勉以忠義(詳見新舉贊)　善御軍賞

當功罰適過(詳見下傳)

郝廷玉(郝黑各反)

郝廷玉驍勇善格鬬為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玉功為多封安邊郡王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恩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王善御軍賞當功罰適過每校旗不如令者斬之由是人皆自效而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臨淮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

柏良器

柏良器字公亮父及王奐見之曰爾額文似臨淮王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年二十四更戰陳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過水灌之親令軍中明日拔城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射者泝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圖形凌煙閣

烏承玼 反聯氏

烏承玼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俞肆晉剝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奉表聽命封昌化郡王子重胤別有傳

贊曰李光弼生戎虜之緒訑驁有守遭祿山變拔任兵柄其策敵制勝不世出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本夫終父喪不入妻室位王公事繼母至孝好讀班固漢書𡊮夫庸人武夫者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內構遂陷嫌隙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已邪方擁兵徇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慎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位之談然以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為衛尉卿東討子儀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遂收雲中馬邑開東陘加御史大夫賊陷常山河北郡縣皆沒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史思明衆數萬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而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思明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守迎王師。方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時朝廷草昧衆單寡軍容缺然及是國威大振拜子儀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仍總節度肅宗大閱六軍鼓而南至彭原宰相房琯自請討賊師敗故帝惟倚朔方軍為本根。至德二載肅宗攻崔乾祐於潼關乾祐敗關陝始通詔還鳳翔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俄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寺之北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賊帥張通儒夜亡明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王休士三日遂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衆十萬屯陝助通儒旌幟鉦鼓徑百餘里賊以二百騎挑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卻嗣業率回紇從後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度河保相州遂收東都於是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帝遣具軍容迎灞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有詔令東都經略北討

乾元元年肅宗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帝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統攝第用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士伏壁內誡曰須吾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

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執安慶和收衛州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遇之戰鄴南夷負相當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蒲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有詔留守東都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故帝詔子儀還更以趙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子儀雖失軍無少望乃心朝廷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議者謂子儀有社稷功而孽豎方鼠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悟上元初肅宗詔為諸道兵馬都統詔下為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少年新將望輕不可用遂以子儀為元帥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

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離搆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誅盡裒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貽大臣憂朕甚自愧自今公毋有疑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悔悟眷禮彌重會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北奉天武功遷拜子儀為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及至虜已過渭竝山南而東天子跳幸陝子儀聞流涕並行營赴京師率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軍實完會張知節迎子儀洛南大閱兵屯商州威震關中乃遣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為炬以疑賊初殷仲卿以勁騎度滻民給虜曰（給蕩亥反欺也）郭令公來會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帝以子儀為京城留守自變生倉卒賴子儀復安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襟馮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渭濁河之固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真用武之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故高祖先入關定天下先帝興朔方誅慶緒陛下席西士戡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則然比吐蕃憑陵而不能抗者臣能言其略夫六軍皆市井人竄虛名逃實賦一日驅以就戰有百奔無一前遂令陛下彷徨暴露越在陝服斯委任失人豈秦地非良哉今道路流言咸謂且都洛陽洛陽自大盜以來焚埃略盡井邑榛墟千里蕭條亭舍不煙何以奉萬乘牲餼供百官次舍哉昔衛為狄滅文公廬于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卒復舊邦況赫赫天子躬儉節用寧為一諸侯下哉臣願陛下斥素餐去冗食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鰥委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帝得奏泣謂左右曰子儀固社稷臣也朕西決矣乘輿還子儀頓首請罪帝勞曰用卿晚

故至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党此朗反）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本臣偏將雖慓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為亂者訹思歸之人（訹雪律反誘也）劫與俱來且皆臣故部曲素以恩信結之彼忍以刃相向乎帝曰善虜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堅壁待之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懇辭崇縟進拜尚書令懇辭不聽子儀確讓且言自用兵以來僭賞者多至身兼數官冒進亡恥今凶醜略平乃作法審官之時宜從老臣始帝不獲已許之具所以讓付史官。永泰中（代宗）懷恩盡誘吐蕃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翔良刃反蹂也）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天子自將屯苑中急召子儀屯涇陽軍才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等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二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錫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遣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遂自涇陽還河中。大曆元年（代宗）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叛帝間道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遂戰於靈州敗之斬首二萬級明年吐蕃復寇靈武乃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使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荅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直詔不聽人許其

思。九年入朝對廷英帝與語吐蕃方強慷慨至流涕退上書曰此
吐蕃兼吞河隴（河謂河水出崑崙山隴謂隴西在隴州）雜羌渾之衆歲深入畿郊勢踰
十倍與之角勝豈易得耶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不示進
退未一特淹師老地廣勢分頭於諸道料精卒蒲五萬者列也北邊
則制勝可必竊惟河南等大鎮數萬小者數千彈屈粟給未始蒐擇
臣請追赴關中勒步隊示必戰則攻必破守必全長久之策也。德
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進中書令建中二年薨賜諡曰忠武配
享代宗廟庭。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程元振魚朝恩短
毀方時多叛擾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
。朝恩又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
願從（衷甲謂以甲在衣中）子儀不聽但以家僮數十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
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田承嗣傲狠不軌（畏上猶言不循理矣）
（翫好也）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

人久矣今為公拜幕府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
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
四萬繕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
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以身為
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
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
道無缺焉子曜

歸曰吐蕃內寇天王出守方是時屬已立帝禮百官而子儀取殘
亡之卒止以形勢示賊賊聞風鶴之聲見草木之象已自休惕云
郭令公來遂潰及懷恩率三十萬衆逼京畿子儀一免胄而峻巡
破賊此兵家之所不傳文書之所不載豈計數所能及哉夫用將
必用有望者練軍實罷變他人莫及也蓋聲英騰茂既久方築
壇推轂之初入已失匕箸矣沃乳臭新進白面書生謀議堅硜若
可信用而老冠輕敵謂秦無人鼓譟且前歸咎旨守古人用名聞
之臣是亦伐謀之道者也

亙詁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
安（魚朝恩傳）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李懷光傳）有社稷功（裴諝傳）塞天地（郭子儀傳）
（實傳）掃除妖氛（李晟傳）李郭相勉以忠義（許遠張巡傳）有大勳力保乂王
家（見下）

郭曜

曜性沈靜貲貌瑰傑子儀專征伐曜留治家事少長無間言諸弟或
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朴簡自處子儀薨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葷
蔬終不僞口後盧杞秉政忌勳族德宗稍間之詔曰尚父有大勳力
保乂王家嘗誓山河琢金石許宥十世前日其家市田宅而無賴者
妄論奪之自今有司無得受

郭承嘏

承嘏字復卿幼秀異通五經元和中及進士第大和中文宗為諫議大
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為大僕卿承嘏極論其非進給事中俄
出為華州刺史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對駮稱職宜任禁闈乃復
留給事中時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
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校緡帛非所宜帝順納遷刑部侍
郎帝嘗稱其儒素無貴驕氣不類勳家每進對恩接備厚方大任用
會卒

郭昕（子儀弟之子）

昕肅宗末為四鎮留後建中初（德宗）昕始與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詔
曰四鎮二庭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
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交
修共治之效朕甚嘉之令忠可北庭大都護更名元中賜氏李昕可
安西大都護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阤內訌（胡貢反潰也）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詘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上朱尚反下而燒反也）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遣譏甚（羈記反）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忒沮謀雖𢊍命方求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垍（巨至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一

前唐書卷之三十一　郭昕傳　古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二

列傳

李嗣業

李嗣業京兆人長七尺膂力絕衆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為先鋒所嚮摧北高僊芝討勃律署嗣業及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僊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虜號為神通大將。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喁（魚容反）毗沙氏雙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舞帝賜錢十萬曰為解酲具安祿山反肅宗詔至即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迺詔與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為先鋒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所嚮無前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封虢國公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卒。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

馬璘

馬璘岐州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屍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至德初王室多難肅宗次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璘率部士五百薄賊也出入

前唐書卷之三十二　李嗣業傳　乙

三万效拔雕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俄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至鳳翔虜圍已合璘令士持簡外嚮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永泰初（代宗）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上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命撤之（董曰撤宜作徹去也）明日雨是歲大穰。大曆八年（代宗）吐蕃內寇璘戰不利璘合擊破之進右僕射扶風郡王十一年卒。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兆棘以戮力奮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為中興銳將

李抱玉

李抱玉不安興貴曾孫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為人沈毅有謀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上言恥與逆臣共宗詔賜之姓舉族以李為氏。史思明破東都凶

焰勃然光弼使抱玉守南城抱玉縱許兵出表裏俘殺甚衆差功第一。（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吐蕃入寇群盜徧南山五谷間詔抱玉討賊不閱旬五谷平即詔以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迺上言隴坻迄扶文緜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專事關隴帝許之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謚昭武從父弟抱真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僕固懷恩反（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遷殿中少監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凡八年。

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耗（董曰[illegible]）迺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於官而府庫實迺曰軍可用矣繇是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使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離沮其奸為群盜所憚。興元初（德宗）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獨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群盜抱真迺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尤豫抱真將自造其壁謀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嚮雪吾之恥亦惟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等爭竊帝號滔攻

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流涕武俊亦感泣久之武俊感其不疑迺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貞元）初（德宗）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會天下稍無事迺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良者為治丹曰服此當仙去抱真餌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肪分方反脂也）疾少間季良曰垂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

房琯（古滿反）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好學風度沈整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玄宗）作封禪書說張說說奇之授盧氏令坐貶後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時（玄宗）有逸志數巡

幸貢溫泉爲華淸宮環宮所置百司臣署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既巖剔藪爲天子游觀十五載帝狩蜀琯上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從至成都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言上皇所以付意因道當時利病辭索厲情(偶感)肅宗爲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决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歛産怨天下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能對。賀蘭進明摒御史大夫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爲攝耶進明銜之因曰晉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以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敗今房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疎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帝始惡琯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廼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琯分三軍趨京師十月次便橋遇賊陳濤斜(地名在咸陽)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

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詁)〻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慄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請罪帝宥之琯雖自負以天下爲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罷爲太子少師。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帝以琯虛言浮誕內快〻挾黨背公非大臣體出爲邠州刺史始吏擾民居相浦謹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卒(宗[illegible])。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爲相遂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敗功名頓損云

論曰琯喪師肅宗之失也方陳陶未敗李光弼郭子儀既撃破賊有功矣郡縣復王師如雲覧二公威德已在天下肅宗因人心以將之賊既畏憚破竹之勢也琯坐談客耳遽使之當思明慶緒剽悍之鋒正如王衍陸機輩共不死幸矣夫明皇不使高僊芝封常淸守關而使哥舒翰肅宗不使李郭平賊而使房琯此安史所以跋扈而猖獗也

互註杜甫稱爲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深念主憂義形於色(杜甫傳)非破賊才(李林甫傳)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爲名宰而喬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環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

略游京師未知名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元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以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引浮屠爲內道場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奐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帝還京師詔以本軍鎮汴州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歸順欸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上古巧反下古外反)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衞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使還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召拜太子賓客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奇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上音其博物志云舜造圍棋丹朱善之)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旁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僊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

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眾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音形)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弊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令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掎居綺反謂從後引之掎則是也左氏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言叶力共攻之)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女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假千里先事范陽

乎。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迺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貞李輔國以泌親倖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樛居虯反木下曲曰樛)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第強詔食肉為娶李暐甥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杭州古錢塘縣隋置郡名今餘杭縣在杭州)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鎮漕(漕上與餉同)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同平章事。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

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兼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此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禮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令一僕射謂之八座)至謂罷權辭邑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太子

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蠱謂禍亂而誰惑也媚無媚也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
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
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
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帝悟太子
乃得安

范祖禹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
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

○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
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
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
然少學不能便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
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杞於私報顏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
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

帝曰然言誠有之然建中亂術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天
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帝曰
朕請不復言命

范祖禹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為君盡君道
為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
命故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為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為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
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
暴斂不相盧杞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
紂乎夫為人君不知相之奸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
以為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俄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
民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
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
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
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
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
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北稱兩京復
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
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
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
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
自置而為之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
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

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
罪亦不可誣也

崔圓

崔圓字有裕貝州人少孤貧志鬻卑通甚學兵家開元中歷京兆府
參軍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劍南節度使圓銳功名既治成鎬瀘列館
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殷穀美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
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子至朝廷百司殺官
惟慢皆具益嘉賞之肅宗立為製遣發冊于蜀以寵之○乾元元年
留守東都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
削階封○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已留大曆中卒

苗晉卿 子粲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人以儒素稱擢進士第進知吏部選事選人訴
素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顏久之進侍郎偵

[illegible]吏下円錄作姦方將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
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遙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
十四人[illegible]分甲乙丙三科以張
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
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帝為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
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怒貶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太守居
三年政化大行。牟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以晉卿以公門
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必立飲白醪手觴飲酒盡侍老有獻降西
階拜而飲特美其恭。肅宗至扶風召見行在拜左相代宗立詔擬
秉宰固辭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illegible]為御小延英
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永泰初代宗[illegible]諡曰懿獻。晉卿寬厚
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非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
畏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

。牟自為父碑文有謫集碑上賊入上黨苗氏松檟獨無傷大
曆七年配饗肅宗廟廷。子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
不許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
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中傷則枉
直無辨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識量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減
族計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以蔭調渭南尉歷侍御史少學術然明銳
果於事衆謂稱職。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元帥冕副之初冕在河
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原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
主上狀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舉在殿下
宜正位號有如逆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
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

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
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太子固讓
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拜冕平章事迺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
濟軍興特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兩京平封
冀國公後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勳程
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陛下宜還冕於朝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
大體性豪侈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間世訾
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後蘇正元奏言肅宗為元帥
時師纔一旅冕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今晉卿從祀冕
迺不與有詔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以蔭

為興寧丞天寶中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
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
官時以為榮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為耻諫而見從
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初為
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裴樞 遵慶曾孫

樞字紀聖第進士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言樞有經世才哀帝
嗣位擢樞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勳臣
自宜任方鎮何用為卿全忠怒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迺爾[illegible]即
罷樞政事俄貶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李振曰此
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 [illegible]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第進士哥舒翰表度支判官
度使各反户部員外郎判官學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
案鈎視簿最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除拜
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繫群臣之汙賊者又詔李峴及諲領使
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悼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浮袁反)。乾元二年擢同平章事會母喪解當賜門戟或
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中人馬尚言者
素昵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事覺帝怒殺尚言罷諲為太子
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
府以諲為尹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威惠兩行諲之相
與李揆不平既斥逐以善治聞揆恐復用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
疏訟其事帝怒遂揆出之驗條其罪諲苦羸疾卒諲在朝不稱任職
相及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閭境無盜

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諲奇杜鴻漸元
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嚴郢以故吏請諡獨孤及諡曰肅郢以
方宰相諡皆二名請諡曰忠肅及執奏諡在義美惡不在多言
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諡曰文翼缺之恪審
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諡
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
不盡其善乃有又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
道佐特近文愛君忘身近正故曰文正蕭瑀端直近正性多猜近褊
故曰正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
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諡
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諡乃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覬圓之銳而失守出
奇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晁明[illegible]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

不及治[illegible]然各以所長顯乎特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
而後為治也遵褒寡死小人之賢歟

列傳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湛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為冠制舉加詩賦繇綰始。肅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為閣老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尚其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因是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疑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武所以副軍即

今副使司兵參軍今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illegible]捉[illegible]及唐戍邊者曰守捉）詔可復言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觀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偷以為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劍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釐補穿敝推綰是時未幾薨帝驚悼詔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illegible]）池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騎留十餘騎郭子儀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聳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范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互註 請依古察孝廉（選舉志）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李栖筠傳）長厚通可（[illegible]傳）以大儒輔政（[illegible]）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為聞家第進士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

同乳袞表其瑞詔示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可弔而不可賀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代宗異其言袞滋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釋服袞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還第非大詔命不待編晚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怒以袞為罔上即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官賞繆紊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則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必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為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惟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

退對衆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覘朝廷帝意度許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詭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識者謂其謨謀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薨謚曰文貞贈太傅故事宰相未有賻三師者帝以其有舊大臣節特寵異之子植嗣

[互註]為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祐甫曰非臣親舊執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舊傳]德宗引為相四方企望至治[陳京傳]為相專以道德導主衷故建中初紀綱張設赫然有貞觀風[盡祀傳]

崔植

植字公脩祐甫弟嬰甫子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聲望蔚然[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禀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屬精思治又以房杜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陳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詩云總角丱兮]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太儉邪植曰良史非溢言漢承秦侈繼之餘海內凋窶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粟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後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迺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為難耳○時朝廷遽收河朔三鎮[成德魏博盧龍]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請朝[illegible]且懼部將搆亂迺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窮餓將官自效日詐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咎之植內慙終華州刺史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務危防淺識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繼緤[illegible]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惜哉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為避求外補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渾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戟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李希烈擾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帝辯說渾史[illegible]邑而政有狀宰相皆

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苦化反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由是工不死。韓滉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他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搒吏自若渾雖為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閤非刑人地而搒吏至死公柰何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渾職與吐蕃會平凉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虞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莊助反要約設牲而祭也夫戎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夜半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禁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罷政事。渾警辯好談謔迄却反戲也與人交豁如也性清儉不營產利身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疾正反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卒諡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例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悖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沉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中進士第又擢材識兼茂科舉賢良方正異等憲宗初擢左補闕李絳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路隋数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靖密。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留學即與路隋合易詩書春秋禮孝經[illegible]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悃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搆李紳逐為端州司馬處厚上言按紳先朝舊臣就令有過尚當投瑕洗纇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償怨兵連禍結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東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上居兩反下博抱反博物志云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以約小兒於背上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跋蒲末反扈音戶跋扈猶強梁也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蕭何曹參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

宗綏内難猶豫未决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内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眾教班諭是夕號令及他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同平章事堂吏湯鉥數招權納財賂處厚斥出之相府肅然。初正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元和後西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諸并授受不網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六雄鄭陝汴懷衛也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相也初有十緊州後入者甚多更不復列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帝雖自力機政然數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實易直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瞿然上居續反視遽貌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illegible]許以重吾不德處厚攬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illegible]

然亦言裴度處可以佐帝嘉納之自是無復橫議者大和中遷○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毅然力見不可回奪附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錄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讐正至萬卷

路隋

路隋字南式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渾瑊召置幕府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隋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而泌以喪至服除擢左補闕史館修撰以鯁亮稱○(穆宗)立遷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帛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為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夫史冊者襃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且愈所書已非自出

元和以來相循逮今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後為鄭注所忌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卒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議論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已隱情渾瑊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蹈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人少落魄不治生事舉有道科中第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出為蜀彭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利戎狄為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人哉若謂已戍之城不可廢已置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

以力從事帝不納永泰元年卒○適尚節義語王霸袞袞不厭遭時多難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為縉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元結

元結父延祖三歲而孤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迺折節學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蘇源明見(肅宗)薦結可用召詣京師結迺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跋扈人心危矣天子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曾不踰時收復兩京今河北姦逆不盡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

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忽以未安忘危耶對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側身勤勞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強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大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所以不能以強制弱以未安忘危其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不勝則國家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爵賞厚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奈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不能令必信信可必矣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其三曰議者曰陛下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今有仁恤

之令必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
不行猶足以勸救世勸在乎明賞必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
令必將來之法雖係煩令[illegible]一切蠲蕩
任賢士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戒此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金吾參軍又參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
軍者結說瑱曰若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
忠信義勇而不勸之若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
瑱納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
曰河南元氏元姓也左傳衛大夫元咺又後魏孝文改拓拔為元氏望在河南也望也結元子名也次
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
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玕其俱反玉名始稱猗玕子後家瀼濱
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
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聱午交反言不入也彼誚以聱者

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鈞加帶笭箵而盡[illegible]
[illegible]獨聱齖而揮車[illegible]酒徒得此又曰公
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
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
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慙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
不羞聱齖於鄰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
為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不為
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
非邪。進授容管經略使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卒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人以蔭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
應令人請立石紀德。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
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illegible]
其[illegible]以罪。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非
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嚴[illegible]於是拜中
散大夫入為司農卿。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
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
文學宜以上愛人之本為心也宰相多其對所用皆稱職帝疑下情
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襮曉
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實參改太子賓客卒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人王皋討希烈留叔倫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
灌為作均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囚詔書褒美。齊映劉滋
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
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望雖輕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
非為官擇人為人求治之術其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

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
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
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

郗士美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人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為昭義
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真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
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時討王承宗
也大將王獻督萬人為前鋒獻恣橫逗留士美叩斬以徇言使人行循示衆也
士以為戒也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時諸鎮兵合十萬
多玩寇士美兵鋭整最先有功憲宗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懼
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卒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已然諾以是名望
於世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三

列傳

崔寧

崔寧衛州人世儒家而獨喜縱横事實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不通嶺武白寧為利州刺史既至賊道去由是知名。徙漢州吐蕃寇西山破松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廼為地道爾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敗驚相謂曰寧神兵也。德宗時為尚書右僕射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至此爾杞聞之即詠作寧遺泚書獻之遂奏寧無效順心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廼召寧至朝堂縊殺之籍其家中外冤之

元載

元載字公輔鳳翔人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至德初為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白用載翌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廼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頭音)廼復結中人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詣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廼乘間奏誅朝恩朝恩誅載恃意遊益於肆時擬奉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覆有司駁正廼請別敕授六品以下官吏仰吏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戰節在西州且知河西隴右要領廼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廼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壁存焉請城原州田神功沮短其議廼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己若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為冠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蹙然不悛(蹙五感反悛此緣反)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三年帝御延英殿…吳湊收載繫政事堂詔劉晏等訊狀廼下詔賜自盡妻子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初載盛時人皆疾厭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郇音荀)以麻總髮持竹筒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筒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

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刺云

互註 與中官盤結固寵。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怙權樹黨毀法為通黷息為怨(崔祐甫傳)決非所謝不與官劉晏公略綱紀大壞(崔祐甫傳)

王縉

王縉字夏卿太原人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尉河北還有指儀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領河東節度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狎侮雖載亦疾其凌轢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南方狐生安能朝廷事。縉素奉佛晚節尤謹

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
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者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
仁王經爲禳厭（一涉反）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
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龍頓更相凌奪而帝終不悟群
臣承風旨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
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招納財賄若市賈然及敗同
載論死上閔其老乃貶括州刺史建中二年死

黎幹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諫議大夫自負其辯沾沾喜
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配（寶應）元年（肅宗）歸崇敬等共
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景皇帝受封于唐請奉景皇帝配天
地於禮甚宜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代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
而景皇配天卒著于禮。（大曆）八年（代宗）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

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
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霆雨。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
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即位賜死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美鬚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父喪廬
墓所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
門樹六闕古所未有召爲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
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制詔者稱常楊。元載當國陰擇才可代
己者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即位崔祐甫薦
炎可器使任即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
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比部官此掌內外諸司公廨及勾覆財物帳改爲司計）覆其出納舉
無干欺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
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爲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爲
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炎爲
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重繫焉
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
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
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
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
爲版籍法度玩敝（玩五九反）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
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
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方務
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
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肅宗）天下兵起人戶凋耗
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
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

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公託進獻私爲贓盜
者動萬萬計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
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
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
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
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
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八十爲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
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堅堯反）居
人之稅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徭役也）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
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
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炎[illegible]行

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與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爭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炎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感溝護元陵功又請開豐州陵陽渠役作騷然渠卒不就炎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為國西屏十載年始自邠土衆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責此乎裨將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出晏忠州誣殺之朝野側目帝聞衛之開元府蕭嵩廟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為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徙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王子况及故炎取之帝聞震怒賜死。初炎矯飭志節頗得名既傳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後快根中不能自止睚眦必讎果於用私

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抱木館棄之炎止曰吾嶺上一逐吏起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

互註 以所長為一世冠 文藝存

竇參

竇參字時中誕四世孫學律令為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臧千萬令之子困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侵蠟莫然。入為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决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駮異數為排郤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忌憚率情制事矣。進兼戶部侍以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每延英對他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為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參每除吏多訪申參族子也申內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後與吳通玄諧陸贄帝得其姦逐道州司馬貶參郴州別駕賜死

吳通玄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始通玄舉神童又擢文辭清麗科(德宗)立弟兄踵召為翰林學士並知制誥九帝有誤述非通玄筆未嘗撫與陸贄等並位贄文高有謀將為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侍以東宮恩舊進贄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日結謀去其內職會贄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通命為貞通玄拜諫議大夫通玄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詆構大怒賜死贄遂相矣

論曰 御遂之炎井田之賦亡於戰國之際而秦為亂古之尤者方秦時去先王未遠儻得聖賢焉若猪而振之庶幾有存之者乎先王之澤一往不反縉紳之士黔首之民徒能誦說歎羨而不得再見也自西魏後周以及于隋其措意造端偶合於先王擬鄉遂而

作府衛隱兵之制做井田而定租庸授地之法至武德貞觀而大備還千百年難舉之典於一朝雖二帝三王復起不得而加已中間闇君不善維持使至侵壞後之主議者宜恤其成功之艱大幸其尚近其綱條未至掃地竭心思焉則尤可及救也夫善攻蠹弊不揣其本而以權時之術改之固獲便利然古道日以消亡此最圖治者公患也方府衛法壞張說倦於脩復因變而為彍騎彍騎成而兵益弱兵弱而祿山起方租庸法壞楊炎倦於脩復因變而為兩稅兩稅成而賦益窘賦窘而朱泚叛是則二公見小利之過也嗚呼鄉遂不可得見得見府衛斯可矣井田不可得見得見租庸斯可矣二公速目前近效而不原高祖太宗深遠之法甚大猶者乎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昏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闔君上昔晚入音城原州以謀西夏是左識有司一租賦以撿制有亡誠有

所然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者諸心黜塹之欲殺乎無所恣
容逞戕勢與覩裔森戮維紉反為載役黜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
誅。裴先胥殛命于湜蓋自取之也夫殺人多才未始不為患故鄧
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仍謂多才者邪緇言禍業報
應參得君自私無可論者易稱昂折足其刑剭諒哉(剭音屋誅也刖誅大臣也)
(適所謂之)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為文章
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嚮舉進士擢
高第調冠氏主簿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群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
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故峴受恕之譽一旦出吕
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奸(天亢反錯也)
多偽冒栖筠判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擢累給事中。時楊綰以進
士不鄉舉但試詞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議
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
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磑五對反磨也)奪農用栖筠請皆徹毀歲得
租二百萬民賴其入魁然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
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厮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
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
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人為
刻石頌德。會許果恃功有窺江表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
筠浙西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果
軍賞勞使士欲變奪其謀果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
史大夫又增學廬表宿儒褚冲吳何員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
義遠邇趨慕至數百人。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
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

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聆(反直)
視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芳無反人名)以優補長安
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吳溢
所引非真優也浩等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
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罰上行秋者未得天君以儆陛下邪臣是怤
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類雜侍(類五罔反吉也)栖筠以任
國風宜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
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猶豫不斷亦內憂憤卒。栖筠喜獎善
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李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為太常博士明練典故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
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
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歡人益重其量。憲宗立遷中
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奸
謀。李錡請領鹽鐵(錡魚倚反)又求宣歙吉甫曰李錡不臣前若益以
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悟廼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
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因
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
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
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鬭志
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
復奮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蜀礪東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
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
詔故與吐蕃盟誠許明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從請獻濱
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諫曰邊境荒咀(咀音)犬牙相吞陛下將
安用此帝遂謝贊普不納。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

歲終巡句以絶苛歛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貲害易遷
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吉甫連蹇外
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
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
文時選任猥冒吉甫始綜其真人得叙進官無留材。又度李錡必
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辭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
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群盜非有鬭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
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為先鋒可以絶徐後患韓
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掎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
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德宗以來姑
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
。吉甫本善竇群羊士諤呂温薦群為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侍御
史温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銜之劾吉甫交通術

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
出為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罷逃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
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閼[閼烏葛反止也]以防不足泄有餘名
曰平津堰[堰於建反壅水也]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曰以時救
恤帝意豈遽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
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
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尤雜存無事
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
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
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
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
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繁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
戢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
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
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
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
者州刺史無小大皆千緡常衮始為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
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
切商定乃詔段平仲李絳等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
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磑五對反磨也]以寬貧民。田季安疾甚吉
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
帝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元濟擅立請
自往招元濟若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
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
咸治自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
未幾節度劒南憂言元衡材宜還為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

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
俛同召為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
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辨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忮害[忮支豉反很也]
顧大體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秘書省
正字憲宗立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撓乃教反擾也]
鄘以兵二萬分壁鄆境[闚王反]覽徇不仰有司以時兵興天子憂財
之使陳弁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
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鄘以剛
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鄘
不喜由宦倖進謁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固辭以太子
少傅致仕卒。鄘強直無私當官以峭法繩下所至稱治猛决少恩

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縱多委卑吏而豢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孫璞字景望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鯁四肢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柳鈞鄘二子其剛者歟柳犯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顧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馮河清

馮河清京兆人建中時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嚮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為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侯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安定郡王

李叔明

李叔明字晉閬州人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拜東川節度使東川承兵盜鄉邑凋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狹有方華裔遂安改太子太傅致仕卒。叔明素惡道佛之敝上言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勤兵賦日廢國用軍儲為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延下尚書省雜議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烝民必欲有職遊閑浮食王制所禁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衆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縑二雖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裴垍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

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地舍田產殆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云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四

列傳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李抱眞以幣招之授兵馬使。德宗時邕王爲招義節度大使擢虔休領留後號令撫循軍中大洽遷昭義節度使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假職不覲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禀遣就部人以爲安卒諡曰敬。虔休性洛敏節用度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

李元素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

狐運會盜劫輸縑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張洪靖按鞫無狀亞愈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君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按元素條械其冤悉縱所因以還亞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後歲餘齊抗得眞盜由是天下重之。元和初憲宗爲御史大夫大夫自正元後難其人不補元素以風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既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内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散官妨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免官卒

令狐彰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人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彰欲以鄭自顯悉籍士馬州縣獻款肅宗大悅入朝拜滑亳魏博節度使始滑當寇衝流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豊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儗讓不受時雖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輒死好訐人明卒方疾甚敕子建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劉晏李勉堪大鎮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贈太傅。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棄灼數代惟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拔積善大夫終左衛大將軍

張孝忠

張孝忠本奚種始名阿勞以勇聞貌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以兵屬李寶臣𢸝令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兵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馬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

素善孝忠及病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使判官蔡雄往說歸國孝忠然之遣將連和德宗擢孝忠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鬪緩之則攺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既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易定介二鎮間迴浚溝壘脩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等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興元初德宗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德宗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瞎而已又嘗則戲豆人服其儉推爲賢將卒諡曰忠子茂昭

張茂昭

茂昭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帝拜邕王為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為留後久之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帝方倚之經畧北方會崩。順宗立進同平章事後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憲宗元和間請朝五奏迺聽既還鎮王承宗授北道招討使茂昭躬擐甲為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軍分左右翼號賊大敗之有詔班師加太子太傅請舉宗還朝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至京師卒謚獻武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為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封沂國公季安後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

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將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彊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荷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將諸將狀也貸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裴度宣慰度明辨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迺深相結納奏上益諱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布衣𩐂讙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奧壤化為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衆陛下宸筭蕩滌太和洗濯為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荅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李師道拒命詔弘正進討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戰陽穀再遇再北悟迺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觝[illegible]反）咨有句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瘠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之慰士大夫心奈何伏甲萌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為也既而詔悟為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狽博蓋反酉陽雜俎云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請留闕下帝勞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姪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

其軍仍請留魏兵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倰盧登反）各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皆遇害。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妄殺之子布

田布

布字敦禮幼機悟王師誅蔡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蔡平弘正徙成德以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耕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而鎮領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召拜魏博節度使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堊[illegible]各反曰[illegible]塗屛）屛施凡將士老者兄事之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

而憲誠蓄異志會有詔分布軍救深州兵容不肯東暫歸憲誠惟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廼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

王承元

王承元承宗弟也有沈謀承宗死諸校命承元嗣泣拜不受諸將牢請廼視事牙閤之偏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授承元義成軍節度使俄徙鳳翔鳳翔右袤涇原（袤莫候反南北曰袤）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汧音牽城在隴州汧陽縣）人廼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太和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贈司徒

牛元翼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承宗倚其計為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自深州刺史徙為深冀節度使以撫其軍廷湊怒遣銳兵攻元翼不勝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及赦廷湊罪以深州賜廷湊已受詔兵不觧淹月元翼率十餘騎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憤恚（恚於避反怒也）卒

史孝章

史孝章（孝章本名[illegible]後改今名）字得仁父憲誠以戰力奮孝章退遜如諸生稱通習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聞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頗以文署職愬奇之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痛洗溉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父寵武不盡聽文宗賢之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

論曰唐復失河朔者正以易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耳何以言之王承元以趙州歸劉總以燕歸斯天與唐以河北也弘正不去[illegible]則魏必不亂雖使王廷湊叛趙朱克融叛燕自可倚弘正談笑[illegible]討平之耳弘正首奮忠義納版圖請官吏遣子弟宿衛裴度善傳使盲軍民感激始有悔亂意一驚而取齊十二州則弘正者廼河北大豨翰也弘正本田氏後魏人畏愛肯為用命使弘正偃然不離其舊國示以形勢則燕趙何敢動撓弘正捨恩義之魏而適仇讎之趙趙既得其心魏亦知効忠無益所以不肯附趙出布非惟失趙又且喪魏天下皆痛罪當時宰相縱還廷湊克融弃度支名實而不知失河北自易田興始可歎息也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數邀請勞午（一縱一橫為旁午言交錯也）號神童名振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甫還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領江淮租庸事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代宗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挼奴禾反兩手相摩挲也[illegible]禾未成者）晏廼按行浮淮泗達于汴入于河右循砥柱硤石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為人牽制廼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為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為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

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豈衔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
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正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
牢成皋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
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
在廞淤(廞許金反下盧飲反)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為二病東垣底柱澠池
(澠彌兗反)河南縣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為藪為三病
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
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
方內還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
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酇音贊漢蕭何封酇侯)
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又兼益湖南荊
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
三銓事(王崇曰史部侍郎掌其二尚書掌其一是三銓尚書銓守侍郎銓東銓各有印)推處最稱分明(稱尺證反)
(□□上□□□)殿下皆慴服(慴之涉反懼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迺言晏舊
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
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
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
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
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
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
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嚬(口中)謔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
。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
人不加調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
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迺什之計歲入錢千二百萬而榷居太半
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
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

銅易雜貨歲鑄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駛□古□)
(□□反□□反)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
是能權萬貨輕重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
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
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朴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
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
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媢怨益
多(媢莫報反)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啖徒濫反)
使不得有所訾短(訾即移反)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
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楊炎與晏盛氣不相下炎必欲傳其罪知
庾準與晏素隙迺擢為荊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
炎證成之詔賜晏死天下以為冤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
人服其廉。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
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史推明其功陳諫
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
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
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亡。初州縣取富人
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白著有直略反賦)
謂之白著(因所擾取之)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
等亂江淮十餘年迺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
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
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
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
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
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
使至危憊(憊蒲拜反病也)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

人矣則調度用國用闕則後重斂矣又販給近俗常患下為蠲殫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之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illegible]）多出蔽粟洛之糶遲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自免阻饑不待驅之以為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也邪

論曰晏幹萬化盈虛厥功茂矣惟可以謂之一人能事而已君子之治財以仁為本以智為制其為利害而寓諸法法成矣巧者不敢過拙者不敢不及晏特陶朱猗頓之雄耳豈疾足哉四方物價而開闔之吏居數千里外不敢欺紿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視事自昕退循雖休澣不發務嗚呼惟晏精此耳晏今日去位誰可繼者夫天之所生與天地之所產浩浩乎無窮斂之縣官而下不怨藏之百姓而上不乏在立法付諸有司耳躬持籌算直大賈事非可久貽厥後之道也

互註上鹽法輕重之宜。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皆仰給焉。鹽法既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並食貨志）

第五琦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肅宗）駐彭原琦謁見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句古侯反當丁浪反主當也）兼諸道鹽鐵使盜鹽鐵名使自琦始當軍興隨事慨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乾元二年進同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illegible]）

十餘年而鑄錢多發近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illegible]天下皆鑄之然使民犯法日繁至肅宗乾元初[illegible]戈逆行至代宗即位一切[illegible]小大錢皆以一[illegible]

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饑餓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史德宗素聞其才欲復用之會卒

互註請天下常平倉貲置庫以蓄本錢。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鑄乾元重寶錢與開通元寶參用以一當十及為相復鑄重輪乾元錢與乾元錢並行以一當五十（並見食貨志）

班宏

班宏衛州人（天寶）中擢進士第累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廼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廼聞謝曰敢掠一羨以邀二罪乎（廼劉晏子也）。（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

李巽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為湖南觀察使徙江西持下以法吏不敢紿順宗立代杜佑為鹽鐵轉運副使俄任自劉晏後職繁不振賦入朘耗（憲宗）（[illegible]）巽治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吏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巽對程异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异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以云

互註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食貨志）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與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兵數十年（[illegible]）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偃而[illegible]

晏務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贊史曰歷代操利柄為國計者莫不損下益上危人自安變法以弄權歛怨以結禍皆有之矣如劉晏通擁滯任才能富其國而不勞於民儉於家而歸利於公或問曰鄭子産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吏不敢欺三子者古之賢人也吏皆畏其欺而不能不忍不敢也晏之吏遠近自不欺何也曰蓋任其才而得其人也晏歿二十餘年幾吏繼掌財賦不其是哉史記貨利云平乘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晏致天下無甚貴賤之物經言治國者其可及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五

列傳

李揆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中進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菲枕圖史（非在所又音昨）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進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又來攻）揆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

尚書。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德宗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紿蕩亥反欺也）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

常衮

常衮京兆人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累為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舉重一時魚朝恩判國子監衮奏成均之任（龍朔元年改國子監為成均盡復舊）後當用名儒不宜以宦官領職。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靡奉獻衮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自率下而已今諸道貢獻皆淮修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代宗嘉納。元載死拜同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顯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會綰卒衮獨當國。（先）是百官俸寡杌議增給之時韓

度支與參皆任情輕重混惡張參袞惡趙憬皆少給之太
子文學爲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皆乃正洗馬上其廨私學恐
類此。徵元載敗竇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革之非文詞者皆擯
不用故世謂之黜俗（合反）以兆黯黮無賢不肖之辨云。（建中）初崔袞
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
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
于官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官云
〔互註〕卓然以所長爲一世冠（文藝亭）

趙憬

趙憬（俱永反）字退翁渭州人志行峻潔不自衒鬻李泌薦之對殿中占
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
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章謬之成
反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進平章事與陸

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初贄約
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
。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
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
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㊁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
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衆大節
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㊂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
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深是進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
育人材㊃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拔以不次善矣臣
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
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
屢㊄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擇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
也訪之衆人衆聲翕然十舉之未信一毀之可疑況於官必七詮以

多非其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諸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
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
政五年卒。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僕猶儒生家也得稟入
先建家廟而先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峘（胡官反）崔儆並爲部刺史
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峘爲尚書右
丞儆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

崔造字玄宰深州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好言
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
郎（貞元）二年同平章事帝詔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
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
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
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時韓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滉持不

可改帝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
功以滉專領諸道轉使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憤卒議者謂造舉不
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拔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贊〕曰稱縮之德陸贄之賢而袞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前然
主聽不一故秉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與區區霸天下
盍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關播

關播字務元衛州人及進士第德宗初湖南賊不可制詔播宣撫因
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爲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
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選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
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求得名文詞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
牒邪帝曰善拜給事中。帝求宰相盧杞推知播葦柔可制因言播
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政事一決於

祀事論事帝前措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祀目禁鞅止退讓措曰以
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措即咍曰毋敢與下論詮。勞
元平閥公薛等游措門下能倭言誕討以功名自喜措謂皆將相材
數請帝用之元平好言兵諭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然勞之李希
烈反帝以汝州據賊衝剌史罷軟不勝任措盛稱元平帝召見不數
日捡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湟希
烈陰使亡命應募元平不寤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
元平見希烈遺矢於地矢屎同希烈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
我淺耶偽署御史中丞措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獲賊而定功也
左右笑之。德宗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措猶執政議者不平
遂罷為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諆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邪
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删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
廟如十哲例孔子措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

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
少師致仕卒

董晉

董晉字混成河中人擢明經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
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
也涵懼數目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
司數支償天子不忘爾勞飭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耶衆皆南
面拜。還遷秘書監出為華州刺史時朱泚反晉走行在至河中而
李懷光反助泚晉說之曰朱泚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
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亞
彼而不能事君乎公共能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
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故不助泚。遷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
琇為韓滉排斥得罪[illegible]滉勢震朝廷晉見宰相訟元琇非罪士
大夫挫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方實參得君裁可
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駮異帝聞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
宰相晉上疏固辭位罷為東都留守。會宣武李萬榮死詔晉為宣
武節度使晉至無所更改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帝恐晉儒懦詔陸
長源為司馬以佐晉晉謙恐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祖安長源持法峭
刻數欲更張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悉孟叔度叔度為
人佻佻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

趙宗儒

趙宗儒字秉文鄧州人第進士正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
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凡入中
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以本官同平章事居二歲罷
屏居慎靜奉朝請而已。穆宗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委有司試宗
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請罷之詔可。

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卒
謚曰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
名

竇易直

竇易直字玄宗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碎以判入
等為藍田尉累遷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㝏以汴州叛[illegible]
[illegible]易直欲出庫錢賞軍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將江
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聞易直偶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教
亂易直械國清送獄其黨數千撓入獄簒取之欲大剽[illegible]
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者十級賞十萬衆盡反縛為亂者三百餘人
易直悉斬之入為戶部侍郎文宗立為左僕射頃之為鳳翔節度卒
謚曰恭惠。易直以公素自喜方執政宗黨引用親黨初元和中[illegible]
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備品官亢禮易直為中丞奏駁之[illegible]

以及為僕射乃自用階品致恭為時鄙笑
【互註】為宰相未嘗用親戚李國書
【贊】曰關播與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
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儒弛苟安激欲以恩信傾賊迂
腐之人為可語功名會哉

張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子儀表為判官累遷侍御史齊令詵官人也構
盧樅罪樅七恭反鎰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不直之乃白其母
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黜則負官貶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
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參
軍。【大曆】初試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
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團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美
【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鎰因奏減堂飱

錢飱七安反別祿之外殺有餐錢也及百官稟奉三公一以助用度。郭子儀婿太
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貞觀時有奴告
其主謀反者太宗着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
教本既偝悖亂不萌頃者長安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
譴與甚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詔奴婢
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論由是獄訟衰息今縱非叛逆而
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盧
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盧杞曰
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帝顧鎰曰文武兼資望
重內外無易卿者乃以為鳳翔節度使鎰知為杞陷中然辭窮因所
拜受部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軍心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
必為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執鎰殺之

姜公輔

字□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
悉。【德宗】將之朱泚從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
之養虎無自遺害不從俄而涇師亂帝欲以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
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昔以從軍且有
變非萬全策也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
反者請為守備乃詔諸道兵距城已反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
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以
諸軍入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平章事。帝從梁
唐安公主道薨詔厚葬公輔諫曰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
陸贄曰唐安之葬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爾贄曰公
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其
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材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
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卒

【范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脩
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世相與諫諍之臣分
其所職人君御之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謟諛之人持祿保位
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為非所宜論
卒駁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以任相哉
【互註】謂為賣直德宗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舉進士【德宗】欽其材擢為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
曰是真宰相器。【憲宗】時拜門下侍郎知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
有守眷禮信任異他相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
其代詔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
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
【元和】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從持正議

所寵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
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使人
賊殺之於道。○從父弟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
交，終始一節，累遷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皇甫鎛以宰相領度支
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
楚忌之，遷中書舍人。○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之，會食瓜，蠅
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座皆失色，然以疾
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卒。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憲宗伐知制誥。會李錡
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垍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
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財，恐非遏亂畧、惠綏困窮意，願賜本道，貸
貧民租稅。制可。○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

德，風烈無愧謚號，不為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
勵己，尊道德，遠佞邪，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
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斥宮女之
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精矣，法令行而下
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
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
詔絳與白居易等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
○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illegible]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
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
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懼而削其半，故上達者
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
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初

[illegible]討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抵罪，今
寵以崇秩，後有奔軍之將，蹈利干賞，陛下何以處之？又數論宦官橫
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疏藁焚之，以俟命。帝果怒
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心腹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
犯聖顏，旁忤姦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
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
良笏與之，且曰：異時齊觀詰南面，當知此。絳頓首。○為重胤禱盧從
史，而承璀牒署昭義留後，絳曰：澤潞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間，
可制其合從，今孽豎就禽，方收威柄，遽以偏將莅本軍，綱紀大紊矣。
河南北諸鎮謂陛下啗以官爵使逐其帥，其肯默默哉？宜以孟元陽
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兩河諸侯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後閱
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
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復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

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
也。其見禮憚如此。○帝惟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
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
天子不以己能蓋人，肯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
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
矣。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
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
怨，杜邪徑則懷姦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謗讒忌去，
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
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啬用度易羨
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焉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
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嘉然悟[illegible]。○帝每有詢訪，隨諮補益，因
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璀頗短，乃[illegible]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方江淮歲儉民萃饑有御史還奏不爲災帝以
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
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
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
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
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域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
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
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古杏反鯁與骾
同齊曰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酴醾酒。魏博田季安死子
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
不能安惟蕃威以伏之俄而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
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
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大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蓄歲

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
膽可嗇小費隳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
惡者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
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
其位不爲他計故常爲姦人所兼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
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
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
亡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
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
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
天下正賦外不得有他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廩家貲類悉付有
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
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宦官誣詐帝輕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
僚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
人德宗曰公多姻故何邪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
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
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
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
一君而禍反邪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
人之艱難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
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
滋內則盜臣黷以興刻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
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繁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
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憂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
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

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
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
強其要有五彼虞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取當貽他訹一也
也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堞徒協反城上非可恃卒二也今之邊禁不
詢擬諜透窺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
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換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
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
並進何以過之五也。出爲華州刺史會還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
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寶曆初敬宗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
貌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嫉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
爲太常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
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遣爲民士
皆怒乃躁而入絳遂遇害諫官列絳冤[illegible]大中初詔差第元

私淑相國邢陸烓閣絳在焉絳所論事爲徐言將佀汝然七篇

互註 參贊大機（與權時稱龍虎榜）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長慶（穆宗）寶曆（敬宗）閒風俗蕃薄勢燬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剿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與謀去守澄等上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進同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反脅成其罪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初申錫既歸私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家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賄餉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

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七年感慎卒。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歎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詭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進復右丞

互註 其道勁正姦人忌之陷不測之辜

贊曰 謚元衡暴虐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為賊姦所乘以殞元首蓋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懍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損而名與松柏等矣公輔隙間而猶納訴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六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七

列傳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仕隴州留不歸更為汧陽人（汧陽縣名）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為孝童及長沉厚能斷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第高仙芝仙芝討大食（西域國本波斯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果得其瘦伏（瘦隱也）虜師殆盡。肅宗在靈武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逗音豆留不進也）秀實責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宰遂赴東都以秀實為副時節

度財秀實督餉係遣募士市馬以助軍嗣業中流矢死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信為士卒所服益知名。代宗幸陝（陝即名）白孝德屯奉天時公鎮（?）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耶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中畏服兵還為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屯邠州上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群行剽掠於市有不嗛輒擊傷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公誠任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乃解佩刀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眙

邠以秀實勝之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
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
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罪且及副元帥。晞再拜曰公幸教即斥左
右皆解甲邠由是安。初秀實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
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
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
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
尹少榮頓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赭赤土也人且饑死
而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
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聞大
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大曆三年徙涇州逆
軍既罷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
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

日復有告者曰夜焚糞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
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捕之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從者族遂遷涇
州于時倉無久儲邪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馬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
命秀實為留後軍不乏覺二州以治。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
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
邊者貢疏以對件別條陳帝悅裂賚良渥。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
書宗泚反以秀實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
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
禍福掃清宮迎乘輿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
濱等圖之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
實以為宗社之危不容喘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驛還泚
召秀實計事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small]我豈從汝反[small]之泚走秀實遂

陷害。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
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
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
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帝還都詔旌其門閭子伯倫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贈謚
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可其請
互註 笏擊賊臣 段少連傳但記其倒用司農印追兵笏擊朱泚足
以為忠烈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
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
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

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
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城上垣濬隍料財壯儲廥倉也又
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
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
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
人所為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李擇交
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
下衆感勵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是時從
父兄杲卿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
主詔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
守使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倡也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
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它城運之如

賜…俟指日眞卿爲出兵六千與賊拒戰賊敗斬首萬級以狀…
割斬首爲級 肅宗即位靈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祿
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
心危不復振眞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
如徑赴行在。乃至鳳翔謁帝詔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
而眞卿綱紀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李巽告宗廟祝署嗣皇
帝眞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
。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眞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
載以爲迂眞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
耶載銜之俄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請每論事
皆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眞卿上疏曰諸司長官
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
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

陛下欲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
人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
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
江充皆讒人也陛下胡不留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
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
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 謂爲儀仗者 引對不得關礙防壅蔽也置立
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
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它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
閽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
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
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今天下瘡痍未平 …干戈日滋陛
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且君子難進易退朝
不詳之路猶恐不言況懷默息令宰相宜進止御史…

…大夫…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不早覺悟漸成
孤立後悔無及矣。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眞卿雖博識古今淒遑議
發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又處杞益不喜銜
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卿往諭之詔可公卿皆失色
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
宣詔旨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尚說
我邪希烈大會其黨朱泚等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公欲建大號而
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吾年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
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怒使閹奴等縊殺之。眞
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
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等皆眞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晉正草書筆力
道婉世寶傳之
互註 奉使淮西期不先戒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

許下揞軀杖義威詬群兇逆令脅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憤周曾
奮發於外韋清同應於內希烈蒼黃窘迫奔固舊穴蓋眞卿義
風所激也眞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 張薦
挺正敢言 盧杞傳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
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姁姁 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
元不妄許人諒其然耶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
噬無前 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
者晚節偃蹇爲姦臣所擠 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
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
無二色何耶彼忠臣誼士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己得其正
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

月可畏而仰哉

論曰眞卿元老風烈凜然朝廷無出其右者出使希烈已歴年而
德宗曾不一問其存亡焉眞卿五奉表皆不報坐觀忠義羅臨天
下幾何不解體耶向能用穆言眞卿得時則孰不思奮然德宗之
闇昧入盧杞之言則必棄舊鎮疑矣

史臣曰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
若仕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
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仕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
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德宗內信姦邪外斥良善幾
敗危也宜哉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裨音皮謂將之偏副也)年十
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保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

者晟挾一矢殪之(殪於計反)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
大曆初代宗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
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趨大震關([illegible])
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去德宗立吐蕃寇劍南
蜀二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斬虜千級虜遁去朱滔王武俊圍張
日入下趙州也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
等當捨趙帝壯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會帝出奉天有詔召
晟即日治嚴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時過絕無把時劉德信亦次渭
南軍資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
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
面請與晟合有詔從也乃引趨陳濤斜([illegible])與懷光連壁晟每與賊
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布各反)
以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懷光

不悅還延有異志陰通朱泚反迹寖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發制
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
蜀漢於帙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
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
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帝徙梁州駱谷道險儲供不豫
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
賊腹中兵孤絕晟能濟勝邪瑊曰晟秉義排忠举然不可奪臣策之
必破賊帝乃安遣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晟受命
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將勸([illegible])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
陴隍([illegible])以圖收復是時晟持孤軍橫當寇
鋒恐二盜合以亂之則卑詞屈幣爲致誠於懷光若時欲脅畢更古
([illegible])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物
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寇與猶逼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

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
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壹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
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奉天韓
遊瓌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
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
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曰陛下安在
而欲恤家乎。時輸餫不繼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甘苦以
忠誼感發士心終無攜怨避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
之遣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賊重兵
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拔其心腹將潰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
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而賊將張庭芝等求戰晟顧曰賊不出
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乘擊([illegible])
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驍而從大破之讒斬萬人西走

賊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尉
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露布至梁
（不封之以示明告中外自後紐以來軍中露布皆書於帛建於竿）帝感泣群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
醜而市不易肆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
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帝至自
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
復已即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衆與再狩乃臣不任職之
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使就位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
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始晟屯渭橋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
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
勤難安知天道耶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
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天惟五緯盈縮不常（五星早出為贏晚出為縮）晟懼復守歲
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晟請治

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行營副元帥
徙王西平郡晟至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
貞持節到同華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
請治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
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田希鑒迎謁執之伏
誅表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
沓貪暴其種落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虜
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豔吐蕃君臣
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吐蕃首長名）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
瑊耳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誅執瑊
以賣燧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天子內厭兵疑將臣生
事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
可久持兵帝惑其言正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拜太尉

中書令罷其兵歲瑊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
東皆如結贊計云他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詔曰昔我烈祖
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茀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左右經綸昭文德恢武功王業所成太宗既平乃圖像容列
于凌煙閣煥昭績効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覩往思今取類非遠苟蘊
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翊戴
之績在元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勳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
掃除氛祲令顧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四勤光復宗祏（祏廟主也）闕而
未錄執遊歌賢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次九年薨贈太
師元和中配享德宗廟廷。僖宗狩蜀衣冠采晟功烈為興元聖功
錄備賜諸將表勵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
于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尤惡下為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在
鳳翔常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晟舉得

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耳晟每進
對蹇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外治家以嚴子姓非晨昏不輒見所與
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女歸寧謀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
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遂禮敎類若此既薨城鹽州復故
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盤坐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
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

互註 有社稷功（張延賞傳）銳於收復（渾瑊傳）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
王李納御河南（[illegible]）李希烈訌鄭汝（訌戶工反潰也[illegible]）晟無
積貲餉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
人故豪英樂為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
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稷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
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

後哉

舊史曰西平器偉才雄忠於事君長於馭吏誠一代之賢將也觀邢州之役立談釋二師之憾涇師之亂號泣赴奉天之危可不為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涼之必詐阻星變之議移淯橋之軍可不為應變乎解帶結忠孝之心請婚釋延賞之怒疾惡有楚琳之請懲亂行希鑒之誅可不明於決斷乎而德宗聽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使因讒慝之口雖刻淯翁之石勒煙閣之銘亦何心哉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李逢吉以愬為節度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斥度也候視也）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蔡人以嘗辱敗震寓等又愬名非夙

所畏者易之不為備愬沈鷙（指利反猛勇貌）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弱卑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有未葬者給粟帛遣還之衆願為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襲郎山擒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擒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常易官軍愬候祐獲于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擒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屛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即械而送之朝以[illegible]（音戚因具謂如三休而傳送之）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中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才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感泣鳴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憲宗）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彀弓（彀古候反張弓）會大雨雪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攻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他各反漢書曰宮中衛士周廬擊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率左右登牙城（牙城內城明日）田進誠兵薄之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乃屯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櫜鞬見（櫜鞬弓矢器）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

文城柵有詔進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帝方經略隴右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為榮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擒其隊帥五千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平章事。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穆宗）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劒吾先人嘗以捕大盜（[illegible]）吾又以平蔡奏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還東都卒。愬行已儉約其昆弟顒聚勳貫飾輿馬矜室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居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悅雖忽于取士與鄭注游識者不以為訛

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破賊也祐受任不辭決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材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為多

馬燧

馬燧字洵美汝州郟城人姿度魁傑與諸兄學輟策歎曰方天下有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筭寶應中 代宗 李抱玉署為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恣音咨睢呼余反）所過皆剽傷（剽匹妙反劫也）抱玉將饋勞（勞音澇）憚介無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為信犯令者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抱玉才之。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力歲一稅人以為錢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茀不及耕（茀芳勿反草多也）燧務勤教化止横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孕為禮瘞暴（瘞於罽反）骨（骨肉也）止煩苛是秋稆生于境（稆力矜反不自生也）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所出入者燧聚

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譏禦（譏上音機下音禦）八日而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擢商州刺史。大曆中 代宗 為王城使汴將李靈耀反詔燧與李忠臣討之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汴州平。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厮役（厮音斯析薪養馬者）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猊象（狻先丸反猊五兮反）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闢廣場羅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汾京師封豳國公。田悅新有魏博（建中二年悅自衛為魏博王）恐下未附即徇欵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詔燧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之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皆決死悅大敗邢圍亦解以功遷右僕射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貲音資財也）至是斥財賜麾下德宗嘉之進兼魏博招討使。李納李惟岳合兵救悅悅壁洹

水淄青軍其左恒冀軍其右燧請益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悅知燧乏深壁不戰燧令士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挑徒了反謂挑戰以致敵也古之致師）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譟而前燧令士除榛莽為塲募勇士五千人陣而待比悅至燧縱擊之悅敗走橋橋已焚衆赴水死不可計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比音必二反近也謂近天明也）追不至悅乃得入抱真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冀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敗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悅告窮於朱滔王武俊會二人者叛堅乃建和悅恃燕趙方至即收兵背城戰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初燧與李抱真

不平燧將攻魏請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由是逗遛（逗遛音留）不進議者咎燧私忿卒不成大功。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河東等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等合兵討之時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我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為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為不及也歎曰嘗疑馬公能習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不閱月河中平還太原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勝其額以寵之。正元二年 德宗 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之詔燧為招討

故燧與元光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頗熟倪朝盛言宜許以盟天子然之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瑊僅得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弇（弇古南反）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度河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弇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請才性反）與李晟皆圖像凌煙閣卒謚曰莊武燧況後以貲甲天下子暢亦善殖財家益豐饒為豪幸牟侵以至困窮故當世視暢以為富者戒

渾瑊

渾瑊（瑊古咸反）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年十一善騎射最常從軍遷中郎將時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臂死之［肅宗］即位瑊以兵赴行在從子儀與安慶緒戰功多改太常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馬璘討之瑊引眾據險設拒壘自營過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拒壘騎馳賊既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奈何瑊曰願再戰乃與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德宗］狩奉天瑊率子弟以從授京畿渭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離門瑊曳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又縱慢辭斥天子以為勝在晷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命造雲梁廣數十丈運薪土其下將攀陴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自御史大夫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瑊筆定量功署詔不足則署之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撫而遣之瑊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隧徐醉反）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王師乘城者皆眾餒甲弊兵盥瑊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群臣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拒去（拒乙黠反）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焚賊皆死舉城歡躁賊乃去。眾與進狩山南瑊以諸軍衛入谷口遷同平章事兼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忌賊于鈍殺

以瑊甚多難往欽哉燧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進軍逐京師賊韓旻拒武功瑊率兵破之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天子還宮封咸寧郡王賜太寧里第帝親送歸與李晟均禮。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闚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謀辭直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為會盟使為結贊所劫惟瑊得免入朝龐服待罪詔釋之［貞元］中（德宗）卒謚曰忠武。瑊好書通春秋漢書嘗慕司馬遷自叙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倚待正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然驁則姑息之惟瑊奉天後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始備十六年常侍中偕不能入君子貴之

［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雅忠力常先討後戰每戰親令于眾無不感厲用命鬬必決死未嘗浙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京大臣奔舜燧之罪也雖然燧贊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瑊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知詔為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瑊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宜其然乎

列傳

李元諒

李元諒安息人驚敢有謀以宿衛積勞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將何望之襲華州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引兵薄其城拔之將兵興倉卒裹罽為鎧罽居例反毛布剡蒿為矢剡以冉反銳利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鄭郤封武康郡王詔與李晟收京師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加尚書左僕射。(正元)三年德宗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為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營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從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時以謂有古良將風是會微元諒瑊二人殆

且不免帝嘉歎。後為隴右節度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部鄙反旁皆平狝莽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崇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擢翳藤莽闢美田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又築連弩臺遠烽偵丑貞丑鄭二反為守備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

韓游瓌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為子儀裨將將之副也安祿山反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進邠寧節度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以兵三千來赴有詔引軍屯便橋便皮面反漢武帝初作便門橋長安城北面泚太治戰棚雲橋棚傍萌反橋也士皆懼游瓌遣將郭洵等以銳士三百傳薪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李懷光叛誘游瓌為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illegible]臣自解帝嘉其誠欵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故以為彊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璿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唐朝臣渭北有竇覦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賊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稅糧而赴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撤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兵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顧以麾下為先驅昕不聽游瓌伏甲斬昕以聞詔拜邠寧節度使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遂敗京師平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開州詔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于屯園蒲城懷光見勢窮縊死。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為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彊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

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瑊被劫馳以免卒謚曰襄

杜希全

杜希全京兆人以裨將隸子儀積功至朔方節度使軍令嚴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引兵赴難賊平遷靈鹽豐夏節度使將即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砭悲廉反以石刺病帝嘉納勝君臣箴一篇希全建言鹽州據要會為塞保障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合邏士三萬五人屯鹽州執築凡六十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

邢君牙

邢君牙瀛州人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德宗)出奉天君牙率兵倍道赴難軍中便宜惟君牙得隸李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鳳入朝代為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吐蕃數犯邊君牙勸耕講戰以為備戎不能侵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古患反穿也）曰敢不承公之賜後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俊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上音黜下側界反病也）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人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

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翰侯旰反明皇始置翰林院）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屬河東道）詔問策安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汴洛滎汝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鹵獲之資東寇則饋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也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之地哥舒曜之眾烏合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芃阿陽（芃音蓬居有反）又以援東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新史兵志太宗貞觀十年更號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中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眾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窺覦都甸

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府於帑藏不殊（帑音儻帑府藏）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芃還軍[illegible]洛懷光救襄陽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音嫁趙贊奏行稅間架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明年詔罷其法）榷酒[illegible]（一木以度人者謂[illegible]之抄貫錢[illegible]召之令一切停顧官自開置如設木為榷獨取利也）之則端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效。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迺群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常含[illegible]陛

下將一匠字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鋒戈戟刃也鏑丁歷反箭鏃也〕夫留斃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搉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嗷五勞反衆口愁也〕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虛又搜私牧資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在歿之後也其獲除征徭舊矣今奪其蓄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貲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貲不見優近不見異群情嗷然而闕識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由

是叛亂繼萌怨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是則群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按書人字當作民贄避太宗諱故也〕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夫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言之自比兵興物色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聚群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治者[illegible]

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當全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頗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應者故曰雷同〕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由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噎乙結反食窒〕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無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

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不可不誠夫所謂民者至愚而神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援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

英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
也以聖輔佐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宣王中興賢王也吉甫文
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稱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
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
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
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
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
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
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譴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於上者信非其
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焉能
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
無驗不必用（參膠加反驗也）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
否畏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

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
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
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
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
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
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
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
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
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辨給衒聰明（衒呼縣反自媒也）厲威嚴恣彊
愎（弼力反很也）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下之弊也好勝必甘佞
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辨而衒聰明必折人
以言察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
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
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
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皆諫則
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幾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
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
猜忌者乎。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
有所變示天下從始帝乃議更大號贄曰今衆與攜越大懟未去此
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痛自咎厲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
帝曰卿言固善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討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
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
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
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
號視德如何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祇天戒且矯

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智也寧與加空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
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贄使商討其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
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瀝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
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
師盜據宮闕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者不可悉
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
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
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
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
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
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
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褚音貯裝衣）至是

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廡罔甫反同署儲蓄之所並[illegible]也)
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
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王者私
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餌寇今師旅方盛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
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觖古穴反望也)請悉出以賜有功今後納貢
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纖麗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
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撤直列反抽也)。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
使叛即上言兵廩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
帝遣贄臨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帥欲進輒
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
晟懷光妄詆(詆丁禮反)贄曰吾無所藉晟贄因即美其彊雄使不得擺覆至
是請下詔書如其意也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
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為掎角(掎居綺反偏引)晟已徙營

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從
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
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撓贄奏信賞必罰
伯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賞則輕非罪而肆刑
則褻元宗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
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貧不足以
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
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為虛名豈恩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
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
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權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則物有匱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
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廩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
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被甲令有職事官有

散官有勳官(勳官九十有二轉比正二品至從七品自上柱國至武騎尉也)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
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勳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
號止於服色資蔭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
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
矣今獻瓜果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至
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
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
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而議者
乃始紛紛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則不可差
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邪耳若復阻則諸
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馬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遂絕
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

今顧望兩端則是乃天誘其衷通歸途濟大業也帝釋然召見其使
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晉號定難功臣贄曰宮官且僚恪
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
沮戰士之心結勳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
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夫大難始平而首役猥察之甿重傷殘
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議有重輕重者宜先輕
者宜後昔武王克商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
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
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老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
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侍是皆宜後
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入掖綴欲盜馬
者豈忘其所愛邪知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艷人何必頼此帝不
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illegible]八遷頗速甚

欲以舉言皆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休立一意為左右權宰
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除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
人復召為學士帝孜孜撫脊避循淫天下猶以為相而竇參忌之
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憲
良天下怨疾(正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
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
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齊
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
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
謂墮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畏為不群
趁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
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頗殊也今乃謂
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

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必務汲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
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頗多士之用
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
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
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方待以輕者
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
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稽壅則按牒叢渚偽冒蒙貪吏緣以為
姦廢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迺請以內外員
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抵吏姦抵女發反上也天下便之。又以西北邊
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
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徵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
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衆傷耗之民潰
力以事西輸賂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發四方以

備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掠深入則戎破于將謀安邊者皆務
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之而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
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
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
以犯猾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頁勝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
繼之患萬一撓敗適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
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
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疆且以水草為居射獵為生便
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
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
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
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
將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簡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
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其居
而動俟其時後行脩封疆守要害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
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鬭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
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
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
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兵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
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
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耶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
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用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
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任者有收討有鎮守權以紓難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詢衆情死生進退將

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
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
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
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
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强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今遠調戍士以
戍邊陲遠所不能强所不欲廣其數不考其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
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
風烈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
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寧居而狎其敵
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闊絕塞荒陬則辛
酸動容聆彊蕃勁勇則懾駭撓情上也兩又奪衣易曰以究瞞終詐三歲之又使六親
挨捨困廬井所半酸抗所惴駭將其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

無統制之務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屢
指計歸張顧待銅師一挫傷則衆其危撓布露東潰乎居殫資儲以
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往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
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忌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
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
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羸鋭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
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實已旋返治兵若此斯
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懲有罪以威不恪故
賞罰之於馭衆譬鞭轡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
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遊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
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疑懼忍而不誅故
忘身效節者獲誚於衆僨軍僨敵者當罪不見懲貶撓毀紛然相亂
公者直己不求諸人則罹困厄蔽者行私苟媚於衆則致顯榮此蓋

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
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廷含
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
（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究棄
雖衆無施戰陣勇常積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聞并日耗
斂求月煩顛家析產推益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
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強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
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處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
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懼不敢勝反其衆不敢抗靜則
憚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唐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
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
難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

勇廢為怯衆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
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
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
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
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將軍且四十皆特詔任
之各有中人監軍戍將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帝告急方
使關白用兵遲謂從容拱閑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銷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銷建軍若此可
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勞逸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
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彼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甫
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苦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糧止於當身
又為室家所分常若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法於應敵懈於服
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勞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

寡冗詐遷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制所以褫紊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平也不為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貲糧何所列也何時成功觀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斷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五戈反）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揀選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受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強相

挾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鑿不留息（鑿盧調反分際）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推剽矣菑夫熊婦纍俘囚矣（俘芳無反囚似由反拘也）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遜避敗者滅百為一獲者衍百為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恤於眾陛下以權出已不究破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糧責關內河東者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全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蒔時吏反）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此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為元

帥（古傳作三帥元帥之名帥謂凡此）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僅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贄言延齡儇佞詭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疾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延齡揣帝意搆讒短百緒帝發怒欲誅贄賴陽城交章論辯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諡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行戶郎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

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帝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已下皆賀又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剴古哀反拂扶沸反）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

互註 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一百餘萬斛（食貨志）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文粹）

贊曰 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盤桓不移如山使之相濟也世言贄自罷翰林以為與吳通元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其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
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贊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
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
位中大夫贄位台鉉不為不遇矣君兼尊之烈調飪之地猶以片
心除眾諸兩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致其短欲無放逐
其可得乎詩稱其惟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聽爾誨我之很此皆賢
人君子故言之不見用也故堯諮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不
易哉。蘇軾曰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
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
非下以迪天下之志何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
勸以忠孝德宗以猜忌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銷兵為先德宗好用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
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
患當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
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

列傳

韋皋

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
鎰節度鳳翔以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朱泚叛步將
牛雲光謀請鎰為帥將劫以臣泚皋偽受泚詔即責雲光曰苟無他
圖請釋甲以安眾而後可入也雲光以皋諸生亡能為乃命士委伏
鎧（可[illegible]甲也）皋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皋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
使他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帝聞乃授皋隴州刺史。〔貞元〕
初。德宗代張延賞為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皋乃間使招
徠之稍稍遠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以王爵遜其兄子皋上言禮遜
行乎殊俗則拂夷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明年雲南款塞求內
屬約東蠻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攻吐蕃請皋濟師皋遣精卒三千
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虜墜死崖谷不可計以功進司徒封南康郡
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卒諡曰忠武。皋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
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級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拊士至婚
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始皋務
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互註〕依奉聖樂（李簡）。。蓄財多故劉闢因以搆亂（李吉甫）撫蠻有威
惠。（前詔傳）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
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郡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
光弼麾下併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
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馬燧為三城鎮遏使表為
判官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諏訪即表其能於朝帝授濠州觀察

[illegible]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陴壘治兵四鄙附悅。貞元四年德宗
拜徐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旦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
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行以獻帝眷遇異等時宦者主宮市
置數十百人閱物。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發但稱宮市則莫敢誰
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閽閽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
返者諫臣交章列上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
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
所益帝嘉可。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等勳寵卓越
未有以詩餞者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
此為貺建封又賦詩自警勵十六年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
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明入卒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
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肯遊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
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將于時

石敏若曰唐世藩臣述職來朝者大率爭進獻結宦官媚賂權要
而已獨建封入覲指當朝之所深患道諫官之所難言如鳳凰鳴
景星見一時推抑豈小補哉觀其開府皆人傑以風流談笑折衝
宜其所為不凡如此

嚴震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肅宗
數出貲助邊李叔明表為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德
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為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治鳳十四年號
稱清嚴遠邇咨美。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
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引而
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
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稆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
大縣自安史後山賊標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誘為飭有法民不煩
[illegible]行在供億兵馬久之進同平章事卒

韓弘

韓弘滑州人少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貞
元中德宗詔充宣武節度使以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主帥勢輕不
可制弘察素恣橫者劉鍔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自是訖弘去
無一敢干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
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憲宗方用兵淮西藉
其重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覺子公武領兵獨光顏
然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入
朝拜中書令卒。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屯錦綵三萬
所汴之庫廄錢尚百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
可勝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沉謀勇斷
故少誠等皆憚之弟充。

韓充

充少依舅家李元為汴將元寧謂賓佐曰充後當責諸君必善事之
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弘峻法人人不自安充謙謹念弘在鎮久
不入朝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朝廷亮其節擢右金
吾大將軍斥宣士盡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會汴軍逐李愿以李𡊮
主留事𡊮古拜反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𡊮
戰破之會李質斬𡊮迎入汴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二者
始帝問破賊期充對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
檢校司空籍𡊮所脅為兵者二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
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安堵堵當者也言不遷動如故汴人愛領之卒謚曰
肅。充雖將家性檢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秉機決策無餘
悔世推善將

贊曰舉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䟫焉皆

為國渠楹光審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奪可也韋弘
雖陰愿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蕭昕 許斤反

蕭昕字中明世居河南再舉博學宏辭科(代宗)狩陜昕從帝擢國子
祭酒建請崇太學以植教本帝嘉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
軍子弟隷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 代宗 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
讓昕曰中國亂非我無以平柰何市馬不歸我直衆失色昕答曰國
家能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
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
非天子䘏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
遣使約和轉工部尚書卒。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
裴垍其後鎬與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為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
並為名宰

樊澤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舉賢良方正次薦開兩淖 人教反 泥也
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繇所
衆是歲澤上第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
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拜山南節度每將猶諸將悍
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 克角反 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等賊氣沮縮遂
取唐隋二州貞元間嗣曹王皋卒軍亂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
南東道節度使卒

吳湊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由布衣賜官才敏銳而謙畏自將帝數顧訪尤
見委信元載當國久僾狀日肆帝召湊圖之收載賜死王縉等皆當
坐死湊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於是減死。(德
宗)初出為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後為京兆尹未嘗擾民

上下愛向京師昔宮市彊估取物而有司附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
湊建言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為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譁帝深
順可。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使簿領徧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
取決幸倉卒得容狀湊即朝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留思衆貴
服不意湊精裁遣如此。文敬太子義章公主薨帝欲厚葬之湊極
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
以愛所鍾而疲民以是也顧左右鉗噤自安爾若反覆啓寤幸一聽
之則民受賜為不少進兵部尚書及屬疾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
泣請對曰吾以楯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伏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吾
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矣卒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其家
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

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矣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為壽安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
訴機織未就坦請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
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遷御史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
為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閻濟
美格詔輸獻坦劾奏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
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柰何以小信失大
信乎帝曰朕既受之柰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
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
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坌至 蒲悶反並也 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
遂平。河西叚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非便吉甫不
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元和十二年卒

徐浩

徐浩字季海越州人擢明經有文辭張說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書雨五色鶴賦嗟曰後來之英也。肅宗立授中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手遣辭贍速而書法至精帝喜之。授尚書右丞浩建言故事有司斷獄必刑部審覆自李林甫楊國忠當國專作福威許有司就宰相府斷事乖謹任意請如故便詔可故詳斷復自此始。代宗時為吏部侍郎與薛邕分典選浩有妾弟冒優託之邕擬長安尉李栖筠劾之帝怒黜邕歙州刺史浩明州別駕德宗進會稽郡公卒。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猊五稽反師子屬渴驥奔泉

劉允章

劉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幘側革反說文曰髮有巾曰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一萬詔可

楊憑

楊憑字虛受虢州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曆中代宗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憑重交游尚氣節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相友善一時歆慕時號楊穆許李累遷太子詹事卒。凝字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文宗向儒術以宰相鄭覃兼國子祭酒俄以敬之代未幾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嘗為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士林一時傳布

潘孟陽

潘孟陽登博學宏辭科貞元末德宗權知戶部侍郎。憲宗新立詔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副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侍與主又氣豪縱從者數百人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招金錢多補吏嚳望大喪使遷罷為大理卿。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誡曰朕宮中用天寸物皆有籍唯賑民無所計鄉是行宜宣朕意無治[illegible]

然環所賞酣飲游山寺而已

崔鉉

崔鉉字台碩擢進士第進尚書左僕射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宣宗聞之題于扆加檢校司空居九年條數一下無復改民以順軌

韋綬

韋綬字子章京兆人穆宗為太子綬入侍讀數為俚言以悅太子帝怒曰綬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而反語此朕何賴焉外遷虔州刺史。穆宗立召為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者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三舍漢文除秘祝歸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邦災媚神必丐助神而有知且固以讒也時帝不德故託諷焉

張薦

張薦字孝舉深州人祖鷟鷟食用反字文成早慧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上五角反下音鳶為鳳輔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高宗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八應制舉皆甲科四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取其文。薦敏銳有文辭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充史館修撰真卿為李希烈所拘薦上疏曰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充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勇童卑腊即日就馳冒姦鋒於錙涉折元惡於許下拚軀仗義威詬群兇遂令狂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周胥杳發於外章清詞應於內希烈答黃裳迫奔固懷宂蓋亦卿義風所激也真

□□□四朝為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今拘囚環諸之間頓將
銳戟之下呼嗟憤恚（小注）失寢忘食何以堪此伏聞希烈妻祖母
等姬遣誦京師留之無益請其境上以贖真卿疏奏不報。正元元
年德宗帝親郊時更兵亂禮物殘替用蔣為太常博士參綴典儀略
如舊章擢諫議大夫復為史館脩撰方裴延齡用事中傷俊良蔣將
疏其惡延齡知之因言于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
二者不可兼蔣改秘書少監。此蔣贊普死蔣為吊祭使蔣占對詳
辯三使絕域卒謚曰憲。蔣自拾遺至侍郎凡二十年常兼史館脩
撰凡定大儀位既大臣衍廟鼓吹法莫不參裁諸儒請博而詳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人有文穎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
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閤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
○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元和初為婺州刺

史居五年就加金紫服徙蘇州隄松江為路變堇死絕火災賦調遂
與民為期不擾自辦。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有思致宜為誥有古
風召為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
硯於其間哉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榷酒利多他州十八民私釀歲
抵死不絕仲舒罷酤錢九十萬吏坐失官息錢五十萬仲舒焚簿書
脫械不問水旱民賦不入為出錢二十萬代之卒謚曰成。仲舒尚
義驕所居急民發置自為科察條約若煩密久皆稱其便

庾敬休

庾敬休字順之鄧州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拜起居舍人進言天子
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則載錄
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為有不可聞之。為戶部
侍郎初劍南西川山南道征茶戶部自遣巡院主之歲賣人入戶京
師大和初文宗崔元略奏責本道主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至敬休始請置院榜歸[illegible]收度支錢乃無遺漏又言
蜀道米價騰踊百姓流亡請以本道闕官職田賑貧民詔可

姚南仲

姚南仲華州人乾元初肅宗擢制科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侍
權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程務盈誣表以罪會
南仲裨將曹文洽知其語追至長樂驛夜殺之為書自言殺務盈狀
乃自殺驛吏以聞南仲不自安因請入朝帝勞曰盈珍撓卿政耶曰
不撓臣政臣隳陛下法耳如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
姓馭三軍必不能成愷悌之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乃授右僕射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為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天寶末以道舉高第。代宗以
左拾遺召既至上疏陳政曰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

諫壬辰詔書召裴冕等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此五帝盛德也然頃
者陛下雖容其直不錄其言所上封皆寢不報有容下之名無聽諫
之實竟之嚇咨禹之昌言其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願陛下以堯孔為心日降清問其不
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
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
平之階可也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illegible]擁
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
安城中白晝推剽[illegible]吏不敢詰民不敢訴[illegible]
痛竊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厲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
耿星隕如雨清明降霜此下陵上替怨毒之氣取之也天意丁寧誠
戒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貪佞不肖者下哀痛
之詔去天下疾苦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御用賢人必

下以妖災為和氣矣又言戍兵以瞻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許
所議行及今未有沛然之詔臣切恐之令天下非朔方隴西有吐蕃
僕固之虞（僕固懷恩也蓋本胡人）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東洎海南
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
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自可隱害
之地俾置屯禦息休其餘陛下豈持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率土
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
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
易不俟終日之義耶。歷濠舒二州刺史歲饑旱鄰郡犇亡什四以
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其露降其廷卒謚曰憲

顧少連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人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
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德宗）時遷中書舍人閱

十年以謹密稱。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
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姦臣裔且前
元友直在坐歡解之。改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灼灼名先是京畿
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為東都留守表禁苑及汝閑田
募耕以使民閱武力利鎧仗（鎧可交甲也）。號良吏卒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少遊於學善文辭（大曆）中（代宗）與弟正卿
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等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
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為吏部侍郎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
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曰吾與爾頼先人遺
德致位及此頃當是哉執誼大慙改少卿卒。夏卿性通簡好古有
遠韻談說多聞晩歲將歸署其居曰大隱洞與齊映揆賛萬半千
交善雖周游終年不見其慍撫孤姪且踰己子為政務通理不甚
作僞嚴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宰劉造宦此稱其知人

段平仲

段平仲字秉鼎本武威人擢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嗜酒
敢言是時德宗春秋高御下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閼群臣畏威苛察
無敢言平仲常曰上聰明神聖　臣下畏怯自為循默耳使我一日
得召見宜大有開納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陳
歸彼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蓄正色問之殊以他語
平仲錯愕（失次）不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繇是向慍後歸越
降抑之乃得兵由是坐廢十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憲宗）為諫議
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丞疏爭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
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言云
石畝若曰德宗享國不為不久而身試患禍不為不多晩節末路
宜其血氣和平心志坦蕩至此而始叱諫是可與為善耶平仲欲

闢說既有素當明目張膽於震雷之下以壞檻斷裾不畏也孟子
曰說大人則藐之夫士之氣未足以輕勢則周章失度以失大節
者多矣何獨在立談間哉
賛曰君有常尊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於上君不降
而逮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返是而天下之務緊焉幾矣德
宗察察欲折伏臣下自為聰明而治愈疏段平仲一許上登惶失
對而猶以取名何哉下知所職而上丧其所以為上也故聖王致
已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三十九

列傳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京師謁故相鄭珣瑜歎曰吾不及識婁郝婁師德郝處俊殆斯人類乎策賢良高第○德宗時為蘄州刺史輩錄囚囚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慚感悉避境去○元和中憲宗擢給事中儀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遽問政事所對詳詣明日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柰何以之棄捐因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遷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改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姑息獨元膺秉正自將監軍及中人往來者無不嚴憚○入拜吏部侍郎正色立朝有台宰望處事裁宜人服其有體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德宗時累遷給事中浙東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帝擢總兼監察御史為衢州刺史孟容還制於是詔中使帝召謂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耶自袁高爭盧杞後几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浩然想見其風○正元十九年德宗夏大旱上疏言天人交感之際繫教令順民與否懇省察流移征防當還未還役作禁錮當釋未釋負逋饋送當免免之沈滯鬱抑當伸伸之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元和初憲宗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德宗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者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帝之不聽奏曰臣誠[illegible]

[illegible]嘗為抑豪彊錢未嘗輸[illegible]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illegible]右大震○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曰漢有一汲黯而姦臣寢謀願白天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任捕索盜黨罪人得○後數日果相度孟容方勁有禮學每所折衷咸得其正好誘掖士天下清議上之○弟季同始拜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季同京兆少尹元義方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擧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所助耶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互註 刪正制敕三十篇為開元格[illegible] 又詔列衆格校[illegible]

薛存誠

薛存誠字資明河中人中進士第擢累御史中丞浮屠鑒虛倚豎官為姦坐事捕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誅死○未幾會御史中丞闕帝謂宰相曰持憲無易存誠者乃復命之會暴卒○存誠性和易於人無所不容及當官毅然不可奪子廷老

薛廷老

廷老字商叟及進士第擢正有父風寶曆中敬宗為拾遺敬宗政日僻嘗與舒元褒李漢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浸壞姦邪放肆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甚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能對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然見外輩材瓦絕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諭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番故廷老等懇言之○文宗立拜為翰林[illegible]七日酣飲不持檢操帝不悅寵之遷給事中在公[illegible]

止八

李遜

李遜字友道客居荊州始署掌書記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時日聽政對群臣（時居宜反）遜奏陛下求治而下有所陳當不時上閣宜限以日如是則歲得望天子者幾何（憲宗）悅從之。為忠武節度使特是元濟始平治條疏顯遜召會大衆申敕約束明諭賞罰上下皆感畏衆遂安。遜為政抑強植弱貧富均一所至有績可紀弟建

李建

建字杓直與兄遜供客荊州鄉人爭鬭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毋憐其孝字之曰拔子（上烏和反大名）勸吾食吾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拔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翰林學士。初建若公八兄遊知其賢為營丏使成就之故遜建皆舉進士後雖通顯以清

儉稱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李季卿薦為參軍（德宗）狩奉天為招討使累上破賊方畧帝嘉納。巢父辯而才為魏博宣慰使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數日田緒殺悅聽命巢父以緒權總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宣慰罷其兵懷光素服聽命衆忿曰太尉無官矣乃謀而合害巢父帝聞震悼贈左僕射從子戣

孔戣（音逵）

戣字君嚴擢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條上四事一多冗官二吏不奉法三百姓田不盡懇四山澤擢酤為州縣弊（憲宗）異其言。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比奕承璀坐厚善斥為淮南監軍戣涉上書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得罰章劾涉結近倖熒罔上聽有詔斥涉宦寵側目人為危之戣自以適志軒軒甚得。（穆宗）立為左丞以老自乞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戣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于言愈嗟嘆上疏言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用意至到今求退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孫緯

孔緯

緯字化文擢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讎中外聞風未繩輒肅三遷吏部侍郎擢要私謁至盈几一不省從（僖宗）幸蜀避朱玫（莫回反）次陳倉緯策玫必反從官闕邑陋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即日共陳倉而玫兵至儆緯言幾不脫進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玫平從帝還尚書左僕射賜號持危啓運保乂功臣。（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

穆寧

穆寧懷州人世以儒聞寧剛正氣節自任。（正元）初（肅宗）為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埇橋（上余龍反）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荅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敬兵而公亦專乎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卿與君識耳特重其能守官。（大曆）初（代宗）為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阪蹻見户妄劾寧多逋亡貶泉州司户子贊訴其枉詔御史覆視實增户數倍召拜太子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觀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致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又可以進乎後以秘書監平。寧居家嚴事寡姊恭甚幣非令訓諸子人一經又戒曰君子

之辜䦨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矣
病不嘗藥時擯知命。四子貴貴皆以守道行誼顯而又知粹
世以珍味目之貴少俗然有格為酪 貴美而多文 為酥貴為
醍醐 賞為乳腐先是韓休文訓子姪至嚴(玄宗)開元間
言家法者尚韓穀二門

崔邠

崔邠字處仁貝州人父倕 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邠
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為
吏部侍郎性溫裕沈密行已又簡儉(憲宗)器之裴垍亦薦邠才可宰
相會病卒弟郾郇鄯鄲

崔郾

郾字廣略姿儀偉秀人望而慕之然不可狎也中進士第遷吏部員
外郎下不敢欺每擬吏覈按格奨黜必當寒遠無留才三遷諫議大

夫(穆宗)立荒于游畋郾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方國之衆其
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
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
動容慰謝。(敬宗)即位拜翰林侍讀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
使臣侍講經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慚曰朕少間
當請益高釴適在旁因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
知有鄉慕意帝重答謝郾與高重類六經要言為十篇上之以便觀
省。為虢州觀察使先是上供財乏則奪吏奉助輸歲率八十萬郾
曰吏不能贍私安暇恤民吾不能獨治安得自封即以府常貫代之
又詔賦粟輸太倉者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又葉而致之河郾乃旁
流為大敖受粟實而注諸艚 民忘輸之勞。改鄂岳等州
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
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遷禮部尚書卒。郾不藏

貲有孤周給親舊為治其昏喪居家怡然不訓子弟子弟自化室家
輝滿無步廡 霖淖 則容蓋而後就 以就外位
治虢以寬經月不笞一人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
土瘠而民勞 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
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聞者服焉

崔鄲 音丹

鄲及進士第(文宗)末擢同平章事。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
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
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柳公綽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
典正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遷吏部郎中(憲宗)喜武
功且數出游畋公綽奏大醫箴以諷曰天布寒暑不私於人品類既

一高卑以均人誰好愛能保其身清淨無瑕輝光以新寒暑滿天地
接肌膚於外好愛在耳目誘心知於內端繫為隄奔射為敗氣行無
間隙不在大謂天高矣氣蒙晦之謂地厚矣潰流潰之飲食資身過
則生患衣服稱德侈則生慢惟過與侈心必隨之氣與心流疾乃伺
之畋遊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叱咤傷氣 不卷
其外前濟所忌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完則成巧必喪真
智貴誘情豎之上者理於未然患居慮後防襲事先心靜樂行體和
道全克施萬物以享億年聖人在上各有攸處臣司太醫敢告諸御
天子高其才遣使謂曰鄉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朕深省當置之
坐隅。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
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
壞法法亡誅舞文者。拜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部中不
聽本道節制故虜得竊間公綽論所宜因詔屯營緩急悉受節度卒

謂口元。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澡沐事後母薛謹甚常曰吾莅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子仲郢

柳仲郢

仲郢字諭蒙母韓即皇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咽以助勤長工文著尚書二十四司箴（唐制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韓愈咨賞元和末（憲宗）及進士第牛僧孺辟武昌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耶。會昌初武宗累遷吏部郎中時詔減官冗長者仲郢條簡決日損千二百五十員議者厭伏。遷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築望仙臺累諫諍切帝遣中人慰諭。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京使貿易用之（貿貨交易）禁私製者北司吏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德裕頗抑進士科仲郢無所狗是時以進士選無受惡官者又當調者持

闕請令自陳即擬唱吏無能為姦。宣宗時擢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徙劍南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勢肆貪前帥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咸通五年懿宗為天平節度使卒於鎮。父子更九鎮五為京兆再為河南皆不奏瑞息於摘貪吏濟單弱每旱潦必貸匱蠲負里無逋家非慶弔不至宰相第其迹略相同子玭

柳玭

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拜御史大夫直清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廟器乃止。玭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位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脩已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弗餒可乎予聞先大僕射言立已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畏怯為務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廣記如不及求名如懼來莅官則絜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備然後可以言養人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絜與富不並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世族遠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蓍龜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學識禮法稱於士林大行道之人德行文學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枝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至於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其大槩如此

柳公權

公權公綽弟也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

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為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嘗與大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合人下遷咸通初懿宗致仕卒。公權博貫經術於詩書左氏春秋國語莊周書尤邃每解一義必數百言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

人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與語問何用曰入皆習其
書學貞月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帝學士亦屬繼爭
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
無以尚也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
署貨月曰此購柳書凡公卿以書貺遺盈鉅萬計而主藏奴或盜用
笑問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匠測者不可也公權
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鐍秘管子公度

柳公度

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冷
物熱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有奇志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
滉聞職觀滉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

以女妻之滉居宰相於陵不肯調退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
為膳部員外郎德宗雅聞其名拜中書舍人。遷浙東觀察使越人
饑請出米三十萬碩拼貧民拼音升拼救也政聲流聞入拜京兆尹先是
編民多寓北軍籍中倚以橫閭里於陵請限丁制減三丁者不得著
籍姦人無所影賴京師豪右大震元和初出為嶺南節度辟李翱等
任幕府咨訪得失教民陶瓦易蒲屋以絕火患。俄以尚書左僕射
致仕。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
尊仰之太和中卒文宗

馬總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窶貧也不妄交游元和中憲宗遷安南都
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
處鑱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十二年副裴度宣慰淮西吳元濟擒
為彰義節度留後蔡人習為惡相掉訐積次總治有爽斷風概為說
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政以戰簇游淮西總萬
學雖吏事倥傯書不去前論著多卒

贊曰冥父侍正義觸群不肖誅不以權遂喪其身寧功皆所謂邦
之司直者後世卒蕃衍公綽仁而勇於陵方重總沈懿皆有大臣
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耶挽措拂代為孝友聞家君
子之澤遠哉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人治禮家學多識容典擢明經天寶中元宗舉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
。代宗幸陝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弊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
而兵可用。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似入崇敬非之建言三代遠
漢無其制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停詔可。時有方士巨彭
祖建言唐家土德請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

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火
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又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訖而
揖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
大曆初代宗充弔祭冊立新羅使先是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所無
崇敬囊橐惟衾衣東夷傳其清德。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
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雍水環
繚如璧然以義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在禮為澤宮故前世或曰璧
沼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晉武帝臨
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
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為辟雍近
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
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
德行純絜文辭雅正形容莊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

以給博士助教列七十若安車蒲輪敦遣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
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師二時堂上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
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有
詔祭百官議不行子登

歸登

登字沖之正元初德宗策賢良為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
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寄吾名雷霆之下君
猶俊改同列有所諫止輒聯署無所同諱後徙左散騎常侍入謝
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厝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讜言上悅
貴及善言也

崔衎

崔衎字著深州人父倫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六歲
還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脩備人服其詳衎擢明經調清源令勸
民力田懷附流亡綏蘇號二州居陝華間而賦數倍入衎白太重衆
延黨領度支方聚斂私謂衎前刺史無發明公當止衎不聽復奏州
部多巖田又郵傳劇道蠲歲無秋民舉流亡不蠲減租額人無生理
臣見長吏之患在因循不以聞不患陛下不憂恤也患中請不實不
恩朝廷不矜貧也德宗異其言為詔度支減賦。遷宣歙池觀察使
儉靜為百姓所懷幕府奏聘皆有名士後多顯于時

盧景亮

盧景亮字長晦范陽人學無不覽第進士宏辭累遷右補闕來此名
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亦義激怨
事所多激發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輒報無所回。憲宗時遷
中書舍人景亮善屬文根於忠仁有經國志嘗謂人君尺令方其而
又得士天下可為也乃與軒頊以來至所綱治亂之要[illegible]
上下庸號三尺記又作答問言[illegible]

公卿伏其達古今云

薛戎

薛戎字元夫河中寶鼎人年四十不仕江西觀察李衡辟幕府三返
迺肯應憑總貶泉州觀察使柳冕欲除總以附倖家即使戎攝刺史
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爾不肯從冕怒囚
之會冕死得解自放江湖間後為藩府交奏累浙東觀察使所部州
觸酒禁者死榷沽貢先觸者死戎弛其禁。戎為吏不尚約束詭名
舉其有善歸之所部故居官時無灼灼可驚者已罷則懷之悉奉興
胸濟內外親無疏遠皆歸之弟放

薛放

放端厚寡言第進士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常謂曰
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塵大任
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改刑部侍郎。帝嘗問朕欲學經典史何
先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得
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帝曰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
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
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illegible]皆習孝經玄宗親為注
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

崔元亮

崔元亮字晦叔磁州人擢進士第元和初召為駕部員外郎消慎自
持潔如也。太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衎望每遷官輒讓形
於色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
諭元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天下皆曰可殺然後察之乃寘於法
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
言也帝悟衆亦服其不撓由是名重朝廷以疾求歸東都召為虢
州刺史卒

殷侑陳州人幼有志於學不治貲産長通經術以講道為娛貞元末以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元和八年憲宗使回鶻可汗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責其倨侑曰可汗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不敢逼擢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文宗即位李同捷叛王廷湊陰為援助久不解帝亟欲討賊群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含廷湊而專事同捷且言願以宗社安危為計善師攻心為武含垢安人為遠圖綱漸大舟為至誠帝不納然內嘉尚。同捷平拜義昌軍節度使於時痍荒之餘骸骨蔽野墟里生荊棘侑單身之官安足粗淡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歲中流戶襁屬而還戶口滋饒倉儲盈府外夷留上下便安請立石紀政。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為軍費無輸上府者侑以餉軍有嬴嘗

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絹五十萬緡粟五萬碩歸有司御史謳造劾侑違制擅賦斂民為無名之獻詔以政承宜代還。開成初文宗召為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者德無輕用新進帝善之侑以經術進臨事敏毅有彊直名晚節務法紛而素望少衰

王彥威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少孤自力於學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禮沿革皆條次彙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拜博士憲宗崩李夷簡上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為太祖唐木周禮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不然太宗致升平元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illegible]京兆尹杜悰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而不殺是數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請宰相誅沈鉦論下遷河南少尹。開成初文宗召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於儒學閎該然亦善吏事但經總財用出入米鹽非所長也

五註 為曲臺新禮 [illegible]

贊曰 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崇敬乃請以求撰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稱顏回為庶幾其從於陳蔡者亦各有號既於一時後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加於十人坐而祀之始於開元非特舉於一時之稱號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如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媚世歷朝術而不改矣伯高之語綱崇元志之於其書必

有辨其妄者。

石敏若曰 崇敬以孔子人臣王者不當北面雖師資道立而君臣義廢殊不知王者亦北面于孔子然後天下明道之所在而王者愈尊矣崇敬俗儒安知禮

東萊先生唐書詳節卷之四十